CHINESE HISTORY OF DIFFERENT DYNASTIE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中國史

第四編

近世史



上卷

任邱王桐齡著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1931

編輯緣起及經過

一、本編原稿爲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歷史地理部中國史講義。民國二年九月，爲第一屆學生開始編輯，五年三月脫稿；是年九月，爲第三屆學生訂正增補，刪繁就簡；八年九月，爲第六屆學生重行訂正增補；十二年九月，爲第七屆學生三次訂正增補；至十四年冬季始付印。蓋前後改正凡四次以上，雖間有錯誤漏略重複之處，然自信當不甚多。

二、本書第一編以民國十五年一月出版，十六年一月再版，增加附表七十六張，頁數四十頁；第二編以民國十五年七月出版，十七年七月再版，增加附表一百三十五張，頁數一百二十四頁，第三編以民國十五年十月出版，十八年七月再版，增加附表八十一張，頁數七十六頁，第四編上卷以民國十八年八月出版，二十年五月再版，增加付表七十張，頁數五十二頁。

三、本編第四編內容爲清史，編輯異常困難：實錄既不足據，野史更不足憑，苦於斷定，一難也。對外交涉，我國記載與對方國家之記載互有出入，甚且彼此

衝突，窮於取捨，二難也。職是之故，秉筆已數年，艱於脫稿；現將已脫稿之一部分，即清史前半部付印，以應社會需要，以饜讀者諸君渴望。其餘一部分，繼續訂正修改，俟就緒後即行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王桐齡自誌於北平祭院胡同十五號之寓所

凡例

一、本書共分四編：第一編爲序論及上古史，第二編爲中古史，第三編爲近古史，第四編爲近世史。上古史分三期：第一期爲傳說時代，第二期爲唐虞三代時代，第三期爲春秋戰國時代；中古史分三期：第一期爲秦漢時代，第二期爲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第三期爲隋唐時代；近古史分三期：第一期爲遼宋金對峙時代，第二期爲元時代，第三期爲明時代；近世史分二期：第一期爲淸室勃興時代，第二期爲淸室衰亡時代。

二、本編之體裁爲通史，最注意於民族之盛衰，國家之興亡；凡有關於盛衰興亡事蹟，一一詳述其原因結果，以爲當代及後世借鏡之資；正面文章因有正史可查，故多從略。

三、中國舊史書，分記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書志體，本編用紀事本末體，而去其瑣碎事蹟，每一時代之盛衰興亡大事，多用統括的形式以一二章說明之；凡欲明瞭一時代之大局者，熟讀本編自能得明確概念。

四、每一時代之終，必詳載其時代之制度，學術，宗教，風俗，實業，以觀其社會文化之隆替。

五、每章每節之終，附載本章本節事蹟表；每時代之終，附載大事表，每朝代之終，附載世系

表；每大人物出現，附載本人事略表或與其他偉人比較表；以便檢查。

六、本編所引人名，間或註明其家世籍貫；所引地名，皆註明爲現今何地，以便參考。

七、本編間或引證前賢或時賢學說其中抄原文者，皆寫明著者姓名及書名以便讀者自己翻閱；加以訂正增補或删節者，往往不書原著者姓名；非敢掠美，避瑣碎也。

八、每時代之終，當加附圖；每編之中，當加索引；現在時間作不到，姑且俟諸將來。

九、中國對外關係，可參考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拙著東洋史；中國六大民族對內之混合，對外之發展事蹟，可參考文化學社出版之拙著中國民族史；本編恕不多敘。

十、中國史料浩如煙海，多數未加整理，非個人所能偏讀；著者能力有限，所引用之史料，多係人所共知，無特別新發現；然對於事蹟皆持客觀態度，無主觀夾雜於其間，自問尚屬忠實。大雅君子有賜函以匡所不逮者，極表歡迎；將來再版或三版時，定加補正。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王桐齡自誌於燕京大學教員寄宿舍

中國史目錄











序

人類的進化是由於兩種勢力交互進行而成功的，一種是人類的心理，一種是環境。這兩種勢力到底那一種大呢？這是不能斷定的。主張心理的勢力大的是唯心派。完全用心理作主是無其事的；如果完全爲環境支配的時候，人類便永遠在一個地方不能活動。人類的心理受氣候土地的支配，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常有少數人，他們的心理能衝出環境，製造文明；如釋迦，孔子，都是這樣偉大心理的人物。人類的歷史便因這種衝出環境的心理而進步。但是心理無論如何偉大，總有限度，而環境的牽掣也有限度，所以社會便一步一步的前進。人類總有一個最高的理想懸在高處，但是立刻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這樣時代思潮便發生了。因爲有偉大的心理，所以有思潮；因爲有環境的限制，所以成爲時代思潮。各國各時代都是這樣的。

風俗，習慣等等，都歸入環境範圍以內的，但與思想最有關係的便是政治，所以政治是環境中最重要的一種東西。

講清代學術，我們當然要研究爲什麼造出這種學術來？評價怎麼樣？這樣不得不研究當時所處的環境，所以要講政治了。

因爲要說明這一時代的學術，不能不顧到前一時代的狀況。這樣我們便不能不說到明朝天啟崇禎年間的事了。清代的學術便是對於明朝學術的一種反動。明朝的唯一學派便是陽明學派，一個創於最偉大的人物王陽明先生的偉大的學派。雖然有許多人批評這個學派，但是要把王陽明本身，王學與王學的末流分別看待。晚明三十年與陽明先生已相隔百餘年，那時陽明學派變做陽明學閥，王學的人與佛教的禪宗幾乎混而爲一了。禪宗不尙問答思辨，以爲這樣越講越支離，所以在人講說的時候，便用嚇與打的方法把人嚇住。因爲這樣，所以不學無術的人很可以作僞。王學末流的人終日談天說性，如果論到條理方法，便以爲支離；所以人人都是束書高閣，不學無術。這是明末三十年的情形。

晚明的學士很歡喜干政，（很像現在的學生，）在造成輿論的方面是很好而可恭維的，不過太無常識，所言論的與實際政治相隔太遠。流寇遍地，有人主剿，

有人主撫；滿洲來侵，紛紛主戰；但是無論如何，一講到方法上便目之爲支離了。所以是一無實際。

崇禎皇帝是一位鞠躬盡瘁的賢君，但是知人不明，所以十七年間換了五十三個宰相，其中好人壞人都有。固然魏忠賢與當時的閹人及奔走宦門的無恥官僚，是亡國的罪人，但是一般士大夫不能不分一部分責任。

當時反對陽明學派的共有三派：(一)事功派，(二)文學派，(三)魏忠賢派。事功派以張居正爲代表，專講實際，看不起這一般與實際無關的講學先生。文學派以王世貞一般人爲代表。他們看書很多，而且很有歷史的研究，也覺得王學過於空虛。

魏忠賢一派閹黨，是專與正人君子爲難的。這樣也就與講學先生爲難了。這三派與陽明學派爲難，於是陽明派便與這三派對峙。當時王學的團體有東林，復社。東林純是講學團體，因爲受反對黨的迫害，於是也固結團體對抗。復社本有政治意味，規模大而且人雜。他們歡喜政治活動固然很好，但是只能說空話

，這是缺點。

當時除東林派是眞的陽明派，其餘無論復社與附和魏忠賢的閹黨，都是一般八股先生在那裏活動，他們除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等書之外一無所知，所以明末的最後的一幕戲，便是這兩派旗幟不同的八股先生的奮鬬。

明末的士風這樣，所以爲淸初學者的晚明遺老都有一種覺悟。顧亭林便是其中之一個，他的日知錄說：

古之淸談談老莊，今之淸談談孔孟。

又說：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我弗敢知也。

顏習齋也說：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嚼筆吮

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蠭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

當時滿洲的來侵，流寇張獻忠，李自成的磨刀殺人，促成學者的覺悟，這便是學術與政治的交互的影響。

西曆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以前是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十日以後是順治元年。明清的交代使人受很大的刺戟，(一)由於非我族類的滿洲入關太僥倖，(二)由於熱心任事的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所以當時學者（永遠是少數學者代表社會的）起很大的自覺，以為國亡是他們的責任。所以一般東林復社的陽明學者都出來反抗滿洲，推出魯王，唐王，桂王，福王，在浙江，福建，廣東，雲南一帶組織政府，直到順治十六年緬甸人把桂王交給吳三桂為止。這都是一般無權無勇的陽明學者鼓動出來的事業。

這一般學者死得很多，黃黎洲便是拼九死獲一生的，（滿洲政府把他的像掛在城門上，無可逃的時候便臥在沙上，以沙掩身，一夜死去，明日救醒。）這一種

與外族奮鬬的悲慘政治生活，便是陽明的眞價值。當時一般學者經過這一番大變動，也就如春蠶變蛾，蛻化出一種新生命。以爲明亡是明學的恥辱，於是拋棄空談，專講實用了。

清初學者的講學，並不是爲學術而講學的，實在是爲政治而講學的。他們以爲「外夷無五百年統治中國者，」於是夢想把滿洲驅走後當如何建設。一面爲反抗的活動，一面爲將來建設的預備。放射了最後的一顆子彈，只好拋棄悲慘政治生活，而爲學者的生活了。他們夢想的經濟致用之學晚年知道不能實行了，纔想改良學風。黃梨洲，朱舜水便是這一派之代表人物。

〔二〕關於政治的環境，滿洲征服中國，先易後難，順治元年四月得北京，二年三月得南京，黃河與長江的流域指揮約定；但是小小的南方的地方，直到順治十七年鄭成功拋棄福建，經營臺灣纔平定。順治的十七年中無日不在奮鬬之中。最使滿洲政府寒心的是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張煌言二人的會師北伐，江南一帶地方紳士都把滿洲兵驅走，反正過來。

到了永歷被擒，鄭成功逃走，順治也就死了。康熙初年中國表面上纔平定。但是强將吳三桂，耿精忠，尙之信還統帶雲南廣東福建兵，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勢。三藩跋扈，康熙十二年造反，二十一年纔平定。統計滿洲入關，四十天得的燕京，完全得中國是四十年。這四十年的經驗，滿洲對於統治中國的方法更進步了，覺得用武力與中國的兵交戰是沒有困難的，最難統治的是這一般讀書人的領袖。他們雖然沒有兵，但是他們的心力很强而能得羣衆的隨從，所以四十年間政策共有三變。

(一)順治元年至十年爲利用政策

(二)順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爲高壓政策

(三)康熙十一二年至康熙末年爲懷柔政策

第一期的時候，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滿洲倉猝入關，夢中沒有想到來做中國的皇帝，所以必須要許多爲虎作倀的人出來幫助。因此年年開科取士，也有一部分的無恥而熱中的人爲其網羅，如陳之遴，陳名夏，龔鼎孳，孫承澤，都是些八

股家能做詩文的浮華的濫名士。多爾袞攝政的時代，都是利用這些人來收拾人心的。

順治七年，多爾袞死了。順治親政，非常厲害。陳之遴說看見順治的冷酷面孔，滿朝的人都戰慄。順治非常有本領，因多爾袞的利用政策而產出高壓政策。陳之遴陳名夏一般人都被殘害。順治十三十四十五年，因爲科場鄉試買官的事情，忽然大發雷霆，把總裁，主考，新進士一齊入獄，許多才子名士都死了，充軍的很多。這種坑儒的科舉案，是專對待穿長衣服的人而造成專制事業的。

順治把中流以下的人都壓倒，然後對於長江南北示威。凡有欠錢糧一文錢者即將功名革去，並且收監。有一位無聊的文人葉方靄，一面中進士，點探花，一面將舉人底子革去，於是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諺。當時得罪名者共有一萬三千家之多，大凡江南名家都被陷害了。

後來經驗更增加了，看出這般八股先生無甚用處，最利害的是不屑科舉的山林學者。所以順治末年便興文字獄。康熙二年莊廷鑨的明史文字獄，七十餘人都被

殺。三年，孫夏峰入獄；五年，顧亭林入獄；六年，黃梨洲也入獄。但是這種行爲，只增加學者的反抗。

康熙親政的時候，三藩之亂已經將起了，所以就改用了懷柔政策。康熙是一位寬洪大度的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人物。他的懷柔政策分三步實行。

康熙十二年徵全國山林隱逸，自然多少無關重要的人都出來冒充遺老了。當時有詩譏誚說：「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中略）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喫精光」。但是眞的山林隱逸有力量反抗政府的人是一個不出來，所以這一舉不得不認爲失敗了。

第二着，康熙十七年荐舉博學鴻儒。黃梨洲等大儒的門生有被舉入的了，但是這些大師仍然不來。顧亭林說是刀繩俱在，不懼一死。李二曲病辭不得，檻車進賢；李七天不食，拔刀自刺，才容他去的。這一着比較可以緩和一部分的人心。

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當時學者固然不肯合作，但是對於故國文獻仍然依戀不

捨，而注意國史之編輯。雖然顧黃都不到，他們的弟子潘來，萬斯同都是顧問編輯，而建議的很多。這是最高明的一着。

康熙這一着把許多有名的學者喚來，他自己又是個好皇帝，政治修明，這一般學者事實上不能再反抗，又因明史館的關係，因之緩和了許多。這與清朝學術大有關係。

清初的第一期的政策是完全無效的，第二期的政策的結果是使學者不敢說話，第三期政策的結果是緩和學者的感情，使他們專心提倡學術。

此外明清之交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天主教之耶穌會的入中國。歐洲馬丁路德創立新教，舊教搖動，舊教中熱心的人，經了教皇的承認，出來組織耶穌會，他們有三種特色：

(一)比較最重科學，

(二)把目的地放在海外的中國與美洲。明末利瑪竇到中國來傳教，便是看了中國士大夫不能專心信仰，而打起提倡學術的招牌的。徐光啟李之藻都因爲研究

學問而信了天主教。徐光啟譯的幾何原本，字字精妙，他們的學問都是很好的。

(三)交結貴族，在中國便交結士大夫，而不與下等社會接近。徐光啟是崇禎的五十三相之一。有一部分學者很受他們的影響。

天主教人看滿洲不能有為，乃向漢人運動。永歷皇帝上羅馬教皇求上帝的威靈幫助匡復的表，現今還在義大利。

明末產生曆法改革問題，徐光啟主張用西法，清朝的欽天監兼用耶穌會的人。康熙受中國文化，又歡迎西方文化。他的南書房裏，中國人有三分之二，西洋人有三分之一。每日必有中國人經筵進講，隔幾天一次請西洋人講測量學，生理學等等。所以當時的南書房的翰林是政治中心。當時梅文鼎著了許多數學書，其中最難而有些自己還不能解決的是數學難題，康熙改了幾條，梅根佩服。

康熙在文化事業上有幾件不朽的事業：

(一)著作康熙永年歷，數理精問，曆象考證及製造觀象臺上的儀器，即是凡賽爾和約使德國退還的儀器，乃是三百年前最好的儀器。

(二)用三十四年的工夫測量內外蒙古，十八省，成了皇輿一覽圖，大臣各賜一幅，康熙都告訴他們自己製造這圖的苦心，(現在的內府地圖是康熙的底本。)康熙很歡喜美術，三王的畫雖然本質好，然而也不能不說是他提倡起來的。他也歡喜西洋美術，焦秉貞(西洋美術家)是一個很得意的內廷供奉。理學對於程朱派很有研究，歷史歡喜看資治通鑑，日日不離。也能賞鑒中國文學，所以他的思想便影響到全國了。

綜合前面所講順治康熙時代之內幕與康熙本人的性格，就中幾件重要事實，可以了解清初學術之來歷。從順治元年到康熙十二年，全學術界盡爲前明遺老所支配。他們對於陽明學派或大倡革命，或加以修正，總其旨歸，皆趨於經世致用一途。他們只用大刀闊斧把學問門徑劈開，至其詳細條理，精密結構，皆以俟諸後人。其中代表人物之最偉大者，爲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幾位先生。

一·黃梨洲　梨洲是王學之繼承者，—也是王學之修正者。他生長餘姚，爲陽明的胞同鄉。陽明之後傳其學者有劉蕺山，而梨洲是劉的高足弟子。他與陽明之

關係既深，於王學的根底甚厚，對於王學一面繼承，一面修正，而使王學竟得以善終。王學末流，逼近禪宗，一般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以靜坐明心見性爲其護符，自己之品格毫不置顧，放蕩猖狂，空談高調，甚至如李卓吾所說：「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者。王學之末流，弊至於斯，在劉蕺山當時已有修正，到了梨洲，矯正更多。(他品格嚴正，讀書極富，)所以與其說梨洲爲王學的繼承人，毋寧說他是王學的修正者。

梨洲於修正王學外，更擅長史學，清代江蘇安徽兩省多出考證學家，而兩省之派別也不同。江西多文學家，惟浙江則多出史學家，這是地理的關係使然。浙江所出的史學家，尤以浙東爲最顯，其原因或者是人的關係。梨洲之父遵素，爲魏忠賢誣害而死，臨死前，囑子致力史學，梨洲時年十四五歲，受刺激至爲深痛，所以對於史學終身不懈。他有明史案三百餘卷，可惜已佚，又有宋史稿也未完成，現存最重要的大著作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兩書體裁系統，皆極周密。他的門生萬季野(斯同)史學最優，現在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最好的要數明史，而明

史之材料，則出於萬。原來現在之明史題名「橫雲山人」者，即係王鴻緒，王以不學之人，主撰明史，其中十之八九皆竊自萬。歷來獨力作成一史者，太史公班孟堅之後，要算萬季野了。梨洲再傳為全謝山（祖望），又傳而為章實齋（學誠），都是浙東人，現在章太炎也應屬於此派，他的根本學問，以我說很受些梨洲的影響。不過這也奇怪：他只恭維顧亭林，而不敬重黃梨洲。總之，浙東派論史卓見，確是梨洲開其端。

梨洲是陽明學派之結局人物，也是清代史學之開山大師。

二、顧亭林　清代各學派的門徑，皆自他開端，論有清一代學術分上，他要算「太祖高皇帝」了，所以任何學派皆不能對他有微詞的。他的品格極方嚴，他雖是江蘇崑山人，而却嫌南人文弱輕浮，所以後半生的生涯，盡在北方。他全生涯的方向，受他母親的感化很大。他幼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他的母親王氏十六歲未婚守節，撫育他成人。他一生學問，一部分得自祖父，一部分得之母教。崑山為清兵陷後，母餓二十七日而死，（母時年五十六）死時，遺命其子不得事滿洲

。他本是一位最富於血性的人，又受其母親的感化與最後熱烈的刺激，故其終身人格和全生涯之方向，遂確定不移的從此立住。他初時只肯把母親淺殯，立意要等北京恢復，崇禎奉安後，再舉行葬禮；過了兩年，覺這種希望很杳茫，纔勉强把母親先行安葬了。當時隆武(唐王)在福建遙授他職方司主事，他以東南悍將惰卒不足以成事，且又地利不宜於進取，於是決計棄家北游。他想通觀國內地理形勢，陰結豪傑，以圖光復。旅行多年，賴他善於理財，始終不曾困乏。他每到一地，認爲有注意價值者，便暫住從事墾田，墾好了交給朋友或門生經理，又往他處。河南淮河一帶，山東登萊一帶，奉天遼陽，山西大同等處，他俱到過，他到處皆作政治活動，而皆帶着秘密性質。他以爲南方人力上不足圖光復，地理上又難佔優勝，故其足跡所至，皆限於北方。他的光陰，一半都消磨在旅途中。他每出遊，照例用兩匹馬換着騎，兩匹騾馱帶應用書籍，到一關塞險要地方，即尋老兵退卒，野人村夫問長問短，一有不合，便即開書對勘。他的最大目的，只是調査地形險要，一切社會情形和風俗及考古，並不十分注意，不過是附帶的記載一

點罷了。他往還河北諸關塞者十幾年，實際上皆作政治之活動，但以餘力從事學問而已。

故老相傳他有一件軼事：前清三百年中，在山西有握金融界樞紐之「票號」者，其組織極爲奇離，無論多少家總是一樣組織法，而號規之謹嚴亦大略相同。有人說這就是顧先生幹的事。他的資本據說是李自成逃至山西留下的。這種票號從清初繼續到清末，握有中國金融實權，入民國纔算更易。究竟這種事眞假不敢說。總之，他的爲人是很奇異的，他的天才既極高，他的事跡，自然也絕非書癡子一流所能作。

他爲人方正嚴肅，不稍假借，無論如何，絕不作敷衍事，不講門面話。他素日早起早睡，任何人請他吃飯，日將落即去，如請其稍爲逗留、俟篝燈送行，他便說：『天下除私奔，盜竊兩種人，焉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從此可見他的爲人。

他據論語『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爲做人與做學問的標準。他深憾當

時廉節掃地，學術空腐，極力標出恥字以提撕警醒。他最痛心的話是「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他的書中像這樣針針見血的話，講得很多。他的人格感化力，到了清末，如章太炎和我，皆受了極大影響。他一生提倡學術人格交相並重，他對於陽明大膽的舉起叛旗，他以爲只有經學，無所謂理學，經學即理學。這話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不過清代的一般學者，則視此語爲一種信條。他對於朱子很恭維，因爲朱子的即物窮理，與他的主張大致相同。他對於陽明則力持挑戰態度，大肆攻擊，他以爲晉之亡也以王衍之清談，宋之亡也以王安石之新法，明之亡也有王伯安之致良知，相提並論，同事排斥。這種說法，我本人不大贊同，因爲我對於荆公陽明皆極佩服，不過於此處很可看出他事實求是，反對空談。他如果看見現在青年高談「馬克斯」，晨報附刊之無味的吵嚷的學風，恐怕他又要討厭反對了。

他講考證學的範圍，並不像後來那樣窄。他既不喜當時空疏無據之空談。所以立言總以找出實在證據爲準則。日知錄一書很可表現他這種精神。他主張「博學

於文」的「文」字非指文章及書籍中的文字。他說：「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論語：「堯舜煥乎其有文章，」「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就是他所主張的「文」字的大意。就各種學問而研究其條理，即是「博學於文」的實事。他的精力絕人，學問上開出很多的方面，日知錄序潘次耕說他：「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所以清代的學問，如經學，史學，音韻學，金石學，考證學等皆顧先生開其端。

黃顧二先生相較，黃修正王學之功，於明淸兩代學術，算來只作一個過度；顧則處處開淸學之先，算是一個開創者。

三．王船山　他生在地域較爲偏僻，文化比着稍低的湖南，死後二百年，大家纔知道他。所以他對於後學發生的影響也很晚：他當時很少與人往來，又不肯開講，所以沒有甚麼相識和門生，不像黃顧兩位先生之聲氣那樣廣。淸初，下令漢人薙髮，不從就要下獄破家，一般遺老如黃梨洲顧亭林等旣不肯削髮去當和尙，

又不甘心作滿洲奴，但是沒有方法解免，只好薙髮拖帶那條猪尾。船山住在衡山，抵死不肯薙髮，只得躲在深山中，足跡不敢到城市。他著書極多，道光咸豐間，鄧湘臯（顯鶴）從事蒐集，編成一張書目，同治時，曾沅圃（國荃）刻成船山遺書七十七種，二百一十五卷，此外不曾刻的和佚去的還很多。他的遺書中最通行的讀通鑑論，宋論兩種，在清末爲考策論的藍本，這兩種書內提倡種族主義的話很多，他自己政治上的意見，也常常借着批評史事來發表。他論史的眼光很特別，他的論斷也很多翻前人的案，這兩書在史學界上，總算有很大的威權和功績。對於政治上就是清代後來的政治改革，也多少有受這兩種書的影響的地方。

他對於宋儒很佩服張橫渠一人；但他比着橫渠却更有深刻的研究。他委實想獨創一派哲學，他對於性的見解，和前人都不相同。以前有的說性是善的，有的說性是惡的，有的說性是善惡混的，却只在形而上的地方發高論。他以爲先不要問性是什麼東西，先要問我們怎麼知。他有知性論一篇把這種主張提出。他說：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弗然也。故必正告之

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惝恍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迴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薑齋文集卷一

他這種哲學出發的方向，很與西洋哲學趨勢，有些相似。西方哲學家前此惟高談本體，後來漸漸覺得不辨明知識之來源，則本體論等於瞎說，從此認識論，論理學就成了哲學的主要部分。中國最初所講的哲學，大抵不問知識的來源和本質，所以船山的這種見地，在學術史上總算有極大的供獻，我對於船山的學問，未得深加研究，所以即刻難把他具體講出，以後如有人能致力於此，我相信總要有很多發明罷。船山學術，二百多年沒有傳人，到咸同間，羅澤南曾文正等始稍受其

影響。晚清之末，三四十年間，立憲革命兩派主要的人物，如我的朋友譚嗣同，他就是最得力於船山的。

四、朱舜水　他在國內幾乎沒有人知道；然而却在外國發生莫大的影響。他也是浙江餘姚人，而爲陽明梨洲的胞同鄉。我們研究他的傳記，知道他曾在舟山和梨洲同事一年；但他倆却是不曾相識，說來總算奇怪了。我們推測這種原因：當時梨洲才華很好，早有聲名，而舜水韜光匿名，不事表暴，而且他又不喜陽明學派，因此兩人遂相隔閡。梨洲不知舜水，舜水亦復看不起梨洲，也未可知。梨洲晚年曾有過記兩異人的一篇文章，其中一個就是朱舜水；但他把「朱」誤記爲「諸」，姓就記錯了。舜水在遺老中，最爲激烈，最初阮大鋮和軍人方國安想收羅舜水，他就逃跑到舟山，隨後又逃到日本。福王失敗，魯王以鄭成功力支撐十五年，十餘年中，舜水時而跑到日本，跑到安南，跑到暹羅，時而返回國內，來往舟山廈門各地，天天奔走國事。他曾和張蒼水(煌言)在舟山共事，他曾入四明山助王完勛(翊)練寨兵，他又曾隨鄭成功入長江北伐。他想聯絡安南暹羅日本那些華僑

，以圖恢復，中間所歷艱難危險，多到不可名狀。有一次安南王莫氏想攻黎氏，聽說舜水的學問文章很好，將召之去作他的「秘書」官，教他拜禮，他不幹；當時曾殺了好多人來當面威嚇他，他仍然不少屈。他的堅强卓絕，可想而知了。

到了最後，明事百無可爲，他又抵死不肯薙髮，只得亡命日本以終老。當時日本排斥外人，不許居住，有幾位民間志士，很敬重舜水，設法破例留他住在長崎。他自食其力，種菜爲生。後來因爲他的人格的高尙，學問的淹博，漸爲人所知。在長崎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圀迎他到東京，待以賓師之禮。德川光圀親自受業爲弟子，其餘藩侯請業的也很多。這很像我們中國春秋時代諸侯延聘客卿的樣子。光圀對於舜水眞是恭敬極了，他每經過舜水門前，便棄轎步行，時或問疾，也是柔聲下氣，不敢驚動。舜水對他們隨便講說，間或筆談，現在舜水遺書，即係德川光圀爲之收集刊刻。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平實淹貫的學問，和肫誠和靄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的感化。日本史家盛稱的「德川二百餘年太平之治，」其最大功績就在舜水。後來德川光圀著一部大日本史，專標「尊王

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業，光圀這部書功勞最多，而實在也就是舜水的影響。前年日本爲舜水做三百年紀念，舉國若狂，所有的出版物新聞雜誌之類，皆標着「舜水號」，可見他感人之深了。他後來死在日本，就葬在日本現在的茨城縣太田驛附近水戶藩主德川氏墓兆內，（現在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校址，即係德川光圀爲舜水所置之住宅。）辛亥那年革命之後，我們主張把他老先生的骸骨遷運回國，日人大爲反對，此次日本地震，我很怕他的住宅遭了不測，後來還好，聽說沒有什麼，而且地震的時候，還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在此處避難的，以我想這些留學生於患難之中，得瞻仰這位老先生的遺跡，對於他那蒙難堅貞的精神，應受不少的感化罷！

舜水一生學問，在中國沒人知道，而跑到日本發生這樣大影響，他可說是我們中國學界之哥倫布。

晚明遺老，於舊學風站不住的時候，而東衝西突，各自努力去創造一種新學派的人很多；不過其所成就，都比上述四位先生較小。大概從順治元年起，直到康

熙二十年，學術界的狀況，都是這種創造的學風，結果只算於學術上開了多方面的門徑，實際條理和細密的地方，都是不曾作得成功。

康熙二十年後，形勢漸變，遺老大師，都已凋謝，後起的人，對於滿洲政府，不似先前那樣之激烈反抗的態度。先輩所講的「經世致用」之學，原是想推翻滿洲的，到這滿洲政府基礎鞏固的時候，再想建設一種理想的政治，已是不可能了。本來講論政治，要當根據現代政治的狀况。那時政府既不能與談自己之理想和主張，而經世致用之學離却了現在，又都成了空話。梨洲亭林當時還勉强不算爲空話者，他們希望有些人能够行其主張，已竟知道主張沒人行了，那麼，與其發爲政治的空論，到不如單講學術之爲愈。康熙中年以後，經世致用的學風，一變而爲考證之學，這是學風轉變的第一種原因。

清初經過文字獄的險惡時代，大家一開口便罹奇禍，無論如何不畏强禦，皆不能不爲緘口。當時遺老也就沒人敢再輕談政治，而只得寄精神於考證一途。這是學風轉變的第二種原因。

康熙平三藩後，社會安寧，一般人都很安心作學問；但是要談心性的學問呢，不高興作；要談經世致用的學問呢，却又不能作。一個人的聰明才力，沒有發洩的地方，遂不能不轉一個新方向來治他種學問。這是學風轉變的第三種原因。康熙帝對於學術很努力，而對於各種文化，又都有興味，聲氣所播，大家也都受些影響。這是學風轉變的第四種原因。

有了上邊四種原因，所以從康熙二十年後的學術，講到波瀾壯闊，氣象宏大，皆不及前；但是條理的精密和切實處，則遠非以前所能有。歷來學術史上有種公例，就是在社會亂離的時候，人的力量只能顧到創造一方面，等到社會安定之後，乃把以前之所創造者，加以整理。淸代學術，也逃不了這個公例。

康熙中年以後，學術上重要的潮流有五支：

(一)閻百詩(若璩)胡東樵(渭)一派，承接顧亭林，乾嘉以後之經學，皆其所開。

(二)萬季野(斯同)顧景范(祖禹)一派，承接黃梨洲，開後來之史學。

(三)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錫闡)一派，努力於天文曆算—自然科學，承接晚明耶

穌會的利瑪竇一派，而開後來之科學。

(四)陸桴亭(世儀)陸稼書(隴其)張楊園(履祥)張稷若(爾岐)一派，承陽明學派之反動，而宗程朱。

(五)顏習齋(元)李恕谷(塨)王崑繩(源)一派，他們對於從漢以來之二千餘年的學術，都持反抗態度，他們那種大膽的破壞，前此眞沒有人能及。他們的學術特色，在排斥一切空談靜坐的枯寂學問，和一切記誦考證的支離學問，而提倡實用和「習動」。他們以爲靜坐空談學問，必至厭事，廢事，柔脆無用。他們以爲談天說性都是不相干，應該是「振起精神，尋事去做」。像他們這樣很具有近代精神的人，我們如果不師其跡，而師其意，在今日還是很適用的。

此外派別很多，不過這五派算其大者罷了。

過此以後，就到了滿清全盛時代，──乾嘉時代，各學派皆就停滯，只有考證一派學問盛行。說到這裏，就發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科學一派，既經康熙的提倡，學者的研究，爲什麼後來忽然中止？

第二，以前學派如此之多，何以後來全就消滅，只留考證和訓詁一派？

現在先回答第一問：

科學主要源頭爲耶穌會，晚明之際，耶穌會的傳教士，如利瑪竇，陽瑪諾，湯若望等到中國來，中國學者如徐光啓李涼庵等都和他們往來。徐李以學者而兼高位，到清康熙帝又加意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一時風氣大開。但到後來發生兩個波折，一是關於耶穌會的自身，一是關於中國的內政，科學一派却又中斷了。

耶穌會傳教的方法，總算巧妙，他們以爲初到中國來，急着傳教，怕引反感，所以先拿科學的介紹作先導，等到得了信仰，再傳他的教，就容易了。他們又徇中國人的習慣，以爲中國人拜祖宗，祭天地，和他們教中的「不拜偶像」的宗旨是無衝突的，拜天就是敬上帝 God。羅馬教皇聽說了這種辦法，以爲違犯教旨，大發雷霆，乃於一七〇四年，下教令不准耶穌會用這種態度在中國傳教，並派特使多爾孟（法人）到中國監督查辦。康熙四十四年，教令發布，康熙大怒，把多爾孟

押解至澳門，其他各敎士亦多被逐出國外。那時正當葡萄牙人與法人爭敎權而起惡感，適多爾孟爲法人，就把多殺却了。耶穌會經了這次挫折，科學的萌芽，也遭了很大的打擊，這是科學中止的一個大原因。

此外有官書未載而爲故老相傳之一事，與這個問題也有關係。康熙末年，第八皇子與太子爭位，結果以第四皇子雍正即位。從康熙五十二年起，爲着這個問題，鬧了好幾年，因爲他們宮庭的私鬬，也隨着影響到學術界。原來耶穌會專好結納那些闊人，所以早和太子結合；雍正則意在奪太子，而聯結喇嘛。到後來太子失敗，耶穌會也隨着一敗塗地。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浙閩總督滿保說是洋鬼子好搗亂，奏請把外國人驅逐出國，於是除在欽天監作事的幾個外國人以外，其餘盡被解送到澳門去了。康熙六十年來之科學修養，到此根本剷除，而此後與西洋學術界斷絕來往者遂二百餘年。這是科學運動停頓的第二個原因。

第二．爲什麼各派學術全就消滅，只餘考證訓詁一派？

雍正爲人，刻薄殘忍，其帝位全爲陰謀所得，不能不以手段來治理國家，所以

即位之後，殺害兄弟，誅戮大臣，到處派偵探，監督各方面，簡直是一個恐怖時代。故事相傳：有他的狀元王某新年在家玩牌，少了一張，過幾天朝見時，雍正問他在家何作，王以實對，雍正隨將其所失之一牌與之。像這樣人人都謀自保還來不及，那還有力來研究別的東西？

講到文字獄，清初很鬧了幾次。康熙末年，爲着太子的事情，很不高興，又有意興文字獄。雍正二年，汪景祺一案，四年查嗣庭，七年呂留良等案，反株連了很多的人。在前文字獄還得經過告發，現在則完全由雍正自己羅織而成了。

雍正本無學問，而又好出風頭，他一生有兩種得意的書：(一)揀魔辨異錄(二)大義覺迷錄。前者是同一個和尙開辯論的書，後者是與一個秀才開辯論的書。兩書記載的，都是他的宗教政治談。一位大皇帝同着一個窮和尙窮秀才打筆墨官司，這等事古今中外都很少見。要說爲求眞理起見，自然也不能限定不敎皇帝加入，不過他的態度太不好了。當初法藏(禪宗)的弟子弘忍著有五宗救一書，雍正見了大怒，隨著揀魔辨異錄來批駁他，書成，又下了幾千字的上諭，敎盡焚毀五宗救之書，並敎法藏一派的和尙返俗，這簡直和羅馬敎皇的派子差不多了。大義

覺迷錄一書更奇怪了！湖南有個秀才名叫曾靜的，受了一點民族主義的影響，天天在那裏想着趕走滿洲人，他上書岳鍾琪說他是岳飛之後，教他造反，並數了雍正的殺戮兄弟誅滅宗族的十大罪狀。鍾琪將他的書原樣上給雍正，雍正說他是妄人，親自提訊曾靜，面與駁難，把這種口供彙集成書，名大義覺迷錄。結果將曾靜屈服了，並代作一篇歸仁說附在書後。他以爲曾狂愚不足怪，一面市恩令其無罪返里，一面則族其師呂留良三族。並將大義覺迷錄一書頒發學宮，使大家當作論語孟子讀。乾隆年間，復將此書收回焚板，遂成一種禁書，後來再想謀此書看也殊不易得。大抵其中不少自暴其醜的地方，所以不願人見了。

雍正在位十三年，對於學術思想，亂事干涉，全國很受些束縛的影響。到了乾隆這位闊少爺，他的學識雖然有些在他祖老太爺之上，而他好慕虛榮，一面要做他的文德武功，一面又要問問各種學問，所以他的猜忌之心，與其父簡直不相上下。他對於學術界，一面干涉，一面提倡，從他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的幾年之中，屢次發表禁書之外，更焚毁了書籍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所謂「黃金時

代」的思想之不自由有如此！在這種專制積威之下，一般人聰明才智無所可用，乃不得不攢在這種不生亂子的考據古典的一種學問裏去。

記得有部小說說清宮那時演戲，動致鬧亂子，演武戲，他說是誨盜，演粉戲他說是誨淫，演忠義戲，他說於種族有關係，到了無東西可演的時候，只好拿着封神演義和西遊記上那些「齊天大聖」一類的虛幻飄渺的戲來演。清代的考證學，猶之乎清宮演「齊天大聖」的戲是一樣。

清代學術中最重要的是考證學；考證學是清代學術的中堅。清朝一代學術最發達的時期是乾嘉。其實拿學術史的眼光來看，反是清初與晚清有新的氣象，乾嘉時代倒是沒有什麼精采的。大凡一種社會，進步的起伏都是如波浪的，有高起的時候，有平靜的時候。乾嘉的全盛時期是平靜的時候，所做的工夫完全是整理。

清學本爲晚明陽明學之反動。第一步反動，反動到程朱。在這個反動中間，黃梨洲孫夏峯是結王學之局的人，王船山顧亭林是由王學的明學回到程朱的宋學。康熙雍正兩朝是宋學的全盛時代。乾隆時代漢學與宋學對抗，漢學打倒宋學。

宋學全盛的原因是由於最初滿州本無學，進關之後找讀書人幫助；如范文程便是一位開國文臣，他是不學無術的。他們自己讀性理大全，四書集注，八股，他們教皇帝也川這些東西。皇帝所知道的不外中國的朱熹。皇帝一面作政治事業，一面作道學先生。當時文人之氣象好的便不與滿洲合作。孫承澤陳名夏都是清初得意的降臣，他們都是明朝的官吏，先降闖王，後又降清，清初只有這樣一班人是程朱派學者，可以享很高的地位，終日屈着腰不作什麼事，也不必多讀書，又不似陽明學者之才氣過人而無「鄉愿」氣，所以能投時主的心理，所以有許多人天天打着程朱的旗幟來罵陽明，這樣的人康熙年最多。那時程朱猖獗是一種不好的現象，朝廷利用程朱，民間反抗程朱，結果出來三派：一派是人家越罵陽明，他們越講陽明，如江西的李穆堂(紱)浙江的全謝山(祖望)。一派是對於二千年來的學問，革命的顏習齋（元）。一派是顧亭林（炎武）閻百詩（若璩）胡東樵(渭)說『經學即理學』以漢學抵程朱學。

以地方而論，北方講程朱者多，江浙則漢學多。康雍五六十年間，都是兩方對

抗的。乾隆中間，漢學派佔全盛，民間學風戰勝了朝廷。乾隆開四庫館，動機是這樣。最初李穆堂全謝山曾看見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最笨的類書，用詩韻的第一字爲綱，如「大」字下面寫「大學之道……」，「大……」，牠的好處是保存了許多佚書）他們看見即抄。財主如寧波范家的天一閣，揚州馬家的畬經堂都是私人的圖書館，僱他們抄佚書，兩家的力量集成了二三十部書。後來漸漸有人知道這些書籍寶貴，於是漸漸在北京提倡，想開一個更大的局面，到乾隆三十年，朱筠（竹君）上奏請開四庫館。朱氏是代表漢學派的人。劉統勛（謚文正）是代表宋學的，便大反對。結果是朱勝了，把四庫館開成。這是漢學的戰勝宋學，江浙的學風戰勝朝廷。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共十年之間，著錄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共七萬九千零七十卷，分出各地方。第一部在北京禁城之文淵閣，（今存）第二部在圓明園之文源閣，（咸豐間燬於英法聯軍）第三部在奉天之文溯閣，（今存）第四部在熱河之文津閣，（今移存北平圖書館）第五部在揚州之文滙閣，第六部在鎮江之文宗閣，（以上兩部都燬於洪楊之亂）第七部在杭州之文瀾閣。（經洪

楊之亂半燬，現在補鈔了許多，但是尙未鈔全。）

編四庫全書的時候，內面主持事情者共有三百餘人，著名學者如戴東原及各門專家都網羅在內，因之四庫館便成爲漢學家的大本營了。結果編成一部四庫提要；這部書是漢學思潮的結晶點，這部書的面子上很恭維程朱，內容都是不滿意他。這是以政府的力量整理書籍的一件最大的成功。用政府的力量整理書籍固然不是從清朝開端的。如劉向校秘書的序錄，這是政府方面整理書籍成功的著作。此外私人著述的如晁公武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等書都是　這種著作的體裁雖似四庫提要，但是四庫提要的關係特別重大。因劉向所作的序錄，並沒有時代思潮隨在後面，晁陳的著作又是私人的，而四庫提要乃是一時代的思潮，又加上政府的力量公佈，所以這部書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四庫提要裏面每部的意見都是四庫館的公共意見；所以全部有組織，有宗旨，文章也好。借重政府的力量，力量又特別的大，所以做成功了政府反對宋學的局面。於是漢學便變爲學閥了。這一點政治與學術也很有關係。

在乾嘉諸老範圍之內，可以分爲幾派：

(一)吳派　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爲首領。這一派人講學專講好古，無論什麼，都是漢朝人的最好，漢以後的便不要了。在考證學初開，一定是這樣的。這一派專講記誦的工夫，博學而以好古爲目標。這一派是只有對於程朱的反動，如何組織，尙未講到。

(二)皖派　戴東原爲首領。在戴之前有江永（愼修，）所以並稱江戴。戴不單講考證學，又有哲學。戴派學風是「求是」。求是與好古不同。吳派是好古，「古」即是「是」。戴不問古今，惟「是」所在。不過以爲事實上的「是」古比今多罷了。這一派是眞的考證學，吳派是「純漢學」。

蘇州一帶宗惠，安徽江北則宗戴。惠博學而於考證上不十分注意。高郵王氏父子是江北人，所以宗戴。這兩派是乾嘉學術的中堅份子。

(三)揚派　這一派發生的地點是在吳皖之間，（揚州）這一派的領袖焦循汪中是參雜吳皖兩派的，不過範圍更擴大了。焦汪又提倡諸子與經一樣的看待。

（四）浙東派　浙東全謝山章實齋是由黃梨洲傳下來的史學。章說「六經皆史，」與顧亭林之「經學即理學」一樣的大胆。這一派在當時很特別。雖然當時力量不很大，但是到晚清與今日正在增進。

（五）常州派　地理上這一派與蘇州很近，但是學風很不同。最初是惲皋聞（鶴生）講顏李之學。惲初欲拜李剛主（塨）爲師，未收，乃更爲顏氏弟子。惲極力提倡顏李之學，後來常之讀書人皆出其門下。惲是雍正與乾隆初年的人，爲乾隆一朝之大學者。這一派至嘉慶時又出了很多的人。

嘉慶時又有莊方耕（存與）提倡今文學，專講春秋公羊傳。以春秋爲孔子的政治論，而不是「斷朝爛報」。以爲一切的經典都可以經世致用，而不是紀載之學。其外孫劉逢祿（中受）是今文經學大師。

又有一派文學—陽湖派古文—與桐城派對抗。這一派的領袖是張惠言李申耆洪亮吉，他們做出一派很暢達的文字。李又是史家，研究史地很用功。張研究經與諸子。這三派成功常州學派。

在以上這幾派當中，浙東與常州是後起的，是漢學與考證本身上的脫化。浙東是另一種的考據學變成新派。常州也由考證底子而出的新派。

此外又有佛學派。在從前的時候，是先偸佛敎敎理，因不敢明白承認，反出而罵佛。宋元明都是如此的。淸代的佛學是明標佛學的。這一派有彭允初（紹升）汪大紳（縉）。在乾嘉時代，考證學是學閥。這一派反對考證，也不贊成宋明之學，以爲宋明之學是仍在佛下的，何以居其實不居其名呢？他們與以前講佛的不同，晚明是禪宗，淸是淨土宗。從淨土宗入手，不講高調，一切都脚踏實地，有純潔的信仰。後來的楊仁山先生便是這樣。所以乾嘉時代的重要學派只在長江流域。這一點的地方又分出江浙皖各派。所以在文化上是有江南浙江壟斷一切的現象。

這幾派的工作如下：

1. 註解經書　一句或一字的訓詁，或一件名物，都作成筆記或短篇的論文。此外每部經皆有新疏，尙書有三四部，詩經有好幾部，公羊傳有幾部，周禮淸末

出，左傳為儀徵劉氏作，爾雅孟子也有新疏，都是一個一個的學者畢生精力做成的。

2. 史料之蒐補與鑑別　將各朝歷史補表補志，或對於前史有未充者補之，錯者改之：所作的都好。又歡喜作年譜，幾十個大學者大政治家的年譜都成功了。對於本人的當時的背景及後來的經歷，作的都好。

3. 辨偽書　清朝學者善懷疑，閻百詩，惠定宇是在先開路的。一部書辨明是偽的，便使學者連帶着懷疑其他的書，如閻考證出來古文尚書是偽書，結果是大家對於此書不生信仰，並且懷疑其他的經書。這樣偽經偽子都陸續辨明了。

4. 輯佚書　散失佚亡的書籍很多，四庫全書的做成，便是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於是自他類書如（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中輯佚更有趣味。竹書紀年東晉的時候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發現的，是一部很重要的歷史；宋初尚未亡，清人在太平御覽文選注唐人集子裏所引，竟輯出一部分。世本是史記底本之一，清人到處尋找，終找出篇目。這樣的子書與經注都找出不少。

5.校勘　字句錯，章節錯的審定。最初校勘錯本，如顧千里的校勘，後來又有高郵王氏父子，自上下文校勘，自他書所引校勘本文。戴東原校水經，先下幾個例，後研究經的本文，析成經注，以求與例相合。雖近武斷，但是結果，是使人不能不承認他的主張是對的。墨經自畢沅，張惠言後，經上，經下纔放出一線的光明，使後人纔可以着手研究。

6.文字訓詁　初是爲註經之用，後來附庸成大國，字義字形的變遷成了一種專門學問。高郵王氏之經傳釋詞，德清俞氏之古書疑義舉例，皆字學的研究。自此發展出來，成今日的語法文法，及文字形義學。

7.音韻學　本爲小學附庸，後來纔漸漸的發達。顧亭林之後，學者研究的很多，初限於三代，以後對於音韻的變遷，都有研究，不拘時代，而及於各處的方音；最後成功了注音字母。

8.算學　清代經師無不習算。乾嘉間校書的結果，得了幾部宋元的算書。李尙之（銳），汪孝嬰（萊），焦里堂（循），都是在算學上有很大的發明。

9.地理　地理與史學是否應當合而爲一，抑分而爲二，是一個問題。但是凡地理上帶着講一點歷史的都可以發生很大的興趣。清之地理爲考古，清末專研究邊疆地理，如蒙古西藏。不過交通不便，又無外國書，所以用功雖勤，結果令人不滿。

10.金石　初爲顧亭林提倡，清朝的大學者對於他都多少的有點研究，初限於碑版，後加入鐘鼎，再後陶器。清末河南發現殷墟骨甲書契，新疆發現竹木漢簡，金石的範圍更擴大而複雜了。金石之學有一種變爲古物學的趨勢。再發展則與史學更有很大的關係，或者將來全部的古物發現的時候，中國的全部歷史恐怕便不能與現在一樣了。

11.方志之編纂　乾嘉時代的風氣，地方官不修志書者則引爲大恥，所以著作出來的志書極多；新州縣都有志書出來。每編一部志書的時候，都是先找大學者定出體例，然後募人編纂。當時學者的生活是修志書，修族譜，這些學者以勞力取得衣食，是一種很正當的職業。乾嘉時代的志書都好，大約每部志書都可以找

出來內面總有著名的學者在內編輯。志書雖然蕪雜，但是在史家搜集材料，也是覺得很寶貴的。

12. 類書之編纂　最初編纂的是梁武帝。後來的一切的佛教，經，史，差不多都是政府之力成功的。清代政府也編纂得不少，如圖書集成便是一種這樣的類書。也有私人編纂的，也有官署編纂的；阮元爲浙江巡撫的時候，編纂出來一部經籍纂詁，專門的類書陸續出現。

13. 叢書之校刻　刻書的事業雖然北宋時即有，但是到南宋時代刻書的事業纔大大的發達起來，關於刻叢書方面，明末刻汲古閣叢書，但是當時在審定本子上並不注意。清代刻叢書是先校善的本。叢書的功用是保存小書，這些小書因字數少，難藏而容易亡佚，於是搜集起來，分類刻成叢書，便保存起來了。乾嘉時代大叢書都刻起了。不過咸同間因洪楊之亂，所出的都少而不好，到現今還未發達起來。

以上十三條不過大概，也不是科學的分類。但是雖然不能盡包學術的全局，而

工作如何，方法如何，成績如何，也可以看見一點了。

乾嘉時代的考証學至今並未破產，且轉一方向與各種學問發生關係。不過乾嘉以後，漸漸脫變而至於衰落。原因由於政治方面。蓋當時一般學者之從事考證古典，純由於政治之壓迫。有清一代，最不自由的是雍正一朝。從乾隆初年到三四十年間，束縛思想很厲害，晚年纔漸漸鬆懈起來。當雍正時代，人民排滿思想還存在，看大義覺迷錄即可知。乾隆中葉以後，此種思想日漸消滅，漢人同化於滿者已十之七八，當然用不到再極力的實行其壓迫政策。滿人威權至乾隆已達於最高，乾隆自詡道高五帝，德邁三王，其實末年已財窮政弊，康熙一朝培植成的元氣，雍正一朝整理好的政績，至此已掃地無餘。乾隆本來和梁武帝唐明皇有相似處，武帝明皇後皆衰落，而乾隆能繼承祖業，不過因他虛榮心太重，把皇帝所能享的快樂名譽，完全享盡，所以把清代元氣也虧損盡了，大亂之機已伏於此。乾隆因為作皇帝的年代，不願超過皇祖，所以只作了六十年的皇帝，後來又當了五年的太上皇，因為受的恭維太多，年老不能管事，所以使和珅得以專權十幾年，

鬧到宮廷之間，賄賂公行，把康雍兩朝的政績，及他本身前四十年的好氣象，到晚年完全破壞，所以大亂之根也就伏於此了。至於不能立刻就亂的原故，却是全靠康熙。康熙確是一位理想中的皇帝，培養的根底很厚，所以不致驟行破裂。乾隆死後，幾乎全局盡裂，幸得嘉慶道光兩個平穩皇帝極力維持，並且把乾隆所爲的改革不少，處處往收斂樸素處做，（道光時有舊衣料比新衣料貴之說）。前此剩下了一點餘績，這二人又很穩健，故大亂未發。但是各地鬧匪，四十多年無一日安寧，社會在陰鬱不安的狀態之中，也困難的很。在這時候，學術界雖仍繼續用他們底考證工夫，但有一不同之點。以前康熙至乾隆四十年止一百年間，對於政治絕口不談，最初是不與滿洲合作，後來是不敢談，恐怕政治妨礙到自己身上。但是到了乾隆四十年以後，學者便漸漸的關心政治了。如經學家王懷祖（念孫）做御史的時候，因彈劾和珅而降官；史學家洪稚存（亮吉）新點翰林，因應詔直言，被充軍到伊犁。都是很明顯的例。一部明儒學案中的學者最喜干政，個個關心國事，而清康雍乾三朝絕無談者，這是一般學者態度上的一個大變遷。是應當

注意的。

常州學派在考證學中本是一小旁枝，而到了嘉道之間，範圍就擴張得很大，幾乎附庸蔚爲大國，惲臯聞（顏李之學）莊方耕（經學）張惠言李申耆（古文）洪稚存（史地之學）四個源頭滙而爲一，成爲常州學派。嘉道間該派代表：一爲杭州龔定庵（自珍）；一爲湖南魏默深（源），他們的學問四源皆有，其思想上是顏習齋，講的是古文經學，文章體裁很解放，並講佛學。因思想新，文章好，在乾嘉考證學的基礎上，發生出來一種經世致用之學。此二人之著述，在當時並沒被人看重，而至光緒年間，影響於青年之思想很大。我青年的時候最喜歡讀龔定庵的書，到三十歲以後，纔因其淺薄而討厭牠。現在龔集差不多還可以背誦，此外魏默深的聖武記及海國圖志（後一種是很奇怪的書），這都是我歡喜讀的。

爲什麼常州派能到後來發揮光大呢？其原因有三：

（一）因考古工作大部分被前輩做完，後起者不能不走別的路，如研究文史及西北地理，如蒙古地理；不如此則無新路可走。

(二)當時政治不安，大家漸覺長此以往大不得了，自然不能不研究救濟之法。

(三)雍乾兩代滿洲威嚴很强，處處干涉人民的思想。嘉道無此野心，中央政府之權威漸落，大家對於政治社會種種批評皆起。由此轉頭而過渡到新的局面。

在這個時代，因中央政府的威權低落而致思想解放，常州學派便因此起來，作爲正統學派與後來西學輸入中間的過渡期間的學問。在當時戴東原段玉裁王念孫一班的考證學已經成爲一種學閥了。

乾隆晚年種下的毒，經嘉道兩朝的彌縫，勉强支持，至咸豐同治間乃大爲爆發咸豐十一年間和同治十三年間，要算清代最大的厄運。洪楊之亂，大江南北鬧十幾年，跟著捻匪，回匪，苗匪大起，北方又有英法聯軍之亂，鬧得全國之內幾無一片乾淨土。在此狀況之下，政治變動很大；單就學術論，受的惡影響亦復不少。至今杭州南京鎮江等處尚能見洪楊之屠殺痕跡，此外如廬山千年的古蹟，一炬而盡。其害實不可以勝道。人謂秦始皇之焚書，不如項羽之屠咸陽，我看洪楊之亂也趕得上這兩樁禍害了。當時號稱文化中心的各省受摧殘特甚。所有藏書

及文人的著作消滅不少，實在可惜；許多學者之生命不能維持，青年亦不得安心向學，其影響於學術界者當然不少。咸同之間，所謂乾嘉諸老已成爲歷史上的人了。當洪楊亂事之前後，社會思想變遷，開出三條新路：

1. 宋學的復興　乾嘉學者門戶之見頗深，比晚明還要利害，大家看不起宋學，以學閥勢力壓制他種學問。漢學中的幾個大師創造之力雖大，而趨炎附勢者多，不得不腐敗，故嘉道間之漢學，已成爲熟而爛之學派了。因爲後來支離破碎，不能創造，偏是氣燄很高，當然要引起別人的厭惡。此時講宋學的最重要的一人即羅羅山，(澤南)在湖南鄉下教書，很受王船山的影響。他的朋友江岷樵(忠源)也講宋學。洪楊之亂，虧得這般人出來平定。彼時曾國藩丁憂在家，自出辦團練，成大功。羅也是自己練兵成的功。羅羅山的好友劉霞仙(蓉)，郭筠仙(嵩燾)及羅的門生李續賓，李續宜等一羣無用的書生，專靠宋學的修養工夫，把人格修得極正，精神也很好，所以能統兵成功。洪楊亂起，漢學家束手無策，只等待人被殺而書被焚，而研究宋學的先生們能提刀出馬，與匪相打。從此社會上對漢學

的評價就變了。

2. 西學的萌芽　雍正元年把耶穌教趕出，同歐洲斷絕關係。道光時鴉片之爭，咸豐朝英法聯軍入北京，經過這兩次痛苦，雖麻木不仁之中國人民，亦不能不感覺劇烈的刺激。洪楊亂後，曾國藩等極力提倡「洋務」。中國幾千年來同外來民族之接觸少，其原因，因爲東方諸國除印度外，其他各國的文化皆遠在吾民族之下，這也是地勢使然。因爲外來民族文化程度很低，於是更覺得中國的文化最好。耶穌教輸入後，纔有西學之目。當時所謂西學，除天文，算法，測量，地圖外，主要者即是製大砲，所謂「紅衣大將軍」。明朝打滿洲時，即在南邊找外人製砲。康熙朝打吳三桂，征準噶爾，皆臨時聘外人製砲。後來不用砲了，也就不用外國學問了。此亦西學中斷之一因。咸豐以後，講西學之動機亦由於此。自香港失後，五口通商，燒圓明園，漸漸感覺到自強之必要，又看到外人之船堅砲利，所以曾國藩在南洋，李鴻章在北洋，沈葆楨在福建，極力提倡，上海有江南製造局，福建有馬尾船政廠，皆爲製船砲而設。於此可見當時講西學者之心理了。此

外，因言語又與外國公使的事情太多隔閡，想說幾個 yes, no, 也非要翻譯不可。於是在總理衙門開同文館，上海開方言館。接着又挑選了些十歲上下的孩子到美國去跟了洋奶媽學話，唐紹儀就是這第一期留學的老學生。第一期的西學不過如此，當然在學術界不發生影響。但江南製造局成後，有些忠實學者，譯出的科學書不少。國際公法也譯出幾部。在今日看那種學問，固然很普通，但確合當時之用，譯的也很好，如李壬叔（善蘭）華蘅芳（若汀）的書現在還存在，比今日之志在賣錢的販賣品的譯書匠要忠實的多了。此後漸知『洋鬼子』船堅砲利之後尚有東西，觀念又爲之一變，但也不過少數，一般士大夫仍極力排斥。欲知當時情狀，可看郭筠山（嵩燾）之養知書屋集。曾國藩之出山，即由於郭之致辭，曾底許多後台戲，都是郭唱的。第一任英國公使就是郭，第二任是曾紀澤，第三任是薛福成。英國方面看到中國初派的公使就是這樣的了不得，他們那裏知道全國僅僅有這麼一個人才呢？因他最了解外國情況，回國後，很想有所興革，而大家羣起反對，結果也站不住了，遂回到家去了，看他底書可知當時情況。

3.排滿思想的引動　洪秀全之屠殺實在不對，不過他的旗號很正大，與一部份人的心理相契合，戰將甚多，文人亦不少，如錢江，王韜，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政治經濟如李秀成，李的政治經濟不下李文忠，王韜創的申報館，他是洪秀全開科取士的狀元，逃安南，隨外國人走歐洲，亡命上海，我去看他，已老將死。洪的得人心，在於用驅逐胡人的旗號，他的失人心，在於造天符天書，并創造一種『四不像的基督教』，謂耶穌是他哥哥，他排行第二，楊秀清是老三，等等怪話。一方面又非常殘酷，曾國藩等反抗他，即由他非「仁義之師」。雖然洪秀全是胡鬧，但是他的旗號確是革命的旗號。因此，洪楊之亂不能與一般流寇同樣看待，在歷史上不能不認其有特別的價值。

咸豐十一年間，無時不在紛亂中。同治元年，洪秀全亡，此後十三年中，完全在繼續恢復的時代，精力全消耗在這裏邊，當然文化無大發展。光緒即位，經過隆冬，開春發芽，此一朝之考證學又走了幾條新的窄路：

一、金石學　以前固有，現在更進步。

二、元史，蒙古史，西北地理的研究。

三、周秦諸子。

以上這三路便是考證學者所走的新路。當時宋學也很有些人講牠。光緒初年，國內秩序雖漸恢復，而外部壓迫日緊，從六年改訂伊犁條約起，中法，中英各種交涉相繼而來，已給留心國事者不少刺激。二十年與日本戰。把臺灣遼東半島割去，兼賠償軍費；接着德法俄爭遼東，喪失又甚鉅。因此，把全國空氣攪得很亂，思想界根本動搖。青年們天天想中國積弱之因及補救之法，種種問題旋轉於腦中。——因政治之變遷引起思想界之變遷，互爲因果，以至於今。

思想之發生因爲伏有種子：將種子曬乾放入瓶中，一點也不動，拿來種入地中，仍可發芽。大思想家的話不管當時發生効力與否，他也總可藏在一般人的下意識中，遇機會就可發動。清初幾位大師——黃顧朱王之流——的許多話，在二百年內無人理會，而光緒末年大爲爆發。他們所倡的經世致用之學，其具體辦法，當然因時代不同而異，但他們極力提倡此等學問，其精神實超漢宋學而上之。他們的

話對漢宋學大爲解放，讀之可受大刺激。他們最恨的是科舉，至光緒二十餘年，根本妨害思想的科舉已非剷除不可。他們反抗滿人之言論，已經過二百年太平歌舞時代，繼因滿人將中國人之臉面丟盡，麻木不仁者忽然覺悟到一般大師們反抗君主專制的言論，實與人以極大的光明，（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對於君主專制政體很有批評），於是反抗舊政體的猛烈運動驟起。光緒三十年內，波浪一天壯闊似一天，內容一天豐富似一天。這不能不說是大師們的思想復活了。那時新思想之急先鋒，即康南海先生。他從常州派經學出身，打着經世致用的旗幟，並有極奇特激烈的思想，但不大喜歡對人講說。當他以布衣（秀才）上書時，大家都痛罵他。那時我與陳千秋正在學海堂中做學問，很好奇，聽到康氏之行動，很想去見他，一見之後，異常佩服，於是從之學。因之一面從他，又一面在學海堂不時的發議論反對漢學。我們正在青年時候，得了他的激烈思想的暗示，遇事都爆發出來。

第一次羣衆運動是甲午戰後，三月馬關議和的時期。彼時正在京應試，共有萬

把人聚考，尚未發榜，乃聯合多人反抗條約，作一種不負責任的運動，使李文忠不割臺灣，不退讓。南海先生做請願書，到處找人簽名，跑到都察院，號稱兩千人，遞呈子，雖無効，却統算得起中國人民幹羣衆運動的第一次。

後來八九月間，我們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團體，—強學會—地址在後孫公園安徽會館之旁，袁世凱也加入了，很贊成。強學會有沈子培等五六人發起，公推南海先生主講。當時我和汪大燮還够不上發起人，只能當書記而已。袁氏因朝鮮事辦壞，見李鴻章，被李鴻章用鞋底打了嘴吧，於是想利用強學會走翁同龢的門路，自己捐助千元，並引出兩位各捐五百元者。拿這項欵子把上海所譯的書搬來，買地球儀，人身圖，及可看微生物之顯微鏡，又加上些中國書，亂七八糟，到北京來開博覽會。又辦報館，當時除中報之外，統中國無鉛字，政府公報用白朮刻版，我們用麪粉壓平刻字。我自己秉主筆，訪員，印刷，無人買看，即贈送於人。報上除所譯香港帶來半月以前之路透電，及百字的論說，即駡滿洲的話，別無新聞。幾個月後。鬧得滿城風雨，竟被封門。餘洋千餘元，又跑到上海辦時務報，

銷售很多，大倡變法維新之說，以爲廢科舉，辦學校，立刻可以富強。對於那時候的學閥大事攻擊。後來又講君民共主之說，以爲現代一等國爲民主，如美，秘魯等國，二等國爲君民共主，如英國，德國，君主國爲第三等國。我們這時候活潑潑的精神，頗有興致。

後在湖南辦了一個時務學堂，內中只有四十個學生兩班，共八十人，蔡松坡即第一班最幼者，第二班有范靜生等，學生很用功，半年工夫，名譽很好。當時有許多不敢發表的話都在講堂上說，又批學生的劄記時候大發議論。年假一個月中，學生回家，大事宣傳其『大逆不道』之學說，聞者咸視爲洪水猛獸，家家皆阻止學生再行前往，而學生則非來不可。湖廣總督張之洞招致一般漢宋學者來反駁，遂引起學問上之爭，當然又牽連到政治上去。南海先生在北京因翁同龢的引荐，遂有戊戌的維新。中間打擊最大者，即因湖南時務學堂的札記中『大逆不道之語』被人舉發，爲西太后所知，結果鬧出『政變』，我們亡命日本，演成一齣悲劇。

盡。此後他們（清廷）也鬧起變法維新來了。不過有一件在歷史上非記不可的事，即是廢科舉。

其後清廷政治，日漸紊亂，亡命者日多，留學者日衆，新思想的中心遂移到東京去，大家竭力主張革命。主要潮流有幾支：

（一）我自己。繼續奮鬪，主張革命，改革政治，並且無限度輸入外國學問，並且使固有的思想復活。

（二）章太炎。他是考證出身的浙東人。很受黃黎洲，全謝山，章實齋的影響，偏於講民族革命。能把考證學引入新的方向。功很不小。

（三）嚴又陵。他是西學出身，漢學很好。譯出許多代表功利主義的書籍。

（四）孫逸仙。他是社會主義。他雖然不是學者，却有很敏銳的眼光。

這四個人性情也不同，教法也不同，各向各的方面發展，全無合作之可言，但是清末七八年間，這四個人實在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同時尙有當注意者，范靜生辦的速成師範，速成法政等，影響也大得很，前刕約有二萬人左右。革命成功之快，這羣學生之力最大，現在的教師，四五年前的議員官吏，大率都是此類人。

大概清末四十年間，考證學雖有相當的進步，不過已移到吸收外來思想方面，學閥偶像已破壞了。在這四十年內，日趨維新，氣象總算很好。其不好處就在於：

(一)混雜——無計畫，無組織。

(二)膚淺——不深入。

以上這兩層毛病到現在還是如此的。我想這毛病是思想初解放時所不能免的，將來總希望能免去此弊。雖然這個時候作不到像淸朝乾嘉時代的學問那樣的條理，希望新思想輸入有清初開山老祖之氣象，大胆開出幾條有規模的路來，給後人種下許多種子，以便將來有人去作。（但是現在眞能拿自己精神從根本上做一種學問功夫者尙少）。此外再把固有的好的思想使之復活，也是很要緊的事！

右係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梁任公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公開講演之短篇論文，原題爲清代「學術與政治之交互的影響」，以其文簡單明了，可以通觀清代大勢，刊之卷首以代序文。

王桐齡自誌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八日

序論

第一節　近世史之參考書

近世史爲有清一代之歷史。有清之正史，自民國初年創立清史館以來，迄今已逾十餘載；照官修史書例，（唐宰相魏徵等以七年以上（貞觀三年至十年）之時間成隋書紀傳五十五卷　宋宰相薛居正等以一年零八個月之時間（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至七年閏十月甲子）成五代史一百五十二卷　元丞相托克托等以一年之時間（至正三年四月至四年三月（成遼史一百十六卷　又以二年零七個月之時間（至正三年四月至五年十月）成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明學士宋濂等以七個月（洪武二年二月至八月）又加六個月（洪武三年二月至七月）之時間成元史二百十卷　清大學士張廷玉等以十五年（雍正二年至乾隆四年）之時間成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應早已脫稿。只以大總統袁世凱創立史館意見，不爲修清史，而專以籠絡舊式人才；館長一職，不畀之年富力强，淹貫國學之某文豪，而畀之年逾古稀，衰老疲癃之某遺老；多數館員，不聘專門研究史學之宿學，而聘八股，律詩，律賦，小楷出身之前清老翰林；於各部，院，廳，署以外，添一新式衙門，專一位置二三路小名流；凡資格較老，頭腦較舊，交際不甚熟鍊，不能位置於總統府秘書處者，一概安插於清史館。用豢養主義，牧畜手段，爲八股先生設一噉飯處。以作官之目的，當差使之手段，來敷衍清史館・遂至荏苒復荏苒，蹉跎復蹉跎，因循十年，

迄無成効。老大國家之官僚，總不能脫苟且偸安習慣，官辦事業之末路如此，可慨也！

現在欲編中國近世史，苦無正史可遵循，自不能不遷就而思其次。東華錄一書爲淸朝列祖，列宗實錄，當然認爲一等史料；然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實錄，經乾隆朝修改，抹去事實不少，已不得稱爲實錄矣。有淸初年，私人著述之野史甚多；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獄，銷燬（焚其書之全部）或抽燬（焚其書一部分）之書亦不少；凡關於淸初掌故，有不堪發表者，一概删去，而惟留其可以公開者；閱禁書總目，（凡數千種）可以知其大凡也。然焚書之舉，難於徹底實行，鄉間之老師，宿儒，外國之漢學家，當然有保存其一部分者；淸末至民國初年，陸續發表，若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之近世中國秘史，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明季稗史，廣益書局出版之滿淸稗史等；皆其中之一部分也。日本漢學家稻葉岩吉，研究淸朝掌故十餘年，採集書類數百種，民國三年，發表淸朝全史一書。其中持平之論固多，稍偏之論亦間有；特殊之見解固多；考證不充分而有待於訂正增補之處亦不少；英人濮蘭德，白克好司所

著之清室外紀亦然。外人代作之中國史，固不能一一適合於我國之國情也。汪榮寶之清史講義，叙述頗詳明，然政治史料多，文化史料少：其政治史之取材，關於軍事及外交方面者多，其他方面均少。此書脫稿於光緒末年，其時多數史料尙未發表，無從搜集，不得不從闕疑也。蕭一山之清代通史，內容極爲豐富，取材亦頗精密；然卷帙太繁，宜於作參考書，不適於作教科書也。商務印書館編輯之清史綱要，藻思堂出版之清鑑易知錄，文明書局出版之清代通鑑輯覽，爲編年體史書；進步書局出版之清史紀事本末，爲紀事本末體史書；條理頗不謹嚴，叙事間有錯誤，掛漏，重複之處。會文堂出版之清代史論，爲史評體史書，亦嫌其瑣碎而不能得要領。本編以東華錄及皇朝三通爲根據，參以清朝一代各種野史及近人著作，與外國史學家關於中國之著作，刪繁就簡，擇取人人注意之一代大事與人人不甚注意之時代背影，用統括的形式，指點說明，期於簡單明了；其中疏漏錯誤之處想當不少，大雅君子有以教正之，幸甚！

第二節　近世史之特殊局面

外族之入主中國者，前有五胡十六國及後魏，北齊，北周，後有遼，金，元。五胡皆短命帝國，不足論矣；魏齊周遼金奄有中國之半，傳世亦較久，然南方尙有漢族創立之帝國，號稱正統，此數國者，不能不被屏諸僭國之列也。有元混一華夏，且跨越歐亞矣；然傳祚太短，不能與漢唐宋明比隆也。清室以滿洲民族，崛起東北，入主中國；傳十世，二百六十八年，西北二方面拓地各數萬里，創前此外族入主中國者未有之局面。及其衰也，東南方面藩籬盡撤，門戶洞開，凡歐美日本壤地不相接之鄉，瀛海從古未通之國，莫不高掌遠蹠，聯袂偕來；較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吐蕃，宋之契丹，女眞，蒙古，明之韃靼，瓦剌等文化程度高逾倍蓰，因應之難亦增加數倍；卒以因應失宜，由外患引起內亂，遂以亡國，亦前此未有之現象也。本編據事直書，對於清之盛世，不以其爲外族而故加貶辭；對於清之衰世，亦不因其代表中國而曲加諱飾。

第三節　清室興亡之原因

清室之統一，大半由於僥倖；非清之實力能以亡明，明室君主之庸闇，宦官之

恣橫，大臣之泄沓，學者之迂闊，有以自取滅亡之道也。清室之衰亡，大半由於自取；非外人之力，亦非民黨之力，能以亡清，清室君民之隔閡，上下之蒙蔽，滿漢之傾軋，國家全體之麻木不仁，有以促成清室之亡也。

吾嘗聞昔日山西富人之家庭教育矣，恐其子弟之沾染嗜好也，則爲之早婚以防其嫖，勸之吸鴉片以防其賭，禁之不使出里門，不使入學校，不使求新知識，不使與外人交際，以防其沾染外邊習氣；其爲防弊計則得矣，而子弟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身體惰弱，腦筋愚昧；日用飲食起居之事，委之管家，經理財產之事，委之掌櫃；自己安富尊榮，毫不過問，除去飲食男女，滿足其生活慾及生殖慾之外，無所事事；終至大權旁落，太阿倒持，譬之嬰兒，絕其哺乳，立可餓死；破家蕩產概由於此。清室以東北一小部落，崛起龍飛，入主中夏；以數十萬之客族，馭數萬萬之主民，其不能無彼我之見存者，勢使然也。自吳，耿，尙三藩，以降將開府閩，粵，滇南，成尾大不掉之勢；竭全國之力，僅乃蕩平之，而後威權始統於一。加以準噶爾之跋扈，和碩特之猖獗，回敎徒之反覆，西北邊無寧宇，

使清廷爲之旰食。故清室列祖，列宗政策，專注意於防家賊；以科舉籠絡漢人，以宗教愚弄蒙藏，其終也國民腦力日趨於愚昧，體力日趨於惰弱；假使閉關自守，猶可多敷衍幾時；而環境所迫，强之使不得自安於固陋；維新詔下，塗飾中外人耳目，私冀苟且偸安於一時；而大勢所趨，固不許爾爾；國民之發憤求自强者，起而議改革，清廷復不能因勢利導之，遂起內爭，清室因以不祀。可慨也！民國成立，仍百般泄沓，毫無進步。除去軍閥內訌，復演漢末之州牧，郡守，唐末之藩鎭一段故事以外；一切仍循前清故轍。解放與改造，呼籲多年，絲毫無効果。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清室之壓制政策，自誤兼以誤人，讀史者不能不歎息痛恨於清初佞臣之作俑也！

清室政治腐敗之原因，說者皆指爲吏，隸，例。吏與隸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等則惟知謀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宮廷宦官，亦隸之一種其弊尤甚，妨賢亂政，蠹國病民，清室之亡，實與有力。清室敬祖，凡事必則古稱先；老師宿儒猾胥劣吏輙持例以挾制君主長官，而當局者不敢與抗。同一事

也。得賄則引相似之例以促其成，不得賄則引相反之例以促其敗；有利於己，則引相似之例以促其成，無利於己，則引相反之例以促其敗。朝廷偶有舉措，祖宗無此例，雖良法美意而不敢遽從，祖宗有此例，雖惡習陋規而不敢遽革；變更之難如此；德宗維新之失敗，孝欽變法之粉飾，蓋莫不由於此也。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八日脫稿

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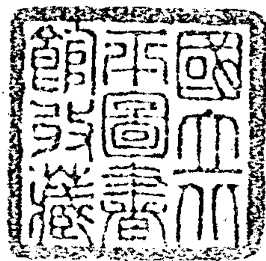
第四編　近世史　西力東漸時代

第一期　清室勃興時代

第一章　清初之外征

第一節　朝鮮之征服

先是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經略楊鎬四路出師攻滿洲之時，後朝鮮光海君暉在位，遣其將姜功烈等，引兵二萬，會明將劉綎兵，由東南路深入；戰敗，功烈以餘兵五千降清。太祖歸其部將十餘人，遣書光海君，令自審去就；不報。其後清兵攻東海之瓦爾喀部，（在今吉林延吉道東部）朝鮮兵復出境拒戰；太祖崩，亦不遣使弔問；明總兵毛文龍率遼東遺民數萬，守鴨綠江口外之皮島，與朝鮮犄角，屢出師襲沿海城寨，牽制清兵；於是清廷對於朝鮮惡感日深。天聰元年（明熹宗天啓七年西曆紀元一六二七年）正月，清太宗遣二貝勒阿敏（顯祖之孫莊親王舒爾哈齊之子太宗之侄）伐朝鮮，敗毛文龍於鐵山，（在今朝鮮義州南）文龍走還皮島，遂克義州，定州及郭山城。進渡清川江，克安州及平壤。進



渡大同江，駐中和；遣使致書令引咎請和，期留軍五日待之，朝鮮不答。二月，進克黃州，朝鮮大震。時國王仁祖倧在位，留兵守京城，自攜妻子走江華島，遣使詣清軍謝罪請和。清軍進駐平山，遣副將劉興祚等航海至江華島議和。仁祖遣族弟原昌君覺詣平山，獻布帛皮幣各若干。三月，和議成，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於鴨綠江畔，約爲兄弟之國。

已而袁崇煥殺毛文龍，諸島無主，太宗將乘機攻之，徵舟師於朝鮮，仁祖不應。孔有德等以舟師自登州來降，復遣使徵粮，亦不與。又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十二城。及大軍平察哈爾，得傳國璽，內外諸王貝勒議上尊號；太宗遣使諮於朝鮮，朝鮮羣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劫使臣；仁祖復諭邊將戒嚴，陰備決絕。崇德元年（明莊烈帝崇禎九年西曆紀元一六三六年）十一月，太宗自將伐朝鮮，留鄭親王濟爾哈朗（莊親王舒爾哈齊之子太祖之姪二貝勒阿敏之弟）居守；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統左翼兵，自寬甸入長山口；豫親王多鐸統先鋒兵，逕擣其國都。清兵渡臨津江，前隊馬塔福等以三百騎潛襲京城，敗其精兵數千。仁祖急徙其妻子於江華島，而自率親兵渡漢江，保南漢山城。

清兵入京城，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城，凡三破其外援，再敗其守兵。復分兵破江華島，虜王妃，王子及宗室，大臣家口。仁祖不得已，請和，出城詣清營請罪，獻明室所給勅印，以二子爲質，約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制，有征伐則調兵扈從，並量獻犒師之物。太宗還其君臣家屬於京城，歛兵而歸。自是以後，直至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以前，後朝鮮爲清屬國，歷二百餘年相安無事。

清征朝鮮表

次數	年代	西曆	元帥	結果
第一次	清太宗天聰元年	一六二七年	阿敏	朝鮮請和，約爲兄弟之國，春秋輸歲幣。
第二次	同　崇德元年	一六三六年	太宗自將	朝鮮請和，約爲君臣之國，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制。

第二節　內蒙古之征服

自後朝鮮服，而後遼東沿海無牽制之憂；自內蒙古平，而後長城以北無道梗之患；二者皆於明清興亡有重要關係，故特依次述之。　自有明中葉以後，蒙古部落大別爲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

厄魯特蒙古僻在今新疆，與清廷發生關係最晚；外蒙古僻在漠北，青海蒙古僻在青海，與中國交涉亦甚稀。內蒙古近在長城北，分爲二大部落：東部在今熱河北部，遼寧西北部，統於科爾沁；西部在今察哈爾，統於察哈爾。此等部落皆在漠南，距遼寧，河北，山西密邇，有連鷄不同棲之勢。時或聯結扈倫，東略滿洲諸部；時或出沒塞上，南侵明室北鄙；此與彼仆，轉徙無常。及清室勃興，統一滿洲諸部，奄有遼河流域；乃首臣科爾沁，繼平察哈爾，於是內蒙古東西諸部落咸隸版圖，世爲外藩，直至有清末年無改。玆略述諸部落源流及其歸附之次序如左，以供參考：

一，科爾沁之降附　先是有明初年，成吉思汗弟哈布圖哈薩爾後裔阿嚕台爲韃靼布尼雅錫哩汗大臣，擁衆擅國。宣宗宣德九年，爲衛拉特酋長脫歡所襲殺，其部衆竄居嫩江流域，建科爾沁部，其疆域北界黑龍江，南抵奉天邊牆。其後部族繁衍，有分居各地者，若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等，皆其支裔也。科爾沁既雄視東方，逼處遼瀋，對於清室之勃興，有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之勢；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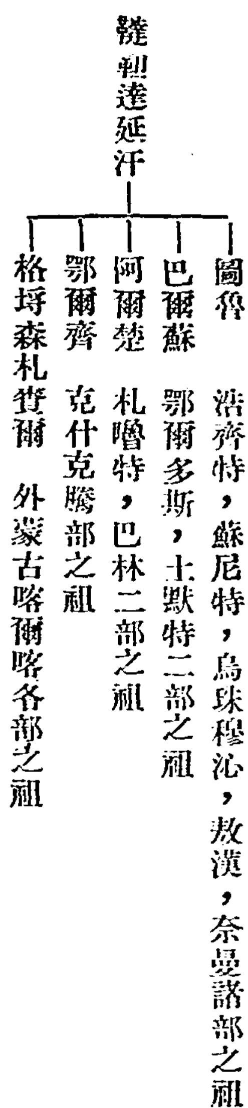
宗萬歷二十一年，（西歷紀元一五九三年）與葉赫，哈達等九部，合兵攻興京，爲清太祖所敗。越數年，太祖自將攻烏拉，科爾沁以兵來援，復爲太祖所敗；科爾沁懼，與東方諸部陸續遣使清廷修好。是時察哈爾酋長林丹汗士馬强盛，橫行漠南，破東蒙古之喀喇沁部，滅土默特部，東西馳逐，所至掠奪。諸部不堪其虐，其北走者渡瀚海依外蒙古喀爾喀部，其東走者則依科爾沁。林丹汗旣惡科爾沁與清廷交通，又惡其爲漠南諸部逋逃藪，乃悉衆攻之；科爾沁兵不能拒，清太祖天命九年（明熹宗天啟四年西歷紀元一六二四年）其酋長奧巴遂率其昆弟附於清。太宗崇德改元，科爾沁率漠南諸部合詞上尊號，禮成冊功，詔設札薩克（旗長）五人，賜親王，郡王，鎭國公等爵。自後清廷有大征討，科爾沁必以兵從，世爲清室懿親，休戚相共。直至有清末年，科爾沁諸王歲俸，猶居內蒙古二十四部之上云。

二，察哈爾之降附　先是韃靼達延汗在位，統一漠南漠北，以其地廣難治，乃舉漠南領土，分封諸子圖魯，巴爾蘇，阿爾楚，鄂爾齊，而獨留其季子格埒森札賚爾居漠北。達延在位七十四年，以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西歷紀元一五四三年）殂，年八十

歲；長子圖魯已先卒，孫博迪立，專轄漢南蒙古，以其近長城故，稱為察哈爾。察哈爾者，近接之義也。圖魯之後，又別為浩齊特，蘇尼特，烏珠穆沁，敖漢，奈曼諸部；巴爾蘇之後，別為鄂爾多斯，土默特二部；阿爾楚之後，為札嚕特，巴林二部；鄂爾齊之後為克什克騰部，而察哈爾獨為諸部長。自博迪四傳至林丹，稱胡土克圖可汗。天命四年，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西歷紀元一六一九年林丹汗致書於清太祖，自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斯汗，而稱太祖曰「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語多驕慢。會土默特部有宗族繼承之爭，曠歲無主，盜賊並起。林丹汗乘機略奪其土地，勢益張，馮陵諸部，於是敖漢，奈曼，札嚕特，喀喇沁等先後遣使至清廷通欵，乞發兵救護。而明方困守遼西，欲利用察哈爾抵制清，乃歲賂以巨帑，使侵遼東。天聰初年，太宗數遣師襲其邊境，俘獲無算；以遼西事急，未暇犂其庭；然林丹汗竟以部衆解體，威稜日衰。六年明莊烈帝崇禎五年西歷紀元一六三二年四月，太宗自將大軍，會漢南諸部之歸附者征察哈爾，時遼河漲溢，清兵晝夜冒濟，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一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皆不為用，乃徙其人

畜十餘萬，自歸化城渡黃河西奔，沿途離散其什七八，清兵追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八年（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林丹汗病痘，殂於青海附近；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太宗以額哲爲元室嫡系，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內蒙古大部悉平。額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部擁衆同叛。朝廷遣信郡王鄂札（豫親王多鐸之孫信郡王多尼第二子）大學士圖海，率兵征破之，布爾尼走死。乃收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及太僕寺；移其部衆於宣化（今口北道）大同（今雁門道）邊外，分爲八旗，二翼，轄以都統等官，號內屬游牧部；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袤延千餘里，在今獨石口、張家口邊外。

察哈爾世系表



┌口────博迪四傳……林丹汗┌額哲
　　　　　　　　　　　└口……布爾尼三

參考書

聖武記卷六國初征撫朝鮮記卷三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魏源

第二章　清初之內治

第一節　入關後之設施

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國，入關後之內政，自當以收拾民心爲第一義；故其所設施，俱不外乎減輕擔負，俯順輿情之籠絡術。多爾袞入北京，首先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秋毫不犯。　又爲明崇禎帝后發喪，令官民等服喪三日，諭禮部，太常寺以禮改葬。旋命設明長陵（成祖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內使各官。葬殉難太監王承恩於思陵旁，給香火地六十畝，建立碑額以旌其忠。　又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其印信俱並鑄滿漢字。旋命文臣衣冠暫從明制。其被斥官吏非犯贓者，及士爲清望所歸，與隱居山林而才德可稱者，皆徵辟錄用。兵丁願從軍或願歸農者，皆分別留遣。其大兵經過地方，免錢糧一半；未經過者，免三分之一。鰥寡孤獨，謀生無計及乞丐街市者，給與錢糧收養。　世祖遷都北京以後，頒詔中外，盡除明季加派，如遼餉，練餉，剿餉諸名目與廠衛諸弊政，除貫耳，穿鼻，割腳筋等酷刑。　又詔直省府，州，縣學生員

，各選文行兼優者，大學二名，小學一名，送入國子監肄業。又命舉行武會試。三年正月，詔廣本年會試中式額數至四百名；房考官二十員，後不爲例。旋詔本年八月再行鄉試，來年二月再行會試，其未附地方生員舉人來投誠者，準一體應試。五年二月，詔許滿漢通婚。於是內外臣民俱服。

清初入關時內治表

一、禁兵士入民家

二、爲崇禎帝后發喪

三、設長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內使各官

四、葬殉難太監王承恩於思陵旁以旌其忠

五、命在京各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

六、命文臣衣冠暫從明制

七、錄用廢員，徵辟名士。

八、兵士願從軍或歸農各從其便

九、減免大兵經過地方錢糧

十、收養窮民無告者

十一、免除明季苛稅

十二、免除明季酷刑

十三、選各省府州縣學生員之文行兼優者入太學肄業

十四、舉行武會試

十五、廣會試中式額數

十六、增加鄉試會試次數，其未附地方生員舉人來投試者，準其一體應試。

十七、許滿漢通婚

第一節　清初諸王之內治

初，太祖之起兵也，皇次子代善，皇五子莽古爾泰，皇八子太宗，皇侄阿敏，濟爾哈朗，（皆太祖弟舒爾哈齊之子）皆以近親擁重兵，屢經戰陣，多負勤勞，威名甚重。太祖建國改元，以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及太宗並爲和碩貝勒，國中稱代善爲大貝勒，阿敏爲二貝勒，莽古爾泰爲三貝勒，太宗爲四貝勒；四人威名相等，有各不相下之勢。　太祖有子十五人，元妃佟佳氏生褚英及代善，繼妃富察氏生莽古爾泰及德格類，孝慈皇后葉赫納喇氏生太宗。孝慈殂後，立烏拉納喇氏爲大福金，（福金一作福晉漢語夫人之轉音元妃之意也）生子三：長阿濟格，次多爾袞，次多鐸。烏拉納喇氏美，儀，有心計，太祖愛之，欲立其子。太祖崩時，褚英先以罪誅，代善年四十五，莽古爾泰年三十九，太宗年三十四，阿敏年四十二，濟爾哈朗年三十一；而多爾袞年甫十四，多鐸年甫十二，阿濟格年歲稍長於多爾袞，當亦不過十餘歲。太祖病篤，遺命代善嗣位，俟多爾袞年長授之。太祖殂後，代善讓位於太宗，太宗忌大福金烏拉納喇氏，假太祖遺命，逼之使殉死。太宗即位，代善。阿敏，莽古爾泰

俱以兄行列座同受朝拜，名爲君主獨裁政治，事實上亦不過四大貝勒之合議政治而已。代善戇直，不足以統御諸弟，故不敢遽攝大位；而阿敏，莽古爾泰皆以粗豪爲太宗所忌。天聰四年，（崇禎三年）阿敏自永平敗歸，坐罪幽禁死。六年，（崇禎五年）莽古爾泰卒；九年，德格類卒；從臣冷僧機首告莽古爾泰與德格類生前謀大逆，案驗有狀，籍二人家，廢莽古爾泰子六人爲庶人。於是事權始統一。 多爾袞巧猾，善於逢迎，不爲太宗所忌。崇德改元，封代善禮親王，濟爾哈朗鄭親王，多爾袞睿親王，多鐸豫親王，皇長子豪格肅親王，阿濟格武英郡王；而多爾袞最蒙寵任。 崇德八年，（崇禎六年）太宗殂，代善主張立皇長子；豪格知實力不敵多爾袞，力辭；諸將皆欲立太宗子，代善與阿濟格不欲干朝政，即起而去；多鐸亦無言，多爾袞欲避虛名，收實利，遂倡議立皇九子福臨，是爲世祖，年甫六歲，不能親政。多爾袞舉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左輔政，自爲右輔政，分掌朝政；濟爾哈朗專掌兵事，刑賞除拜等大政皆屬多爾袞。代善之孫郡王阿達禮（代善第三子穎親王薩哈廉長子）心不平，與其伯父貝子碩託（代善次子）密議，欲有所推戴；多爾袞捕而縊殺之，幷殺阿達禮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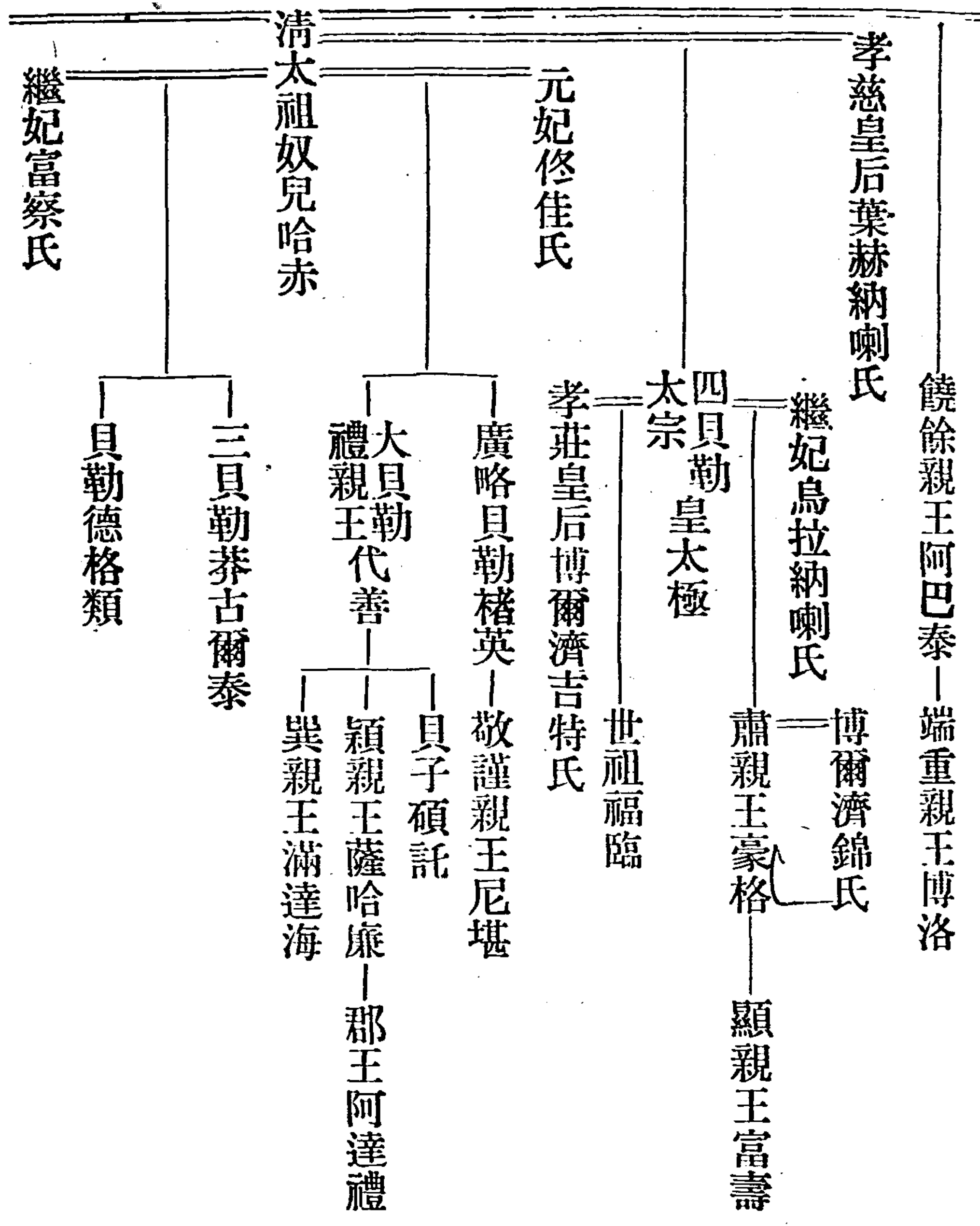
及碩託之妻。阿濟格心以立稚兒爲非，托病不朝，多爾袞使人告之曰：「汝雖忠病，皇帝喪事，不可不來也」。阿濟格恐，扶病入朝。濟爾哈朗樸强，不能有所發舒，於是大權遂入於多爾袞。　入關之役，多爾袞爲首功，加封爲皇叔父攝政王，旋尊爲皇父攝政王；改號濟爾哈朗爲信義輔政叔王，收其兵權屬於同母弟多鐸，進封德豫親王；旋奪濟爾哈朗職，封多鐸爲輔政叔德豫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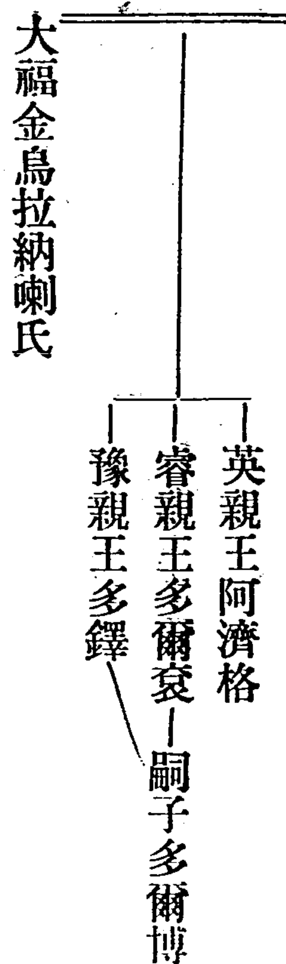
多爾袞自以元輔懿親，與國同體，君臣之間，不復更存形迹。凡批答章奏，即用皇父攝政王之旨；而大臣啟奏，亦必另有副本上於攝政王。又以信符向貯大內，每有調發，奏請不便；悉收入府中。一切政令皆出其手。凡元旦佳節，滿漢諸臣朝賀畢，即往朝皇父；群僚臣庶亦惟攝政之意旨是承。出入宮禁，略無避諱；時與帝及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居處，如家人父子。內外臣民無敢斥言其非者。五年三月，貝子屯齊顯祖之曾孫莊親王舒爾哈齊之孫貝勒圖倫之子等訐告濟爾哈朗與豪格罪狀，多爾袞乘機陷害，奪豪格爵，幽殺之；降濟爾哈朗爵爲郡王。　六年十二月，多爾袞元妃卒，納肅親王福晉博爾濟錦氏爲妃；旋請皇太后下嫁，群臣上賀表，恩詔謄黃

，宣示天下。張煌言作滿洲宮詞，有云：「上壽稱爲合巹樽，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者，即指此也。七年十二月，多爾袞卒，年三十九歲；詔追尊爲義皇帝，廟號成宗，祔於太廟，喪儀悉用帝禮。旋以近侍蘇克薩哈等首告其私製御服，藏匿御用珠寶，指爲潛圖不軌；鄭親王濟爾哈朗，端重親王博洛，（太祖孫饒餘親王阿巴泰第三子）敬謹親王尼堪，（褚英第三子）巽親王滿達海（代善第七子）等合詞證成其獄，且及其逼死肅親王豪格遂納其妃之罪；於是撤去廟享，其母妻封典悉行追奪，籍沒家產，嗣子多爾博（多鐸第五子）停襲爵。是時多鐸已卒，亦降封爲郡王；大學士剛林，祁充格，俱以阿附多爾袞置重典；其黨何洛會，吳拜，蘇拜等俱抵罪，大學士范文程亦革職，追復肅親王豪格爵，封其子富壽爲顯親王。乾隆四十三年，詔雪多爾袞冤，追復睿親王爵，諡曰忠，命其子孫世襲罔替。（看嘯亭雜錄卷一雪睿王冤條）

清太祖家族表

側妃伊爾根覺羅氏


清太祖奴兒哈赤
孝慈皇后葉赫納喇氏
饒餘親王阿巴泰
端重親王博洛
四貝勒太宗皇太極
繼妃烏拉納喇氏
博爾濟錦氏
肅親王豪格
顯親王富壽
孝莊皇后博爾濟吉特氏
世祖福臨
元妃佟佳氏
廣略貝勒褚英
敬謹親王尼堪
大貝勒禮親王代善
貝子碩託
穎親王薩哈廉
郡王阿達禮
巽親王滿達海
繼妃富察氏
三貝勒莽古爾泰
貝勒德格類



第三節　清初對漢民之高壓政策

初，攝政睿親王之入關也，對於降臣取利用主義，對於漢民用懷柔政策，故文臣衣冠仍從明制，民間薙髮與否，悉聽其自便。順治二年六月，始下薙髮之令，限旬日以內悉薙髮，有仍存明制者殺無赦。陝西河西道孔文鏢請免孔氏子孫薙髮，奉旨切責，革職爲民。於是漢人除僧，尼，道士，婦女外，俱辮髮胡服。　初入關時，圈近畿民田，民房，撥與旗人管業；旋以給事中向玉軒奏，凡民間墳墓，有在滿洲圈占地內者，許其子孫隨時祭掃。又因御史傅景星奏，凡民房應給旗下者，寬以限期，俟其搬移。四年正月，諭戶部：「圈撥田屋，著永行禁止」；八年正月，諭戶部：「行文地方官，將原圈地土，盡數退還原主」；於是民間不

動產始有保障，民困稍蘇。　初入關時，漢民游手無賴之人，多投充旗下爲奴，借家主勢力，奪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奪者，憤不甘心，亦投旗下，爭訟無已。四年正月。諭戶部：「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於是惡人無處托庇，民間傾軋報復之風稍息。　初至京時，明崇禎帝故太子慈烺尚在，朝廷捕得下獄，誣以假冒，殺之；臣民有代太子辯護者皆棄市，內侍楊玉，承審官刑部主事錢鳳覽以下死者十五人。（參觀錢軹甲申傳信錄）　初入關時，下令：「朱氏諸王有來歸者，照舊恩養，不加改削」。二年九月，殺明新昌王；三年五月，「殺明魯王等十一人」；十年五月，殺明福清王嫡子由杞，十一月；殺明宗室由極及其黨二十九人；於是故明宗室皆潛伏不敢動。　初入關時，重用明室降臣，馮銓，洪承疇，李建泰，陳名夏，陳之遴，劉正宗，金之俊，高爾儼，黨崇雅，王永吉，胡世安，衛周祚等相繼入閣；而洪承疇與降將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皆爲統兵大帥。多爾袞卒後，世祖親政，中國內地各省逐漸削平，不需要爲虎作倀之人，始用嚴厲手段，對付一般降臣；七年五月，李建泰以謀反誅；十一年正月，殺陳名夏；十

三年二月，安置陳之遴於盛京，今遼寧瀋陽縣卒於配所；十六年正月，革劉正宗職，籍家產一半入官，歸入旗下，不許回山東原籍；於是一般希榮固寵，見利忘義，賣國求榮之漢族蟊賊始知內懼。高宗乾隆四十一年，詔於國史內增立貳臣傳，凡明末被誘奸之降臣皆列入其中，於是降人子孫始內愧矣。順治八年，御史匡蘭兆奏朝祭宜復用袞冕，得旨：「一代自有一代制度，朝廷惟在敬天愛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袞冕」。因袞冕爲漢制，與薙髮易服令抵觸故也。十年，少詹事李呈祥以部院衙門重用滿人，障碍甚多，奏請專用漢人。上大怒，革呈祥職，徙之盛京。

是時明室遺民反抗清廷者，多係學者倡導，一般書生附和之；江浙爲人文淵藪，故抵抗最力。薙髮令下，江，皖，浙三省舉義兵抗清者，其首領皆係文人學士；擁立魯王之張國維，錢樂，張煌言，擁立唐王之黃道周，擁立桂王之瞿式耜，陳子壯，張家玉等，皆學者也，故世祖深惡文人，尤不滿意於當時學者，思欲借事加以懲創。順治九年會試，大學士范文程彈劾第一名進士南海程可則「文理荒

謬，首篇尤悖戾經註」。有旨可則除名，主考學士胡統虞降三級，成克鞏降一級，同考官左敬祖等奪俸有差。　十四年十月，御史任克溥上書，糾本年北闈（即順天鄉試科場）多通關節。詔下同考官張我樸，李振鄴，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舉人田耜，鄔作霖等於獄，殺之，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在今奉天開原縣）牽連被禍者數百人，皆南士也。　給事中陰應節希旨，參奏江南主考方猶，錢開宗等舞弊，詔逮猷與開宗，處斬，同考官葉楚槐等十八人處絞，妻子家產籍沒入官。舉人方域等十四人文理不通，俱革去舉人。舉人方章鉞等八人俱革去舉人，責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倂流徙尙陽堡。刑部審覆稽延，尙書以下俱降級。　十五年二月，禮部磨勘丁酉科（即十四年八月）鄉試硃卷，劾奏違式各官，逮河南，山東，山西考官治罪。又以御史不彈劾爲失職，俱下獄，免死，流徙尙陽堡。

十七年正月，給事中楊雍建以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士人多立社名，糾集盟誓，奏請申禁，從之；下詔嚴禁集會結社。其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於是天下士大夫皆鉗口結舌。　十八年（西歷紀元一六六一年）正月初

七日，帝崩，遺詔命第三子玄燁即位，是爲聖祖。

清初高壓政策表

一、下薙髮令，有不從者殺無赦。　二、圈近畿民田，民房，撥與旗人管業。

三、殺明崇禎帝故太子慈烺，臣民有代辯護者皆棄市。　四、殺明室諸王及宗室。

五、殺明降臣李建泰，陳名夏等。　六、興科場諸獄，大殺文士。

七、嚴禁集會結社。　八、江南奏銷案。

第四節　鰲拜之專權與聖祖初年之高壓政策

聖祖即位時，年甫八歲，不能親政；內大臣索尼，領侍衛內大臣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受遺詔輔政。鰲拜陰賊險狠，喜殺僇，對於漢人厲行高壓政策；於是大獄迭起。有名之文字獄亦開始於此時矣。

一，江南奏銷案　是月二十九日，諭吏部戶部：「錢糧係軍國急需，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爾等即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錢糧不完，或應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三

月，定各省官吏徵收錢糧未完數處分例。是時江南賦役百倍於他省，而蘇松常鎮尤重，正賦之外有雜項名目二十餘種，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欠常數十萬。巡撫朱國治强愎自用，造欠册達部，號曰抗糧；凡紳士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議。部議現任官降二級調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贓治罪。於是兩江士紳紛紛發本處枷責，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有會試中試而舉人已革，崑山探花葉方靄以欠折銀一釐謫官，其具疏有云：「所欠一釐，準制錢一文也」；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歙縣廩生方光琛中式後被革，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府，爲之謀主；後撤藩議起，卒勸三桂反，累官至僞大學士。

二，金人瑞哭廟獄　是時江蘇吳縣知縣任維初濫用非刑，貪賄浮征，道路側目。諸生金人瑞，倪用賓等十八人，於世祖遺詔到蘇，巡撫等官哭臨之時，聚衆千餘人，哭於文廟，並至府堂進揭帖。巡撫朱國治等指爲震驚先帝之靈，聚衆倡亂，搖動人心，請嚴加法處。詔侍郎葉尼等往勘，皆定爲不分首從處斬。

三，莊廷鑨明史獄　初，明大學士歸安（今浙江吳興縣）朱國楨嘗著明史，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於湖州（今吳興縣治）莊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竄名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滿洲語。康熙二年，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因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鑨已卒，戮其尸，殺其弟廷鉞。原任禮部侍郎李令晳曾作序，並殺之，及其四子。序中稱舊史朱氏而不名，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於佑明，且指其姓名以證；並殺之，及其五子。逮松魁及其幕客程維藩赴京，援八議例，松魁削官，維藩處斬。昌祚，尙衡賄讞者，委罪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今並入吳興縣）兩學官並處斬，二人免議。湖州知府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處絞。其餘參與校書者，刻書者，鬻書者，買書者，判書價者皆處死刑。吳江名士吳炎（字赤溟）潘檉章（字力田）等皆與其難。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而之榮竟以此

起用，並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御史而卒。

四，沈天甫等詩集獄　康熙六年四月，江南人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等撰詩二卷，語多忌諱，詭稱黃尊素（明御史，後七君子之一，梨洲父也。）等百七十人作，陳濟生編集，故明大學士吳甡等六人為之序。天甫使麟奇攜是書詣吳甡之子中書吳元萊所，詐索財物。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蹟，控巡城御史以聞。因下所司鞫訊，天甫等皆棄市，其被誣者不問。

五，蘇克薩哈等之冤獄　是時四大臣輔政，鰲拜驕恣專權，遏必隆附和之。內大臣飛揚古與鰲拜有隙，鰲拜誣以罪，矯詔殺之，並其諸子，籍其家。又倡議使鑲黃正白二旗地更換，大學士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交章言其不便，鰲拜怒，矯詔殺之。蘇克薩哈與之爭，鰲拜誣以罪，並殺之，夷其族。　索尼年老多病，不能有為。六年五月，鬱鬱成疾卒。七月，帝始親政。鰲拜結黨擅權，驕恣日甚。八年五月，帝與索尼之子內大臣索額圖密謀，執鰲拜，並其子黜之，籍其家。誅其弟，侄並其黨大學士班希爾善等，並免遏必隆官。

雪蘇克薩哈，蘇納海等寃，並追復原官，予謚，賜祭葬。

參考書

清史紀事本末卷七卷 黃鴻壽

清代通史第三篇第二十章第十五 蕭一山

清稗類鈔第八册獄訟上 商務印書館

第三章　三藩之亂

第一節　三藩之起原

初，世祖之定鼎北京也，東南半壁尙爲明室所有，朝廷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而以定南王孔有德徇廣西，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徇廣東，平西王吳三桂徇四川及雲南；皆以明朝降將，領所部綠旗兵，外藉其招徠，內以補八旗禁旅之不逮。順治六年，耿仲明卒，子繼茂嗣。九年，孔有德戰死於桂林，無子，朝廷以其部將線國安爲廣西將軍，管定南王藩下官兵；養其女四貞於宮中，食郡主俸，遙執兵柄。及南方略定，洪承疇偕八旗諸將還京；朝廷留吳三桂鎭雲南，尙可喜，耿繼茂鎭廣東，一府兩藩，民疲於供億，旋移繼茂鎭福建。康熙五年，線國安請老，詔以孔四貞之婿孫延齡爲廣西將軍，管定南王藩下官兵。十年，耿繼茂卒，子精忠嗣，是爲三藩並建之始。耿尙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數萬。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朝廷恩禮亦最侈。破流寇，定陝，定

川，定滇，執桂王於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方其入滇之始，軍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受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分之二。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於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絀則連章入告，贏則不復請稽核，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御史郝浴，楊素蘊，慶陽知府傅宏烈先後奏劾其不法，朝廷欲懷之以恩，晉封三桂親王，子應熊尚公主，授爵三等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留京師。 康熙六年，三桂以目疾疏辭總管，罷其除吏之權，而兵餉尚不貲。又自以功高，朝廷終不奪其分地，益固根蒂為不可拔。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為藩府，增崇侈麗，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為藩莊。通使達賴喇嘛，奏互市茶馬於北勝州，（土州名在今雲南騰越道永北縣東北）於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濬渠築城為名，廣徵關市，榷鹽井，開鑛鼓鑄，潛積硝磺；重歛土司金幣，厚自封殖。擇

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穎敏者，授以戰術，以備將帥之選，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馬，利器械；水陸衝要，偏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應熊居京師，朝政纖悉，旦夕飛報。挾邊防以自重，朝廷漸不能制。

清初藩鎮表

藩名	始封者	繼承者	駐札地	管轄地	部下兵數	丁口數
定南王	孔有德	部將線國安，女婿孫延齡皆以將軍繼管藩兵。	桂林	廣西		
靖南王	耿仲明	繼茂，精忠。	福州	福建	十五佐領，兵六七千。	二萬
平南王	尚可喜	之孝，之信。	廣州	廣東	同	同
平西王	吳三桂		昆明	雲南，貴州	五十三佐領，兵萬有二千。	數萬
海澄公	黃梧	芳度，芳世，芳泰，應纘，仕簡。	海澄			
續順公	沈志祥	永忠，永興，瑞。				

吳三桂厚自封殖表

一、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
二、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
三、通使達賴喇嘛，互市茶馬於北勝州。
四、假濬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榷鹽井，開鑛鼓鑄。
五、潛積硝磺。
六、重斂土司金幣。
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穎敏者，授以戰術。
八、散財結士。
九、水陸衝要偏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
十、子應熊居京師，朝政纖悉，旦夕飛報。

第二節　撤藩議

是時尚可喜老病，康熙十年，奏請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之信酗酒嗜殺，所爲多不道，既掌兵柄，即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十二年夏，可喜用其客金光計，疏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得見上自陳。部議言藩鎮無乞休子襲之例，應令盡撤藩兵六千，丁口二萬餘回籍。吳三桂耿精忠聞之不自安，亦於是年七月疏請撤兵以探朝旨。朝議以撤藩勞費，不如勿徙；惟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力請撤藩。是時聖祖親政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以三桂蓄謀已久，不早除之，且爲巨患。況其勢已成，撤亦反

，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冀其不至爲變。遂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

第二節　吳藩之變

三桂初意朝廷下詔慰留，如明沐英世守雲南故事；移鎭命下，全藩震動，反謀益急。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於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又恐日久謀泄。巡撫朱國治促之急，三桂不能堪，遂以十二年（一六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兵反。殺國治，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焜聞變，以貴陽不能守，欲移駐鎭遠，（今貴州鎭遠縣）爲賊黨所遮，自殺。經理移藩事務郎中黨務禮等自貴州疾馳十二日，詣闕告變，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撤藩者，上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削三桂官爵，下其子應熊及家屬於獄。命都統巴爾布等，自荊州馳守常德，珠滿自武昌赴守岳州，阻其東犯湖廣之師。命

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兵四川，阻其北犯四川之師。命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以固西北後路。而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禮親王代善之曾孫貝勒隆哈璨之孫順承郡王勒克德渾之子）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兵至荆州，爲諸將後援。

三桂既據有雲貴，乃遣部將王屏藩攻四川，馬寶等自貴州出湖南，十二年除夕，陷沅州；十三年正月，三桂自稱周王；遣部將吳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分陷湖南諸郡，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震棄長沙奔竄，官軍之屯湖北者皆畏葸不敢前。三桂廣布割書，四出煽動；於是襄陽總兵楊嘉來，副將洪福以襄陽應賊；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耿精忠亦於是年三月舉兵反，數月之間，雲貴廣西四川湖南福建六省皆陷。惟尙可喜在廣東，尙爲朝廷固守。三桂驅土司苗猓助軍鋒，採集四川湖南之米充軍餉，以雲南之銅鑄錢，文曰利用通寶，伐黔楚大木，造樓船巨艦。自赴常澧督戰，使其將吳應麒守岳州，扼洞庭峽口，以當江北官軍；而澧州，石首，華容，松滋皆布重兵爲犄角；大兵雲集荆襄，莫敢渡江攖

其鋒。三桂部將有謂宜疾渡江，全師北進者；有謂宜直下南京，扼守運河，以絕南北糧道者；有謂宜出巴蜀，據關中，塞殽函自固者；三桂以子孫皆質京師，冀免其誅；又年老更事，欲出萬全，不肯輕棄雲貴根據；又覬覦朝廷裂土議和，畫江爲國；故不從其請。初得湖南，即下令諸將，毋得渡江北進；而使達賴喇嘛，奏請裂土罷兵，聖祖知三桂狡詐，不欲苟且息兵，是年四月，殺吳應熊及其長子世霖，以絕三桂之望；而以貝勒尙善（舒爾哈齊之孫費揚武之子）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勒爾錦攻岳州。

第四節　王輔臣之變

三桂以湖北大兵雲集，乃避難就易，分兵爲二路：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江西之兵，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精忠兵合，陷三十餘城。朝廷命安親王岳樂（太祖之孫饒餘親王阿巴泰第四子）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由江西攻湖南；貝勒洞鄂（豫親王多鐸第七子）爲定西大將軍，與經略莫洛聯合，由陝西攻四川；簡親王喇布（鄭親王濟爾哈朗孫簡親王濟度子）爲揚威大將軍，鎮江南。

是時瓦爾喀進抵保寧，(今四川嘉陵道閬中縣)與賊將王屏藩相持，屏藩斷官軍糧道，瓦爾喀退至廣元；官軍缺餉，總兵王懷忠部兵譁潰；陝西提督王輔臣陰懷異志，以索餉爲名，攻莫洛於寧羌，(今漢中道縣名)殺之，引兵還據平涼。三桂聞變，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兩，授以平遠大將軍印，而令王屏藩，吳之茂由漢中出隴西，爲輔臣應援；偏布檄書，要約黨附，所在響應，陝甘諸郡多陷。

第五節　耿藩之變

先是十三年春，吳三桂陷湖南全省時，耿精忠亦舉兵作亂，執福建總督范承謨，使藩下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分道北犯。養性出東路，寇浙江之溫，台，處；九玉出中路，由仙霞嶺，寇浙江之金華，衢州；顯忠出西路，寇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沿海震動。又約臺灣鄭經進兵西渡，誘潮州總兵劉進忠叛，內外夾攻廣東；圍海澄公黃芳度於漳，執續順公沈瑞於潮，聲援甚盛。浙江總督李之襄聞變，疾馳扼衢州，分兵守常山要路。朝廷聞警，以康親王傑書(禮親王代善之孫鎮國公祜塞之子)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舒爾哈齊之孫費揚武之子尚善之弟)爲寧海將軍，赴浙進討。

賊圍寧都，（今江西贛南道縣名）勢張甚；贛州屯田都督許貞以屯田卒四百人，舉義兵赴援，連破賊兵，解寧都圍，恢復贛州，撫州所屬各縣。安親王岳樂亦遣將擊敗白顯忠，復建昌，廣信，饒州；留許貞守建昌，自引大兵西上，窺長沙。　是年秋，曾養性窺衢州，李之芳擊敗之，乘勝復金華屬下諸縣；十四年，康親王傑書破養性於金華城外，復處州；傅喇塔復黃巖，（台州屬縣）養性走保溫州，濬濠增陴固守。環溫皆水，官軍不能陸攻，久不下。馬九玉踞江山，常山，開化三縣，連結數十寨，負山阻水，與李之芳相持。

已而鄭經與精忠交惡，取其漳州，泉州，汀州，邵武諸府，精忠撤北犯之兵還救；大軍乘之，擊敗馬九玉兵，復江山，常山，長驅入仙霞嶺；白顯忠勢孤，請降。大軍至延平，精忠亦降。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歸順。十六年，大軍逐鄭經回廈門，盡復漳泉諸府，劉進忠亦以潮州降，福建略定。

第六節　尚藩之變

吳三桂，耿精忠相繼作亂，尚可喜在廣東終無二志，十三年冬，執三桂使，奏

其逆書；十三年，遣次子之孝討劉進忠於潮州，詔授之孝平南大將軍；十四年，晉封可喜平南親王，廣東督撫以下咸受節制。是時廣東土寇蜂起，可喜遣兵撲滅之，而劉進忠與鄭經聯合，掠潮州，惠州；高州鎮總兵祖澤清叛，據高州，雷州；三桂使馬雄侵肇慶，廣東十府失其四，可喜東西受敵，力漸不支，上書乞援。詔將軍舒恕，副都統莽依圖自江西赴廣東，甫至而尚之信從逆，受三桂招討大將軍號，易幟改服，殺可喜謀主金光，幽可喜，移檄廣東所屬郡縣使納欵；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等皆叛降於三桂，尚之孝勢孤，解兵柄還廣州；之信擊敗舒恕兵，舒恕與莽依圖走還贛（吾咸水名發源舊贛州府穿江西全省下游入江）州，於是廣東全省皆陷。十五年春，可喜以憂憤卒，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以董重民爲廣東總督，馮甦爲巡撫，分守衝要；之信光祖皆復悔，密通欵於江西大軍。十六年六月，唆督標兵譟餉，執重民，率軍民反正。七月，三桂遣馬寶，胡國柱出韶州（今廣東嶺南道曲江縣）攻之；會江西大軍已復吉安，（今江西廬陵道吉安縣）南安，（今贛南道大庾縣）莽依圖遂踰大庾嶺援韶州。韶居五嶺脊

，爲江西廣東咽喉，賊志在必得，盡銳攻之，列營蓮花峰，俯瞰發礮，女墻盡壞。會江寧將軍額楚來援，與城中兵夾擊賊兵，破之，賊退走，復追擊破之於樂昌；今嶺南道樂昌縣於是叛鎭佟國卿以瓊州降，祖澤清以高，雷，廉三州降，廣東亦略定。

第七節　陝甘之平定

先是寧羌變後，定西大將軍貝勒洞鄂走西安，是時援兵盡集西安，詔分千人赴守蘭州，千人赴守延安，洞鄂及總督哈占皆留不遣，於是陝甘諸郡相繼陷；惟甘肅提督張勇，涼州總兵孫思克，西寧總兵王進寶，寧夏總兵陳福，各斬賊招降之使，舉兵拒敵，故河西及陝西未全陷。十四年，洞鄂督諸將復秦州，張勇分遣部將復蘭州，延安，鞏昌；自守鞏昌，秦州，以斷蜀賊隴賊之交通路。洞鄂進攻平涼，與王輔臣相持一年，不下。輔臣又煽惑寧夏標兵作亂，殺陳福；詔遣天津總兵趙良棟馳驛赴寧夏代統其軍，捕斬首惡數人，餘不問，軍始定。十五年二月，以大學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總轄陝西全省，洞鄂以下咸受節制。五月，大破

輔臣兵於平涼城北，輔臣降；張勇王進寶等屢破賊兵，王屏藩吳之茂遁還漢中，關隴略定。

第八節　廣西之平定

初，孫延齡之叛也，其妻孔四貞以世受國恩，不願從賊；前慶陽知府傅宏烈時謫戍梧州，(今廣西蒼梧道蒼梧縣)因乘機說延齡反正，延齡然之；命宏烈往南寧，(今南寧道邕寧縣)聯合交趾，接應大兵，以圖反正；宏烈因募兵於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趾界，得義勇兵五千人；遂移檄討賊，通欵於贛州大軍。十六年，迎大軍於韶，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使增募義兵，便宜行事；命莽依圖以兵八千人，尚之信分藩兵三千人，助宏烈經略廣西。之信不遣兵，又不爲莽依圖具舟艦，師久不集；而叛將馬雄方與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遂獨領所部兵萬餘乘機先進，克梧州，潯州，(今蒼梧道桂平縣)鬱林，(今蒼梧道鬱林縣)所向皆捷。惟新兵皆無馬與大礮，屢借於尚之信，不應。十七年二月，莽依圖軍至，始合兵圍平樂，(今桂林道平樂縣)距桂林百餘里，則桂林已爲賊將馬寶，吳世琮所陷，孫延齡被害，賊兵水陸數

萬來援平樂，先犯宏烈營，莽依圖阻於水，不能救，宏烈兵潰，退保梧州，所復郡縣復陷於賊。詔尙之信出兵援廣西，又詔將軍舒恕自贛州，額楚自肇慶兼程赴援，十八年正月，宏烈合諸軍大破賊兵於梧州城外，乘勝長驅復桂林，復破之於南寧城外，吳世琮負重傷，僅以數十騎遁，廣西略定。十九年，降將馬承蔭復據南寧謀叛，誘執宏烈送貴陽，宏烈罵賊死；莽依圖合諸軍攻承蔭，執送京師，誅之；廣西復定。

第九節　川湖雲貴之平定

先是寧羌變後，吳三桂欲由秦蜀入犯，乃親至松滋督師，布船於虎渡口（澧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荊南道公安縣）上游，截荊岳大兵咽喉；遣將聯合楊來嘉，洪福，掠穀城，鄖陽（今鄖縣）均州（今均縣）南漳，欲以通興安漢中之賊。朝廷命安親王岳樂由袁州趨長沙，襲三桂後路；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爲岳樂後援。岳樂使奇兵襲破袁州，連克萍鄉，醴陵，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回軍援長沙，詔勒爾錦，尙善渡江夾攻，二將遷延不敢進。三桂使部將高大節等出醴陵，萍鄉，陷吉安，（今江西廬陵道吉安縣）斷安親王軍

後路；詔簡親王喇布由南昌赴援。喇布與賊將韓大任相持於吉安，久不下；會耿精忠，尚之信相繼反正，大任走福建降，江西略定。 十七年，安親王岳樂復瀏陽，平江，招降湘潭；將軍穆占拔永興，茶陵等十二城，詔簡親王喇布進守茶陵。

是時三桂年已六十七歲，失陝西閩粵三大援，又失江西，大兵雲集湖湘間，疆宇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以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是年三月，三桂僭號，以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百餘里，盡銳攻之；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戰沒，前鋒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喇布屯茶陵，不敢救；穆占自郴州遣兵來援，亦不敢進；城壞於礮，囊土補之，且築且戰，凡二十日，瀕危者數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去，則三桂已死，諸賊將皆召赴衡州。十月，立其孫世璠。十八年正月，大兵復岳州，連下湖南諸郡，徵安親王岳樂還京，以貝子彰泰太祖之曾孫饒餘郡王阿巴泰之孫貝子博和託之子代爲定遠平寇大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由湖南攻貴州；都統賚塔爲平南大將軍，由廣西攻雲南。

是時趙良棟王進寶等由陝西分兵四路攻四川，恢復漢中保寧成都等郡，王屏藩自殺，吳之茂被擒。詔王進寶留鎭四川，趙良棟以勇略將軍，兼雲貴總督，由四川攻雲南。諸將連破賊兵，十九年十月，復貴陽，吳世璠走雲南；二十年十一月。克雲南，世璠自殺，黨與皆伏誅，三藩之亂平，首尾凡九年。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

三藩之亂表

藩名	首禍者	根據地	進兵路
平西	吳三桂	雲貴	命部將王屏藩由雲南攻四川，馬寶等由貴州攻湖南。復命將由湖南窺江西，由四川窺陝西。
定南	孫延齡	廣西桂林	
靖南	耿精忠	福建	命部將馬九玉出仙霞嶺，攻金華，衢州，曾養性攻溫，台，處州，白顯忠攻廣信，建昌，饒州。
平南	尙之信	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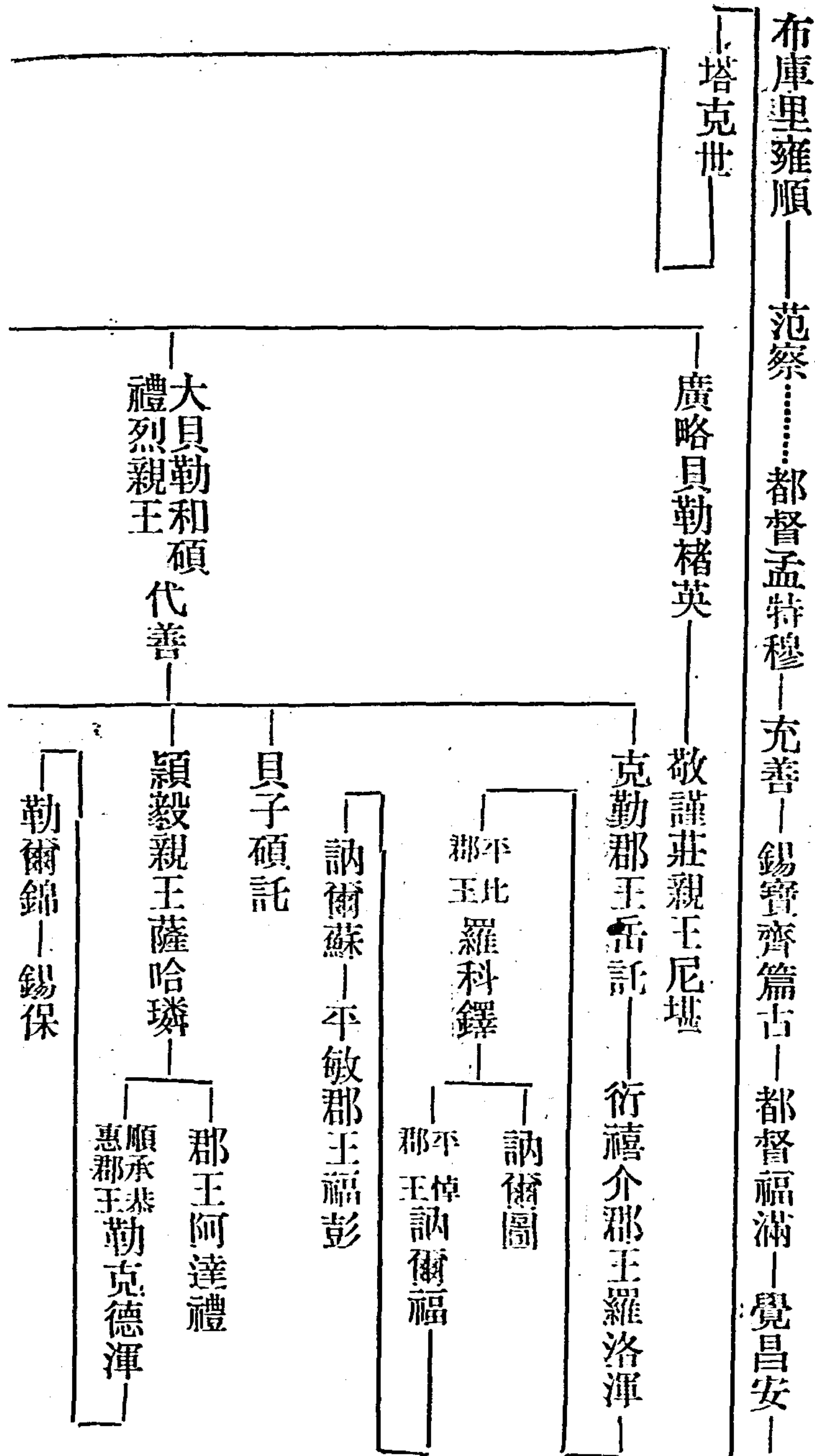
參考書

聖武記 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記　魏源

清室自開國至削平三藩，中間凡數十年，凡領兵大將及議政大臣，例以宗室諸

王當其選，茲列諸王表於左以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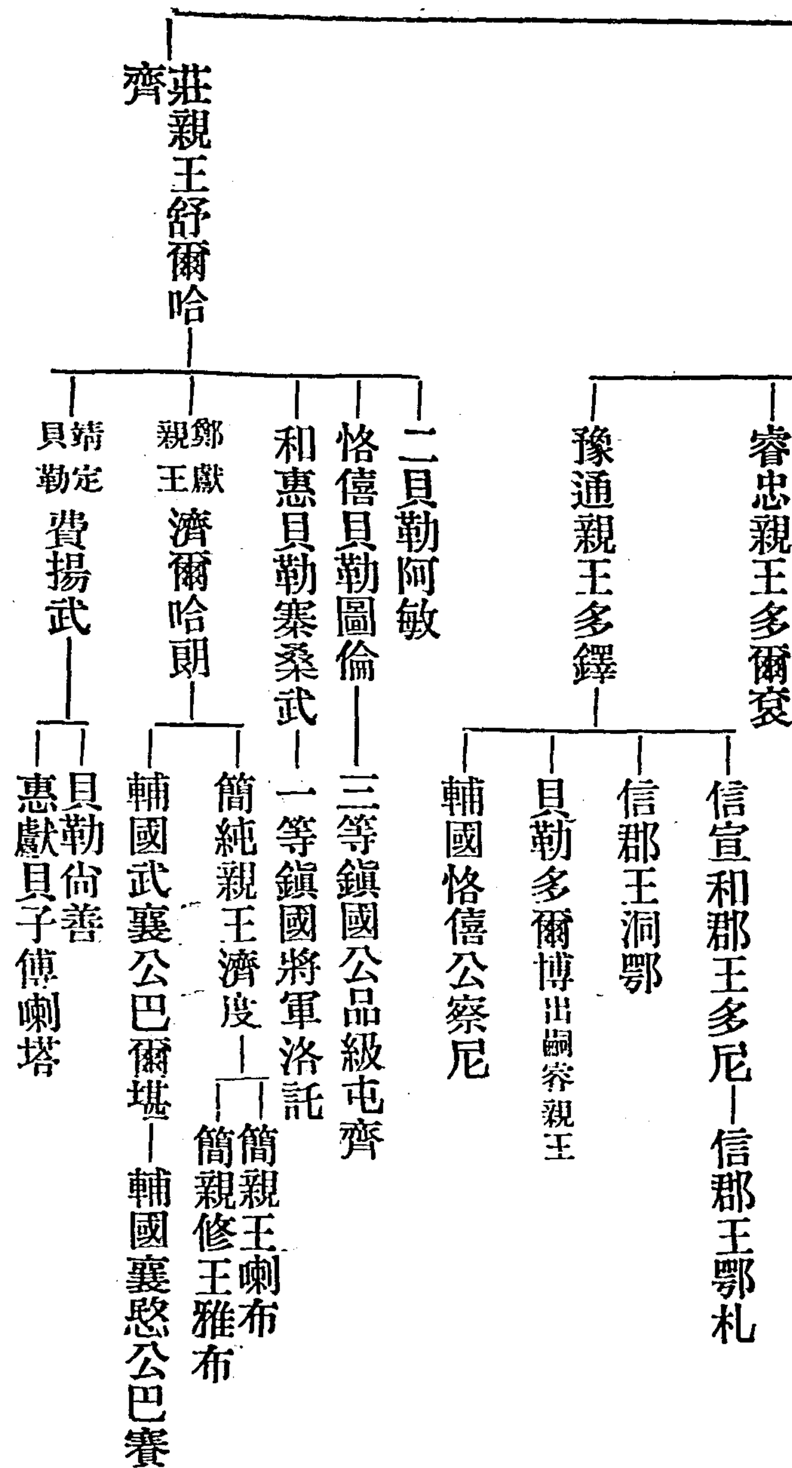
清初開國諸王表



- 謙郡王瓦達
- 巽親王滿達海
- 鎮國公祜塞 — 康良親王傑書

太祖努兒哈赤

- 三貝勒莽古爾泰
- 饒餘敏郡王阿巴泰
  - 溫良貝子博和託 — 貝子彰泰
  - 端重定親王博洛
  - 安和親王岳樂
- 四貝勒太宗皇太極
  - 肅武親王豪格 — 溫良郡王猛峨 — 延信
  - 承澤裕親王碩塞 — 莊恪親王允祿
  - 世祖福臨
    - 裕憲親王福全
    - 聖祖玄燁
    - 恭親王常寧
- 英親王阿濟格


睿忠親王多爾袞
信宣和郡王多尼
信郡王鄂札
豫通親王多鐸
信郡王洞鄂
貝勒多爾博出嗣睿親王
輔國恪僖公察尼
莊親王舒爾哈齊
二貝勒阿敏
恪僖貝勒圖倫
三等鎮國公品級屯齊
和惠貝勒寨桑武
一等鎮國將軍洛託
鄭獻親王濟爾哈朗
簡純親王濟度
簡親王喇布
簡親修王雅布
輔國武襄公巴爾堪
輔國襄愍公巴賽
靖定貝勒費揚武
貝勒尙善
惠獻貝子傅喇塔

第四章　臺灣之內屬

第一節　臺灣開闢小史

臺灣亘閩海中，袤二千八百里，橫五百里，與福建故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相對，距彭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北起雞籠，南盡沙馬碕，千里有奇，形如魚脊。山東西兩面皆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各百里，大於琉球，亞於呂宋。舊爲馬來人分布地，蜀漢後主建興八年，（吳大帝權黃龍二年西歷紀元二三〇年）吳大帝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等將甲士萬人浮海求之，得其民數千人而還，是爲中國與臺灣交通之始，史書稱之曰夷洲。（據三國志孫權傳後漢書東夷傳註引沈瑩臨海水土志）隋煬帝大業初，遣使招撫之，不從。大業六年，（西歷紀元六一〇年）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今廣東潮安縣即故潮州府）浮海擊之，斬其王渴刺兜，虜其民數千人而還，是爲中國與臺灣第二次接觸，史書上稱之曰流求。（據隋書煬帝本紀及陳稜傳流求傳）元末，設巡檢司於彭湖，隸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是爲彭湖設行政機關之始。明太祖洪武五年（西歷紀元一三七二年）命湯和巡海上，徙彭湖民於漳泉二府，廢巡檢司，空其地。宣宗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年）

宦官鄭和率舟師航南洋諸島，遇風漂着於臺灣，携藥草以歸，獻於皇帝，是爲臺灣第三次與中國接觸。世宗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年)海賊林道乾引倭寇掠福建，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連破之於海上，追至彭湖，道乾遁臺灣。大猷以海上險遠，留兵屯彭湖而還，道乾逃之占城，乃召還彭湖守兵。(據臺灣記事)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以後，倭寇推顏思齊爲首領，占據臺灣。(據方輿紀略)熹宗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荷蘭人既據南洋諸島爲根據地，欲求商港於中國，乃謀以兵艦十七艘犯澳門。時澳門已爲葡萄牙人極東貿易根據地，與中國合兵拒荷人，荷人不得志，退入彭湖，築城以居，侵掠福建沿海，要求租借地如澳門例；旋爲明兵所逐，土人復起攻之，乃以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退據臺灣，築安平城—Fort Zealandia—及赤嵌城—Fort Provintia—(皆在今臺南)以居，逐倭人於海外。六年，(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占領雞籠，(今基隆廳)荷人屢與衝突，卒降其衆，於是臺灣全島皆歸荷有；乃改革行政，傳布基督教，授土人以荷語，成績漸著。是時中國內地多故，避地海外者日多，於是臺灣境內中國移民逐漸繁衍，卒以大英雄鄭成功之力驅逐荷人，恢復其地爲中國領土。

第二節　鄭成功小傳

鄭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今屬廈門道）人，明南安伯芝龍之子，其母田川氏，故日本肥前平戶（今九州長崎縣北松浦郡平戶島）人也；初爲南安縣學生員，唐王即位，成功年二十二，以材武得幸，賜國姓，封忠孝伯，恩寵日盛，世謂之國姓爺。清兵下福州，唐王走汀州，被執不屈死。清兵下泉州，田川氏抗節死，芝龍迎降，成功慟哭諫，不從；乃慨然棄儒服，招集忠義，航海走南澳；（島名在今廣東潮循道澄海縣東南大海中）遙奉桂王年號。清廷數以芝龍書招之，成功不屈，以舟師出沒閩海，與定西侯張名振舟山之師相犄。角順治七年，徙屯廈門，（今福建廈門道思明縣）遣使朝桂王於湖南，桂王封爲延平郡公。十年，清廷封芝龍同安侯，成功海澄公，芝龍之弟鴻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以招來之，成功不受命，屢下福建浙江沿海各郡，十四年，桂王遣使航海授爲招討大將軍，進爵延平郡王，便宜封拜。成功益治兵謀大舉，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萬人來往策應，萬人披鐵甲，當前鋒，專砍馬足，矢銃不能入。是時張名振已卒，兵部尚書張煌言代領其軍

為嚮導，攻浙江，下温州，台州二府；會遇颶風，水起立，碎巨艦數十，漂流士卒數千，成功乃還守廈門。十五年，清廷大發兵分三路攻桂王於雲南，成功聞之，急引兵攻江南以圖牽制，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時沿江要害皆置重兵，設大礮，橫鐵索，防守甚嚴；張煌言令人泅水斷鐵索，遂乘風潮以十七舟徑進，破瓜洲，攻鎮江，大破諸路援兵於鎮江城下，遂克鎮江。成功留五日，引兵而西，部將甘輝請北取揚州，斷山東之師，南據鎮江，絕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部，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抵江寧，謁孝陵；煌言別率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欵，東南大震。兩江總督郎廷佐佯使人請和以緩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今江寧城西面最北之門赴下關之通路也）外。崇明總兵梁化鳳赴援，乘成功無備，大破其兵，殺甘輝，成功走還廈門。張煌言兵亦潰，走徽寧山中，出錢塘江入海。成功崎嶇海上十餘年，屢謀恢復，不能成功，乃議取臺灣為根據地。

第三節　鄭氏之興亡

鄭芝龍初爲海盜，附顏思齊，家於臺灣，思齊敗去，芝龍以其人衆舟楫橫於海。明莊烈帝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會福建大旱，芝龍言於巡撫熊文燦，以舶徙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其後鄭氏去臺灣，惟荷蘭人二千居城中，中國移民數萬散居城外，荷蘭專治商舶，不歛田賦，與移民耦居無猜。鴻荒甫闢，土壤膏腴，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

順治十七年，成功還自江寧，使其子經留守廈門，自引艦隊向臺灣。是時荷人哥依德（Coyet）守臺灣，怒島人與成功相通，下令捕治，中國移民皆不服。會其部下財政官虧帑鉅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報成功，請爲嚮導。十八年六月，成功自安平附近上陸，斷安平與赤嵌之交通路，赤嵌城先下，哥依德告急於荷蘭東方根據地之巴達維亞；（Batavia今爪哇島首府）巴達維亞總督遣兵艦七艘，兵七百人來援，會清朝大吏致書哥依德，請合兵先逐成功偏師之擾大陸沿海者，然後攻其本營，荷人乃分兵艦五艘應之；成功乘機盡銳攻安平，斷其水道，安平被圍九閱月，兵

士死者千六百餘人，哥依德勢不支，以城降。自天啟四年荷人占領臺灣以來，至是凡三十七年，臺灣復入於中國人之手。

成功既取臺灣，聘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闢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居明宗室遺臣之渡海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又派兵守金門，廈門二島（今福建廈門道金門縣）與相犄角，通使斐律賓群島，結好於西班牙駐斐總督，欲以得海上之應援。清廷知成功終不可致，乃殺其父芝龍及其諸弟之在北京者，徙福建沿海三十里內之居民於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將以堅壁清野法困之；於是沿海各縣商民多流離失業。　康熙元年，吳三桂入緬甸，執桂王而弒之，殺其從臣百餘人，成功發憤成病而卒，長子經襲職。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貽書招經。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不報。三年，繼茂率泰與降將海澄公黃梧，福建水師提督施琅，聯合荷蘭夾板船合攻廈門金門二島，克之；南澳守將亦降，經走還臺灣，猶奉桂王永歷年號。

三藩之亂，耿精忠據福建，乞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酬之；經引兵西渡海，與耿氏合縱。既而精忠背約，不肯割漳泉，經遂與精忠衝突。福建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鎮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鎮總兵劉進忠皆降於經，經遂取漳泉潮州；復乘精忠與清兵相持，尾其後取汀州，邵武，興化等府。精忠前後受敵，勢不能支，乃請降於清。康熙十六年，引康親王傑書，貝子傅喇塔兵攻經，復漳泉邵武興化；劉進忠以潮州降，經退守廈門。十七年，復遣劉國軒等攻沿海諸郡。十八年六月，克海澄，圍漳泉，傑書屯兵福州不敢救。福建巡撫吳興祚，將軍賴塔，出安溪間道，解泉州圍；總督姚啟聖，提督揚捷，連破國軒兵，解漳州圍；國軒還據海澄，固守一年不下。是時吳三桂已卒，岳州已復，淸廷分湖南水師二百艘，使水師提督萬正色率之，由海赴閩，與啟聖興祚等合攻海澄；十九年三月，克之。經遂棄廈門，歸臺灣，使國軒守彭湖。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睠懷勝國，未常如吳三桂之

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於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姚啟聖持不可，議遂寢。啟聖以滅鄭氏爲己任，屢遣刺客謀暗殺經，皆無効。康熙二十年，經卒，王位繼承之爭起，鄭氏遂敗。

先是鄭經連年用兵在外，用陳永華言，以長子克𡒉監國。克𡒉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成功在時已有搆之者，謂克𡒉孽賤，不當爲世孫辱國。及克𡒉監國，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群小憚其明察，不利其立；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𡒉失助。成功妃董氏復入閒言，襲殺克𡒉，而立其次弟克塽，年幼不能親政，事皆决於錫範，人心益失。姚啟聖聞其內亂，奏請遣水師提督施琅攻臺灣。二十二年六月，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先攻彭湖，破劉國軒兵

，克彭湖，進泊鹿耳門，（在今臺南西岸海中）臺人大震；八月，國軒錫範奉克塽出降，鄭氏亡。自順治十八年成功入臺灣起，凡傳三世，二十三年；（一六六一至一六八四）自順治三年成功舉義起，共傳三十八年。（一六四六至一六八四）

臺彭與外界接觸表

一、蜀漢後主建興八年，吳大帝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浮海求夷洲，得其民數千人而還。

二、隋煬帝大業六年，遣虎賁郎將陳稜浮海擊流求，斬其王渴刺兜，虜其民數千人而還。

三、元末，設巡檢司於彭湖。

四、明太祖洪武五年，徙彭湖民於漳，泉二府，廢巡檢司

五、明宣宗宣德五年，宦官鄭和航南洋諸島，遇風漂着於臺灣，擷藥草以歸，獻於帝。

六、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總兵俞大猷追海賊林道乾至彭湖，道乾遁臺灣。

七、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倭寇推顏思齊為首領，據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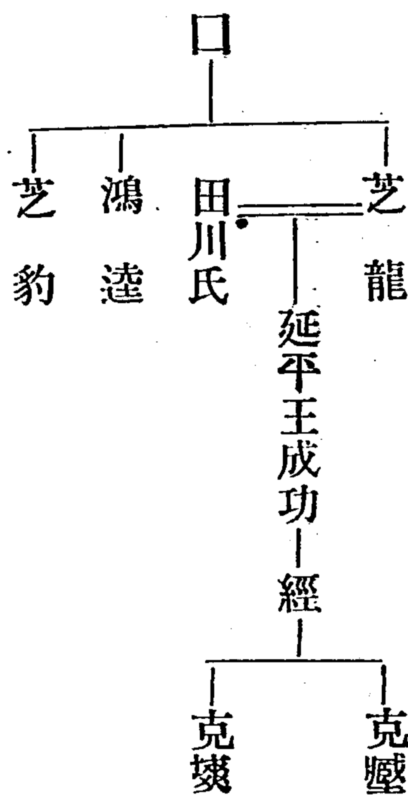
八、明熹宗天啟二年，荷蘭人據彭湖。

九、天啟四年，荷蘭人棄彭湖，據臺灣，逐倭寇於海外。

十、清世祖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取臺灣。

十一、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克臺灣，滅鄭氏。

鄭氏世系表，



第四節　朱一貴之亂

臺灣既平，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彭湖。施琅以爲：「中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於荷蘭。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據形勝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且彭湖不毛之地，無臺灣則彭湖亦不能守

」。乃置臺灣一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彭湖一廳，設兵備道統民政，設臺灣總兵，彭湖副將，統兵萬人鎮守其地。

其後承平日久，守土者恬熙，不以吏治民生為意，防範疏闊。康熙六十年，臺灣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者二百餘人處以死刑；鳳山縣民黃殿等因人心不平，遂謀作亂，奉朱一貴為首領，稱明裔以號召，不逞之徒爭趨附之。總兵歐陽凱因應失機，賊遂大熾，是年五月，先陷鳳山，繼陷府城，凡七日而全臺皆陷，凱遇害，兵備道梁文煊及王珍棄城渡海西遁。六月，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先後自廈門渡海，會於彭湖。時臺中閩人粵人互爭雄長，各地鄉兵義勇爭起拒賊，官軍乘之，直搗鹿耳門，進克安平，遂復府城；執一貴及其黨羽，檻送京師，誅之；臺灣平。

第五節　林爽文之亂

一貴之亂既平，朝廷以諸羅地方遼闊，割其北境置彰化縣，又北置淡水廳；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民疾苦；地大物博，漳泉惠潮之民赴之如歸市

，寄籍分黨，蘖芽其間，守土官又日朘削之，於是民輕視吏。及其樹幟械鬭，人數動以萬計，將士不能彈治，惟以虛聲脅之，於是民輕視兵。近山土沃，民墾日廣，巡撫楊景素立界限之，將界外良田盡畀生番，生番不知耕，仍爲內地遊民僉墾，地既化外，易藪奸宄；又獄有不能結者，輒誘殺生番以歸獄；於是既毆民以歸番，又毆番以黨賊。有林爽文者，居彰化之大理杙，地險族强，豪猾揮霍，聚群不逞之徒，結秘密社，號曰天地會；横行數十年，將吏務爲覆蔽，不之問，其黨日盛。高宗乾隆五十一年，總兵柴大紀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等率兵捕之，駐營五里外之大墩，勒村民擒獻，先焚鄰近無辜數小村以怵之；爽文因衆怒，舉兵反。十一月二十七日，陷彰化；十二月六日，陷諸羅；鳳山民莊大田舉兵應爽文，陷鳳山；遂圍府城。五十二年正月，大紀累戰破賊，解府城圍，復諸羅而守之。是時正當漳泉二府人械鬭之後，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福建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浙閩總督常青，福州將軍恒瑞先後引兵渡海來援，憚賊强，不敢進；賊得以暇蠶食各村，威脅泉人使從亂，其勢日熾。諸

羅爲府城北障，賊衆數萬人盡銳攻之，志在必得。大紀善戰，以兵四千人與城民固守，相持半年不下。詔改諸羅爲嘉義縣以旌大紀之忠，解仕簡承恩常青恒瑞職，以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率師援大紀。是年十一月，海蘭察破賊兵，解嘉義圍；十二月，進攻大里杙，執爽文及其黨與，皆誅之；臺灣平。福康安嫉大紀功名，譖之於帝，逮至京，殺之；而對於擁兵逗遛不進諸大帥皆從輕典，仕簡承恩皆免死奪職，恒瑞謫戍伊犁，常青無罪；賞罰失當如此，淸廷之政衰矣。

看嘯亭雜錄卷三臺灣之役條

參考書

聖武記 卷八康熙戡定臺灣記，康熙重定臺灣記，乾隆三定臺灣記。 魏源

東洋學報 第八卷第一號唐以前之福建與臺灣 市村瓚次郎先生

雪堂叢刻 島夷誌略校注 彭湖流求條下 藤田豐八

東洋近世史 第一編第八章 臺灣之征服 中村久四郎先生

第五章　西力東漸之嚆矢

第一節　葡人之東漸

明清之交，中國歷史上漸開一亘古未有之變局，即西力之東漸是也。東西交通之嚆矢，始於東漢初年，定遠侯班超平定西域，遣掾甘英使羅馬，至安息，爲所阻，未至而還，是爲中國試行與歐洲交通之始。漢桓帝延熹九年，(西歷紀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即羅馬皇帝 Marcus Anrelius Antoninus 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後漢書西域傳)吳大帝黃武五年，(二二七年)大秦賈人字秦論至交趾；(梁書諸夷傳)晉武帝大康五年，(二八四年)大秦遣使貢獻；(晉書西夷傳)是爲羅馬與中國交通之始。然交通之地點僅至現在法領越南北部，尚未至中國內地也。元初，威尼斯(Venice)商人尼哥羅博羅(Nicolo polo)馬哥博羅(Marco polo)父子來中國，馬哥博羅留仕元室，淹居中土幾二十年，其所著之遊記，一時頗聳動歐人耳目；然此不過艱苦卓絕之旅行家，曠代一至，於國際上無甚關係也。東西交通之就緒，實在印度航路發見以後，而發見此航路者，爲葡萄牙政府之力，故交通中國者，亦以葡萄牙人爲最先。

古代東西交通表

一、東漢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使羅馬，至安息而還。

二、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

三、吳大帝黃武五年，大秦賈人字秦論至交趾。

四、晉武帝太康五年，大秦遣使貢獻。

五、元初，威尼斯商人尼哥羅博羅，馬哥博羅至中國，馬哥博羅留仕元庭。

先是歐洲中古時代，威尼斯，熱內亞(Genoa)商人之往來印度者，其航行之路有三：一由地中海東岸，溯Orontes河，至Antiochia；（在亞爾美尼亞南西臨地中海）陸路經過歐夫拉底士，底格里士兩河間之谷地，至報達；沿底格里士河，順流出波斯灣；海路赴印度。二由黑海東南岸之Trebizond港登岸，經過小亞細亞，亞爾美尼亞，美索波達米亞，沿底格里士河，順流出波斯灣，海路赴印度。三由埃及之亞力山大港，通過運河二百海里至改羅，溯尼羅河上流，過沙漠，至紅海之亞丁，海路赴印度。東羅馬亡後，地中海紅海黑海之通路爲土耳其人所扼，歐人之經營東方商業者

不得不更覓他途。是時航海之術日精，歐洲各國政府亦多以獎勵航海為事；葡萄牙王約翰一世，王第五子顯理尤極力提倡。自一四一六年以後，屢次派人探險非洲西岸，一四八六年，其臣 Bartholomew Diaz 始達非洲南端，其時嚴寒凜烈，風濤怒吼，遂轉舵北歸，命名曰大浪山；歸國覆命，國王約翰二世喜甚，更名曰喜望峯。一四九八年，其臣 Vasco da Gama 通過喜望峯，至南印度馬拉巴爾海岸之 Calicut ，是為歐亞兩洲直接由海路交通之始。

自此以後，葡王以馬努利一世東略之志益銳。弘治正德間，遂縣臥亞，(Goa) 略馬剌加，(Malacca) 置印度總督以掌貿易拓殖之務，置主教以綜理東洋布教之事，勢力及於蘇門答臘，瓜哇諸島。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 葡人 Rafael Perestrello 附帆船至中國，是為歐洲船舶內渡之始。十二年，印度總督 Albuquerque 遣使臣比勒斯至廣東，求與明廷締約；遣臥亞市長 Ferdinand Andrade 至廣東，測量中國港灣；地方官頗歡迎之，使碇泊上川島。(Shangchan 即歐人所謂聖約翰島 St. John's Island) 十三年，Ferdinand 之弟 Simon Andrade 至，有暴行，大為吏民所惡；武

宗怒，下比勒斯於獄，坐以間諜：十六年，（一五二一年）下令放逐葡人於境外。未幾，令弛，葡人來者益多。嘉靖中，廣東附近有葡人居留地三：一上川島，（在今粵海道台山縣南大海中）二電白，(Lambacao)（在今高雷道電白縣南海邊）三澳門。(Macao)（在今粵海道香山縣南境）最初十餘年間，電白貿易為諸港之冠，葡商寄居者常達五六百人，及澳門興盛，遂駕電白而上之。福建之泉州，浙江之寧波，亦多葡商出入。居寧波之葡商，或結黨四出，誘掠婦孺；居民大憤，爭起復讐。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屠戮徒萬有二千，焚葡船三十七艘；而泉州之葡人，亦於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為吏民所逐；於是澳門遂為葡人極東經商之要港。澳門互市之起源蓋在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是時都指揮黃慶者，得葡人巨賄，為請於上官，始以濠境（澳門本名）為通商地，年科地租二萬金。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葡船有遭風濤之害者，以貢品被水為辭，請於海道副使汪柏，乞地暴之；自是展境益廣。三十六年，葡政府初在澳門設官以理僑民。神宗萬歷元年（一五七三年）中國政府始於澳門附近築境壁為區劃。葡人屢要求減租，十年，規定每年地租五百金，至清宣宗道光間仍舊云。

葡人東漸表

一、一四八六年，葡人 Bartholomew Diaz 發見大浪山。更名曰喜望峰。
二、一四九八年，葡人 Vasco da Gama 通過喜望峰，至南印度馬拉巴爾海岸之Calicut。
三、明弘治正德間，葡人縣臥亞，略馬剌加，置印度總督，掌商務及殖民事務。
四、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葡人 Rafael Pezestrello 附帆船至中國。
五、十二年，印度總督遣使臣至廣東，求與明廷締約。又遣使臣測量中國港灣，使臣之弟有暴行，武宗怒，下令驅逐葡人於境外。
六、嘉靖中，葡人寄居廣東者有三處：一上川島，二電白，三澳門；而澳門最盛。

第二節　西人之東漸

當葡人開闢印度航路，壟斷東洋貿易權時，西班牙政府亦發見美洲，取墨西哥為殖民地。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其臣麥折倫（Magellan）始率艦隊航大西洋，通過南美洲南端之麥折倫海峽，進達太平洋；凡航行三十三閱月，至馬來群島之息布，（Cepu）是為大西洋太平洋間航路開通之始。麥折倫為土人所殺，部將亦多遇害，僅餘殘卒十八人，以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越印度洋喜望峰歸國，是為環游世界

之始。西王加羅一世以太子非利布之名，名麥折倫所至群島爲斐律賓。終加羅之世，西班牙艦隊凡至斐律賓者三。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非利布即位；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使其將Legaspi占領斐律賓群島，以馬尼剌爲首府。是時中國商人往來南洋，獲利甚鉅；沿海無業游民或以武力恣其暴取；及西班牙人至，斐律賓群島遂爲兩國國民衝突之場。有李馬奔者，泉州人，故海賊渠魁，數出沒遠近，從事劫奪。會海上有帆船來自馬尼剌者，爲馬奔所掠，馬奔即以捕虜爲嚮導，率武裝帆船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攻斐律賓。萬歷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馬尼剌灣，使部將日本人庄公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舟多覆，溺殺幾二百人；庄公以殘兵薄馬尼剌城外，破西班牙兵，殺其副將，西人走保Santia-go。會援軍至，庄公引退，與李馬奔合，陽歷十二月三日，復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縱火市街，圍其堡壘，而艦隊自港外發礮助攻；西軍殊死戰，庄公陣歿，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終無功而退。乃收餘衆航呂宋島西岸，數日，至Agno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以居；西人復來攻，馬奔知不敵，乃留兵城中牽制

敵軍，而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中，至今斐律賓有Igorrots-Chinese者，其苗裔也。

當時福建總督聞李馬奔勢盛，發艦隊偵察其蹤跡；西班牙人聞中國艦隊至，欲乘機與訂通商條約，乃邀艦員至馬尼剌，謁其知事。以宣教師馬丁拉達等爲使，齎書翰贈品，附閩艦內渡，求締商約，是爲西班牙遣使中國之始。萬歷八年，一五八〇年 西班牙王非利布復遣Martin Ignatius來申前請，而先後並爲葡人所間，不得要領。惟中國商船往來斐律賓者甚多，於是馬尼剌遂爲兩國之市場。

西人東漸表

一、明武宗正德十四年，西班牙人麥折倫率艦隊航行大西洋，通過南美洲南端之麥折倫海峽，進太平洋，至馬來群島之息布，爲土人所殺。

二、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王非利布使其將 Legaspi 略取斐律賓群島，以馬尼剌爲首府。

三、明神宗萬歷初年，馬尼剌知事遣馬丁拉達附閩艦內渡，求通商。八年，非利布復遣 Martin Ignatius 來申前請，俱不得要領而還。

第三節　荷人之東漸

是時東洋商利爲葡萄牙人所獨擅，其經營拓殖專以暴力制勝，及拓地既廣，國力不足以維繫之，故不久即衰，荷蘭人英人代之而起。荷蘭舊爲西班牙領土，以宗教紛爭之故，於萬歷九年一五八一年宣告獨立。是時葡國京城里斯本爲東洋百貨所萃，荷商就其地爲稗販之業，西班牙王非利布兼王葡國，禁止荷人出入里斯本；荷人不得已，始欲自闢商路，直接與東方諸國貿易。萬歷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亞摩斯德登諸商始創私立東印度會社，從事探險。是年，Cornelius Houtman 率艦隊通過喜望峰，經蘇門答臘，至瓜哇西岸，巡覽而歸，自是荷船東渡者不絕。萬歷三十年，一六〇二年東印度會社得政府允許，有於殖民地置兵除吏及與所在國君主宣戰媾和之權；遂逐葡人，略取蘇門答臘，瓜哇，摩鹿加諸島。萬歷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建巴達維亞府於瓜哇，以爲東洋貿易根據地。於是西自印度之馬拉巴爾海岸，東至日本之長崎，其商港相接，海上權力爲當時諸國冠。

是時中國南部商業爲葡人所獨占，清世祖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巴達維亞政府遣使至北京，請通商。廷議許荷船八年一至，船數以四艘爲限，他所請皆不得行。

其後鄭氏取臺灣，荷人數遣艦隊助清兵攻金廈，削鄭氏勢力。聖祖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復遣使至北京議約，終無所得而返。

荷人東漸表

一、萬曆二十三年，亞摩斯德登諸商始創私立東印度會社。
二、是年，Cornelius Houtman 率艦隊通過喜望峰，經蘇門答臘，至爪哇而還。
三、萬曆三十年，東印度會社逐葡人，略取蘇門答臘，爪哇，摩鹿加諸島。
四、四十七年，建巴達維亞府於爪哇，爲東洋貿易根據地。
五、明熹宗天啟二年，荷蘭人犯澳門，據彭湖，爲明兵所逐。四年。移據臺灣。
六、清世祖順治十三年，巴達維亞政府遣使至北京，請通商。
七、十七年，鄭成功克臺灣，荷蘭守將降。
八、聖祖康熙三年，荷蘭復遣使至北京議約，終無所得而返。

第四節　英人之東漸

英人從事東方探險，殆與荷人同時，萬歷七年，一五七九年 Thomas Stephens始至印度，英人得自其通信中知商務之概況。萬歷十六年，一五八八年西班牙之無敵艦隊爲

英軍所滅，英人海上之勢力驟增；而是時西葡合併，葡人之東洋商利爲西班牙財賦所從出，故英人欲乘戰勝之威，奪取東洋貿易權。會荷蘭勃興，南洋貿易爲所把持，其商品之銷行歐洲者價騰貴至倍蓰，英人益不平。萬歷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倫敦商人組織東印度公司與荷蘭競爭，資本金僅七萬鎊，經營東洋貿易；在南洋羣島始終受荷人排斥，不能得志；在印度大陸所在成功，勢力遠出他國之上。

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英女王伊利薩伯始遣使來明廷修好，舟行遇颶風，遂中止。其後英人經略印度，屢與葡人衝突，連破其兵；葡人不得已，與英人議和，允許英船有出入澳門之權利。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英人Weddell率艦隊至澳門，葡人拒不納，Weddell乃思與廣東大吏直接交涉，葡人復從中挑撥；英艦至虎門，（地名，在廣東東莞縣西南海中，有礮臺當珠江入海之口。）守者發礮擊之，英人攻破礮臺，遣使奉還中國以求通商，許之，會明亡，乃止。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東印度公司遣商船一艘至廈門，無功而還。鄭經在臺灣，與英人訂約，以安平及廈門爲通商地，臺灣無物產，安平貿易不久即廢，惟廈門獨盛。

英人東漸表

一、萬曆七年，Thomas Stephens 始至印度。

二、二十七年，倫敦商人組織東印度公司，經營東洋貿易。

三、思宗崇禎十年，英人 Weddell 率艦隊至澳門，旋攻破虎門礮臺以求通商。

四、清聖祖康熙三年，東印度公司遣商船一艘至廈門。

第五節　基督教之輸入

基督教之初入中國，在唐太宗貞觀十年，(六三六年)波斯人阿羅本(Olopen)齎其經典來長安，太宗優遇之，為建波斯寺，玄宗天寶四年，改號大秦寺，稱其教曰景教，是為Nestorian派入中國之始。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年)禁止一切外教，景教亦同歸於盡。蒙古勃興，歐洲基督教各國頗欲聯絡蒙古，以壓回教徒勢力。宋理宗淳祐五年，(一二四五年)羅馬教皇Innocent四世遣柏朗嘉賓(Plano Carpini)東謁定宗。世祖即位，遣使西謁教皇，請派教士來中國。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John of Monte Corvino 航海東來，得元廷許可，建教會堂於大都，宣布聖教，是為羅馬加特力派入中國之始。

元亡以後，中國境內之布教事業亦衰。東西航路既通，歐人東渡者日衆，商業所及，宗教隨之。是時歐洲新舊兩教之爭甚烈，舊教徒在歐洲失敗，乃謀擴張勢力於東洋，於是耶穌會（Jesuit派）之教徒相繼東渡。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耶穌會東洋布教總長 Francis Xavier 至臥亞；後六年，赴日本傳教，留四年而歸；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赴中國，至上川島而卒。萬歷八年，（一五八〇年）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至廣東，留肇慶府，服僧人衣，學華語以說教。已而道廣州，經南昌，詣南京，以儒服謁留都士大夫，士大夫咸重其人。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年）與其友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至北京，獻方物，神宗優禮之，準其在京師內外建教堂。朝廷大臣徐光啟，李之藻等咸服其說，利瑪竇與光啟之藻譯著幾何原本，職方外紀等書，泰西科學傳入中國自此始。利瑪竇善屬文，其生平傳教一徇中國舊俗，故信從者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利瑪竇卒，朝議頗非難天主教徒，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神宗下逐客令，光啟上書爭之，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遂弛禁。是時傳教師留京者，有龐迪我，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龍華民（Nicolaus Longobardi）陽

瑪諾(Emmanuel Diaz)鄧玉函(Joannes Terrenz)等，而德國人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又以後至能繼其業，諸傳教師多通天文，曆法及各種製造，能糾正欽天監之誤，朝廷遂以傳教師掌欽天監，又命鑄造火器以佐軍用，故其傳教事業亦因之少所阻害。崇禎末年，信徒達數千人。上自宮庭，宦寺，宗室，達官皆與焉。

清興，湯若望以曆學受世祖知，掌欽天監事。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回回教徒新安人楊光先上書攻擊湯若望，免官，其徒皆連坐禁錮。聖祖親政，諸連坐者皆以大赦被釋，於是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復疏論欽天監推算乖謬狀，八年，(一六六九年)以南懷仁爲欽天監監副，凡教堂毀者概行修築，凡外交通譯及測量境土之事，皆委之諸傳教師；諸傳教師亦謹守利瑪竇遺規，不強中國信徒盡變中國習俗禮式；以故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全國信徒不下數十萬人云。

基督教輸入中國表

一、唐太宗貞觀十年，波斯人阿羅本齎景教經典來長安，朝廷爲建波斯寺，後改大秦寺。

二、宋理宗淳祐五年，羅馬教皇 Innocent 四世遣柏朗嘉賓東謁蒙古定宗。

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John of Monte-Corvino 航海東來，建教會堂於大都，宣布舊教。

四、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耶穌會東洋布教總長 Francis Xavier 赴中國。至上川島而卒。

五、明神宗萬曆八年，義大利人利瑪竇至廣東。二十八年，至北京，建教堂傳教。

六、清興，以傳教師湯若望掌欽天監事。康熙八年，以南懷仁爲欽天監副。

參考書

東洋史 中古史第四期第十三章第三節 近古史第五期第十八章第三節 自著

中國歷史教科書 清朝史第一編第十章 汪榮寶

西洋商業史 第四章第五章 第七章第八章 村上直次郎

第六章　清初對俄之交涉

第一節　清俄接觸之始

俄羅斯爲北方大國，包拓亞歐二洲北部，其都城在歐洲波羅的海濱，而其東部領土直抵比令海峽，包圍中國滿洲蒙古新疆北境。清興，黑龍江畔滿蒙混血族之索倫，達瑚爾（皆契丹苗裔）等部悉來歸附，而俄羅斯之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東下，直抵鄂霍次克海岸，南與外蒙古之車臣汗，土謝圖汗二部爲鄰，時與蒙人貿易。崇禎十一年，（一六四三年）俄國屬部可薩克人 Poyarkoff 自雅庫次克省南下，歷阿勒丹，精奇里諸河流域，至黑龍江下游，周覽其山川部落，三載而歸，具以所見報告雅庫次克省政府，請派兵往經略。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富商 Khabaroff 募義勇兵數百人，至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擊敗索倫兵，築城於雅克薩河口，名曰阿勒巴金。（Albajin 即雅克薩城）復引兵東略黑龍江下流流域，至烏蘇里江口，有部落曰阿槍者請救兵於中國，甯古塔都統使章京海色以兵二千赴援，無功而還。

俄政府聞 Khabaroff 兵紀律不整，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徵 Khabaroff 還，以 Ste-

panoff 代領其衆；是年五月，復沿黑龍江東下，剽掠各部落。都統明安達禮擊破之於松花江口，Stepanoff 退守哈馬喇河。

是時葉尼賽斯克長官 Parkkoff 發兵侵略貝加爾湖東岸，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略取什爾喀河流域，築城於尼布楚河口，名曰 Nerchinsk 十五年，一六五八年自將屯尼布楚爲後繼，命Stepanoff當前敵。Stepanoff 以所部可薩克兵五百人出松花江，抄掠村落，寧古塔都統沙爾呼達率艦隊四十七艘，拒戰於松花江與瑚爾哈河間，Stepanoff 敗死，殘兵遁入雅庫次克，退還尼布楚者僅十七人而已。

俄人遠東侵略表

一、明思宗崇禎十一年，可薩克人 Poyarkoff 至黑龍江下游探險。

二、清世祖順治七年，俄商 Khabaroff 募義勇兵東下，擊敗索倫兵，築城於雅克薩。復東略黑龍江下流流域，至烏蘇里江口。

三、十年，葉尼賽斯克長官 Pakkoff 侵略什爾喀河流域，築城於尼布楚。

四、十一年，俄將 Stepanoff 東侵，都統明安達禮擊破之於松花江口。

五、十五年，Stepanoff 出松花江，寧古塔都統沙爾呼達擊斬之。

六、康熙二十二年，俄將模里尼克至愛琿，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擊擒之。

第二節　清俄之交際及其衝突

順治十一二年間。俄人兩次遣使臣齎方物，上書以請互市爲名，至北京覘虛實。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朝廷以俄納我逃人，又連年寇邊；乃遣使至莫斯科，責令還我逃人，且禁止侵掠。莫斯科人無能解我國書者，乃遣使偕中國使臣同來北京，欲與中國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政府宣言：非還我逃人，則所請皆無庸置議，議卒不成。俄人築塞精奇里上流，將席捲黑龍江東北數千里之地；聖祖以其地近陪都，不可滋蔓，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命副都統郎坦以行獵爲名，渡黑龍江偵察雅克薩城形勢，郎坦歸言俄兵少不足慮，聖祖乃決議北伐：築墨爾根（今黑河道愛琿縣）齊齊哈爾（今龍江道龍江縣）二城，置十驛，通餉運：以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駐愛琿；命車臣汗絕俄貿易。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俄將摸里尼克以可薩克兵六十餘人，自雅克薩移營黑龍江下流，至愛琿附近，薩布素遣兵要擊之，虜其全軍。二十三年，遣使至雅克薩諭降，不從。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命都統彭春率陸軍萬人，

攜巨礮二百門，水師五千人，艦百艘，攻雅克薩城，俄將 Alexei Tolbusin 以四百五十人固守，六月，彭春攻破之，毀其城而還；Tolbusin 奔尼布楚。會俄將 Perton 率可薩克兵百人來援，乃與合軍而東，至雅克薩舊址，築土壘以守。二十五年（一六八八年）八月，薩布素引兵八千，載大礮四百門，復圍雅克薩，相持二月，Tolbusin 中流彈死，Perton 代之堅守，逾年不下，俄兵存者僅六十餘人，城旦夕且下，會兩國和議成，乃罷兵。

第二節　尼布楚條約

是時俄皇大彼得即位，年幼不能親政，其姊 Sofia 攝政；以戰地距國懸遠，應援不及，亟欲與中國和。聖祖初平三藩，瘡痍未復，亦不願勞師於外。康熙二十五年，因荷蘭人致書俄皇論曲直，俄皇覆書言：「前者中國數贈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搆釁之罪，即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朝廷許之。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俄全權公使費要多羅 (Feodor Colovin) 至色楞格斯克，遣使至京師告至，約以是地為兩國使臣會議所。二十七年五月，詔以內大臣索額圖

，都統一等公佟國綱等爲欽差大臣，會俄使議約；以耶穌會傳教師張誠（Gerllon）徐日昇（Pereiva）爲通譯，隨帶精騎萬餘，軍容甚盛。至外蒙古界，會土謝圖方與準噶爾搆兵，道阻不得前，乃更議以尼布楚爲會塲。命都統郞坦發兵一萬，自璦琿水陸並進，爲使臣後援。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兩國使臣會於尼布楚，張幕城外爲會塲，俄使發議：欲劃黑龍江爲國界，江南歸中國，江北歸俄國。索額圖謂：「黑龍江一帶原屬中國領土，自俄人東侵，始被蠶食；今宜東自雅克薩，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凡俄領黑龍江及貝加爾殖民地，盡以還我」。議遂梗。次日，復會，索額圖請以尼布楚爲分界，俄使難之，議復梗。張誠徐日昇周旋兩使間，執調停之役，往復數次，索額圖始議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使仍不允，索額圖遂停議，表示決裂；八月晦，拔營向尼布楚城，旦夕且宣戰；俄使不得已，應命。九月九日，兩國公使各以國文約書相交換，而副之以拉丁語譯文，約書文義彼此有出入者，以拉丁譯文爲標準，茲錄其概略於左以供參考：

一、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國。
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國。
三、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入俄境。
四、兩國獵戶人等毋許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罰。
五、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六、兩國彼此境內現住之他一國人民，仍得居住原處。
七、兩國商旅持有護照者，得自由在他一國經商。

約成，用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勒碑於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爲界標，又派兵屯田於精奇里河口，自此以後，俄人對中國專以平和爲旨，數遣留學生至北京，學官話，或派商隊至沿邊貿易，直至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兩國界約如故云。

第四節 恰克圖條約

尼布楚條約成立以後，喀爾喀三汗相繼內附，於是俄蒙交界一變而爲中蒙交界。俄人故與喀爾喀土謝圖部通商，至是喀爾喀之主權爲中國所操，於是中俄通商之問題起。康熙五十八年，（西歷紀元一七一九年）俄皇彼得第一遣正使義斯厤伊兒 Ismailoff 副使蘭給 De Lange 賫國書來京師，請改訂商約，朝廷依違不答。義斯厤伊兒不得已，歸國；留蘭給駐北京，委以改正商約事，是爲俄使駐華之始。

蘭給數以議約爲請，朝廷未允。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彼得第一殂，皇后加他鄰 Catharina 第一即位。五年，遣使臣拉克青斯奇來申前請，且欲會議蒙古與西伯利亞之疆界。詔遣副將軍喀爾喀郡王額駙策棱，內大臣四格，理藩院侍郎圖理琛與俄使議約，以後貝加爾省布拉河地方爲兩國使臣會議所；各遣勘查委員審定邊境，以是年八月議定恰克圖條約，玆錄其概略於左以供參考：

一、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捕送本國。但逃亡在訂約以前者勿論。

二、以恰克圖爲兩國通商埠，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達奇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各立界標誌之。

三、以爲特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

四、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通商。員數以二百人爲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得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

五、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俄國使臣欲於京師建會堂，中國當予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教徒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讀經禮拜。

六、遞送公文者來往當由恰克圖。

七、兩國邊界各置長官，秉公辦理一切。

約成以後，兩國國書往返均不用皇帝名，中國用理藩院，俄國用薩那特衙門名義，代表兩國政府。內地商民以煙葉茶葉緞布雜貨，往庫倫及恰克圖貿易者日多；高宗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準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之條奏，停止俄人在北京貿易，令統歸恰克圖；於是其地百貨雲集，市肆喧闐，繁盛甲於漠北。朝廷常命土謝圖部親王台吉等監理其事，二十七年，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滿蒙大員內簡放，一由外蒙古札薩克內特派，以理邊務。凡中俄往復公文，必經辦事大臣

之手。

第五節　恰克圖增訂商約

恰克圖通商以後，兩國彼此均不榷稅，已而俄國違約，私收貨稅。又兩國邊民互失馬匹，其數不可稽，而俄人輒以少報多，移文責償。乾隆二十九年，詔命閉恰克圖埠，與俄絕市；然辦事大臣等乘間舞弊，仍私與交易。三十年，削土謝圖親王桑齊多爾濟爵，誅辦事大臣丑達，厲行閉關策。三十三年，辦事大臣慶桂以俄人恭順情形入奏，遂通商如初。四十四年，以俄國邊吏，庇護罪犯，不即會審之故，復閉關絕市；逾年得解。五十年，俄屬布哩雅特種人入邊行劫，詔復絕市。五十七年，俄人悔過乞恩，乃增訂商約五款，嚴禁俄商負債，發生糾葛及俄人入邊行劫諸不法事，由庫倫辦事大臣松筠，普福等與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圖中俄交界處互換。自是以後，兩國通商如故。

清俄交涉表

一、順治十一二年間，俄人兩次遣使臣至北京覘虛實、

二、康熙九年，朝廷遣使至莫斯科，責令還我逃人，禁止侵掠；俄遣使報聘至北京，欲與中國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雙方俱不得要領而還。
三、二十一年，命副都統郎坦渡黑龍江，偵察雅克薩城虛實。
四、二十四年，命都統彭春攻雅克薩，毀其城而還。
五、二十五年，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復圍雅克薩。
六、二十八年九月，內大臣索額圖與俄使費要多羅結尼布楚條約。
七、雍正五年，副將軍額駙策棱與俄使拉克青斯奇結恰克圖條約。
八、乾隆五十七年，庫倫辦事大臣松筠與俄官色勒裴特增訂恰克圖商約。

參考書

聖武記　卷六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魏源
中俄界記　鄒代鈞
中國歷史教科書　清朝史第二編第十一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　汪榮寶

第七章　準噶爾之役

第一節　準噶爾之起原

準噶爾亦蒙古也，元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喀爾喀蒙古，皆元室後裔；曰厄魯特蒙古，在喀爾喀以西，天山以北，其地故元代牧場，分駝馬牛羊四部，稱爲四衞拉特。衞拉特者，譯言大部；元衰，其强臣猛可帖木兒據有其地，明代謂之瓦剌，即衞拉特之音轉也。正統中，瓦剌極强，其酋長也先數寇北邊，爲明室巨患。也先死後，瓦剌中衰，其地復分爲四部：曰綽羅斯，牧伊犂；（今伊犂道）曰都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河流域；（今塔城道北部）曰土爾扈特，牧塔爾巴哈臺；（今塔城道）曰和碩特，牧烏魯木齊；（今迪化道）是爲厄魯特四大部。和碩特爲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後裔，綽羅斯，土爾扈特，杜爾伯特皆元太師脫歡之後。明末，和碩特部固始汗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略取其東部喀木地。（今西康省）綽羅斯部長巴爾圖渾台吉遊牧阿爾泰，恃强淩脅諸部，土爾扈特部酋長和鄂爾勒克惡之，挈其族西走，越哈薩克，投俄羅斯，屯牧窩瓦河濱，綽羅斯地遂與喀爾喀鄰，

勢俱張甚。康熙初，巴爾圖渾台吉死，子僧格立，異母兄車臣，卓特巴巴圖爾爭屬產，與僧格有隙，刼殺之。僧格同母弟噶爾丹時方在西藏爲喇嘛，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歸國舉兵，討殺車臣，卓特巴巴圖爾，並殺僧格之子索諾木阿拉布坦，自立爲準噶爾汗。旋娶青海和碩特車臣汗鄂齊爾圖女，而襲殺車臣汗；復南攻天山南路回部城郭諸國，皆下之，威令行至衞（今前藏）藏。（今後藏）又欲兼併喀爾喀，乃自伊犁徙居阿爾泰山麓，使都爾伯特部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

厄魯特四大部表

部名	牧地	今地	祖宗
綽羅斯	伊犁	伊犁道	脫歡
都爾伯特	額爾齊斯河流域	塔城道北部	同
土爾扈特	塔爾巴哈臺	塔城道	同
和碩特	烏魯木齊	迪化道	哈布圖哈薩爾

第二節　喀爾喀之內屬　準噶爾之東侵

喀爾喀在今外蒙古，有明中葉，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汗遊牧其地。明世宗嘉靖中，達延汗徙幕遼東，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留居故土，析衆萬餘，分授七子爲七旗，是爲喀爾喀各部之祖。其孫阿巴岱赴西藏，謁達賴喇嘛，請藏經歸漠北，部衆尊信之，奉以爲汗；是爲土謝圖汗之始。土謝圖汗部據土拉河流域，而其東西又別爲兩部，東爲車臣汗部，位於克魯倫河流域；西爲札薩克圖汗部，位於杭愛山麓；其地東界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南盡瀚海，北界俄羅斯。太宗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大兵征服漠南察哈爾部，遣使宣捷於喀爾喀，喀爾喀遣使來修好，歲獻白駝一，白馬八，號爲九白之貢。順治初年，曾與中國衝突；十二年，三汗各遣子弟來乞盟，詔賜盟宗人府。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鬨；朝廷遣使及西藏達賴喇嘛之使和解之，噶爾丹使其族人隨而覘焉，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執而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土謝圖探之，無其事，守備懈；噶爾丹潛遣喇嘛千人遊牧其地，土謝圖亦不以爲意。

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以後，專佞喇嘛，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爲準噶爾所覬覦。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夏，噶爾丹率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遊牧喇嘛從中應之，土謝圖汗倉卒拒戰，敗績，悉衆東走。噶爾丹擊破車臣汗及札薩克圖汗兵，又劫其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帳，三汗部落數十萬衆，盡棄牲畜帳幕，投漠南請降；詔發倉儲並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賑之，暫借內蒙古科爾沁部水草地使遊牧，於是噶爾丹盡據外蒙古。

第三節　烏闌布通之戰

噶爾丹既併喀爾喀，遣使以入貢爲名，要求清廷執送土謝圖汗。聖祖知兩部搆兵，曲在土謝圖，然以其窮蹙來歸，勢不可令失所。二十八年，遣使喻噶爾丹罷兵，返喀爾喀侵地，且約達賴刺麻亦遣使調停之，噶爾丹不奉詔；駐兵克魯倫河流域，窺伺漠南。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以追討三部爲名，侵略內蒙古，尚書阿爾尼以蒙古兵要擊之，戰不利，噶爾丹深入烏珠穆沁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五部之一，境在古北口東九百二十三里。

是時朝廷已平三藩，收臺灣，和俄羅斯，境內無事；聖祖以噶爾丹勢熾，其

志不在小；是年六月，下詔親征，以皇兄裕親王福全（世祖第二子）爲撫遠大將軍，皇長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皇弟恭親王常寧（世祖第五子）爲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副之，出喜峯口；車駕親幸邊外以節制之。常寧遇敵於烏珠穆沁境，戰不利，噶爾丹遂長驅而南，深入烏蘭布通，（山名在熱河赤峯縣治東南）距京師七百里。是時裕親王福全屯烏蘭布通三十里外，詔常寧引兵會之。八月朔，進軍烏蘭布通，大軍火器精利，敵用駝萬餘，縛足臥地，背加箱垜，蒙以濕氈，環列如柵以爲障蔽，自晡至暮，敵死傷甚衆，噶爾丹乘夜遁。

第四節　昭莫多之戰

是年，噶爾丹連合厄魯特諸台吉與達賴剌麻。請上尊號：三十一年，又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人：詔並卻之。三十三年，詔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而遣兵侵掠喀爾喀；又陰誘內蒙古諸部使叛歸已，科爾沁土謝圖親王以聞，上密令復書僞許內應，而預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噶爾丹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東下，侵掠至巴顏烏闌，（驛名在外蒙古車臣汗西部右翼中前旗）自秋徂

冬，踞之不去。三十五年春，詔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前；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度漠。抵克魯倫河，遣使告知噶爾丹；噶爾丹登高望見御營，大驚，拔營宵遁；上自將追之，不及而返。費揚古孫思克邀擊之於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即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圖拉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人，然皆百戰之餘；費揚古兵循翁金河而來，沿路草地皆爲敵所焚，大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士卒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逸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即止營，據形勝地列陣以待；先遣前鋒誘敵，陽敗以致之；自日中至暮，兩軍激戰勝負未決；費揚古出奇兵繞出陣後，襲敵輜重；敵軍潰，殺其可敦阿奴，噶爾丹以數十騎遁。

第五節　噶爾丹之末路

噶爾丹之篡位也，僧格次子策妄阿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土魯番，遣使來請，聖祖受之，使協防噶爾丹。噶爾丹連年東侵，策妄陰謀恢復父業，潛回伊犁

，收集散亡，都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昭莫多敗後，噶爾丹精銳牲畜亡失殆盡，回部青海皆乘機叛去。噶爾丹竄居塔米爾河（鄂爾坤河之西支流）畔，欲西歸伊犂，則畏策妄阿布坦之偪；欲南投西藏，則道阻不能至；欲北投俄羅斯，而俄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畔有費揚古軍餘糧，乃遣兵數千自山谷中突出掠之，爲護糧兵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遊牧者，聞有備亦不敢犯；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勢日益蹙。聖祖幸歸化城，遣使招噶爾丹來降，許以待喀爾喀之禮待之，卒倔强不至。

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二月，聖祖幸寧夏，詔費揚古等兩路進兵，追討噶爾丹。噶爾丹遣子徵糧哈密，爲回人所擒獻；所獵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相率引去，或密附大軍，請爲嚮導；策妄阿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間，將擒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路，乃以閏三月十三日飲藥自殺，所部皆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返土謝圖等三汗於漠北，增編其部屬爲五十五旗，漠北平。

第六節　阿拉善蒙古之內屬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賀蘭山，亦譌爲阿拉善，皆語音之轉。其地在河套以西，東寧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山陽爲內地，山陰爲蒙古游牧。漢武威張掖西北境，唐吐蕃，宋西夏，明爲邊外地。清初，青海和碩特固始汗兄子車臣汗鄂齊爾圖游牧其地，固始汗季子巴延阿玉什生子十六人，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爲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爾圖遣使入貢。康熙十六年，噶爾丹娶鄂齊爾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爾圖，破其都；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求達賴剌嘛表，請游牧阿拉山，以距邊六十里爲界；詔許之。三十一年，給札薩克印，編一旗，封郡王一，鎮國公二，自是永爲不侵不叛之臣。

參考書

聖武記卷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國朝綏服蒙古記三康熙親征準噶爾記　魏源

中國歷史教科書 清朝史第二編第十二章　汪榮寶

第八章　西藏之內屬

第一節　黃教之起原

西藏古吐蕃地，元明爲烏斯藏，其地分三部：曰康，今西康省，爲前藏；亦曰喀木。曰衛，即布達拉（譯言孤山，亦作普陀，在西藏拉薩之北，孤峯特起，五里有奇，高萬餘尺，因山築樓十三層，金碧輝煌，，爲達賴坐牀之所，寺內喇嘛二萬人。）及大招寺，（在布達拉山東五里之拉薩城，唐文成公主所建，，高樓四重，殿宇闌干皆銅鎏金。左廊有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文成公主及白布國王女塑像，正殿供釋迦牟尼佛像，係公主自唐請來者；殿門外有唐穆宗長慶中唐蕃會盟碑，舊爲駐藏大臣與諸貝子及大喇嘛議公事之所。）本吐蕃贊普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爲中藏。曰藏，即札什倫布，（譯言吉祥山，距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而江，氣勢雄闊。）本藏巴汗所治，今班禪居之，爲後藏。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　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棄宗弄讚，好佛，立寺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稱薩迦胡土克圖。薩迦者，釋迦之音轉；胡土克圖者，譯言再世也。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始登法座。其服飾本印度袈裟舊式，衣冠皆赤，後世稱爲紅教。明初，以西番地曠人稀，欲利用宗教之力以覊縻之，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

因其故俗。許其世襲；對法王者八，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嗜茶貪貢市，冀保世職，故終明世無西番患。　其後紅教徒專持密咒，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盡失戒定慧宗旨，不能饜人民之欲望。有宗喀巴者，蒙古人，一名羅卜藏札克巴；明成祖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年）生於西寧衛；（今甘肅西寧道）八歲，（一四二四年）出家；二十四歲，（一四四〇年）赴西藏；三十四歲，（一四五〇年）得道於甘丹寺，即會衆自黃其衣冠，後世稱爲黃教。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年六十二歲，示寂；遺囑二大弟子達賴喇嘛，（譯言無上）班禪額爾德尼，（譯言光顯）世世以呼畢勒罕（譯言化身）轉生，演大乘教。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有明中葉，勢力已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於中國，中國亦莫之知。　達賴一世敦根珠巴，即吐蕃贊普之裔，世爲番王者；舍位出家，始以法王秉藏王事。　二世根敦嘉穆錯，生於後藏；自置第巴（譯言政務官）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胡土克圖，分掌教化。　三世鎖南嘉穆錯，生於前藏；名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讋服，順義王諳達曾親入藏，迎往青海，頂禮膜拜；於

是紅敎諸法王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敎。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號令。　四世雲丹嘉穆錯，生於蒙古圖古隆汗族，早卒，跡不甚著。然河套青海諸部守其戒，稀犯明邊。漠北喀爾喀諸部以所處僻遠，不得親承達賴命，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爲大胡土克圖，居之庫倫，總理外蒙古敎務，位與班禪相亞。　五世羅卜藏嘉穆錯，生於前藏，適與清太宗同時。崇德二年，太宗因衛拉特使貽之書，於是達賴，班禪及札什倫布藏巴汗，青海固始汗先後遣使通貢，遠塞外數萬里，以七年達盛京。次年，淸廷報使，存問達賴班禪，稱爲金剛大士。是爲清與西藏及青海交通之始。世祖順治初年，清自關外入主中國，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使表貢。三年，詔賚以甲胄弓矢皮幣，並遣使迎達賴。九年冬，至京，世祖厚禮之，並加冊封。（授金册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喇嘛）命親王以八旗兵送之歸。

第二節　第巴桑結之挑釁

達賴班禪世居拉薩，故其敎盛行於前藏；而札什倫布以西，自元代以來，向爲

紅教根據地；其西境之拉達克酋長藏巴汗爲之護法，勢力尚足與黃教相頡頏。羅卜藏嘉穆錯用其近親桑結爲第巴，桑結惡藏巴汗與黃教反對，乃以達賴五世之命，招致厄魯特蒙古以逐之。於是和碩特部固始汗引兵入後藏，擊殺藏巴汗，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皆南遁不丹，尼泊爾境，於是紅教益微。

桑結既借和碩特兵力驅除紅教，又惡和碩特干涉藏事，陰結準噶爾汗噶爾丹，嗾其襲破青海，以殺和碩特部勢力，於是藏事一決於桑結。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卒，桑結秘不發喪，矯其命以行事，威震全藏。噶爾丹曾入藏爲刺麻，與桑結相暱，歸篡其國，自稱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喀爾喀部土謝圖汗與札薩克圖汗內訌，桑結嗾噶爾丹乘機侵外蒙古，大破喀爾喀諸部兵。及喀爾喀部三汗內附，聖祖復命達賴遣使準噶爾諭令罷兵；而桑結所遣之使僧濟隆，反陰嗾噶爾丹使南侵。烏蘭布通之役，噶爾丹幾不免；而濟隆代爲講欵，誤中國追師。聖祖固疑達賴若存，不當出此，屢遣京師刺麻入藏覘之；以事無左證，不能窮也。

三十三年，桑結矯達賴命入貢，因言已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詔封桑結爲圖伯特國王。三十五年，聖祖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俘厄魯特部衆，具得桑結發縱指示及達賴脫緇已久，桑結矯命狀。賜書詰責，令執濟隆來獻，並召班禪入朝，詞甚峻厲。桑結奏言：「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於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又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人民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牀，乞大皇帝勿宣泄。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身命戒體」。聖祖允其所請，姑待至十月宣示內外。是時策妄阿布坦已奉詔出師，協擒噶爾丹，而桑結乃遣使要諸途，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毋得妄行，策妄哭而歸。噶爾丹旋以窮蹙自殺，於是桑結失外援，和碩特部之勢復振。

先是和碩特部固始汗既擊殺藏巴汗，割西藏東部喀木之地爲其領土，以長子達延鄂齊爾汗留鎮拉薩，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佐之，壟斷西藏政權。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康熙九年，鄂齊爾汗卒，達賚巴圖爾嗣位，內爲桑結，外爲準部所挾制，威望墜地。三十六年，達賚巴圖爾卒，固始汗之孫拉藏汗嗣位，以議立新達

賴六世事，與桑結交惡。四十四年，桑結謀毒殺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之。拉藏集衆討誅桑結，因奏廢桑結所立之假達賴，而立巴達克山之伊西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在打箭爐西六百八十里今西康理化縣）之噶爾藏嘉穆錯爲眞達賴，迎至青海。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聖祖慮兩部搆釁，詔噶爾藏嘉穆錯暫居西甯之塔爾寺（在西甯城西南四十里宗喀巴瘞胞衣處黃教神聖地也）以調停之。海藏爭議未決，而策妄阿布坦擾藏之事起。

第三節　策妄阿布坦之擾藏

先是噶爾丹滅後，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勝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戌以偏師，立可郡縣其地；聖祖以其曠莽遼隔，費轉輸，而策妄方表示恭順，遂劃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犂河流域捐俾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思用結婚政策，併吞四衞拉特。先娶土耳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散札布台吉，使之攜衆萬五千戶至而沒入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羅斯。又娶和碩特拉藏汗之姊。而賚其子丹衷於伊犂，不令歸

。上以厄魯特狙詐，勑拉藏毋恃親疏防，拉藏耄而嗜酒，不以爲意。布達拉西北三百里有騰格里海，譯言天湖有鐵索橋天險，爲由準赴拉薩必由之路，拉藏亦不之守。五十五年十月，策妄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引精兵六千，自伊犁西南行 繞大戈壁，踰和闐南境之崑崙山，涉險冒瘴，晝伏夜行，五十六年七月，由騰格里海突入，擊破拉藏汗兵，誘其衆爲內應，遂陷拉薩，殺拉藏汗，幽伊西嘉穆錯。聖祖以西藏屏蔽青海，四川，雲南，苟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五十七年，以皇十四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出屯青海；富寧安爲靖逆將軍，出巴里坤；傅爾丹爲振武將軍，出阿爾泰山，威脅準夷後路；延信爲平逆將軍，出青海；噶爾弼爲定西將軍，出四川，兩路擣藏。西藏人民以達賴法座久虛，又遭準部蹂躪，意頗厭亂；乃合詞請於朝，承認西寧之新達賴爲眞實呼畢勒罕，乞中國兵護之入藏。噶爾弼以副將岳鍾琪領前鋒，用以番攻番計，招川邊諸土司爲前驅，擊破準部偏師，遂入拉薩。大策零敦多布時方與延信相持於青海，聞警，兵潰，走還伊犁。延信遂以九月八日送噶爾藏嘉穆錯入拉薩，即六世達賴位；誅厄魯特刺麻之助逆者，

留蒙古兵二千鎮之，以拉藏汗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於是西藏始直隸於中國政府。世宗雍正初年，青海羅卜藏丹津作亂，青海諸大寺喇嘛多從逆，藏中噶布倫（統理兵馬刑名之官）三人聚兵殺康濟鼐，謀降準部，頗羅鼐起兵討誅之，詔以頗羅鼐爲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以鎮撫之；是爲大臣駐藏之始。五年冬，策妄阿布坦卒，子噶爾丹策零立，請赴藏煎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二子；詔嚴兵備之，收前藏東西之巴塘（今西康巴安縣）裏塘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其中甸（今雲南騰越道中甸縣）維西（今雲南騰越道維西縣）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惟察木多（今西康昌都縣）以外各土司仍隸西藏。高宗乾隆十五年，頗羅鼐子朱爾墨特謀叛，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誅之；旋爲逆黨所害，達賴六世舉兵靖內亂，擒逆黨以聞。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

黃教教主世系表

達賴一世敦根珠巴（吐蕃贊普裔　前藏教主）——二世根敦嘉穆錯（後藏人）——

宗喀巴（西寧衛人）

- 三世鎖南嘉穆錯（前藏人）——四世雲丹嘉穆錯（蒙古人）
- 五世羅卜藏嘉穆錯（前藏人）——六世噶爾藏嘉穆錯（裏塘人）
- 班禪額爾德尼（後藏教主）
- 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外蒙古教主）

參考書

聖武記 卷五國朝撫綏西藏記　魏源

第九章　康熙時代之內治

第一節　學術之提倡

一，聖祖之勤學　聖祖好學出於天性，年十七八歲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康熙十六年，以近侍內無博學善書者，特於翰林內選擇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因設南書房，命侍講學士張英供奉內庭，加高士奇內閣中書銜，在內書寫。先是日講之始，隔日一開；聖祖以人主臨御天下，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爲先務者，遂令學士日日進講，即避居瀛臺亦未嘗間斷。及三藩亂起，翰林院議奏：「機務繁重，請隔日進講」；聖祖不聽。康熙二十三年，帝南巡，泊舟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廢讀；侍講學士高士奇請稍節養，亦不聽。臨摹法帖多至萬餘，寫寺廟扁額多至千餘，每與大學士李光地談易至子夜，諸侍從多枕戈以待；孜孜求學之心，自幼至老不倦；康熙六十年之郅治，皆此種精神所釀成者也。

二，學者之獎勵　康熙初年，海內新定，明室遺臣多有存者；士大夫或以逸民自居，著書立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聖祖欲以恩禮羅致之，康熙十七年，詔舉

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各就所知學行兼優，文辭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舉薦送部，戶部月給俸廩。次年三月，集諸被舉者一百四十三人於體仁閣，試以賦詩，取中一等二十名，朱彝尊，汪琬，湯斌，汪霦在內。二等三十名，毛奇鈴，施潤章，尤侗在內。俱授爲翰林院官，纂修明史。翰林學士徐元文奏徵耆儒黃宗羲，不至；詔浙江巡撫錄其書有關史事者以進。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既平，聖祖以天下稍安，召內閣翰林等官九十三員宴於乾清宮。特赦笑語無禁，暢飲極懽，有露醉者，令內官扶掖以行，名曰昇平嘉宴，仿漢柏梁體作詩紀之。尋避暑瀛臺，召諸臣侍遊釣，故一時儒臣皆以爲榮。　三十三年，命大學士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來京修書。　四十二年，巡閱河工，值五十誕辰，諸臣獻鞍馬等物。上不受，曰：「朕素嗜文學，諸臣有以詩文獻者，朕當留覽焉」。　對於纂修明史極爲注意，若材料之搜集，體例之更正，屢有所言，以補史臣之闕。　五十年，編修桐城戴名世南山集之獄起，同邑進士方苞亦罹禍。一日，上謂大學士李光地曰：「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光地以「惟戴名臣

案內方苞能」對。上即赦出苞，召入南書房，旋命編校樂律曆算等書，遂以文臣起家至卿貳。

又欲博採群書以統一天下思想。二十五年，諭禮部翰林院購求遺書，因諭：「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準錄」。於是宏獎理學，表章程朱，御著幾暇餘篇，闡明性理。嘗出理學眞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以廣流傳，五十一年，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居常講論，以朱子之學爲正宗。當時廷臣，如大學士李光地，尙書湯斌等，皆以宋學家躋身清要。一時朝野之人，無不以宋學相砥礪云。

三，書籍之編纂與學術之進步　聖祖好學性成，上自天文，地理，曆算，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字無一不習。當時御纂諸書，

種類甚多；今列舉其重要者於左以供參考：

康熙御纂書籍表（錄清代通史卷上之二原稿）

書名	卷數	編纂年代	主撰者	內容提要
周易折中	二二	康熙五四	李光地等	參考群言務求至當實不偏主一家
書經傳說彙纂	二四	六〇	王頊齡等	於集傳擇其可從者其不可從者必附錄舊說以明古義
詩經傳說彙纂	二〇 序二	六〇	王鴻緒等	於小序集傳斟酌持平凡舊說合理者必附錄其文
春秋傳說彙纂	三八	三八	王掞等	對於胡傳隨事駁正足破陋儒門戶之私
孝經衍義	一〇〇	二一	張英等	分八大綱五十六子目凡徵事攷言皆引經據典
性理精義	一二	五六	李光地等	就胡廣性理大全刪繁舉要
朱子全書	六六	五二	李光地等	分類排纂爲一十九門就異說而存眞刪僞
律呂正義	五	五二		凡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下編二卷曰和聲定樂續編一卷取西洋律呂證以古法

康熙字典	四二	五五	張玉書等	凡十二集一百十九部每字詳其聲音訓詁
音韻闡微	一八	五四	李光地等	部分一如官韻惟文部別出殷字爲子部存廣韻之舊
平定朔漠方略	四八	三五	溫達等	紀征噶爾丹之始末
歷代事紀年表	一〇〇	五一	王之樞等	上起帝堯下訖元末編年系月條列其大事
曆象考成	四二	五二	胤祿等	上編十六卷曰揆天察紀下編十卷曰明時正度又表十六卷以致用
數理精蘊	五三	五二		上編五卷以立綱明體下編四十卷以分條致用又表八卷別爲四
星曆考原	六	五二	李光地等	因曹振圭歷事攷原重加釐定
佩文齋書畫譜	一〇〇	四七	孫岳頒等	首論書論畫次帝王書畫次書畫家傳等
淵鑑類函	四五〇	四九	張英等	本俞安期唐類書而博採諸書益以詩文事迹實古今類書淵海
駢字類編	二四〇	五八		所採諸書詞藻凡一千六百有四字分隸十三門
分類字錦	六四	六〇	何焯等	亦類書之一與前書皆稱巨製

子史精華	一六〇	六〇	吳士玉等	撮子史之精華別類分門以大書挈綱領細書具始末
佩文韻府	四四三	四三	張玉書 陳廷敬等	以韻府羣玉五車韻瑞所已載者列前而博徵典籍補所未備列於後
古文淵鑑	六四	二四	徐乾學等	所錄上起左傳下訖宋人以有關風化有益世用者爲主
歷代賦彙	一四〇	四五	陳元龍等	分三十類凡有關於經濟學問者皆以次登載尙有外集逸句補遺共四十六卷洪纖畢具爲賦家大觀
全唐詩	九〇〇	四六	曹寅等	就唐音統籤而刪補之所採二千二百餘家得詩四萬八千餘首
詠物詩選	四八二	四五		分四百八十六類計一萬四千六百九十首條分件繫名極摹形繪狀之工
歷代題畫詩	一二〇	四六	陳邦彥等	仿聲畫集例增分三十類州居部列各有條理
四朝詩	三一二	四八	張豫章等	凡宋詩七十八卷金詩二十五卷元詩八十一卷明詩一百二十八卷
全金詩	七四	五〇		就郭元釪稿本增修較中州集詩多一倍
唐詩	三二 附三	五二		總括四唐權衡六義別體正聲以立風雅之軌範
歷代詩餘	一二〇	四六	沈辰垣等	自唐及明詞凡千五百四十調九千餘首爲百卷又人名爵里十卷詞話十卷

詞譜	四〇	五四	王奕清等	凡八百二十餘調二千三百餘體均以字數多寡爲序
曲譜	一四	五四	王奕清等	首載諸家論說次北曲譜次南曲譜次以失宮犯調諸曲別爲一卷

當時學術發展，其特可紀述者爲數學及地理知識之進步。先是宋元以來，中國以天元爲最高之算法，至明而失其傳。聖祖幼習算術，常於內廷教授諸大臣。時西洋代數學已輸入中國，上先學其術，譯曰借根方。嘗以是術授梅瑴成，謂：「西人名此爲 Algebra，譯言東來法也」。瑴成通其術，疑與天元相似，復取天元各書讀之，乃渙然冰釋，知兩法名異而實同；於是天元一術，遂因借根方而復明於世。又前此中國地圖皆不施經緯度線，記里多誤。聖祖費三十餘年之力，製皇輿全覽圖；分命西洋客卿中之測繪學者測量極度，極高差一度，爲地距二百里；故當時輿圖精密遠過前代。又於山脈河流能窮其源委，而加以系統的研究；是實科學思想漸次發達之一徵也。

清聖祖提倡學術表

一、聖祖本身勤學	二、獎勵學者
三、購求遺書	四、提倡宋學
五、編纂書籍	六、提倡科學

第二節　治河之績與南巡北巡西巡之典

河道之變，古今凡六次；然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尙易；至元以後，河即兼運，治之較難。清初，河淮同流，淤沙漸積，淮水入海之路壅塞，黃河淮水橫流四潰。康熙十六年，以靳輔爲河道總督，專任治水之事。輔創蓄清敵黃束水攻沙之法，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在江蘇山陽縣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爲黃河入海故道即淮水入海之口）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築兩岸之隄，所謂「寓濬於築，一舉兩得」者也。輔本此意見，在任十年，進行不懈；後輔坐事免官，繼其後者若張鵬翮，陳鵬年等皆宗輔遺規，於是河患稍息。

帝以黃河屢決，久爲民害，欲親至其地，相度形勢，察視隄工；又以東南民情未洽，故國之思潛萌，思有以震懾之；又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故屢舉南

巡之典。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幸山東，登泰山；南至宿遷，閱黃河北岸隄，命靳輔增修隄防。由揚州至鎮江，乘沙船江中戰船順流東下，抵蘇州；還至江寧，祭明太祖陵；還至淮安，閱高家堰在今淮安縣西南四十里洪澤湖東北後漢陳登築明陳瑄重修隄工；遂幸曲阜，謁孔林，賜衍聖公以下書籍裘服有差；是為第一次南巡。二十七年正月，泝運河而南；二月，至杭州，渡錢塘江，謁禹陵；三月，回京；是為第二次南巡。是時黃河連年潰決，聖祖念水之不治，由於洪澤湖水勢太大，又加黃運合併，故益不可制；因欲導河稍北，使不得侵入淮水；再疏洩洪澤湖以殺其勢。三十八年二月，復奉皇太后南巡。三月，渡河，相地高下，指示方略；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測量水土，繪圖以進。車駕至杭州而還，命截留漕糧，寬免江浙各省積欠以紓民困；是為第三次南巡。四十二年，復南巡，至杭州而還；徧閱高家堰，徐家灣，在今江蘇宿遷縣境翟家壩在洪澤湖東岸扼淮水使不得潰入寶應湖各處隄工，命蠲免山東去年被災各縣錢糧，並以漕米二萬石運赴兗濟平糶；是為第四次南巡。四十四年，復南巡，至濟寧；浙撫疏請幸兩浙，許之；是為第五次南巡。四十六年正月，復南巡，閱視溜淮套。在今安徽

泗縣西四月，自杭州還；是爲第六次南巡。往返供億悉發內帑，沿途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云。

聖祖除六次南巡而外，尙有巡幸五台山與塞外之舉：康熙二十二年，奉太皇太后幸五台；二十三年，幸口外；三十年，三十一年，復幸邊外；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復幸五台；四十二年，復幸邊外，西巡至太原洪洞等處而還；凡幸五台三次，邊外四次。先是世祖升遐，俗傳爲避世五台；聖祖三幸五台，俗傳爲定省世祖；其巡幸邊外，則經略蒙古也。

第三節　大臣之植黨

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鰲拜專權；鰲拜黜後，索額圖以元輔之子，皇室懿親，索額圖從女爲聖祖皇后生皇太子胤礽又有黜鰲拜之功，八年八月，入閣。性倨傲貪黷，廣樹黨羽，朝士非暗自結持，宦不得達。凡會闈榜出，索擇名下士，遣私人喻意，令拜門下；强項者抑之下第。常與其黨額庫禮，江潢等私議國事。十八年七月，京師地連震，左都御史魏象樞入對，涕泣劾索額圖，明珠植黨專權，排忠良，引僉壬以剝烝

黎之罪。會索家人告發，經查搜江潢家，得與索往來密書甚多，乃罷其政柄，改授內大臣。四十二年，以索額圖黨於皇太子，命免官交宗人府拘禁，卒於幽所。

索額圖罷政後，明珠益用事。明珠初爲尙書，以撤藩議結主知，康熙十六年七月，入閣。久在政府，招權納賄，大學士勒德洪，余國柱，李之芳，尙書佛倫等皆附之。凡會議會推，佛倫把持，余國柱爲之囊橐；閣中票擬，皆明珠指揮，輕重任意，他閣臣皆承其風旨。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展轉販賣，必滿欲而後已。甚至學道缺滿應升者，亦往往議價；九卿公然希旨，派缺預定。御史李時謙屢疏稱旨，吳震方頗有論劾，明珠借事誣陷之。江南蠲租起，國柱時爲戶部尙書，以部費爲名，索金四十萬；巡撫湯斌不與，國柱啣之。比大計，外吏輦金於明珠門者不絕，而斌屬吏獨無。明珠有寵僕出京，所至自大府監司以下皆郊迎。過蘇，謁斌，斌令門卒爲主人，具酒食享之。僕以爲大辱，歸訴之明珠，明珠欲傾斌，念在外無從得事端，會皇太子出閣講學，乃薦斌掌詹事府。屢與廷臣摭拾蜚語劾斌，上素重斌，不罪也；而斌竟鬱鬱無以自明以卒。勇略將軍趙良棟平滇功第

一，以彈劾明珠從子將軍吳丹救建昌失律故，爲明珠所排擠，免官不得敍爵。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詔改授明珠內大臣，罷其政柄。其黨修怨，二十九年，誣琇以罪，免其官，並奪其父封典。

漢大臣中若尙書徐乾學。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侍講學士王頊齡等，皆以文學結主知，自負博雅，互相標榜，獵取聲譽，而以乾學爲之魁。屢與明珠黨齟齬，互相抨擊，時有南北黨之目。乾學輕財好客，爲士類所歸向，交游太廣，其家人門客時夤緣爲奸利。其弟大學士元文，右中允秉義，皆鼎甲出身，以文學負盛名，元文久任左都御史，敢於言事，羣臣側目。郭琇劾明珠，乾學實陰諷之，明珠罷相，其黨修怨，二十九年，譖免乾學官，予元文休致，秉義亦乞假歸。郭琇劾高士奇王鴻緒等植黨營私，詔予士奇休致。

康熙年間大臣植黨表

黨魁	附和者
索額圖	額庫禮，江潢等。

明珠	勒德洪，余國柱，李之芳，佛倫等。
徐乾學	高士奇，王鴻緒，王頊齡等。

第四節　諸王之傾軋與儲位之廢立

聖祖享國之久，爲秦漢以來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子孫曾孫同時及見者百五十餘人，然其晚年有一極拂意之事，則儲位之廢立是也。聖祖諸子中胤禔最長，然非嫡出，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生皇次子胤礽，（音仍福也）康熙十四年，立爲皇太子，命大學士張英，李光地，熊賜履等教之，凡南北巡狩，未嘗不令從行。三十七年三月，封皇長子胤禔，三子胤祉爲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古禩字）爲貝勒；由是諸皇子各自開府。希圖非分，內則要結親貴以偵探消息，外則招納門客以弋取聲譽，植黨暗爭甚劇。皇太子性疏直，率易任情，無矯飾；於至尊前禮節頗多疏忽。嘗侍上疾，無憂色；聞皇十八子胤祄疾篤，無戚容；又嘗毆撻大臣，漸失帝懽。四十七年九月，有爲蜚語聞於上者，謂皇太子暱比匪人，詔廢胤礽，幽禁之；並誅竄其近臣。旋以胤禔營謀爲皇太子甚力，並黜其爵。已

而誠郡王胤祉發喇嘛巴漢隆爲直郡王胤禔用魘術壓胤礽事，上命奪胤禔爵，幽於第；召胤礽入見，使居咸安宮。四十八年正月，復立爲皇太子。五十一年十月，復廢允礽，錮之咸安宮。自此以後，羣臣有請立太子者，輒被嚴譴。六十一年（西歷紀元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帝崩，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即位，是爲世宗。雍正二年，胤礽卒，追封爲理親王。以奉使口北，遷延不行罪名，革皇十弟敦郡王胤䄉爵，禁錮宗人府。四年，以結黨營私罪名，削皇八弟廉親王胤禩籍，改名阿其那，（滿語狗也）交宗人府幽殺之；奪皇九弟貝子胤禟爵，幽之西寧；旋更名爲塞思黑，（滿語猪也）幽殺之於保定；奪皇十四弟撫遠大將軍郡王胤禵官爵，幽之馬蘭峪；六年，降皇三兄誠親王胤祉爲郡王，禁錮其子弘晟。八年，革胤祉王爵，禁錮景山永安亭。十二年，胤禔卒於幽所。於是聖祖晚年以來結黨傾軋之諸王皆罹禍，宗室王公及大臣牽連被害者甚衆。

聖祖末年諸王傾軋表

太祖努兒哈赤—太宗皇太極—世祖福臨—聖祖玄燁—

皇長子貝子品級允禔 初封直郡王後以罪廢

皇次子理密親王允礽 初立爲皇太子後廢

皇三子誠隱郡王允祉 初封誠親王世宗時降

皇四子世宗胤禛 初封雍親王後襲帝位

皇八子允禩 初封貝勒世宗即位進封廉親王後奪爵改名阿其那幽殺之於宗人府

皇九子允禟 初封貝子世宗時奪爵改名塞思黑幽殺之於保定

皇十子輔國公允䄉 初封敦郡王世宗時奪爵高宗即位封輔國公

皇十四子恂隱郡王允禵 初封貝子世宗時奪爵高宗即位封恂郡王

第五節　康熙時代之文字獄

康熙初年，有莊廷鑨明史獄，沈天甫詩集獄，其時當國者爲輔政大臣鰲拜，其人殘暴苛刻，故二獄株連者頗多，然故非聖祖之意也。聖祖仁厚矜察，簡刑省罰，然文字獄爲有清一代特色，雖聖祖時亦有一二案點綴，茲略述其事蹟於左：

一，朱方旦秘書獄　朱方旦，湖北漢陽人，號爾枚，又號二眉道人；自詡前知

，與人決休咎，朱道人之名噪於遐邇。順承郡王勒爾錦以大將軍駐節荆州，方旦出入其軍，甚見尊寵；勒爾錦榜其堂曰聖人堂，里曰至人里。湖廣巡撫張朝珍贈以匾額，額曰聖教帝師。後方旦遊江浙，翰林院侍講王鴻緒得其所著中質秘書，康熙二十一年，上疏劾之曰：「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陽托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秘刻密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齊宏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程朱精理而不精術，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乞正典刑以維世道」。乃詔九卿會議，方旦立斬，齊宏等監候，朝珍已死，革其世職；勒爾錦見在羈禁，勿問。

二，戴名世南山集獄　方旦以左道惑衆，罪止殺身，聖祖可謂寬厚矣；其文字獄中之較爲複雜者，則爲戴名世南山集獄。名世，安徽桐城人，好讀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留心有明一代掌故，時訪明季遺老考求故事，兼訪求明季野史參互考訂

，以冀成一家言。邑人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家，官至學士。後因族人方猷主順治丁酉（十四年）江南試，得罪牽連去官遣戍，遇赦歸。吳三桂反，孝標入滇，爲翰林承旨。三桂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所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多述明末清初事。名世購得其書，與門人舒城余湛考其異同，采用其說，作南山集。康熙四十一年，門人尤雲鶚爲刋版行世。四十四年，名世應順天鄉試，中式；四十八年，復舉會試，以殿試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於是南山集流傳於都下。五十年，左都御史趙申喬據以彈劾，下九卿議，牽連至數百人；時方孝標已死，並議戮其屍。上不以爲然，因詔「戴名世從寬處斬，方孝標之子登嶧，孫世樵等俱免死，並妻子充發黑龍江，其餘案內干連人犯，俱寬免治罪，著入旗」。於是得全活者三百餘人，時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也。

參考書

清史紀事本末（卷十二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四）　黃鴻壽

中國歷史教科書（清朝史第二編第十四章）　汪榮寶

中國史

清代通史 卷上第五篇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九章第八册

清稗類抄 獄訟上

一一六

蕭一山

商務印書館

第十章　青海之內屬

第一節　青海和碩特之起原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縣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餘里，群山繞之，瀦而不流。中有二島，不通舟楫，惟冰合時可通。環海而居者皆藏族，分左右二境，下界海岸，上界湟水。其地西回疆，南衞藏，北玉關，袤延二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唐以前爲吐谷渾所屬，唐初併入吐蕃，於是崇佛成俗，始隸於衞藏。明置西寧，河州諸衞，領以番酋，授以國師，禪師之號，不相統屬，以渙其勢。其後一併於套酋俺答，再併於和碩特部固始汗，於是始變爲蒙古。　和碩特爲元太祖次弟哈布圖哈薩爾後裔，與內蒙古科爾沁等八部同族，十九傳至固始汗，自西域入據青海。分部衆爲二翼，子十人領之，除分附察哈爾一旗及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爲青海和碩特蒙古。　清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强盛，擊滅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貢，幷請發幣存問達賴喇嘛，是爲青海與清室交際之始。順治初，又導達賴入覲，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册金印弓矢甲冑，是爲青

海汗入朝之始。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苗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爲車臣汗，阿拉善王。康熙五年，六年，十四年，青海和碩特諸部屢謀入寇，皆奉達賴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蓋於中國尙僅羈縻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西套車臣汗鄂齊爾圖，青海諸台吉懼，挈帳避居大草灘，漸爲內附之始。二十九年，大軍擊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青海諸台台附達賴喇嘛表上尊號，卻之。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青海諸台吉入朝京師，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於是青海始爲近藩，五十五年，準部酋長大策零敦多布襲破前藏，朝廷發兵四路討之，命青海蒙古兵從平逆將軍延信深入，擊破準部兵，奉新第六世達賴入藏。

第二節　羅卜藏丹津之叛

是時達什巴圖已卒，子羅卜藏丹津立，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西藏皆和碩特部屬，而已爲固始汗嫡孫，陰覬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世宗雍正元年，誘諸部盟於察罕托羅海，（青海中島名）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

以統之。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挈衆內奔河州關外。朝廷遣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丹津，反爲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喇嘛曰察罕諾們汗，出自西藏，世居西寧之塔爾寺，爲青海黃教徒宗，威望等於外蒙古之哲卜尊丹巴。丹津誘使從己，於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喇嘛等同時騷動，西寧戒嚴。是年十月，詔以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羹堯分兵北扼布隆吉爾河，（在青海北部）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斷其入藏之路；又請敕駐巴里坤將軍富寗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在羅布泊東）斷其通準部之路；復遣諸將分攻各堡，潰其黨羽；各部貝勒貝子公台吉多自拔來歸，丹津懼，歸常壽請罪，不許。

二年正月，羹堯集兵二萬餘，分四路進攻，期以四月草生時前進。鍾琪以爲「青海廣漠，番衆尙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廷議以爲然，詔授鍾琪奮威將軍，專任西征事。二月，出師，沿途殲敵偵騎，蓐食銜枚宵

進，直抵敵帳，敵軍驚潰，羅卜藏丹津遁，虜其母弟及妹。大軍恐其入藏，自河源西南窮追至桑駱海，（在河源西七百餘里）不及而返；而丹津則已自噶爾遜河（在布隆吉爾河之北）橫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自出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返兩月，獻俘京師，詔封羹堯一等公，鍾琪三等公。青海悉定，分其地賜諸部之不從逆者；不設盟長，置西寧辦事大臣以統轄之。

青海和碩特蒙古對清廷關係表

一、清太宗崇德中，青海固始汗遣使自塞外通貢。
二、世祖順治初，導達賴入覲。
三、康熙五年，六年，十四年，青海諸部屢謀入寇，皆奉達賴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
四、二十九年，大軍擊敗噶爾丹，青海諸台吉表上尊號，卻之。
五、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青海諸台吉入朝，詔封王公世爵有差。
六、五十五年，大軍救西藏，青海蒙古兵從將軍延信深入，擊破準噶爾兵。
七、雍正元年，青海和碩親王羅卜藏丹津叛，二年二月，奮威將軍岳鍾琪擊破之；羅卜藏丹津奔準噶爾。

參考書

聖武記卷三國朝綏服蒙古記三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魏源

第十一章　西南夷改土歸流之役

第一節　西南各省土司之由來

川湖雲貴之交，爲苗族分布地，唐虞以前之九黎，唐虞時代之三苗，周之荆蠻，戰國末年之百越，漢之西南夷，唐之南詔，後五代時之天輿，義寧，皆此族創立之國；四川境內之猓，爨，（步劾切音敗「炎徼紀聞」爨人在漢爲犍爲郡在唐爲于矢部蓋南詔東鄙也或稱播夷）貴州境內之苗，湖南廣西境內之猺，獞，雲南境內之猓猓，野人，廣東境內之黎，蜑，（音但一作蛋「後山叢談」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皆此族之後裔也。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而元明賞功授地之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亦錯出其間。明代麓川思氏，田州岑氏，播州楊氏，永寧奢氏，水西安氏之亂，皆動大軍數十萬，殫天下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恒視土司爲治亂。清初，因襲明制，分設土官，屬平西定南諸藩鎭撫之。三藩之亂，諸土司頗爲吳三桂利用；及亂平，朝廷亦放任之，無暇深究。至雍正初年，始有改土歸流之役。

歷代苗族創立之國家表

國名	時代	區域
九黎	唐虞以前	
三苗	唐虞	兩湖及江西
荆蠻	周	同
百越	戰國末年	江南浙東
西南夷	漢	川南貴西雲南
南詔	唐	雲南
天興	後五代	同
義寧	同	同

當代苗族雜居地及其種族名表

雜居地	族名

四川	獠，僰。
貴州	苗
湖南，廣西	猺，獞。
雲南	猓猓，野人。
廣東	黎，蜑。

第二節　鄂爾泰改土歸流議

先是明太祖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今雲南滇中道昭通縣東二十里）烏撒（今雲南滇中道鎮雄縣貴州貴西道威寧縣）東川（今雲南滇中道東川縣）芒部（故城在今雲南鎮雄縣西南）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人不耕作，專以劫殺爲生，邊民世受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樞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畫。雍正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鄂爾泰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

疆多與鄰省犬牙相錯，又必歸併事權，始可一勞永逸。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今貴州貴西道畢節縣），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一娶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據，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峒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今南寧道邕寧縣）太平（今鎮南道崇善縣）思恩（今南寧道武鳴縣）慶遠（今柳江道宜山縣）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今南寧道武鳴縣）時所留設。除泗城土府（今田南道凌雲縣）外，餘皆土目橫於土司。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今田南道西隆縣）與黔之普安州（今貴西道普安縣）逾江互相斗入，苗寨遼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今英領緬甸瀾滄東諸地）緬甸（今英領緬甸中部）老撾（今法領印

（度支那西北部）諸土司，其江內之鎮沅（今雲南普洱道鎮沅縣）威遠（今普洱道景谷縣）元江（今普洱道元江縣）新平（今普洱道新平縣）普洱（今普洱道寧洱縣）茶山（在今雲南騰越道騰衝縣北高黎貢山之西）諸夷，巢穴深邃，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　貴州土司向無鈐束群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今貴州鎮遠道榕江縣）踞其中，群砦環其外，左有清江（一名清水江源出貴州都勻縣西之雲霧山名馬尾河屈曲東流爲清水江由鎮遠入湖南境爲沅水）可北達楚，右有都江（源出都勻縣境之苗嶺山脈東南流經都江榕江二縣境合古州江入廣西爲柳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所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　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煙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猓無追贓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擒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

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効，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世宗以爲然，卽詔以東川，烏蒙，鎭雄三土府改隸雲南。旋以鄂爾泰爲雲貴廣西總督，命實行改土歸流策。鄂爾泰使遊擊哈元生經略東川，烏蒙，鎭雄，改設二府，一州，使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州（今黔中道廣順縣）之長寨，（今黔中道長寨縣）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闢苗疆二三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先後劾黜雲南霑益土州（今滇中道霑益縣）安氏，鎭沅土府刁氏及赫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今蒙自道廣南縣）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永昌（今騰越道保山縣）邊外之孟連土司獻銀廠，維西（今騰越道維西縣）邊外之怒江野夷輸皮幣，老撾（卽南掌）景邁（卽八百媳婦國今入於暹羅）皆來朝，威震緬甸。廣西諸土司自泗城土府岑映宸以下，亦先後繳勅印，納軍器二萬餘。自雍正四年至九年，三省土司大部分改流，苗民歸化，鄂爾泰以功封襄勤伯。

第三節　台拱之變

苗疆之初勘定也，貴州諸郡縣防兵率移戍其地，內地守備頗疏。雍正九年冬，徵鄂爾泰爲保和殿大學士，十年，以張廣泗爲寧遠副將軍，出鎭巴里坤；以元展

成巡撫貴州，尹繼善總督雲貴。先是鄂爾泰用兵招撫，只及古州，清江，（今鎮遠道劍河縣）未及台拱（今鎮遠道台拱縣）之九股苗，有司輒稱台拱願內屬，展成易視苗事，遽於十年設營駐兵；九股苗皆叛，圍大營。十三年春，苗疆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蜂起，聚集清江，台拱間，襲陷黃平（今鎮遠道黃平縣）以東諸城，焚掠及於鎮遠（今鎮遠道鎮遠縣）思州。（今鎮遠道思縣）詔以哈元生爲揚威將軍，湖廣提督董芳副之，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勦。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綜其利害。副將馮茂貪功，誘殺降苗六百餘，頭目三十餘，苗人抵抗之志益堅，或手刃妻女而後出戰，蔓延不可復制。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張照又密奏改流非策，首倡棄地之議；以故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勢益熾。張廣泗鄂爾泰先後上書引咎辭職，中外毀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闢，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全局幾盡變。十四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授張廣泗七省經略，節制諸軍；逮張照哈元生董芳元展成治罪。廣泗分兵攻台拱之九股苗，而自將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年冬，刻期並舉，所向克捷。乾隆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盡破諸寨，其逋逃者盡竄牛皮大

箐。箐居苗巢之中，爲一大森林，盤亘數百里，北丹江，（今黔中道丹江縣）南古州，西都匀，（今黔中道都匀平舟二縣）八寨，（今黔中道八寨縣）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樾蔽天，霧雨濛濛，泥潦蛇虺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故首逆諸苗咸蟄伏其中，俟官軍退復圖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自四月至五月，諸將冒險搜捕，斬獲萬計。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先後燬除一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斬首捕虜四萬餘人，得兵仗無算，苗疆平。詔書豁免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官胥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自是西南夷不復反。

參考書

聖武記　卷七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　魏源

第十二章　雍正時代之內治

第一節　庶政之革新

一，儲位密建法　康熙末年，諸皇子覬覦皇太子位置。各樹朋黨，互相傾軋。世宗卽位，深知儲位不定，不足以維繫國本；而明立太子，又不免陷本人於驕矜失德之地。且左右逢迎，奸宄讒搆，皆爲歷代紛亂之原；乃創儲位密建法。雍正元年八月，召王大臣及文武諸臣，諭以『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愼。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以備不虞。又別書密旨一道，藏諸內府，爲異日勘對之資』。自是以後，此制遂爲清朝家法。

二，軍機處之設立　清初因明舊官制，通政司受內外章奏，有敷奏封駁之權；內閣票擬批答，爲承旨立法之府；其有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則由議政大臣組織之會議裁決之。世宗以通政司職權太重，扼中外庶政之要，主之者不得其人，或與政府因緣爲奸；乃別設奏事處，命內外諸臣，有機密事，改用摺奏，直

達御前；自是通政司爲閒曹。看嘯亭雜錄卷二摺子條又以議政諸大臣皆貴族世爵，不諳國務；而內閣在太和門外，入直者或有漏洩機密之弊；雍正七年，於隆宗門內設軍機房，十年，改稱軍機處。簡閣部院大臣及親貴中熟諳政體者兼攝其職，名曰軍機大臣；又選內閣侍讀，中書及部曹爲僚屬，名曰軍機章京；贊理機務，票擬諭旨。凡諭旨之明發者，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其有指授兵略，詰誡臣下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則密封交兵部馳遞，謂之廷寄。自軍機處設立，內閣之權遂輕，議政之制亦革；猶留議政大臣之名爲滿大臣兼銜，乾隆中，遂廢。看嘯亭雜錄卷二軍機大臣條及議政大臣條

三，旗制之改革　清初八旗之制：皇帝親將者三：一鑲黃，二正黃，三正白，名曰上三旗。諸王分將者五：一鑲白，二正紅，三鑲紅，四正藍，五鑲藍，名曰下五旗。下五旗戶籍皆爲王公僚屬，其關係若奴隸之於主人。承平日久，諸王習於驕侈，御下多不法，如兩廣總督楊琳故敦郡王胤䄉屬下，王遣近侍赴廣州，據署搜索。世宗習知其弊，即位以後，禁宗藩與外吏交通，非廷見不得私謁。其王

府屬下，惟護衛諸官得由本府遷擢，餘悉改隸有司；以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自是諸王皆懍然奉法。（看嘯亭雜錄卷一禁抑宗藩條，卷二王府屬下條。）當時宗室八旗子弟往往挾親貴之勢，恣爲威福。詔特設學校以教育之：二年閏四月，設宗學二，覺羅學八，以教宗室子弟。咸安宮，景山官學各一，八旗官學八，以教八旗子弟。皆簡大臣綜其事，以進士舉人爲之教習。於是宗室八旗中彬彬然多文學之士。（看嘯亭雜錄卷二八旗官學條）

四，朋黨之戒飭 明季亡於朋黨，聖祖末年，諸皇子各樹朋黨，互相殘害。世宗深知其弊，即位以後，誥誡羣臣數百言，皆以朋黨爲戒。御製朋黨論，駁歐陽修「君子有朋」之說，頒示滿漢諸臣；大意謂輿論當以朝廷之賞罰爲是非，而人臣尤當以君心之好惡爲好惡；極而言之，則人臣不當以己意爲好惡，而當以君心爲是非；此言可謂極專制之能事，然其措詞頗工巧。又以明季大臣，往往要結言官，反對朝旨；而六科給事中，以自爲一曹，無所隸屬故，益得縱情自恣；故對於言官之陳白特爲注意，又命六科給事中改隸都察院以抑其權；於是言路黨爭之弊絕。

五，吏治之整頓　世宗久居藩邸，人情世態無不洞悉。康熙末年，聖祖以省事爲政，故不免失之寬大，疆吏州縣玩忽者多。世宗御極之初，頒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鎭以下文武各官，詞旨嚴厲，以勤求吏治，嚴絕賄賂爲主。又以各省督撫事繁任重，勢必延聘幕客；但幕客有不肖之徒，勾通內外，肆行作弊，敗本官之清節，彼則飽囊而去，應卽嚴行查察；而縱容書吏差役，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者，亦飭令督撫痛自革除。當時各部皆有陋規，名曰部費，凡各省題奏事件，不講部費不能結案，盈千累萬，遂小人無厭之求；下詔嚴行禁止。又以各部書吏慣於作弊，已經滿秩者，改換姓名，竄入別部。甚至有一種缺主名稱，握一司之事，盤結其中，居然世業。乃詔各部堂官，於各本部書吏五年考滿，勒令回籍候選；如有前項情事，立行驅逐。於是政治肅清，官吏懍然奉法。

六，賤民階級之革除　雍正年間，建設之政甚多；而尤爲有清一代特色，開人道主義之先路者，爲賤民階級之革除。先是明建文鼎革之際。山西陝西志士不附燕兵，成祖惡之，卽位以後，均貶入敎坊樂籍，使世執賤業，不得與平民爲伍。

雍正元年四月，詔各屬禁革，使改業爲良。　浙江紹興府有惰民籍，或言係宋將焦光瓚部屬，以叛宋投金故被斥，元人謂之怯憐戶，明太祖定戶籍，扁其戶曰匄戶。或言係陳友諒將士苗裔，爲明太祖所貶。其執業與樂籍無異，雍正元年九月，詔令削除。　江南徽州府有伴儅，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其執業與樂戶惰民同。甚至有兩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爲彼姓服役，有如奴隸。究其主僕關係起自何時，則茫然無考。五年四月，詔一律免爲良民，革除世僕等名目。

廣東有蜑戶，以船爲家，捕魚爲生，生齒繁多，粵民視爲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七年，詔蜑戶準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不得欺凌驅逐。蘇州府常熟，昭文二縣（今併爲常熟縣）舊有丐戶，與惰民無異。八年五月，從江蘇巡撫尹繼善請，削除其籍。　此外若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之棚民，世以冶鐵，造紙爲業，亦先後列入保甲，視爲編氓。　高宗乾隆三十六年，詔廣東之蜑戶，浙江之九姓漁戶（九姓漁船惟浙東有之人有謂爲陳友諒部曲之子孫者凡九姓不與齊民結婚始以漁爲業繼而飾女應客使爲妓仍居舟中間有贖自良家者蓋友諒敗於鄱陽其部曲九姓悉遠竄至嚴州之建德而挐舟往來於杭州嚴州金華衢州也）及各省凡有似此者，一律免爲良民。於是

中國之奴隸制度革除殆盡矣。

雍正時代廢除賤民階級表

一、雍正元年四月，革除山西，陝西樂籍，使改業爲良。
二、九月，削除浙江紹興府惰民籍。
三、五年四月，革除江南徽州府之伴儅，寧國府之世僕等名目，一律免爲良民。
四、七年，詔廣東蜑戶準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
五、八年五月，削除蘇州府常熟，昭文二縣丐戶籍。
六、詔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之棚民，列入保甲。
七、乾隆三十六年，詔廣東之蜑戶，浙江之九姓漁戶等一律免爲良民。

七，江浙浮糧之蠲免　先是南宋末年，賈似道倡議買公田，浙西所得獨多。明太祖滅張士誠，惡浙西人民爲士誠固守，籍諸富民田以爲官田而收其租，故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興，湖州四府，租稅之重甲於天下。明宣宗以後，屢次酌減，然仍爲各省冠。雍正三年三月，吳民以爲請，命酌減蘇州正額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五年十月，減嘉興，湖州額徵銀各十分之一，共八萬七千二百

兩有奇。於是浙西民困稍蘇。

八，直隸水利之興治　直隸水道龐雜，時有泛溢之患，永定河自高原下流，尤為難治。三年九月，命怡親王胤祥，大學士朱軾往查勘。胤祥等繪圖陳奏，請於灤薊等處各設營田，得旨允行。於是近畿水利興而河患漸減。

第二節　年羹堯之獄與隆科多之獄

初，胤礽之為皇太子也，諸皇子之希冀非分者，或為祕密運動以傾陷之；就中運動最力者為胤禩，而胤禟，胤䄉，胤禵附之；聖祖之意似頗眷注允禵，故此五人皆為世宗所嫉；雍正改元以後，相繼被禍。世宗性情苛察，相傳其得國不以正，(世傳聖祖彌留時，手書遺詔，傳位十四子；世宗時侍疾，密盜之，潛改十字為于字；故深疾胤禵。)理藩院尚書隆科多，川陝總督年羹堯實左右之，故卽位以後，優遇二人備至。命隆科多以吏部尚書總理事務，襲一等公，旋加一等阿達哈哈番，以其長子岳興阿襲；而以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雍正元年，授羹堯二等阿達哈哈番，加其父遐齡尚書銜，又加隆科多與羹堯太保。二年二月，青海平定，進羹堯爵一等公，別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襲

；封退齡一等公，加太傅。十月，羹堯入朝，加一阿達哈哈番，令其子富㚇；又與隆科多同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羹堯才氣凌厲，師出屢有功，頗驕縱；行文諸督撫，書官斥姓名；請發侍衞從軍，使爲前後導引，執鞭墜鐙；入覲，令直隸山西督撫跪道送迎；至京師，行絕馳道，王公大臣郊迎不爲禮；在邊，蒙古諸王公見必跪，額駙阿寶入謁，亦如之；以故怨之者衆。羹堯常劾四川巡撫蔡珽，上逮珽詣京師，召見，備言羹堯貪暴誣陷狀。上特宥珽罪，而摘羹堯奏疏中，將朝乾夕惕字書作夕惕朝乾，認爲有意倒置，三年四月，降補杭州將軍。尋下吏部議處，議應罷任留爵，上以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銜及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謫往阿蘭善等處修城墾地；十二月，革羹堯職，逮至京，賜死；奪退齡及羹堯兄希堯官爵，殺羹堯子富，諸子年十五歲以上皆戍極邊。罷隆科多尙書，謫往阿爾泰料理邊務；復召還奪爵禁錮，六年，卒於禁所。

第三節　雍正時代之文字獄

年羹堯隆科多及諸王胤禩，胤禟，胤䄉，胤禵等相繼獲罪，其門客黨羽散布中

外，流言四起；甚或藉文章著述，發爲不平之鳴，誹謗朝政，指斥君主。世宗苛察，當然不能相容，遂小題大做，藉端以興大獄。茲略述其事蹟如左：

一，汪景祺西征隨筆獄　汪景祺，浙江杭州舉人，年羹堯西征時，景祺爲記室；常將日所見聞及一時對政治之感想筆之於書，是爲西征隨筆。羹堯敗後，議政大臣等題參羹堯大逆罪中，有「見汪景祺西征隨筆不行參奏」語，世宗以西征隨筆中有「皇帝揮毫不值錢」詩譏訕聖祖，又有「功臣不可爲」論挑撥年羹堯，乃殺景祺，其妻子發往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爲奴；其期服之親兄弟姪，俱革職發遣寧古塔；五服以內之族人，俱革職，令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時雍正三年十二月也。

二，錢名世詩獄　錢名世，江蘇武進人，康熙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年羹堯敗後，世宗因名世作詩稱頌羹堯平藏功德，親書「名教罪人」匾額，令地方官張掛其居宅。又令朝士賦刺惡詩，並諭旨一道，交名世刊刻進呈，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時雍正四年四月也。

三，査嗣庭試題獄　査嗣庭，浙江海寧人，名儒査愼行初白先生弟也。康熙中，第進士，見知於隆科多，累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雍正四年，典江西試，以「維民所止」，「君子不以言舉人」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命題。言官許參：謂維止二字，係取雍正字去其首。時當行保舉，世宗又謂末二題爲諷刺時事；遣人搜其寓，得日記二冊，其中批評康雍朝政，觸忌諱之處甚多。世宗以嗣庭爲隆科多黨，嫉之，乃斃嗣庭於獄，戮其屍；長子上克下獄死，次子澐處斬，幼子及親兄弟侄等俱流三千里，家產充公。江西巡撫汪漋，布政使丁士一，副考官俞鴻圖俱獲罪，貶竄有差。　浙東諸家橋鎭有關羽廟，老學究某作一聯榜其門曰：「荒村古廟猶留漢，野店浮橋獨姓諸」。爲嗣庭採入筆記中，案發，坐死。世宗以景祺嗣庭皆浙人，遂謂浙江風俗澆漓，嗣庭尤心行虛狡，有辱科名，詔停浙江鄉會試，以光祿寺卿王國棟爲浙江觀風整俗使以化導之。時雍正五年五月也。

四，鄒汝魯河清頌獄　四年十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睢寧（今江蘇徐海道睢寧縣）黃河清。王大臣等請御殿受賀，不許，而普加文武官一級。太常寺卿鄒汝魯進河清頌，

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語，世宗以書經有「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句，不當引用，指爲悖謬譏訕，發往荆州府沿江隄工處効力贖罪。時雍正五年正月也。

五，陸生柟通鑑論謝濟世大學註獄　陸生柟，廣西舉人，以軍功選知江蘇吳縣，改工部主事。謝濟世獄興，世宗以生柟與濟世同鄉，疑其爲黨，奪職遣戍。謝濟世，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雍正四年，改御史。以彈劾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事，世宗疑爲黨，奪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七年六七月間，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先後奏報：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於見賢而不能舉兩節，有抒寫怨望之詞。生柟細書通鑑論十七篇，中有論封建，立儲，兵制等事，多抗憤不平語。廷議以爲誹謗朝政，是年十二月，殺生柟，罰濟世充當軍中苦差。

六，徐駿詩集獄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上書言事，於陛下之陛字誤書作狴，帝怒其粗率，斥職放歸。檢其詩集，內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之句，帝指爲譏訕，八年十月，命正法。

七，呂留良遺集獄　呂留良，浙江石門(今錢塘道崇德縣)人，善屬文，順治間，應試爲

諸生。補廩後，始堅持民族主義，絕意仕進。後講學鄉里，學者稱晚村先生。嘗以博學弘儒及山林隱逸薦，誓死不就，薙髮爲僧。著書立論，排斥滿洲不遺餘力，有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篇，又有「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之句。康熙二十年卒，弟子嚴鴻逵，再傳弟子沈在寬等祖述其學說，發爲詞章議論，種族之見益深。

湖南永興（今衡陽永興縣）諸生曾靜應試州城，得見留良遺書，深爲傾倒。遣弟子衡州（今衡陽縣）張熙至留良家，求其遺著，留良次子毅中悉以父遺書授之，靜讀之益傾服，遂與鴻逵，在寬等往來投契，常賦詩相贈答。年羹堯死後，岳鍾琪爲川陝總督，謠傳鍾琪爲南宋鄂忠武王飛後，兩次請陛見，詔不允行，鍾琪深自危疑云云。七年五月，靜遂遣熙至陝，投書鍾琪，勸其舉事；鍾琪大驚，具以聞。詔逮靜，熙及毅中，鴻逵，在寬等至京廷訊，斃鴻逵於獄，十年十二月，詔以留良罪大惡極，與其長子葆中及鴻逵俱戮屍，毅中在寬處斬，子孫發往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婦女入官。案內自稱私淑門人之黃補菴，刊刻呂氏書籍之車鼎豐，車鼎賁，私

藏呂氏書籍之孫用克，周敬輿，設祠奉祀留良之廣東連州知州朱振基，學正王奇勛等俱坐死，父母祖孫兄弟妻女坐發給爲奴者二十三家。以靜熙爲鄉僻陋儒，惑於邪說，免罪釋放還家。錄靜等口供及歷次所降諭旨，刊爲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十三年，高宗卽位，逮靜熙，磔於市；收回大義覺迷錄，於是此案始告一結束。

第四節　世宗偵察之嚴密

世宗性情苛察，嘗密設緹騎，四出偵探，凡閭閻細故無不上聞；又好爲微行，里巷之間，間有皇帝蹤跡。相傳有引見官某欲買新冠，路逢人問其處，次日入朝，免冠謝恩，世宗笑曰：「愼勿汚汝新帽也」。　某年元旦早朝後，修撰王雲錦歸邸舍，約友人作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徧覓不獲，遂罷而飲。一日蒙召對，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告，上笑曰：「不欺暗室，眞狀元也」。因袖中出一葉與之，卽雲錦所失者也。　按察使王士俊將赴任，大學士張廷玉薦一健僕，供役甚謹。後數年，王將入都陛見，僕豫辭去，士俊問故，僕曰：「汝數年無

大咎，吾亦入京面聖，爲汝先容地」。始知爲侍衛某也。（看嘯亭雜錄卷一察下情條）天津周人驥，雍正丁未進士，以禮部主事視學四川三年，操守潔，無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薦一僕，甚勤敏；至任滿，數請先行。人驥曰：「我卽日回京覆命，汝當隨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命耳」。驚詢之，乃曰：「某實侍衛某也，特來伺公，公考試好，某將先期奏聞矣」。人驥歸，果蒙優旨。

內閣供事藍某，富陽（今浙江錢塘道富陽縣）人，在閣當差有年，頗勤愼。雍正六年元夕，同事者皆歸家，藍獨留閣中，對月自酌。忽來一偉丈夫，冠服麗都。藍疑爲內廷值宿官，急起迎，捧觴致敬。其人欣然就坐，笑問曰：「君何官」？曰：「非官，供事耳」。問何姓名？具以對。問何職掌？曰：「收發文牘」。問同事若干人？曰：「四十餘人」。問皆何往？曰：「今日令節，皆假歸矣」。問君何獨留？曰：「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萬一事起意外，咎將誰歸」。問當此差有何好處？曰：「將來差滿，冀注選一小官」。問小官樂乎？曰：「若運好，得選廣東一河泊所官，則大樂矣」。問河泊所官何以獨樂？曰：「以其近海，舟楫往來，多有餽送耳」。其人

笑頷之。又飲數杯，別去。次日，上視朝，召諸大臣問曰：「廣東有河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內閣供事藍某補授是缺」。諸大臣領旨出，方共駭詫間，一內監密白昨夜上微行事，乃共往內閣宣旨。藍某聞命，瞪目咋舌久之。嘗密取刑部大門之匾額，藏之。次日，問刑部堂官，大門有無匾額？皆以有對。世宗命出匾額示之，曰：「是額在此已久，汝輩皆不知，平素出入時之疏忽可知」。因大加詰責。凡此諸事，世宗時屢見，當時朝野上下大小臣工，皆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恐懼，故多勤於職事，謹於操守。雖頗傷繁瑣，然亦可謂明察矣。

世宗在位十三年，勤於爲政，精嚴綜覈，披閱章奏，或秉燭至午夜；所批動輒萬言，洞中竅要，萬里之外如在目前。坊間所刻硃批諭旨，書三百六十卷，入二百二十三，尚不過十中之三四；其餘未刻者尚堆積保和殿東西廡中。（看嘯亭雜錄卷一硃批諭旨條）雍正十三年，（西歷紀元一七三五年）帝暴崩，（世傳帝爲呂留良女孫某女俠所刺）皇四子寶親王弘曆卽位，是爲高宗。

參考書

清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卷二十三 黃鴻壽

皇朝文獻通考 嵇璜等

中國文化史 社會組織篇第六章階級下 梁啓超

中國歷史教科書 清朝史第二編第十六章 汪榮寶

清代歷史 卷上之二第二十八章 蕭一山

掌故叢編 第五輯第六輯西征隨筆 故宮博物院

清朝野史大觀 卷一清宮遺聞 中華書局

清代軼聞 第二冊宮闈秘史 裘毓麐

春冰室野乘 雍乾遺事條 李岳瑞

清稗類鈔 第八冊獄訟上 第十四冊種族 商務印書館

第一節　雍正時代西方之用兵

一，科舍圖嶺之役　噶爾丹策零立後，狡黠好兵，屢侵喀爾喀諸部。雍正七年（西歷紀元一七二九年）詔以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自西路進；期以明年會攻伊犂。八年五月，策零遣使來請和，諭傅爾丹岳鍾琪暫緩出師，來京會議方略；以副將軍巴賽，參贊軍務四川提督紀成斌分攝兩路軍事。時西路牲畜屯牧科舍圖嶺，（在哈密巴里坤中間，南至哈密北至巴里坤各三臺，蒙古謂碑爲科舍圖，因嶺上有唐裴行儉西征碑也。）當賊來路，距大營遠；守將副參領查廩不設備。是年冬，策零遣兵二萬襲刼牲畜，查廩棄軍逃；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以兵二千拒戰，總兵張元佐來援，轉戰七晝夜。擊退敵兵，奪回駝馬大半。（看嘯亭雜錄卷五岳威信獲罪始末條）

二，和通泊之敗　九年四月，傅爾丹進屯科布多，（雍正八年築城在科布多河南哈喇烏蘇湖西）策零知西路牲畜缺乏，不能進擊，遣其將大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以兵三萬犯北路，至科布多西博克托嶺，（阿爾泰山之東幹）先遣諜佯爲我獲，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

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距我軍三日程」。傅爾丹勇而寡謀，即以兵萬餘往襲，諸將交諫，不聽。六月二日，與敵前軍遇，轉戰一日，殺傷相當。次日，進至和通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前鋒四千人爲敵伏兵所圍，傅爾丹以後軍往援，以衆寡不敵，敗績，副將軍巴賽，查納弼以下皆戰死，傅爾丹走還科布多。（看嘯亭雜錄卷三記辛亥敗兵事）

三，鄂登楚勒河之戰　賽音諾顏部之成立　朝廷聞警，降傅爾丹振武將軍，仍駐科布多；以順承郡王錫保代爲靖邊大將軍，屯察罕庾爾。（在今外蒙古札薩克圖部中右翼末旗境內察罕泊旁在科布多東南三百餘里康熙年間築城）是年九月，大小策零敦多布謀乘勝東犯喀爾喀，以科布多察罕庾爾均有備，乃取道阿爾泰山南深入，進至賽音諾顏境。郡王額駙策凌伏兵距戰於鄂登楚勒河，大破其兵，大小策零敦多布走還。時土謝圖汗滋生至三十八旗，賽音諾顏仍隸土謝圖汗，至是詔晉封策凌親王，授大札薩克，分土謝圖汗二十旗隸賽音諾顏部，與車臣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對立，於是外蒙古分爲四大部。

四，額爾德尼昭之戰　朝議以察罕庾爾大營偏北，而敵每繞山南路東犯，乃於推河，翁金河，拜達里克河三處各築城，（三河並在賽音諾顏境內推河在鄂爾坤河西二百里拜達里克河在推河西二百里翁金河在推河東二百里）與察罕庾爾大營犄角；以馬爾賽爲撫遠將軍，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庾爾大營，取道山南，潛至鄂得爾河源，（在烏里雅蘇台東北）錫保檄策凌拒之於本博圖山。（在烏里雅蘇台東南）噶爾丹零策偵知策凌西出，襲擊其帳於塔密爾河，（下流流入鄂爾坤河）盡掠子女牲畜。策凌聞警，告急錫保，請兵夾攻；急調蒙古兵三萬人還救，乘夜由間道繞出山後，黎明自山頂馳下，襲破準兵；追至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準兵大敗，而錫保援兵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額爾德尼昭，（漢名光顯寺）其地右阻杭愛山，左阻鄂爾坤河，道狹不容大衆，又橫亘以大寺，準兵無走路，逼入河中死者大半，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策凌急檄馬爾賽於拜達里克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克城中有兵萬三千，諸將整兵待發，而馬爾賽主張閉門不出，噶爾丹策零遂遁歸。事聞，賜策凌號超勇親王，錫黃帶；以牧地被掠，賜馬二千，牛千，羊五千，白金五

萬，賑所屬失業者；並命城塔密爾，建第居之，誅馬爾賽，免錫保官，奪爵；以平郡王福彭代爲靖邊大將軍，駐烏里雅蘇臺；策凌爲定邊左副將軍，屯科布多，十二年，移屯察罕庾爾。是年，準噶爾上書乞和，詔策凌來京與議，使命往返二載，至高宗乾隆二年，始議定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遊牧不得過界東，盡罷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靡餉七千餘萬，勞師十餘載，至是始勉就和平之緒。看嘯亭雜錄卷三書光顯寺戰事條

第二節　準噶爾之內亂

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卒，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以母貴嗣汗位，童昏無行，同母女兄烏蘭巴雅爾稍約束之，稍長，遂以讒幽其女兄，屢殺大將。十五年，女兄之夫賽音伯勒克與諸台吉攻殺之，立其庶兄刺麻達爾札，故外婦出也。部衆不服。

大小策零敦多布皆準部同族台吉，以謀勇爲策妄父子兩世將兵，南破衞藏，東摧蒙古，國人畏服。至是大策零之孫達瓦齊，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謀立噶爾丹策

零少子策妄達什，刺麻達爾札覺之，殺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達什達瓦部將薩喇爾率千餘戶來降。達瓦齊與其黨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國名今俄領乞而吉思荒原）

阿睦爾撒納者，故西藏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而策妄那布坦之外孫也。策妄以女贅丹衷於伊犁而殺之，丹衷之妻先生子班珠爾，丹衷死後，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姓伊克明安本都爾伯特屬部）長，生阿睦爾撒納。長而狠戾陰狙，見準部內亂，欲攜使內訌，而已乘其釁。至是刺麻達爾札遣兵三萬追捕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遁回舊遊牧地，潛簡精銳千五百人，由山僻小路，裹糧晝伏夜行，突入伊犁，殺刺麻達爾札，迎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族貴而無能，小策零之孫濟噶爾與爭位，擊走達瓦齊，二人各徵兵於諸部，諸部莫知適從，國內大亂。阿睦爾撒納誘殺濟噶爾，迎達瓦齊還伊犁，恃功益跋扈。

是時阿睦爾撒納為輝特部台吉，居塔爾巴哈臺；（今新疆伊犁道塔城縣）其同母兄班珠爾為和碩特台吉，居庫爾烏蘇；（今新疆伊犁道烏蘇縣）又脅降都爾伯特台吉納默庫，而徙帳於額爾齊斯河；（回語遒緊之謂言其水流湍急也在阿爾泰山之南二百里科布多之西三百餘里塔爾巴哈臺之東烏魯木齊之北各八百餘里）令行三部，

遂侵掠伊犁邊境，達瓦齊三遣兵討之，皆不克；乃自將精兵三萬，壓額爾齊斯河，使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知勢不敵，乃與班珠爾，納默庫率所部兵二千，口二萬東奔，十九年秋，款關內附。上素知其爲部衆所畏服，可驅策嚮導；乃詔安置其部衆於賽音諾顏部之札卜堪河，（即匝盃河在賽音諾顏西北境）而徵三人入朝。阿睦爾撒納備言伊犁可取狀，上大喜，封親王；班珠爾，納默庫並封郡王。瑪木特見諸台吉先後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爲，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爪牙腹心皆至中國。

第三節　伊犁之平定

乾隆二十年（西歷紀元一七五五年）二月，兩路出師，以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科爾沁親王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內大臣瑪木特等爲參贊。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領侍衛內大臣薩喇爾副之，班珠爾，內大臣鄂容安等爲參贊。兩副將軍皆準部酋長，各領三千人爲前鋒，將軍參贊繼之　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所至準部各部落皆望風降附，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是

年五月，大兵入伊犁，達瓦齊走保格登山。（在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降將阿玉錫率二十餘騎先驅，乘夜直薄其營，搴纛大呼，敵衆崩潰，達瓦齊宵遁，餘衆皆降。達瓦齊踰天山，南走回疆，以百餘騎投烏什城，（今阿克蘇道烏什縣）城主霍吉斯執之以獻，天山北路悉定。

第四節　阿睦爾撒納之叛

高宗用兵伊犁，初非欲郡縣其地；將俟準部戡定後，仍厄魯特四衞拉特之舊，設都爾伯特，和碩特部如故，設輝特部以補土爾扈特，設綽羅斯部以代準噶爾，各以降人爲之汗，令如喀爾喀四部例，長爲外藩。伊犁既平，班第，鄂容安與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留辦善後，色布騰巴爾珠爾隨凱旋兵還朝。詔阿睦爾撒納以九月赴熱河行宮行飲至禮，偕諸部台吉受封；而阿睦爾撒納必欲總長四部，專制西域；特欲出自朝命則無後患，自昵於色布騰，私以己意乞代奏，期七月下旬俟命。隱以總汗自處，擅誅殺虜掠，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諱其降，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

薩克，布魯特（國名今俄領七河省及費爾干等省）流言，非「已總四部，邊不得安」。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奏聞，詔即軍中誅之；而是時大兵已撤，留屯者僅五百人，餘皆厄魯特降人，班第等遂不敢發；惟趣之入朝，欲就內地執之，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偕行。阿睦爾撒納沿路逗留，俟色布騰代爲之請，而色布騰不敢奏。至八月中旬尚無後命，疑事中變，反謀始決。十九日，行至烏倫古河，（在科布多南境）距札卜堪河游牧地不遠，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而自由額爾齊斯河（在烏倫古河北下流入俄領托穆斯克省齋桑淖爾湖）間道北逸。遣使至札卜堪河迎妻子，則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軍營，幷其兄班珠爾收之。伊犁諸剌麻，宰桑（管事官）聞阿睦爾薩納脫走，蜂起作亂；是時阿睦爾撒納部下從逆者僅二千餘人，屯伊犁東北之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里）而定西將軍永常屯烏魯木齊，（今迪化縣）有兵數千人，附近台吉，宰桑皆來投効，可以驅策奔走，乘程援伊犁。永常反遲疑，退屯巴里坤；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班第鄂容安薩喇爾率五百兵，由伊犁且戰且退，走二百餘里，至崆吉斯河，爲賊所圍，薩喇爾先遁，軍潰，班第鄂容安自殺，伊犁復陷。瑪木特以疾留伊犁，

被執，不屈，見害。看嘯亭雜錄卷六信勇公條

朝廷聞警，革色布騰爵，賜額林泌自盡，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率師進討。沿路擊敗亂黨，二十一年正月，長驅至特勒克河，在伊犁道南境源出天山下游入伊犁河距阿睦爾撒納所在僅一日程，玉保領前鋒，爲賊諜所紿，縱之遠颺。二月，大兵至伊犁，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追捕阿睦爾撒納，以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率師爲後援。達爾黨阿擊敗哈薩克兵，阿睦爾撒納易服潛遁；達爾黨阿頓兵哈薩克邊境，交涉數月，不得要領。

是時喀爾喀車臣汗部郡王青滾雜布作亂，撤所部驛站，朝廷與西師消息中斷。諸從征降人見達爾黨阿可欺，又聞外蒙有警，蜂起作亂，誘殺都統和起。阿睦爾撒納聞之，亦自哈薩克歸，會諸部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亂。朝廷聞警，以賽音諾顏部親王成衮札布策凌子爲定邊左副將軍，討青衮雜布，誅之。逮達爾黨阿，使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由間道援兆惠。

是時兆惠駐防伊犁，有兵一千五百人，諸部叛後，伊犁陷入重圍，是年十一月，兆惠拔營轉戰而東，沿途且戰且退，殺賊數千人。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軍食且盡，連日數十百戰，無不一當百。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今迪化道阜康縣）會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乃結營自固。三十日，圖倫楚兵來援，圍乃解。

是年三月，命成袞札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討叛黨。會諸部內亂，自相吞噬；痘疫流行，死亡相望；兆惠兵長驅至，各烏合賊皆散走，逆酋先後授首，阿睦爾撒納復奔哈薩克。兆惠追至哈薩克東部，其汗阿布賚遣使入貢，誓擒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走入俄羅斯邊界，患痘死，天山北路復定。詔成袞札布歸鎮烏里雅蘇臺，命兆惠與參贊大臣富德留軍度冬。

是時阿睦爾撒納餘黨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間出沒，襲擊官軍，始終無降服之意。而迎降之各部落，過輒復叛，並誘殺都統滿福。朝廷不得已，命兆惠富德分兵兩路，痛剿之。次年，兆惠，富德南征回疆，以賽音諾顏親王車布登札布（策凌子成袞札布弟）為定邊右副將軍，繼之。次年，車布登札布佐兆惠攻葉爾羌，以參贊

大臣舒赫德，阿桂等繼之。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大軍先後合圍縱殺，搜山網谷，獮薙不遺。計準部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與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於大軍者十之三，是爲厄魯特一大刼。朝廷於伊犂，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臺，分派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置伊犂將軍以統轄之，內地商民移住者日衆，遂成西北一重鎮。（看嘯亭雜錄卷三西域用兵始末，薩賴爾之敗二條。）

準噶爾世系表（姓綽羅斯氏元臣孛罕之裔在明初爲瓦剌酋長封順寧王）

三世

孛罕……瓦剌順寧王瑪哈木—韃靼太師丞相脫歡—韃靼太師淮王也先—

—博羅納哈勒杜爾伯特部祖

—額斯墨特達爾漢諾顏（準噶爾部祖）……博汗—烏林台巴丹太師（始建準噶爾）……（一）巴爾圖渾台吉—

—車臣

—卓特巴巴圖爾

(二)僧格 —— (三)索諾木阿拉布坦 康熙十二年爲噶爾丹所弒

(四)噶爾丹 康熙三十六年自殺

(五)策妄阿布坦 雍正五年卒 —— (六)噶爾丹策零 乾隆十年卒

(八)剌麻答爾札 那木札爾死後即位旋被弒

(七)那木札爾 乾隆十年立旋被弒

策妄達什

大策零敦多卜 —— □ —— (九)達瓦齊 爲清高宗所滅

小策零敦多卜 —— 達什達瓦

和碩特世系表 姓奇渥温氏元太祖次弟哈布圖哈薩爾後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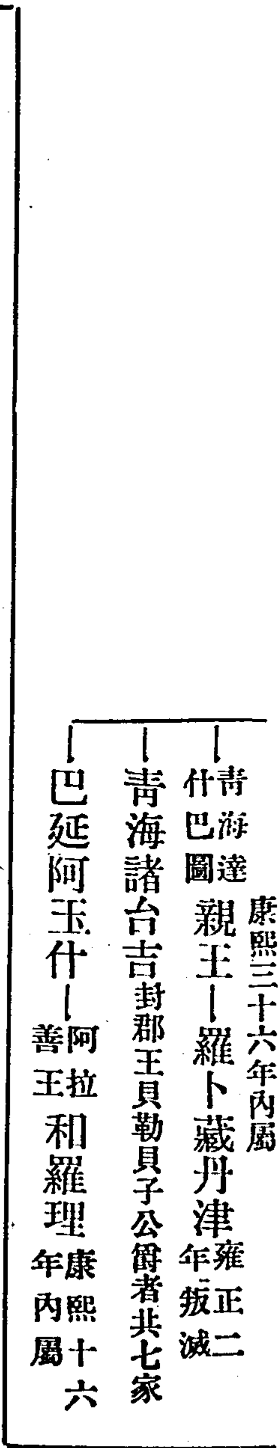
哈布圖哈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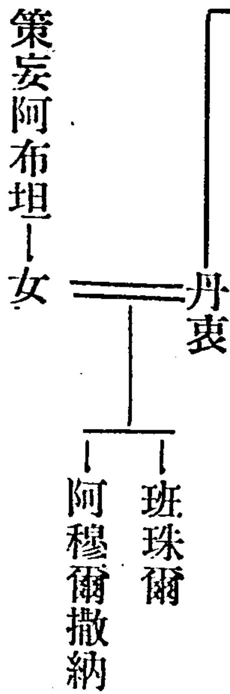
□ —— 西套鄂爾齊圖汗 康熙十六年爲噶爾丹襲殺

青海固始汗 順治十三年卒

西藏鄂齊爾汗 康熙九年卒 —— 拉藏汗 固始汗孫康熙五十六年爲策妄阿布坦襲殺

西藏達賚巴圖爾汗 康熙三十六年卒





清廷與準噶爾衝突表

一、康熙二十七年，噶爾丹擊併喀爾喀，遣使入貢清廷，要求執送土謝圖汗，詔不許。

二、二十八年，遣使諭噶爾丹罷兵，返喀爾喀侵地；不奉詔。

三、二十九年，噶爾丹侵略內蒙古，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與戰烏珠穆沁，不利。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與戰於烏蘭布通，大破之。噶爾丹北遁。

四、三十四年，噶爾丹復東侵，至巴顏烏蘭。三十五年春，上自將征之，噶爾丹西遁；撫遠大將軍費揚古

邀擊之於昭莫多，大破之，殺其可敦阿奴；噶爾丹走死。

五、五十五年十月，策妄阿布坦遣大策零敦多布襲西藏。五十六年七月，陷拉薩。五十七年，朝廷大發兵分四路討之。副將岳鍾琪擊破其兵，復拉薩。大策零敦多布走還伊犂。

六、雍正七年，詔大將軍傅爾丹出北路，岳鍾琪出西路，會攻伊犂。

七、八年五月，噶爾丹策零遣兵襲西路兵於科舍圖嶺，虜其牲畜而還。

八、九年四月，傅爾丹與準噶爾將大，小策零敦多布戰於和通泊，敗績。

九、九月，大，小策零敦多布侵喀爾喀，賽音諾顏郡王額駙策凌拒戰於鄂登楚勒河，大破之；大，小策零敦多布走還。

十、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自將襲塔爾密河，虜賽音諾顏部子女牲畜。策凌引兵還救，敗其兵於喀喇森齊泊，追至額爾德尼昭，大破之。噶爾丹策零遁還。

十一、乾隆十年，準噶爾將薩喇爾來降。

十二、十九年秋，準噶爾將阿睦爾撒納，瑪木特來降。

十三、二十年二月，以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會攻伊犂。五月，入伊犂，執其可汗達瓦齊。

十四、是年八月，降將阿睦爾薩納反，陷伊犂，將軍班第，參贊大臣瑪木特，鄂容安死之。

十五、以策楞爲定西將軍，玉保爲參贊大臣，討阿睦爾撒納。二十一年正月，擊敗其兵，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

十六、是年五月，喀爾喀車臣汗部郡王青滾雜布作亂，阿睦爾撒納復入寇。詔遣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討青滾雜布，誅之。右副將軍兆惠討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走死。

第五節　烏梁海之內屬

烏梁海爲蒙古別部，其人容貌類突厥民族，而其言語，風俗，宗教則全與蒙古無異，自稱曰噸瓦，分布於烏魯克穆河，貝克穆河流域及庫蘇古爾湖之周圍。其住民之大多數以捕魚爲業，間有從事畜牧或耕作者，則僅十分之二而已。其知識程度在蒙古諸部以上，然役屬於喀爾喀及準噶爾，常應兵役，納賦稅。策妄阿布坦跋扈，頗利用烏梁海人以牽制中國，康熙五十四年，喀爾喀札薩克博貝建議征烏梁海以分準噶爾之勢，自是以後，北路大軍控扼要衝，以漸剿撫，降附者日衆。準部平後，其所屬之烏梁海盡入版圖，分其衆爲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阿爾泰淖爾烏梁海三部，各與酋長以官職，使統治所部，隸於定邊左副將軍及科

布多參贊大臣。唐努烏梁海最大，其餘二部僅占有科布多之一部分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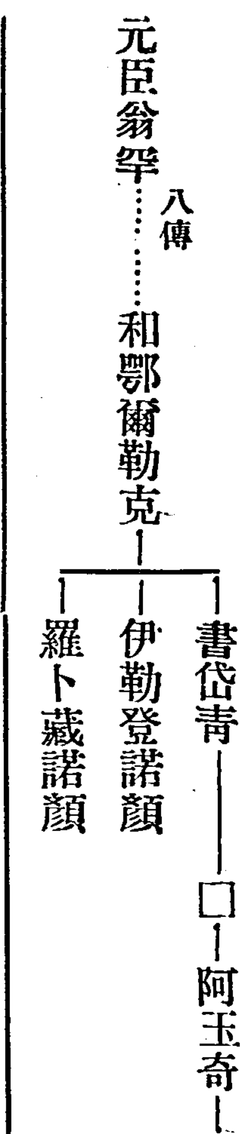
第六節　土爾扈特之歸化

土爾扈特者，故四衛拉特之一，元臣翁罕之後。八傳至和鄂爾勒克；居塔爾巴哈臺。值準噶爾强盛，和鄂爾勒克畏其偪，明莊烈帝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年）率其子書岱青等，引部衆二十餘萬人，移入俄羅斯境，經過乞而吉思荒原北，占領窩瓦河流域，進掠 Astrakhan, Saratof 等地，又東侵西伯利亞，掠 Tobolsk 府。是時俄國方與波蘭搆兵，無暇東顧，和鄂爾勒克益騷擾不休，卒以戰死。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書岱青等始附屬於俄，然仍遣使朝貢中國。書岱青之孫阿玉奇在位，以女妻準噶爾汗策妄阿布坦，策妄離間其子散札布台吉，使率所部萬五千戶至伊犁，盡沒入之，而逐散札布歸俄羅斯；又絕其貢道與赴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阿玉奇遣使假道俄境，來貢方物。聖祖欲察其國情，遣內閣侍讀圖理琛齎敕往報。圖理琛取道蒙古，西伯利亞而至其國，往返經三載，因述其所經之道路山川民風物產，爲異域錄二卷，是爲清初西北紀行之名著。

乾隆中葉，土爾扈特雜居俄國已久，休養生息百餘載，戶口繁盛，窩瓦河兩岸廣漠，饒水草，土爾扈特以河東岸爲王庭，而居其台吉鄂托克（汗之部屬）等於河西。土爾扈特遊牧國，與俄羅斯之居國不同；俄羅斯與歐洲諸國搆兵，屢徵土爾扈特兵助戰，死傷甚衆；又欲强迫其信希臘敎，阿玉奇之孫烏錫巴卽位，俄政府久不行册命；土爾扈特人滋不悅。乾隆二十二三年，王師克定伊犁，各部厄魯特之逸入俄境者，皆安置於烏錫巴部下，是爲新土爾扈特。附牧伊犁之土爾扈特台吉舍楞亦往投之，盛言伊犁空虛可取狀，新投之人多附和之，烏錫巴爲所惑，遂與台吉喇嘛定議，傳諭河南河北各部戒嚴，俟冰合時同渡東徙。適冬暖，冰久不合，烏錫巴不能待，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率南岸十六萬口啓行，沿途破俄國邊城四，俄出兵追之，不及。途中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人千百爲羣，環攻其輜重牲畜；土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草旬日，皆飲牛馬血，人畜死亡大半。三十七年六月，始抵伊犁，僅存七萬餘口，侹羸無人形。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

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事聞，廷議以降人中有舍楞，前曾誑害我副都統，疑其有詐；且我受俄國叛藩，恐啟釁。高宗以舍楞前竄俄時，我固再檄索之，而俄人不與，是我理直有詞。土爾扈特既背其上國而來，儻復犯我，彼將焉往。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驅之使去，將有他變。乃決計受降，給馬牛羊二十六萬，供畜牧；發茶，米，麥，裘，布，氈，棉等各數萬以賑之，共費帑金二十萬有奇，封烏錫巴爲汗，以所部爲舊土爾扈特部；舍楞爲郡王，以所部爲新土爾扈特部。於是蒙古民族皆入於中國。

土爾扈特世系表



散札布台吉　烏錫巴 聖武記謂爲阿玉奇之孫不知其父爲何人

參考書

聖武記 卷三雍正西征厄魯特記 卷四乾隆蕩平準部記 魏源

中國歷史教科書 清朝史第二編第十五章第十七章 汪榮寶

清代通史 卷上之二第五編第二十六章卷中之一第一篇第二章第三章 蕭一山

第十四章　天山南路之內屬

第一節　天山南北路之形勢

阿睦爾撒納竄死，天山北路入於中國，而南路諸回城，故隸準噶爾勢力之下，至是因準噶爾已滅，又度中國方以全力經營伊犁，未暇南進；乃思乘新舊勢力交代之際，集兵守險，爲獨立運動；於是中國復有回疆之師。回疆即天山南路，天山爲葱嶺正幹，袤數千里，抵哈密。其左右爲準回兩部，回部即漢書城郭三十六國，非北路諸行國比。南北分路於哈密：其由巴里坤踰山，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爲孔道；其由烏什，阿克蘇，逾冰嶺，赴伊犁者爲捷道。雪山之陽，冬夏滂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匯於蒲昌海。（今羅布淖爾）其間大小回城數十，回莊小堡千計；漢書西域諸小國：或僅數百戶，千餘戶；勝兵或數十人，數百人；康熙中上諭所稱：準噶爾攻取回子千餘城：皆並回莊回堡數之也。由甘肅酒泉縣西行，出萬里長城最西之嘉峪關，經過安西縣之古玉門關，敦煌縣之古陽關，而入新疆境。西行至哈密，爲古伊吾。避白龍堆大戈壁之險，西行至鄯

善，爲古樓蘭。又西北行至吐魯番，爲古車師前部，漢戊己校尉所治，唐西州，明火州治皆在焉。又西北行至迪化，爲古車師後部。唐北庭都護府，元別失八里元帥府皆在焉。又西北行經過昌吉，綏來，烏蘇，精河，而至綏定，爲舊伊犂府附郭首縣，漢烏孫王庭，元阿力麻里元帥府皆在焉。是爲天山北路形勢。由吐魯番縣西南行，至焉耆，爲古危須，焉耆二國故地，唐焉耆都督府在焉。又西南至車爾楚軍臺，爲漢烏壘城，都護治焉。又西至輪臺，爲漢兵屯田地。又西南至庫車，爲古龜茲，唐安西都護府，龜茲都督府皆在焉。又西北經賽里木城，至拜城，爲漢姑墨國。又西南至阿克蘇，爲漢溫宿國。自此分爲三道：一西行至烏什，爲漢尉頭國。一西稍偏南行，經過巴楚，至喀什噶爾，（今疏勒縣）爲古疏勒國，東漢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時駐札地，唐疏勒都督府在焉。一由巴楚西南行至葉爾羌，（今莎車縣）爲古莎車國。自此南渡玉河，（今葉爾羌河）東南行，經過葉城，至皮山，爲古皮山國。又東南行至和闐，爲古于闐國，唐于闐都督府在焉。是爲天山南路形勢。

此外漢書所載西北各小國：若休循，捐毒，盤陀等，大抵皆今環回疆之布魯特各

部；無君長，不比數。其南各小國：若渠勒，精絕，戎盧，小宛等，今並淹沒無蹤，蓋淪入瀚海矣。

新疆地名簡表

今名	舊名	漢名	唐名	元名	明名
哈密縣	哈密廳	伊吾廬	伊州		哈密衛
鄯善縣		樓蘭國			柳城
吐魯番縣	吐魯番廳	車師前王庭	西州		火州
迪化縣	迪化府	車師後王庭	北庭都護府	別失八里元帥府	
綏定縣	伊犁府	烏孫王庭		阿力麻里元帥府	
焉耆縣	焉耆府	危須，焉耆二國。	焉耆都督府		
車爾楚軍臺		烏壘城，都護治所。			
輪臺縣		輪臺，屯田地。			

庫車縣	庫車州	龜茲國	安西都護府 龜茲都督府		
拜城縣		姑墨國			
阿克蘇縣	溫宿府	溫宿國			
烏什縣	烏什廳	尉頭國			
疏勒縣	喀什噶爾	疏勒國，長史治所。	疏勒都督府		
莎車縣	葉爾羌	莎車國			
皮山縣		皮山國			
和闐縣	和闐州	于闐國	于闐都督府		

第二節　回教徒之東漸　和卓木之建國

回疆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教，其以回教著者，則萌芽於唐而盛於元以後。元太祖創立蒙古帝國，封次子察合台於中亞

，天山南路隸於察合台。有元末年，察合台汗國內亂，國分爲二，天山南路隸於東部之喀什噶爾汗國。有明初年，帖木兒帝國勃興，倂吞西部之汗國，喀什噶爾汗國附庸於帖木兒。帖木兒帝國全盛時代，西方回教徒之文人學士，爭集其國都撒馬爾罕，教祖穆罕默德後裔有稱爲和卓木者，（譯言聖裔）尤得尊信。有明中葉，和卓木子加利宴，伊撒克兄弟，始自撒馬兒罕移居喀什噶爾，各集弟子說教，自汗以下咸崇奉之。明世宗嘉靖中，喀什噶爾汗撒伊特數用兵東向，悉定天山南路地，回教勢力隨之增長。加利宴之門徒稱白山宗，伊撒克之門徒稱黑山宗，各習師說相標榜。順治初，喀什噶爾汗伊思麥魯崇奉黑山宗，排斥白山宗，白山首領和卓木亞巴克亡入西藏，欲藉刺麻之援恢復勢力。康熙十七年，噶爾丹遂以五世達賴之命，舉兵入喀什噶爾，立亞巴克爲汗，而遷故汗於伊犁，於是和卓木之裔始以教主兼君主。

是時天山南路尙分裂爲若干小國，喀什噶爾主權雖已入於回族之手，而其東葉爾羗，吐魯番，哈密諸城皆爲蒙族所分據。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羗有阿

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並入貢中國，自稱成吉斯汗裔。中國以其久習回教，遂以宗教之名名之，稱其城曰回城，汗曰回酋。及準噶爾強盛，併吞天山南路，康熙中，哈密內附中國；雍正初，吐魯番徙居嘉峪關外古瓜州，（在今安西縣南）其餘各國陸續為回族所有，間接以服屬於準噶爾；天山南路蒙族之勢力遂完全消滅矣。

清初新疆境內主權者表

順治初	家世	康熙中	家世	雍正初
哈密巴拜汗	元裔	內附中國		
葉爾羌阿布都汗	同			
吐魯番蘇勒坦汗	同			徙居古瓜州
喀什噶爾伊思麥魯汗	同	亞巴克汗	和卓木	

第三節　大小和卓木之變

噶爾丹征服天山南路以後，以回族為保護國，徵租稅，課徭役，干涉其宗教上

之紛爭，質其酋長阿布都里實特及其子瑪罕木特於伊犂。噶爾丹敗後，阿布都里實特父子自拔來歸，聖祖優遇之，遣人護至哈密，送還葉爾羌。策妄阿布坦在位，排斥白山黨，執瑪罕木特，幽之伊犂；羈其二子博羅尼都，霍集占，即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使率回民數千墾地輸賦。達瓦齊在位，準噶爾有內亂；天山南路諸黑山黨聞之，企圖獨立，求援於葱嶺以西諸回教國，盡逐準噶爾駐防兵。

乾隆二十年夏，大軍定伊犂。阿睦爾撒納欲利用白山黨，以買回教徒歡心；釋博羅尼都，與以兵，使歸定天山南路；留霍集占居伊犂，使統率天山北路之回教徒。博羅尼都南歸，喀什噶爾，葉爾羌諸黑山黨，聯兵拒戰於烏什，博羅尼都擊敗之，悉定天山南路地。霍集占率天山北路之回教徒，助阿睦爾撒納與勤王之台吉宰桑戰。二十一年，王師再定伊犂，欲藉戰勝之餘威，羈縻南路；遣侍衛托倫泰往定貢賦，未得要領。同時霍集占自北路遁歸，與其兄共商事大與獨立之利害。博羅尼都欲集所部受中國約束，霍集占謂強敵已滅，中國在伊犂勢力尚未鞏固；不以此時自立，而長爲他人奴僕，非計。博羅尼都以爲然，乃召集部衆，自立

爲巴圖爾汗；傳檄各城，使集士馬，峙糗糧器械以待；回戶數十萬從風而靡。惟庫車，拜城，阿克蘇之城主鄂對等不從，相率奔伊犁。定邊將軍兆惠遣副都統伊敏圖招撫回部，命鄂對等偕行。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僇，各城響應，庫車守備已具，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伊敏圖不從，以滿兵百人馳入庫車，被害；鄂對等皆馳還。

第四節　黑水營之戰

是時兆惠正引兵搜剿厄魯特餘黨，無暇兼顧回疆；乃以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二十三年五月，自吐魯番進攻庫車。博羅尼都兄弟引兵來援，領隊大臣愛隆阿等連破其兵，博羅尼都等斂餘兵入保城。鄂對請於城外險要處伏兵，防其遁走；雅善哈善不以爲意。博羅尼都等開西門夜遁，守西門之副都統順德訥不追；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攻城，爲敵人所覺，戰死者六百餘人。八月，守城之回酋復突圍夜遁，餘衆開門降。詔以諸將屢失機，誅雅爾哈善，順德訥，馬得勝以徇。

是時阿克蘇，烏什城主皆閉城拒博羅尼都兄弟，博羅尼都乃走據喀什噶爾，霍

集占走據葉爾羌，東西犄角，爲背城一戰之計。朝廷使兆惠移軍而南，時兵皆未集，惟引步騎四千先行，留副將軍富德剿餘賊，沿途招撫阿克蘇，烏什以下諸城，使鄂對招撫和闐。轉戰至葉爾羌城東，擊敗敵兵，以兵少不能攻城，營於城東葉爾羌河畔。葉爾羌河蒙古語謂之哈喇烏蘇，譯言黑水，故當時稱之爲黑水營。兆惠部兵既寡，敵以大兵數萬盡銳攻之，兆惠力戰，相持三月不下。富德在北路，聞兆惠被圍急，率所部兵三千餘人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至呼爾璊，（在葉爾羌城東北三百七十里）擊敗敵兵，轉戰四晝夜，得渡葉爾羌河，距黑水營尚三百里，敵愈衆，不能進，於是富德亦被困。

是時愛隆阿奉兆惠檄，赴阿克蘇催援軍，途遇參贊大臣阿里袞，有兵六百人，馬三千匹，駝七百匹，而愛隆阿部下有兵千餘人，遂合軍西行。乘夜張兩翼薄敵軍，大呼奮擊，聲塵合沓，敵軍驚潰，遂解富德之圍；乘勝追逐，復解兆惠之圍；合軍還屯阿克蘇。二十五年四月，諸軍漸集，凡三萬人，分爲二路，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博羅尼都兄弟不敢戰，棄城西走巴達克山

，富德追之急，巴達克山素爾坦沙執殺之以降，天山南路平。看嘯亭雄錄卷三平定回部始末條

第五節 烏什之變

回部既平，朝廷設參贊大臣，駐喀什噶爾，統轄天山南路，受伊犁將軍節制。諸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設領隊大臣，治軍事；皆以滿員任之。各城皆設阿奇木伯克，回部官名治民事，刑事；以回人任之。自三品至六品，各隨年班入覲，不得專生殺。租稅二十分取一，視準噶爾徵額大減。然地既邊遠，又當新附之後，辦事大臣等往往藉戰勝之威，奴隸所屬；而伯克等又助之爲奸。故征服未幾而有烏什之變。烏什爲回疆大都會，居民數萬。大軍初定伊犁，其伯克霍吉斯擒達瓦齊以獻，受封爲郡王。大小和卓木之變，霍集斯頗持兩端，朝廷慮其反覆，召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其所役之哈密回衆，又以客民魚肉土著。辦事大臣蘇成縱酒好色，憒憒不治事，回民憤怨無所訴。乾隆二十九年二月，聚衆作亂，殺蘇成，阿布都拉以下官吏。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庫車大臣鄂寶先後赴援，皆戰敗。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犁將軍明瑞各以兵赴援

，合圍烏什，七月，賊內潰，盡縛首逆以降。官軍入城，誅其黨羽，徙老弱萬餘口於伊犂，而徙他城回戶以實之。

第六節　張格爾之亂

烏什之變以後，朝廷常愼選邊臣，回民賴以休息。其後保舉漸弛，多用侍衞及口外駐防，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所屬司員章京，益乘之與各城伯克因緣爲奸。朝廷歲征錢糧土貢，不過數十取一，而官吏輒於正供之外，需索百端；又廣漁回女，奴使獸畜，回民滋怨。　博羅尼都死後，其子薩木克奔浩罕，有三子。次子張格爾以誦經祈福爲名，傳食諸部落，諸部落多崇奉之。仁宗嘉慶二十五年，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衆心，張格爾乘機，糾布魯特流民數百寇邊。頭目蘇蘭奇入邊報警，章京綏善叱逐之，蘇蘭奇怒，走出塞從賊。斌靜以蘇蘭奇交通逆裔，聚衆滋事入奏，詔命伊犂將軍慶祥往勘，得斌靜罪狀，褫職逮問。宣宗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張格爾屢寇邊，內地回民多爲其耳目，官兵往捕輒遁。五年九月，領隊大臣色彥圖以兵二百人，出塞四百里掩之，不遇；乃縱殺游牧布魯特

婦孺百餘人而還。其酋汰列克憤甚，引所部二千人，追覆官兵於山谷。西四城回民聞之，皆變，賊遂猖獗。朝廷乃以大學士長齡爲伊犁將軍，而以慶祥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張格爾乞援浩罕，得其兵二三千人，以爲親兵。六年八月二十日，攻陷喀什噶爾，慶祥戰死；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葉爾羌，和闐三城同時俱陷，羣回響應。

朝廷聞警，以長齡爲揚威將軍，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爲參贊大臣，發兵會阿克蘇進討。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賊兵進攻阿克蘇，烏什，庫車戒嚴。辦事大臣長淸拒戰於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城四十里）擊敗敵之前鋒；庫車，哈拉沙（即喀喇沙爾今爲焉耆縣）守將各引兵來援，東四城始無恐。七年二月六日，長齡率師一萬九千人進討，留兵一萬一千五百人，分屯庫車，阿克蘇，烏什，巴爾楚等處以防後路，幷護運道。連破敵兵，三月一日，復喀什噶爾；五日，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及和闐；張格爾走出塞。六月，詔楊遇春引兵九千人凱旋以省糧運，以楊芳代爲參贊，留兵八千人防喀城。十二月，楊芳擊擒張格爾於喀爾鐵蓋山，（在塞外）回疆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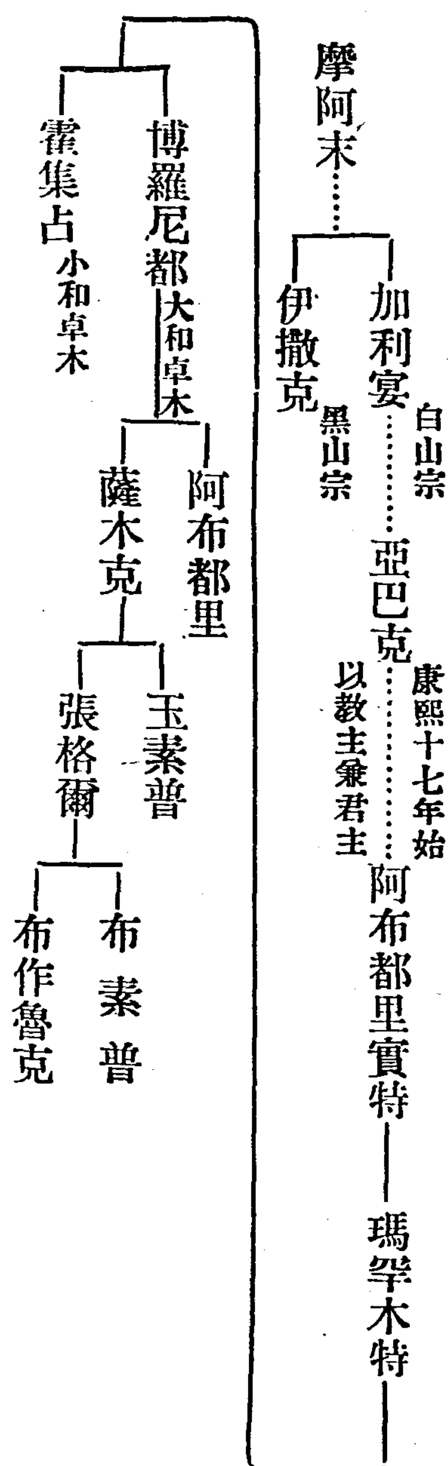
第七節　玉素普之亂

回疆平後，徵長齡還京，以那彥成爲欽差大臣，代籌善後。嚴定各辦事，領隊大臣歲終考核之制，俾互相糾察，又總考核於伊犁將軍及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增其廉俸，許其携眷，定其役使。印房章京由京簡派以重其選。嚴賄補伯克之弊，定其資格，愼其保舉，制其迴避。絕浩罕互市，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回疆粗安。而安集延流寓各夷被逐出卡，憤怨思報復；道光九年秋，奉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爲和卓木，糾黨數千人入寇，擊敗南路參贊大臣札隆阿兵，圍喀什噶爾，葉爾羌二城，大掠附近回莊回堡。伊犁參贊大臣容安引兵四千五百赴援，逗留不進；詔逮容安，以哈豐阿代領其衆。十一月，破賊兵，賊飽掠出塞，城圍始解。浩罕乞援於俄，俄人不允；玉素普懿善，不欲爲浩罕所利用；浩罕不得已，乃請和，送還被虜兵民，詔仍許互市如故。

第八節　七和卓木之亂

浩罕與中國和後，連年與布哈爾搆兵，國內大亂。道光二十七年，國內悍徒奉和卓木族加他漢等七人，募集同志，聯合布魯特人寇邊。駐喀什噶爾之浩罕貿易事務官那墨特，復爲煽動內地回民，使起內應。回民屢遭浩罕虜掠，懲於往事，不願附和。加他漢等侵掠喀葉二城附近，不能得志；十一月，伊犁兵赴援，遂不戰而遁，是爲七和卓木之亂。

和卓木世系表



回疆變亂表

時代	首領	侵略範圍地	討平之將帥
乾隆二十一年	博羅尼都，霍集占。	天山南路	兆惠，富德。
二十九年	張格爾	烏什	明瑞，納世通。
道光五年	張格爾	西四城	長齡，楊遇春，楊芳。
九年	玉素普	喀什噶爾，葉爾羌。	哈豐阿
二十七年	加他漢等七八	同	

參考書

聖武記 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記乾隆新疆後事記道光重定回疆記道光回疆善後記 魏源

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第二編第十八章第三編第二十二章 汪榮寶

清史稿 屬國傳四 清史館

第十五章　葱嶺以西諸國之內屬

天山南路既平，中國餘威震於殊俗，於是葱嶺以西各國陸續內屬。新疆內地以天山爲綱，南爲回部，北爲準部；外地以葱嶺爲綱，東爲新疆，西爲屬國。屬國中復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爲哈薩克，爲東布魯特，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爲西布魯特，皆遊牧之國。再西爲浩罕，西南爲巴達克山，再西南爲愛烏罕，皆城郭之國。準回兩路平後，先後稱臣入貢，玆分述其事蹟如左：

一、哈薩克　東北界科布多所轄之烏梁海，東南界塔爾巴哈臺及伊犁，南界布魯特，塔什干，西北界俄羅斯，卽今俄領乞而吉思荒原地。舊分三部：左部曰鄂爾圖玉斯，在伊犁西北，漢爲康居國王冬治樂（音洛）越匿地到卑闐城，南北朝時爲結契與者舌接壤地，唐爲黠戛斯，元爲乞兒吉思。右二部曰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在左部之西稍偏南，漢爲康居小王窳匿城等地，南北朝時爲者舌，粟特境，唐爲石國及突厥可薩部地，元爲康里，乞兒吉思及察赤（即塔什干）等地，明爲月即別部所役屬。左部西北境有伊爾吉自河，（即額爾齊斯河）地苦寒，其汗盛夏居之

，餘時逐水草遊收。乾隆二十年，準部蕩平，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左部，誘其汗阿布賚合兵拒戰，爲王師所破，乃請降，中西兩部亦相繼納欵，皆授王公台吉世爵。三年一貢，歲一市，以馬牛羊易緞布，而稅其百分之一。哈薩克爲行國，逐水草遊牧，與準部同俗，奉回教。右二部有城郭。右二部之北，別有部曰北哈薩克，以冠鈔爲俗，後俱爲俄國所征服。

二、布魯特　東接新疆，西界浩罕，西南界巴達克山，北鄰哈薩克，跨葱嶺立國，分東西部。東部在天山北，準部西南，近葱嶺。在漢爲烏孫西鄙，故塞種休循，捐毒二國，北魏爲波路。西部在山南，回部喀城西北，在漢爲烏秅，西夜，蒲犂等國，北魏爲權於摩，朱俱波，竭槃陀，絆盧勒等國，唐爲大小勃律。每部皆以鄂拓克爲名，部長稱比。東部五，舊游牧特穆圖泊今伊斯色克庫里湖一作色穆爾圖淖爾在俄領七河省上承吹河水左右，爲準部所逼，西遷寓浩罕東部之安集延。王師定伊犂，始復故地。乾隆二十三年，兆惠追厄魯特至其地，東部各比率衆歸附。西部十有五，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回黨至其地，各部皆降，設二品至七品頭目。布魯特爲游牧之國

，奉回教，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乾隆以後，邊吏撫馭失宜，往往生變。道光四年張格爾之亂，同治三年金相印之亂，布魯特屢出兵援之。後俱爲俄國所征服。

三、浩罕　東接布魯特，東南鄰巴達克山，西南二面俱鄰布哈爾，北鄰哈薩克。凡八城，城各有伯克，而浩罕城伯克額爾德尼爲之長。其東八十里爲那木干，又東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又東一百八十里爲安集延，東南爲窩什，西南爲霍占，西爲科拉普，西北爲塔什干，全境皆在錫爾河流域平原。在漢爲大宛，後分裂。元魏時，浩罕城爲東安國王所治之喝汗城。唐高宗顯慶中，以喝汗爲木鹿州，拜其王爲刺史。　那木干古渠搜國，元魏時爲破洛那，唐爲拔汗那，居西鞬城。太宗貞觀中，移渴塞城。高宗顯慶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授其王刺史。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册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　窩什，漢貳師城故地，唐爲東曹國。　霍占，唐爲俱戰提，元爲苦盞城。　塔什干與可薩克西部毗連，漢爲大宛西北鄙，與康居接界，後隸康居。元魏時爲者舌，隋爲石國，唐高宗顯

慶三年，以爲大宛都督府，拜其王都督。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納。其王額爾德尼旋奉表入貢。其後霍集占兄弟爲巴達克山所殲，博羅尼都次子薩木克逃赴浩罕，浩罕藉其和卓木之名，居爲奇貨。安集延人長於心計，好賈遠游，新疆南北各城皆有其足跡。性貪而恨，子女玉帛之所在，刻刻垂涎。至道光初年，遂擁張格爾，玉素普弟兄相繼作亂，攻掠天山南路西部諸城。光緒二十九年，爲俄國所滅，置費爾干及錫爾達利亞省。

四、巴達克山　東北至噴赤河，（發源葱嶺下流入阿母河）南至痕都古士山，西南界阿富汗，西北界布哈爾。漢爲烏秅，唐爲蝎槃陀，元爲巴達哈傷，明爲巴答黑商。乾隆二十四年，博羅尼都兄弟奔巴達克山，其王素爾坦沙誘殺之以降，遣使入貢。其地有城郭，負山抱河，田地肥美，戶十餘萬，耕而兼牧獵。後爲阿富汗所滅。

五、博羅爾　在巴達克山東，東接葱嶺，西界噴赤河，南界痕都古士山，北接葱嶺。有城郭，戶三萬餘。乾隆二十四年，與巴達克山同內附。人皆高鼻深目，濃髭繞喙，男多女少，恒兄弟四五人共一妻，生子女次第分認，無兄弟者與戚里

共之。土半沙鹵，故苦貧。稱其酋曰比，以人口爲賦稅，生子女，納其半，賣於各回城爲奴婢。後亦爲阿富汗所併。

六，愛烏罕　即阿富汗，東界印度，西界波斯，南界俾路芝，北界布哈爾，回部大國也。漢爲大月氏，隋爲吐火羅，唐時屬波斯，後隸東大食，宋時屬花剌子模，元屬伊兒汗國，明屬莫臥兒帝國，清初，獨立爲王國。乾隆二十七年，入貢。分七大部，西境有沙磧，餘皆沃壤，物產豐富，人皆土著，其人勇猛樸誠出天性，屢受英俄脅迫，卒不爲所屈，至今猶爲獨立國。

七，布哈爾　東界巴達克山，東南界印度之克什米爾，南界阿富汗，西南界波斯，西至鹹海，北界浩罕及錫爾河，回部大國也。漢屬康居，大月氏，晉屬康居，粟弋，南北朝時屬嚈噠，粟特，唐爲何，曹，康，米，安，史，挹怛等國地，南宋時屬西遼及花剌子模，元爲阿母河行省，明初爲帖木兒帝國發祥地，明末建布哈拉汗國，乾隆二十九年，因巴達克山內附。其地東境多山，西界有大戈壁，有城郭而兼游牧，戶口不繁。氣候多炎，冬無大雪，俗長騎射。後爲俄國所併。

參考書

聖武記卷四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魏源

東洋史要卷四第二篇大清經略塞外　桑原隲藏

瀛寰志略卷三　徐繼畬

清代西域屬國表

國名	何種國家	分幾部	漢代地名	後魏地名	隋代地名	唐代地名	宋代地名	元代地名	明代地名	對清關係	今爲何地	四
哈薩克	遊牧	左部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	結骨與者舌接壤地		黠戛斯		乞兒吉思		受王公台吉世爵，三年一貢，一歲一市。	俄領乞而吉思荒原	東 東 南 西
		中部	康居小宛匿城	者舌，粟特		石國及突厥可薩部		康里乞兒吉思察赤	屬月即別部			
		西部	同	同		同		同	同			
布魯特	遊牧	東部五	休循，捐毒二國	波路						受封爲二品至七品頭目	屬俄國	東 西
		西部十五	烏秅，西夜，蒲犁。	權於摩，朱俱波，朅槃陀等		大，小勃律。						
浩罕	城郭	浩罕	大宛	渴汗城		木鹿州				奉表入貢	爲俄國所滅，置費爾干及錫爾達利亞省。	東 東 西 北
		那木干	同	破洛那		拔汗那，休循州。						
		窩什	貳師城			東曹國						
		霍占	大宛			俱戰提		苦盞城				
		塔什干	大宛西北鄙	者舌	石國	大宛都督府						
		瑪爾噶朗	大宛									
		安集延	同									
		科拉普	同									
巴達克山	城郭		烏秅			朅槃陀		巴達哈傷	巴答黑商	入貢	爲阿富汗所滅	東北 西南
博羅爾	同	不分部								內附	同	東接 南界
愛烏罕	同	七大部	大月氏		吐火羅	屬波斯及東大食	屬花刺子模	屬伊兒汗國	屬莫臥兒帝國	入貢	獨立	東界 南界
布哈爾	城郭兼遊牧		屬康居及大月氏	屬嚈噠及粟特		何，曹，康，米，安，史等國	屬西遼及花刺子模	阿母河行省	帖木兒帝國	內附	爲俄國所併	東界 南界 西至

屬國表

部	漢代地名	後魏地名	隋代地名	唐代地名	宋代地名	元代地名	明代地名	對清關係	今爲何地	四至
部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	結骨與省舌接壤地		黠戛斯		乞兒吉思		受王公台吉世爵，三年一貢，一歲一市。	俄領乞而吉思荒原	東北界烏梁海。
部	康居小窳匿城	者舌，粟特		石國及突厥可薩部		康里乞兒吉思察赤	屬月即別部			東南界塔爾巴哈臺，伊犁。
部	同	同		同		同	同			南界布魯特，塔什干。
										西北界俄羅斯。
五	休循，捐毒二國	波路	、					受封爲二品至七品頭目	屬俄國	東接新疆。西界浩罕。
十五	烏秺，西夜，蒲犁。	權於摩，朱俱波，竭槃陀等		大，小勃律。						西南界巴達克山。北鄰哈薩克。
罕	大宛	渴汗城		木鹿州				奉表入貢	爲俄國所滅，置費爾干及錫爾達利亞省。	東接布魯特。東南鄰巴達克山。西南二面鄰布哈爾。北鄰哈薩克。
干	同	破洛那		拔汗那，休循州。						
什	貳師城			東曹國						
占	大宛			俱戰提		苦盞城				
干	大宛西北鄙	者舌	石國	大宛都督府						
朗	大宛									
延	同									
普	同									
	烏秺			竭槃陀		巴達哈傷	巴答黑商	入貢	爲阿富汗所滅	東北至噴赤河，南至痕都古士山，西南界阿富汗·西北界布哈爾。
部								內附	同	東接葱嶺，西界噴赤河，南界痕都古士山，北接葱嶺。
部	大月氏		吐火羅	屬波斯及東大食	屬花刺子模	屬伊兒汗國	屬莫臥兒帝國	入貢	獨立	東界印度，西接波斯。南界俾路芝，北界布哈爾。
	屬康居及大月氏	屬嚈噠及粟特		何，曹，安，康，米，史等國	屬西遼及花刺子模	阿母河行省	帖木兒帝國	內附	爲俄國所倂	東界巴達克山，東南界克什米爾，南界阿富汗，西南界波斯，西至鹹海，北界浩罕及錫爾阿。

第十六章　緬甸之役

第一節　緬釁之起原

天山南北路平後，高宗狃於屢勝，邊將又思乘釁僥倖邀功，遂與緬甸之役。緬甸在中國西南，蠻部大國也；其地北界西康，東北界雲南，東界暹羅，西南二面臨孟加拉海灣，西北連東印度。其都城曰阿瓦，距雲南省三十八程。怒江（一名潞江一名大金沙江）伊拉瓦底江自雲南來，貫穿於其國中，流入 Martaban 海灣。爲南北交通孔路。其地古爲朱波，漢通西南夷後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元世祖至元中，前後三次遣兵征之，俱未能得志。明爲緬甸宣慰司，與大古刺，底馬撒，靖定，平緬，木邦，孟養，八百，車里，老撾九宣慰司，並稱西南十慰。世宗嘉靖中，宣慰使莽瑞體英武，併吞大古刺；（在緬甸南境伊拉瓦底江下流一名白古）萬曆中，復併吞孟養，本邦；遂倔强於西南。其子應裏嗣位，自稱西南金樓白象王，侵略滇邊諸土司，盡取其地。十二年，竄雲南，陷順寧，（舊順寧府今騰越道順寧縣）逼姚關，（在潞甸土州北怒江東岸）騰衝遊擊劉綎以兵擣阿瓦，擊破之；巡撫陳用賓又約暹羅夾攻，屢破之；緬始不敢內犯

。明亡，桂王由椰奔緬甸，其遺臣李定國遣使約古剌時大古剌復獨立暹羅夾攻之；未及舉兵，吳三桂已入緬，執王而還，定國憂憤成疾而卒，二國之兵失望而返。

雍正九年，緬與景邁在緬甸東戶十萬即明八百宣慰司與緬爲世仇交鬨，景邁畏緬之逼，欲通中國以自重，遣使至普洱今普洱道寧洱縣求入貢，雲貴總督鄂爾泰疑而卻之，是爲中國第一次失機。　木邦孟艮之間有獨立部曰卡瓦，地饒礦產。乾隆初，雲南石屏州今蒙自道石屏縣民吳尚賢得部長蜂筑之許可，設廠開採，聚衆至數十萬，多材勇，有警，輒率衆出禦，一時茂隆銀廠之聲勢傾動諸部。尚賢說蜂筑內屬，朝廷許之；復遣使說緬甸內屬，十八年，緬王莽達拉一作麻哈祖稱臣入貢。雲貴總督碩色嫉尚賢功名，捕下獄，誣以罪，斃之；茂隆銀廠爲之解散，滇邊失一重鎮，是爲中國第二次失機。

次年，白古部長撒翁破阿瓦，殺莽達拉。木梳在伊拉瓦底江中流阿瓦北方部長雍藉牙起兵擊走白古，據阿瓦，征服各部；桂家部長宮裏雁不服，與木邦連兵拒之，兵敗，奔近邊之孟連土司，謀內附中國。桂家者，故從桂王入緬甸官吏家屬之後裔，世據波龍在龍川江之南孟密土司之東南銀廠，雄於貲；雲貴總督吳達善豔其富，索重賄，宮裏雁不

與，乃下令放逐之。孟連土司刀派春復乘機沒收其兵器，虜掠其財貨，又欲占有其妻囊占，囊占怒，乘夜襲殺刀派春，奔孟養。吳達善誘執宮裏雁，布政使姚永泰謂：「宮裏雁爲緬甸所嫉，今代敵戮仇，不可」。達善不聽，殺之。木邦部長罕莽底勢孤，亦爲緬甸所敗，走死。於是緬甸坐大，滇邊諸土司皆爲所脅服。是時雍藉牙已卒，子莽紀覺立，囊占自孟養轉徙至緬甸，怨吳達善殺其夫，欲借緬甸力復仇，乃改嫁莽紀覺弟孟駁，陰伺隙勸之與中國搆釁，是爲中國第三次失機。

先是滇邊諸土司之近緬者，皆於緬私有歲幣；及雍藉牙自立，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餽獻，緬人以兵力勒索之，於是滇邊多故。緬初意本在責諸土司歲幣，初無意與中國爲難；邊吏貪功輕敵，遂開釁於緬甸，代土司受禍；是爲中國第四次失機。　乾隆三十年，莽紀覺卒，孟駁立，併吞西南結些，白古諸部落，遂一意專力東北；屢發兵侵略九龍江普洱府境內瀾滄江之稱方面諸土司，官軍防戰，三路皆敗。三十一年正月，雲貴總督劉藻憂懼自殺，詔以楊應琚代之。

應琚至邊、會瘴癘大作，緬兵漸退，官軍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艮，整欠諸地

。騰越副將趙宏榜希應琚旨，首言：「緬甸新造，木邦，蠻莫諸部皆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邊吏附和之，遣人誘各部長獻土，或招致其子弟及所屬小土司代獻；皆言所屬地一二千里，戶十數萬；應琚悉據以入奏。其實土地戶口皆懸在緬地，中國不能有也。　應琚恐空言不足以塞責，欲實行一二以自解：是年八月，移駐永昌，移檄緬甸；言天兵數十萬陳境上，不降卽進討。又遣趙宏榜進據蠻莫之新街。（今八募）新街扼大盈江（伊拉瓦底江上流）水口，爲緬與中國互市處，據阿瓦上游，爲緬必爭之地。緬以舟師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兵少，不敢戰，燒器械輜重，走還銅壁關。（在騰越縣西南大盈江上游）緬兵數萬尾而入，提督李時升調兵分路出邊，緬佯遣人議欵，而分兵繞入萬仞關，（在銅壁關北）圍永昌，騰越各邊營汎，應琚不以上聞。三十二年正月，敵兵圍猛卯，侍衞傅靈安前奉詔赴滇視應琚疾，具以敵軍入塞，官軍敗退之狀入奏，上怒，逮應琚，賜死；以明瑞爲將軍，兼總督，額爾景額爲參贊大臣，發兵二萬餘人進討。

第二節　第一次緬征之役

是年九月，分兵二路：明瑞由宛頂向木邦攻東路，額爾景額由虎踞關向孟密，出新街水路，兩軍約會於阿瓦。額爾景額卒於軍，詔以額爾登額代之。十一月，明瑞至木邦，守將望風先遁，獲其糧，留參贊珠魯額以兵五千守之，通餉道。自將兵一萬二千渡錫箔江，至蠻結，擊破緬兵，大獲糧械。緬人燒村寨，歛積貯，堅壁淸野以抗王師，道途險遠，牛馬乏芻，多死；野無所掠，軍糧垂竭。進至象孔，迷失道；度不能至阿瓦，乃旋師向孟籠以迎北路軍，且因其地之屯糧。是時大軍深入已二千餘里，會歲除，北路之師無消息；諜報大山，波龍多積穀，乃議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緬人知我糧盡，悉衆來追；官軍且戰且退，每日先以一軍拒戰，即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以待，比拒戰之軍退至其處，則成列者復迎戰；明瑞與領隊大臣觀音保，總兵哈國興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過三十里。至蠻化，官軍營於山巓，敵軍營於山半，次日凌晨，明瑞令官軍吹波倫者三，（起營口號）而盡出營伏箐中以待；敵軍聞波倫聲，悉起來追，官軍逆擊，敵軍大敗，死者甚衆；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餘里外，不敢近。

是時敵別將已攻破木邦，殺珠魯訥，斷明瑞歸路。額爾登額進至老官屯，爲敵兵所阻，不能進。上以明瑞久絕軍報，促額爾登額移兵援之，額爾登額迂道回銅壁關，於是老官屯之敵亦萃於明瑞軍。明瑞行至小猛育，距宛頂糧臺二百里，敵軍蝟集數萬，而額爾登額援軍不至。明瑞令軍士乘夜趨宛頂，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衞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凌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敵軍死傷甚衆；以衆寡不敵，力戰而死，親軍殲焉。時三十三年二月十日也。

第三節　第二次征緬之役

事聞，上震怒，誅額爾登額，以大學士傅恒爲經略，協辦大學士阿里袞，尚書阿桂爲副將軍，大發兵伐緬。傅恒，阿里袞將大軍，由伊拉瓦底江上游之戛鳩江（一曰蘭鳩江）西岸進，經孟拱，孟養兩土司地，陸行直擣阿瓦；阿桂率偏師，由東（一曰檳榔江）岸夾江而下，進取孟密；而造舟於蠻暮，以通兩軍聲勢。傅恒急於出師，謂：「師老則氣懈，不如及其銳用之，且出緬不備」。遂以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啓行。時緬方秋成刈穫；未暇集兵，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歷二千里皆不血刃；而士

馬觸暑雨，已多僵病，阿里袞亦病，乃議兩軍併歸一路；由蠻暮出伊拉瓦底江。十月，大破敵軍於江口，而傅恒亦病；乃議不向阿瓦，姑取老官屯以報命。老官屯臨伊拉瓦底江，敵軍夾江爲營，官軍以全力攻其東寨，不克；而阿里袞卒，士卒染疫死者過半，水陸軍三萬一千，僅存一萬三千。傅恒以聞，乃詔罷兵，徵傅恒還，至京而卒，留阿桂駐雲南，時三十五年二月也。

三十六年，緬與暹羅搆兵，相持甚急，阿桂請乘機大舉，上怒，免其官，是爲中國第五次失機。　四十一年，兩金川平，緬懼，始請入貢。是時孟駁已卒，嗣王贅角牙立；四十三年以後，與暹羅搆兵，屢爲暹羅所敗。四十六年，暹羅遣使來入貢獻捷。四十七年，孟駁之弟孟魯弑贅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雍藉牙季子孟雲；內亂屢作，國勢漸衰。五十一年，朝廷册封暹羅嗣君鄭華爲國王；於是緬益懼。五十三年，遣使欵關求入貢。五十五年，遣使賀高宗八旬萬壽，乞賜封，並乞開關市，許之。敕封孟雲爲國王，定十年一貢。

緬甸雍氏世系表

(一)雍藉牙　乾隆十九年起兵據阿瓦
- (二)莽紀覺
- (三)孟駁—(四)贅角牙　四十七年為孟魯所弒
  - 甕占
- (五)孟魯
- (六)孟雲　五十五年受中國封

明與緬甸關係表

一、萬曆十二年，緬甸寇雲南，陷順寧，騰衝遊擊劉綎以兵擣阿瓦，破之。

二、明亡，桂王由榔奔緬甸；吳三桂引清兵入緬，執王而還。

清對緬甸失機表

一、雍正九年，緬與景邁搆兵，景邁遣使入貢，卻之

二、乾隆初，雲南人吳尚賢創茂隆銀廠，在卡瓦開礦，雲貴總督碩色嫉尚賢，殺之。

三、乾隆十九年，緬甸與木邦及桂家搆兵，桂家部長宮裏雁求內附，雲貴總督吳達善誘而殺之；木邦部長罕莽底敗死，於是緬甸坐大。

四、緬人以兵責諸土司歲幣，邊吏貪功輕敵，遂代土司受禍。乾隆三十年，緬侵九龍江方面諸土司，官軍敗績，雲貴總督劉藻自殺。

五、三十一年八月，雲貴總督楊應琚信副將趙宏榜言，出兵新街，欲招來緬甸境內諸土司納土。緬人入寇，圍永昌騰越各邊營汛。應琚不以上聞，上怒，賜應琚死。

六、三十二年九月，明瑞，額爾登額兩路出師，伐緬。明瑞深入至象孔，糧盡，引還；至小猛育，戰死。額爾登額進至老官屯，爲敵所阻，不能進，引還銅壁關；詔誅之。

七、三十四年七月，傅恒，阿里袞，阿桂大發兵伐緬，途中觸暑雨，士卒疫死者過半，阿里袞卒於軍，傅恒以病引還，留阿桂鎮雲南。

八、三十六年，緬與暹羅搆兵，阿桂請大舉兵征之，上怒，免其官。

第四節　暹羅之內屬

緬甸之請和，由於暹羅內屬；暹羅者，南方大國，其地東界越南，南臨暹羅海灣，西南連馬來半島所屬各小國，西界緬甸，西北界南掌。（即老撾本中國屬國今入於法）其都城曰盤谷，傍湄南河，水深闊，容海舶出入，沿河一帶極富庶。其國古稱扶南，隋唐時代爲赤土，後分暹與羅斛二國；北部曰暹，地多山，土瘠不宜耕種；南部曰

羅斛，地平衍肥沃而多稼；暹乃合併於羅斛，稱暹羅國。明代屢入貢中國，與緬甸世仇。清初，屢入貢。乾隆三十六年，與緬甸搆兵，敗績，王被殺。四十三年，暹羅遺臣鄭昭（中國廣東潮州府人）舉義兵拒敵，連破緬兵，恢復舊日領土；國人推昭爲君主。四十六年，遣使入貢。四十七年，卒，女壻養子華策格里嗣位，改名鄭華，屢破緬兵，緬勢益衰。五十一年，入貢，册封暹羅國王，終有清一代，爲不侵不叛之臣，與中國相安無事。

緬甸暹羅地理簡表

國名	都城	河流	四至	歷代國名
緬甸	阿瓦	伊拉瓦底江	北界西康，東北界雲南，東界暹羅，西南二面臨孟加拉海灣，西北連東印度。	古爲朱波，漢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明爲緬甸宣慰司。
暹羅	盤谷	湄南河	東界越南，南鄰暹羅海灣，西南連馬來半島所屬各小國，西界緬甸，西北界南掌。	古稱扶南，隋唐稱赤土，後分暹與羅斛，復合併爲暹羅。

參考書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緬甸記　魏源

瀛寰志略卷一南洋濱海諸國　徐繼畬

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第二編第十九章　汪榮寶

第十七章　金川之役

第一節　金川之形勢　大小金川之起原

金川在今四川西川道西南境，大渡河之上游也。其源有二：一曰大金川，源出松潘縣西北境之巴細土司；一曰小金川，源出理番縣西境之雪山；二水合流於懋功縣崇化屯，下流爲大渡河；因臨河皆有金鑛，故名金川。漢爲冉駹外徼地，隋置金川縣，唐隸維州，（因姜維始築城得名）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萬山叢矗，中遶洶溪，皮船笮橋，曲通一線，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碉，與綽斯甲布，革布什札，巴旺，丹壩，沃日，瓦寺，明正，木坪等土司接壤，俗信刺麻教。明時其部人有哈伊拉木者，爲金川寺方丈，勅封演化禪師，世領金川流域。後分爲二部：其居大金川流域者曰促浸，居小金川流域者曰攢拉；促浸者，譯言大河濱；攢拉者，小河濱也。順治七年，小金川土司卜兒吉細歸誠，授原職；康熙五年，大金川酋嘉勒巴歸誠，授演化禪師；俾分領其衆。

金川地理簡表

川名	發源地	部落名	歷代地名	首領清封之始受
大金川	松潘縣西北境之巴細土司	促浸	漢爲冉駹外徼地，隋置金川縣，	卜兒吉細
小金川	理番縣西境之雪山	攢拉	唐隸維州，明隸雜谷安撫司。	嘉勒巴

第二節 第一次金川之役

康熙五十九年，嘉勒巴庶孫莎羅奔從岳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奏授安撫司，居大金川；而舊土司澤旺居小金川。莎羅奔勢强，謀併吞鄰近各部落，以女阿扣妻澤旺。乾隆十一年，刦澤旺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於故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札（在大金川西南）及明正（在小金川西南），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治，莎羅奔不受約束，反傷官軍。詔以張廣泗爲四川總督，相機剿治；是年六月，廣泗進屯小金川之美諾（今懋功縣），以澤旺弟良爾吉爲嚮導，銳意滅賊。

是時莎羅奔居勒烏圍（在大金川河東岸偏北距噶爾厓一百二十里），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厓（一名刮耳厓在大金川河東岸偏南），皆西濱大金川，東阻雪山，地勢險阻。土人長於防禦工事，能以石築壘，高

於中土之塔，名曰戰碉，大小林立，皆當要路，難攻易守。廣泗調兵三萬，分攻河東河西，專用以卡偪卡，以碉攻碉之法，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相持經年，卒無効果。

十三年春，詔以大學士訥親爲經略，起岳鍾琪爲四川提督。訥親至軍，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厓，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戰死。舉，良將也；官軍奪氣。廣泗與訥親不協，故以軍事諉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廣泗所用之嚮導良爾吉，專爲莎羅奔耳目，官軍動靜輒密報賊，使預爲之備；鍾琪密奏請誅之，而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自是年五月至八月，未得寸進。詔以大學士傅恒爲經略，逮廣泗至京，殺之；賜訥親死。十二月，傅恒至軍，誅良爾吉，王秋以絕間諜，撤各處圍碉兵，爲直擣中堅之計，留少數兵圍碉以護餉道，自將由卡撤（在小金川西噶爾厓東）攻噶爾厓，使鍾琪由黨壩（即丹壩在大金川北距勒烏圍五十餘里）攻勒烏圍。守碉番兵聞官軍深入，各懷內顧，人無固志，相繼潰散；兩路兵連克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懼，乞降於鍾琪，鍾琪輕騎詣其巢，次日，攜莎羅奔父子詣傅恒大營投降，金川平。時乾隆

十四年正月也。（看嘯亭雜錄卷三金川之戰條）

第三節　第一次金川之役

莎羅奔降後，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川邊稍安。已而伊犁軍事起，朝廷專力西北；莎羅奔老，郎卡掌金川事，復乘機生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在大金川西南）總督開泰檄諭，郎卡不聽。三十一年，詔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在大金川北）皆彈丸，非金川敵；瓦寺，（在理番縣南）明正，（在小金川西南）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逼者，只有綽斯甲布（在大金川西）與小金川。（在大金川東）阿爾泰姑息，諭郎卡返諸土司侵地，即以安撫司印給之；且許其與綽斯甲布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由是兩金川狼狽為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事急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卒，郎卡之子索諾木與僧格桑分主兩金川事，連兵侵沃日。（一作鄂克什在小金川東南）三十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格桑復攻沃日，官軍往援，僧格桑遂與官軍戰。上以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今西康康定縣）半載不進，罷其職，賜死。命大學士

溫福由汶川（今西川道汶川縣）攻其東，以桂林爲川督，由打箭爐攻其西南。索諾木潛遣兵助逆，三十七年五月，桂林前鋒薛琮以兵三千，裹五日糧深入，敵截其歸路，桂林不赴援，敗沒，全軍殲焉。詔罷桂林，以阿桂爲參贊大臣，出南路。是年十二月，阿桂克復小金川，擒澤旺，僧格桑奔大金川；官軍檄索諾木縛獻，不應。詔以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分兵三路攻大金川。溫福剛愎，屯兵木果木，（大金川東境）襲張廣泗以碉攻碉之故智，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於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即派兵撲碉，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三十八年六月，索諾木陰使小金川頭目煽動降番，而潛兵襲破木果木大營，殺溫福，各守卡官軍皆潰，小金川復陷。（看嘯亭雜錄卷三木果木之敗條）

阿桂聞警，全軍退屯翁古爾壟。詔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阿桂由沃日攻其東，明亮由瑪爾里入，攻其南，連戰克捷，十月，克復小金川；乃分兵三路，進攻大金川：一軍由小金川攻其東，阿桂督之；一軍自黨壩渡大金川上流攻其西北，豐伸額，明亮先後督之；一軍渡大金川下流，自革布什札攻其

西南，參贊大臣富德督之。自三十九年正月至七月，阿桂屢克要塞，距勒烏圍漸近；索諾木懼，酖殺僧格桑，獻其尸及其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己罪，阿桂不應。十月，進克墨格山，距勒烏圍可二十餘里；而雨雪載途，軍不能進。四十年四月，始與明亮西北路軍聯絡。八月，攻破勒烏圍，莎羅奔，索諾木已先期奔噶爾厓。是時土兵尚分道拒戰，河西兩軍頗爲所苦；及阿桂近逼噶爾厓，諸方土兵次第驚潰，於是明亮富德兩軍亦所向破竹。十二月，三軍合圍噶爾厓。四十一年二月四日，莎羅奔，索諾木率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金川平。詔以小金川爲美諾廳（今懋功縣），大金川爲阿爾古廳（今綏靖屯），隸於四川省；而於勒烏圍駐重兵以防守之，川邊諸土司始得安堵。

金川之役簡表

一、乾隆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執小金川土司澤旺。十二年，攻革布札什及明正。詔以張廣泗爲四川總督，討之，不克。

二、十三年春，以大學士訥親爲經略，討之；官軍敗績，總兵任舉戰死。

三、是年八月，逮訥親，張廣泗，誅之。以大學士傅恒爲經略。十二月，四川提督岳鍾琪擊破賊兵，莎羅奔降。

四、二十三年，大金川土司郎卡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三十一年，總督阿爾泰撤九土司環攻之，不克。

五、三十六年。大金川土司索諾木，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作亂，誘殺革布什札土官，侵沃日。官軍討之，不克。詔誅阿爾泰，命大學士溫福，川督桂林討之。

六、三十七年五月，桂林兵敗績，詔罷桂林，以阿桂爲參贊大臣，討之。

七、是年十二月，阿桂克小金川，擒澤旺，僧格桑奔大金川。詔以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分兵三路攻大金川。

八、三十八年六月，溫福兵潰於木果木，小金川復陷。詔以阿桂爲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將軍，討之。

九、是年十月，克復小金川。四十一年二月，克復大金川，莎羅奔，索諾木出降。

第四節　金川難下之原因

先是乾隆二十年，平定天山南北路，闢地約當內地五六行省，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兩金川之地僅抵內地五六縣，人不滿三萬戶，而用兵亦五年，

用帑銀至七千萬兩。事倍功半，難易迥殊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士兵之同心効死，兼天時地利人和三者而有之，而官軍則具此三種困難也。其地尺寸皆山，摩天插雲，羊腸一線小路紆折於懸崖峭壁中，雖將軍參贊亦多徒步，非若沙漠之地可縱騎馳突也。當要路處必有戰碉，甃以石而穀於牆垣間，以鎗石外擊；旁既無路進兵，官軍須從鎗石中過，故一碉中敵人守兵不過數十人，官軍萬夫皆阻。其破之之法；必步步立柵自護，以次進逼，轟大砲擊碉，使敵守兵不能立足，官軍即隨砲入毀而殺之。其有碉多徑阻，必不能攻克者，則用繞道別進之法：視危嚴絕巘，無可措足，敵所不備處，乘昏夜捫蘿攀石，手足並行，如蠖循條，猿引臂，以出其後，夾攻之。（看嘯亭雜錄卷六梁提督條）官軍常分路各進，每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爲一隊，敵伺隙於叢箐深澗，每隊常不過數十人，即突出來搏；自用兵以來，官軍環攻者不下七八萬人，從未有立大陣，闘戰場一決勝負者。其地雨多晴少，泥深路滑；冬季大雪封山，遇峭壁深澗，人馬輒陷沒，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京營旗兵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

固烈不臻此；非前狃於岳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於溫福之僨轅失律，亦勞不至此。然則窮兵黷武，固非朝廷本心；抑亦見當時承平日久，武備已不盡足恃；而前此西北諸役，其所遇固多非勁敵也。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山碉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猓夷，川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清野而制流寇。

參考書

聖武記 卷七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上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下 魏源

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第二編第十九章 汪榮寶

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二章 蕭一山

大清一統志 卷三百二十二 卷三百二十三 清紀昀等奉勅撰

第十八章　安南之役

第一節　安南建國小史

安南在中國南部，其地東至東京灣，東南至中國海，西南界柬埔寨，西界暹羅，西北界南掌，北接廣西，雲南，南方大國也。國內大河有二：一曰富良江，即紅河，發源雲南，流入其國東北境入海；一曰湄公河，即瀾滄江下流，發源青海，經由川邊，雲南，流入其國西境，至柬埔寨入海。其都城曰東京，在富良江下游，距東京灣密邇，交通極便。其地古爲越裳氏，秦併百越，隸象郡；漢初，隸南越；武帝滅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隸交趾刺史部；後漢改交州，唐隸安南都護府，宋初，丁部領據地自立，稱大勝王，稱臣入貢於中國；自是以後，安南始列爲外藩，不入中國版籍。傳三世爲大將黎桓所篡，桓傳三世爲大將李公蘊所篡，累世皆受中國封爲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安南南部有國曰占城，本後漢日南郡象林縣故地，順帝時，功曹區憐作亂，略取日南南境，自立爲林邑王。傳數世，男統絕，外孫范熊代立。晉武帝時，入貢於中國，傳

一世，爲奴范文所篡。文傳五世，國內亂，大臣范諸農自立。傳至鎮龍，以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爲其臣摩訶慢多伽獨所弒，夷其族，國人討殺亂黨，迎立王婿諸葛地爲王。肅宗至德後，更號環王；徙國於占，遂以占城爲國號。宋神宗熙寧初，交趾郡王李公蘊孫日尊在位，擊破占城，虜其王，國勢驟張；始自稱皇帝，建國號曰大越，朝廷進封之爲南平王。　宋孝宗淳熙元年，日尊曾孫天祚在位，進封安南國王，是爲安南國號之始。　又傳二世至昊旵，無子，傳位於次女佛金，佛金禪位於其婿陳日煚。日煚傳十四世至寏，以明惠帝建文年間，爲國相黎季犛所篡，成祖大發兵討之，雖掃穴犁庭，而終不能有其地。宣宗宣德初年，國人黎利自立，稱大越皇帝。傳九世至椅，以明世宗嘉靖中，爲大將莫登庸所逐，奔清華，依大將阮淦；國分爲二：中部北部爲莫氏所據，稱安南都統使司；南部清華，義安，順化，廣安四道仍奉黎氏爲主，稱大越皇帝。　又傳三世至維潭，英武有大略，乘莫氏之衰，蠶食其領土；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使大將鄭松攻莫氏，大破之，殺其都統使莫茂洽，莫氏遺族竄據高平。二十八年，維潭卒，子維新立

，封鄭松平安王；阮淦之子太尉端國公阮璜憤鄭氏專權，據順化，自立爲國，稱廣南王。清初，維新之子維祺入貢，高平莫氏之君主元清亦遣使來朝，並受封册。康熙十三年，維祺之子維禑在位，乘中國有吳三桂之亂，攻克高平，滅莫氏；於是安南北部中部復爲黎氏所統一，而南部仍爲廣南阮氏所據。

第二節　安南之內亂

清高宗乾隆中，廣南王阮福𩲸建西貢府，封其族人爲侯：擊柬埔寨，破之，略取其領土大半；廣南國勢日張。大越獻宗黎維禑微弱，大權入於攝政鄭棟，棟陰謀篡位，忌廣南富强，懼其干涉，陰嗾廣南土豪阮文岳兄弟使叛福𩲸。乾隆三十年，福𩲸卒，子福順立；文岳與其弟文惠，文慮舉兵作亂，鄭氏亦乘釁來侵，四十年，破順化，福順奔西貢。文岳自立爲交趾王，史稱之曰新阮，以別於廣南之阮氏。以文惠爲龍驤大將軍，與文慮率兵攻下交趾，殺福順及其從子福晉政，遂滅廣南。文岳三分廣南地；自稱大帝，統中交趾，治平定州；文惠稱東京王，統上交趾，經略安南；文慮稱永定王，統下交趾。

第三節　孫士毅之喪師

五十一年，鄭棟卒，子宗嗣職專國，人心不附；阮文惠乘機破東京，殺鄭宗，滅鄭氏；維禑遣使犒師，賜以兩郡，且妻以女。五十二年，維禑卒，嗣孫維祁立，文惠盡取輜重，載歸廣南，使安南故將貢整留鎮都城。整思扶黎拒阮，以王命奪回輜重。文惠遣其將阮任攻殺整，維祁出亡，任遂據東京，有自王意。五十三年，文惠復攻殺任，請維祁復位；維祁危之，匿不敢出。其舊臣扈其孥避難，走投廣西太平府龍州（今鎮南道龍州縣）邊，兩廣總督孫士毅以聞，詔士毅出兵討之，安南土司及未陷各州官吏軍民爭起義兵爲聲援，士毅以八千兵渡富良江，直擣王京，大破文惠軍，遂入東京。詔封維祁爲安南國王。命士毅班師，士毅貪俘文惠爲功，不即還；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士兵義勇，懸軍東京月餘。文惠諜知虛實，於歲暮傾國來襲；五十四年正月朔；士毅兵潰，走入鎮南關，提督許世亨以下皆戰死，官軍死亡過半。文惠懼再見討，謝罪乞降，改名光平，遣兄子光顯賚表入貢，且請明年入覲。高宗以維祁再棄國，不堪扶助，乃允其請。五十五年，光平

來朝，受封歸；維祁亦內渡，編入旗，黎氏亡；安南皆入於新阮。

安南歷史地理簡表

項目	內容
都城	東京
河流	富良江 瀘公河
四至	東至東京灣，東南至中國海，西南界柬浦寨，西接暹羅，西北界南掌，北接廣西雲南
古國名	越裳氏
秦地名	象郡
漢初	隸南越
武帝以後	分交趾，九眞，日南三郡，隸交趾刺史部。
後漢	隸交州
唐	隸安南都護府
宋初	丁部領稱大勝王
太宗時	黎桓篡立，稱交趾郡王。
眞宗時	李公蘊篡立，稱交趾郡王。
神宗時	李日尊併占城，稱大越皇帝。
孝宗時	陳日煚受禪，稱安南皇帝。
明惠帝時	黎季犛篡立，朝廷發兵討平之，置交趾布政使司。
宣宗時	黎利據交趾，稱大越皇帝。
世宗時	莫登庸篡立，稱安南都統使，黎椅奔清華。
神宗時	黎維潭復國，莫氏竄高平。阮璜據順化，稱廣南王。
清聖祖時	黎維禑克高平，滅莫氏。
高宗時	阮文岳文惠兄弟作亂，滅廣南及安南，兩廣總督孫士毅討之，敗績。

參考書

聖武記卷六乾隆征撫安南記　魏源

瀛環志略卷一南洋濱海各國　徐繼畬

東洋史要近世史第二期第二篇　桑原隲藏

東洋史第三編第一期第七章第一節第五節第四期第十章第四節第五期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自著

第十九章　廓爾喀之役

第一節　廓爾喀之起原

自康熙五十九年以後，西藏隸中國版圖，於是淸室領土直抵喜馬拉亞山北麓，而山之南麓尙爲諸小國所分據。自四川打箭爐（今西康康定縣）西行二十餘驛至前藏，（今西康省）十二驛至中藏，（今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二十驛至濟隴之鐵索橋，爲後藏極邊地，踰橋而西則爲廓爾喀。廓爾喀一名尼泊爾，本巴勒布國，地形狹長，東西約二千里，南北約五百里。舊分葉楞，布顏，庫本三部，雍正九年，各以金葉表文貢方物，居民務農商業，與西藏印度通貿易。乾隆三十二年，其西境克什米爾之廓爾喀族侵入，倂吞三部，建立尼泊爾王國。

第二節　沙瑪爾巴之挑釁

乾隆四十六年，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高宗七旬萬壽，得朝廷錫賚及內外王公大臣庶民布施無慮數十萬金，其餘珍品不可勝計。班禪病痘卒於京師，次年，遺骸西歸；其徒隨之，攜巨貲以行。班禪兄仲巴胡土克圖故爲班禪管內庫，盡攘其財

，既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兵士，（即西藏土兵屬達賴所統轄者）又擠其弟沙瑪爾巴爲紅教徒，不使分惠。沙瑪爾巴憤甚，遂入尼泊爾，說廓爾喀人使入寇。

是時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在位，年幼不能親政，叔父巴都爾薩野攝政。巴都爾薩野好武，以侵略鄰境爲國是；五十五年三月，藉商稅增額，食鹽襍土爲詞，興兵犯邊。援剿將官侍衞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按兵不戰，陰令藏人私許歲幣萬五千金議和，達賴堅持不可，而巴忠擅以賊蹙乞降入奏，諷廓爾喀人入貢受王封。七月，廓爾喀遣使表貢，鄂輝恐發覺前事，屏不奏。五十六年，藏中歲幣復爽約，於是廓爾喀以責負爲名，大舉深入。

第三節　福康安之出師

札什倫布天險，本可扼守；駐藏大臣保泰一聞敵至，遽移班禪於前藏，而奏請移達賴班禪於內地，欲以藏地委敵；仲巴胡土克圖挈貲先遁，衆心遂潰。敵大掠札什倫布，分軍以其半運資財回國，以其半屯界不去，全藏大震。詔以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調兵進討。五十七年，福康安等由青海入後藏，擊敗敵

兵，盡復藏地。六月，分兵三路，進攻尼泊爾；海蘭察將前軍，擊敗敵兵於距濟隴八十里之鐵索橋，遂入敵境；連破敵兵，至雍雅山，廓爾喀遣使乞降，不許。復三路進攻，六戰六捷，深入七百餘里，距其國都陽布僅一日程。前臨大河，兩岸皆山，大軍攻奪其北岸之山，海蘭察欲扼河立營，福康安不可，逾橋攻其南岸之山，冒雨上山行二十餘里，至斗絕處爲敵衆所乘，死者甚衆。廓爾喀再遣使卑詞乞哀，時大軍方挫，而敵境愈險，且踰八月即大雪封山，歸途阻絕；乃允其降，責令歸還所立合同及所掠藏中財寶，交還浮虜及禍首沙瑪爾巴之尸，貢馴象，番馬，樂工等，遂班師。自是以後，廓爾喀爲朝貢之國，至光緒末年猶入貢。

參考書

聖武記 卷五乾隆征廓爾喀記 魏源
瀛環志略 卷三五印度 徐繼畬
清史稿 屬國傳四 清史館
嘯亭雜錄 卷三廓爾喀之降條 禮親王昭槤

第二十章　清室之理藩策

西北民族歷來爲中國患：周困於玁狁，西戎，漢病於匈奴，晉亂於五胡，唐逼於突厥，回紇，吐蕃，宋逼於契丹，女眞，蒙古，明病於韃靼，瓦刺；有清三百年間獨不大受其患者，則理藩政策比較得宜故也。中國歷代之對外策不外威服與羈縻，有清之理藩策當然不能外此例；然二者只能收効於一時，不能維持永久。有清則於威服，羈縻之外，更進一步作維持永久方法：

一曰衆建策　內蒙古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每旗設札薩克一人，管理民政軍政；分爲東四盟，西二盟。東四盟之中，一曰哲里木盟，分四部，十旗：曰科爾沁，六旗，受盛京將軍監督；曰札賚特，一旗；曰杜爾伯特，一旗；曰郭爾羅斯後旗，受黑龍江副都統監督；曰郭爾羅斯前旗，受吉林副都統監督；在洮昌道與吉長道龍江道境內。二曰卓索圖盟，分二部，五旗：曰喀喇沁，三旗；曰土默特，二旗；在現在熱河南境，受熱河都統監督，曰喀爾喀多羅貝勒遊牧，一旗，附屬卓索圖盟，受熱河都統監督。三曰昭烏達盟，分八部，十旗：曰敖漢，一旗；曰

奈曼，一旗；曰巴林，二旗；曰札魯特，一旗；曰阿魯科爾沁，一旗；曰翁牛特，二旗；曰克什克騰，一旗；曰喀爾喀左翼，一旗；在現在熱河北境，受熱河都統監督。四曰錫林郭勒盟，分五部，十旗：曰烏珠穆沁，二旗；曰浩齊特，二旗；曰蘇尼特，二旗；曰阿巴噶，二旗；曰阿巴哈納爾，二旗；在現在察哈爾北境，受察哈爾都統監督。西二盟之中，一曰烏蘭察布盟，分四部，六旗：曰四子部落，一旗；曰茂明安，一旗；曰烏喇特，三旗；曰喀爾喀右翼，一旗；在現在綏遠北境，受綏遠城將軍監督。曰歸化城土默特，一部，二旗，附屬烏蘭察布盟，受綏遠城將軍監督，曰伊克昭盟，鄂爾多斯一部，七旗；在現在綏遠南境黃河套內，受綏遠城將軍監督。此外察哈爾南境尙有兩翼，八旗，直隸於都統，不設札薩克。

外蒙古分四大部，八十二旗，曰車臣汗部，二十一旗，在外蒙古東部。曰土謝圖汗部，二十旗，在外蒙古中部偏東。曰賽音諾顏部，二十二旗，附厄魯特二旗，在外蒙古中部偏西。曰札薩克圖汗部，十九旗，附輝特一旗，在外蒙古西部。每部設大札薩克，每旗設札薩克，掌政權；受定邊左副將軍監督。

此外

若青海蒙古分五部，二十九旗，受西寧辦事大臣監督；西套蒙古分三旗，受寧夏將軍監督；唐努烏梁海四部，五旗，受定邊左副將軍節制；科布多四部，二十旗，受科布多參贊大臣節制；塔爾巴哈臺四部，六旗，受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節制；伊犁四部，十旗，受伊犁將軍節制。

二曰結婚策　內蒙古之科爾沁部，外蒙古之賽音諾顏部皆皇室懿親，其餘各部亦多通婚姻；歷代皇后，皇妃與王，貝勒福晉多出於蒙族，公主，郡主，縣主及宗女亦多下嫁於蒙族，故滿蒙感情融洽。

三曰利用宗教策　西藏自吐蕃以來，崇奉佛教，元代封帝師，明代封法王以羈縻之。有明中葉以後，順義王俺答迎達賴三世至青海，於是內外蒙古皆崇奉黃教；化千年獷悍之習爲柔順。清初，因勢而利導之，藉其力以羈縻蒙藏，其所崇奉之大剌嘛有五：

一、達賴剌嘛　宗喀巴大弟子，居拉薩，爲前藏之教主。

二、班禪額爾德尼　宗喀巴第二大弟子，居札什倫布，爲後藏之教主。

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宗喀巴第三大弟子，居庫倫，爲外蒙古之敎主。

四、章嘉胡土克圖、第五世達賴大弟子，居多倫諾爾，（今察哈爾多倫縣）爲內蒙古之敎主。

五、察罕諾們胡土克圖　居西寧，爲青海之敎主。羅卜藏丹津之叛，青海諸寺剌麻蜂起應之，察罕諾們從逆；世宗謂玷辱宗門莫此爲甚，及青海平後，乃收各寺册印，定廟舍限制，於是察罕諾們之尊嚴驟替。

蒙古藩屬表

內					
盟名	部名	旗數	受何長官節制	在今何地	備考
哲里木	科爾沁	六旗	盛京將軍	遼寧洮昌道，吉林吉長道，黑龍江龍江道境內。	
	札賚特	一旗	黑龍江副都統		
	杜爾伯特	一旗	同		
	郭爾羅斯	後旗	同		

蒙古東四

盟					
	同	前旗	吉林副都統		
卓索圖盟	喀喇沁	三旗	熱河都統	熱河南境	
	土默特	二旗			
	喀爾喀多羅貝勒遊牧	一旗	同	同	附屬卓索圖盟
昭烏達盟	敖漢	一旗	熱河都統	熱河北境	
	奈曼	一旗			
	巴林	二旗			
	札魯特	一旗			
	阿魯科爾沁	一旗			
	翁牛特	二旗			

盟		克什克騰	一旗		
		喀爾喀左翼	一旗		
	錫林郭勒盟	烏珠穆沁	二旗	察哈爾都統	察哈爾北境
		浩齊特	二旗		
		蘇尼特	二旗		
		阿巴噶	二旗		
		阿巴哈納爾	二旗		
內蒙古	烏蘭察布	四子部落	一旗	綏遠城將軍	綏遠北境
		茂明安	一旗		
		烏喇特	三旗		

西二盟	盟	喀爾喀右翼	一旗			
		歸化城土默特	二旗	同	同	附屬烏蘭察布盟
	伊克昭盟	鄂爾多斯	七旗	同	綏遠南境黃河套	
		察哈爾兩翼	八旗	察哈爾都統	察哈爾南境	直隸於都統
外蒙古四部		車臣汗部	二十一旗	定邊左副將軍	外蒙古東部	
		土謝圖汗部	二十旗	同	外蒙古中部偏東	
		賽音諾顏部	二十二旗	同	外蒙古中部偏西	
		厄魯特	二旗	同	同	附屬賽音諾顏部
		札薩克圖部	十九旗	同	外蒙古西部	
		輝特	一旗	同	同	附屬札薩克圖部

青海蒙古	五部	二十九旗	西寧辦事大臣	青海	
西套蒙古		三旗	寧夏將軍	西套	
唐努烏梁海蒙古	四部	五旗	定邊左副將軍	烏梁海	
科布多蒙古	四部	二十旗	科布多參贊大臣	科布多	
塔爾巴哈臺蒙古	四部	六旗	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	塔爾巴哈臺	
伊犁蒙古	四部	十旗	伊犁將軍	伊犁	

黃教大喇嘛表

尊稱	出身	駐錫地	位置
達剌喇嘛	宗喀巴第一大弟子	拉薩	前藏教主
班禪額爾德尼	宗喀巴第二大弟子	札什倫布	後藏教主

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宗喀巴第三大弟子	庫倫	外蒙古教主
章嘉胡土克圖	第五世達賴大弟子	多倫諾爾	內蒙古教主
察罕諾們胡土克圖		西寧	青海教主

參考書

大清一統志卷四百十一新藩蒙古　紀昀等奉勅撰

聖武記卷三國朝綏服蒙古記　魏源

最新蒙古鑑第五卷第六卷　卓宏謀

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三章　蕭一山

第二十一章　乾隆時代之內治

第一節　乾隆初年之寬猛相濟法

康雍以來，朝廷撫馭臣民之法，寬嚴凡數變。聖祖仁厚，在位六十餘年，以寬大爲治；臣下奉行不善，至於人心玩愒，諸事廢弛，官吏不知公事，胥小不知畏法。世宗英明，承之以嚴，期於整頓積習；臣下奉行不善，至於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大爲閭閻之擾累，高宗即位，深維寬猛相濟之道，欲減去繁苛，與民休息；又恐臣下誤會朝旨，以縱弛爲寬，復蹈康熙末年之弊。乃用寬猛相濟法：即位之初，詔：凡文武官員，現在議降，議罰及住俸戴罪者，俱著寬免；旋詔：現在議革者亦準寬免；乾隆元年三月，赦雍正年間以文字獄被殺之汪貴祺，查嗣庭兄弟族屬回籍；九月，寬免剿撫苗疆失機之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撫定苗疆大臣尚書張照等罪；予元生副將銜，發往西路軍營効力；芳發往雲南，以副將用；命照直武英殿，修書；二年三月，釋征準噶爾喪師之定邊大將軍傅爾丹，參贊大臣陳泰，遭讒被譖之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於獄；看清代軼聞卷二第四十七頁岳鍾琪紀成斌冤獄條轉載之禮親

（王昭槤筆記）以示恩於羣臣。即位之初，詔：各省民欠錢糧，凡逾十年以上者，悉行蠲免；旋詔：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一併寬免，漕運總督顧琮奏請：蠲免江南蘇，松二府浮糧，禁關稅贏餘逐年加增陋習；果親王胤禮密奏：請免江南等省漕項，蘆課及學租，雜稅等銀，皆嘉許之；又詔：各省督撫及地方官，不得假開墾之名，行加賦之實，將升科錢糧飛灑於現在地畝中；禁止在鄉鎮村落中徵雜物落地稅，免蕪湖縣雜辦，江夫，河篷錢糧歲徵銀二千三百零四兩，免雍正十二年以前兩淮竈戶舊欠，免貴州三年內耗羨銀兩，免山東泰山，湖北太和山進香稅，免山西大同所屬之偏關，老營，水泉三汎兵丁餘銀，諭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不得於正項錢糧之外，任意加徵耗羨；除陝西地丁火耗五分，以加惠於百姓。又詔：有司善勸業主，俾以蠲免稅中十分之五分惠佃戶，以加惠於農民。又詔：停止西北用兵以來所開之捐納，以杜絕士子僥倖心。增加教職俸，提高國子監助教以下各官品級，以鼓勵師儒責任心。沙汰僧，尼，道士，凡各戒僧，全眞道士，由部給與度牒；勒令應付僧人，（有妻子之僧人）火居道士（有妻子之道士）還俗，其老邁殘疾，既難受戒，又

難還俗者，由地方官查明給與度牒，命看守寺廟以終天年，永不許招受年少生徒；婦女年逾四十，方準出家，年少者嚴行禁止；以制裁社會上之惰民。諭各省地方官，嚴禁盜賊，賭博，打架，娼妓四大惡，以制裁閭里間之莠民。又恐大臣玩法，乃懲治一二以儆其餘：乾隆元年，戶部侍郎李紱以保舉新進士過多，降補詹事；前任甘肅巡撫許容以隱匿災荒，營私樹黨，革職，解京治罪；二年，刑部侍郎俞兆岳以前在江西巡撫任內巧取，派捐，受餽各欵革職；三年，工部尚書趙宏恩以納賄革職，吏部尚書劉於義以前在陝西總督任內，徇庇屬員，糜費軍需，革職；陝西巡撫張楷，河南巡撫尹會一以保舉所屬致官過濫，交部議處；四年，宗人府議奏莊親王胤祿等結黨營私罪，奪胤祿親王雙俸，理親王弘晳以下革爵拘禁有差；六年，御史仲永檀劾提督鄂善受俞姓賄銀一萬兩，查明，賜死；山西學政喀爾欽以賄賣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色等欵爲御史所劾，得旨正法；以示威於大臣。凡所設施，一以執兩用中爲主，朝廷稱治。（看東華錄乾隆卷一至卷八）

第二節　乾隆時代之文字獄

高宗對待臣民雖用寬猛相濟法，而對於士大夫則往往吹毛求疵，失之過嚴。即位之初，逮呂留良案內之曾靜，張熙至京，殺之；是爲雍正時代文字獄之餘波，而爲乾隆時代文字獄之嚆矢。自此以後，借種種題目，屢興文字獄，以鉗民之口；茲略述其梗概於左：

一、杭世駿時務策獄　杭世駿，字大宗，浙江仁和（今併入杭縣）人。乾隆元年，中博學鴻詞，授編修。性伉爽，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八年二月，考選御史，試時務策。世駿對策中有云：「意見不可先設，畛域不可太分；滿洲賢才雖多，較之漢人僅十之三四；天下巡撫常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三江兩浙爲天下人才淵藪，邊隅之士間出者無幾；今則果於用邊省之人，而十年不調者皆江浙之人，豈非有意見畛域」？帝閱策，大怒，下詔詰責，免其官。（參看清鑑易知錄卷八，清代軼聞卷五。）

二、世臣詩稿獄　盛京禮部侍郎世臣以微罪謫戍黑龍江，檢閱其詩稿中：有「霜侵鬢朽歎窮途」，「秋色招人懶上朝」，「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等

句。詔責其疏懶鳴高，且卿貳崇階，有何途窮之歎；盛京爲豐沛故鄉，世臣係滿洲世僕，竟忘根本，居心更不可問。十九年九月，降詔切責，並戒飭百官。（看東華錄・乾隆卷四十）

三・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獄　胡中藻，江西廣信府人，大學士鄂爾泰門生，累官至內閣學士，督湖南學政，因事落職。其所著堅磨生詩鈔中多失檢語，乾隆二十年，經人告發，詔以：『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腸論濁清」，「天匪開清泰」，「斯文欲被蠻」，「與一世爭在醜夷」，「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等句，俱涉誹謗。「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再汎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敪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暫歇南風競兩兩」等句俱近挑撥。其「浯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皆寓譏刺訕謗。「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

句，尤爲奇特。「記出西林（鄂爾泰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至其所出試題內，孝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是年四月，逮下獄，棄市。鄂爾泰猶子甘肅巡撫鄂昌援引世誼，與中藻往復唱和；其所作「塞上吟」中稱蒙古爲胡兒，詔斥爲「黨逆忘本」，賜自盡。鄂爾泰已卒，撤出賢良祠。旋降嚴旨禁止滿洲人學習漢文，及與漢人唱和，論同年行輩來往。

看東華錄乾隆卷四十一，清朝野史大觀卷三胡中藻詩鈔之獄條。

四、段昌緒收藏吳三桂檄文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獄　段昌緒，河南夏邑（舊屬歸德府今屬開封道）人，縣學生員，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夏邑鄉紳原任江西布政使彭家屏接駕，召見時面奏夏邑等四縣被災情形，命同巡撫圖爾炳阿往查賑。帝至徐州，夏邑民張欽，劉元德相繼遮道陳訴：地方官查災，散賑不實。上疑其有主使，嚴行詢問，供出段昌緒。命侍衞成林往查，在昌緒臥室中搜出吳三桂檄，昌緒爲之濃圈密點，加評贊賞。供係得自司存存，存存抄自司淑信，淑信得自郭芳尋家。上大怒，是年六月，殺昌緒，存存淑信俱論斬，芳尋已死，免究。上疑家屏亦

有此書，召問眞相；家屛供出其家舊有抄本明季野史，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天啓崇禎年間政事等書，詔大吏往搜，其子傳笏已先聞風燒毀，上以傳笏意圖滅迹；又家屛所刻之族譜，取名「大彭統紀」，上以大彭二字類似國號，指爲狂悖；又譜中凡明神宗萬曆年號之曆字，皆不闕筆，上以其犯御名，指爲不敬；賜家屛自盡，傳笏論斬，家產籍沒入官。閱東華錄乾隆卷四十五，四十六。

五，賴宏典書中隱語獄　賴宏典，秦州知州，托人行賄求升官，書中塡寫隱語：有「點兵交戰，不致有失軍機」等字樣。上以其語涉悖逆，二十九年九月，論斬。看東華錄乾隆卷六十

六，齊周華書獄　齊赤若，字周華，浙江台州府天台今屬會稽道諸生，原任禮部侍耶齊召南從子。雍正九年，坐呂留良黨，永遠監禁。乾隆改元，得釋，此後遂倘佯山水間。已而刻所著書，乾隆三十二年，巡撫熊學鵬摘其中忌諱語以聞，並誣召南徇隱逆詞等罪。是年十二月，詔磔周華，落召南職。看清稗類抄第八册一一四頁，淸史紀事本末卷

二十第三頁。

七，王錫侯字貫獄　王錫侯，字韓伯，江西瑞州府新昌縣今為盧陵道宜豐縣舉人，著有字貫一書，依康熙字典例分部。乾隆四十二年，同縣人王瀧南呈控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與叛逆無異。巡撫海成以聞，帝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後凡例，將聖祖，世宗廟諱及高宗御名悉行開列，指為大逆不法，逮至京，與其子三人，孫四人俱論斬，家產籍沒。侍郎李友棠曾作古詩一首，讚美字貫，刻於卷首；詔革職。原任大學士史貽直曾為王氏家譜作序文，尚書銜原任刑部侍郎錢陳羣曾為錫侯所作之經史鏡及唐人試帖詳解作序文，因二人已故，從寬免究。兩江總督高晉坐失察，降一級留任；巡撫海成革職論斬，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俱革職交刑部治罪。原版及已出版之書並錫侯他種著作，一併查禁銷毀。閱掌故叢編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清稗類鈔第八冊第一百二十四頁。

八，徐述夔一柱樓詩獄　徐述夔，江蘇東台縣舊屬揚州府今屬淮揚道舉人，著有一柱樓詩。乾隆四十三年，如皋縣舊屬通州今屬蘇常道民童志璘呈控其書有應究語，江蘇學政劉墉

以聞。其詩中詠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上謂壺兒卽胡兒，意存誹謗。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上謂其顯有興明朝去清朝之意。時述夔已卒，詔戮其屍；其子懷祖以刊刻遺詩罪，戮屍；孫食田，食書及列名校對之徐首髮，沈成濯俱擬斬。尙書銜原任禮部侍郎沈德潛曾爲述夔作傳，稱賛其品行文章；時德潛已卒，詔奪其官爵謚典，撤出鄉賢祠，毀御賜祭葬碑文。江寧布政使陶易，幕友陸炎坐隱匿徇庇罪，擬斬；揚州府知府謝啓昆，東臺縣知縣涂躍龍革職。看掌故叢編第四輯，第五輯，第六輯，東華錄乾隆卷八十八，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第三頁，清朝野史大觀卷三徐述夔詩獄條。

九，沈德潛黑牡丹詩獄

德潛，江蘇長洲（今併入吳縣）人，乾隆四年進士，以詩學受知於高宗，累遷禮部侍郎。十四年，予告歸，帝以御製詩集委之改訂，頗多删潤。徐述夔一柱樓詩案發，命搜德潛遺詩；則平時爲帝點竄及捉刀之作咸錄焉，帝大怒。尋閱其詠黑牡丹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帝以爲意存誹謗，命剖其棺。閱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第三頁，清稗類鈔第八册第一百二十六頁，清朝野史大觀卷三沈歸愚詩獄條。

十，韋玉振刊刻其父行述獄　韋玉振，江蘇贛榆縣（舊屬海州今屬徐海道）生員，為其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之語；乾隆四十三年，經其叔韋昭告發，巡撫楊魁奏聞。詔以「韋玉振身列宮牆，乃於行述家譜內。妄用赦字及世表二字；當治以僭妄之罪，杖一百，徒三年。（閱清稗類抄第八冊第一百二十六頁，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第四頁，清朝野史大觀卷三韋玉振文字之禍條。）

十一，尹嘉銓書獄　尹嘉銓，直隸博野縣（舊屬保定府今屬河北保定道）舉人，累官大理寺卿，休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高宗南巡，至保定；嘉銓遣子賚奏：為其父原任工部侍郎會一請諡，並從祀孔廟。高宗怒其狂妄，逮至京治罪。檢查其所著書籍：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上謂其顛倒是非；又有「為帝者師」之句，上謂其目無君上；又所著名臣言行錄一書，將清初大臣列入，上謂不應標榜當代人物，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命處絞。（閱東華錄乾隆朝卷九十三，清朝野史大觀卷三尹嘉銓文字之獄條。）

十二，程明禋壽文獄　程明禋，湖北孝感縣（舊屬漢陽府今屬江漢道）生員，在河南桐柏縣（舊屬

（南陽府今屬汝陽道）教讀。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富人鄭友清生日，戚友浼明禋撰壽文。明禋以友清原籍湖北興國州，（今江漢道陽新縣）在桐柏經商起家，故文內有「一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用易經繫辭富有之謂大業成語）於河南」二句。文以其生日在三月初一日，故文中引用秦昭王上已置酒故事，有「棒河中之劍，似爲添籌」等句。友清疑有違礙，貼紅簽於上；明禋怒，其門人楊殿才等毆友清之侄萬青以洩忿。友清持幛自首，巡撫富勒渾奏請：明禋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弟明珠擬斬，妻子給功臣家爲奴。楊殿才等斥革衣頂，杖八十；桐柏教諭黃懷玉革職。（看清稗類鈔第八册一百二十九頁，清朝野史大觀卷三程明禋壽文之獄條。）

十三，方國泰藏匿祖詩獄　方國泰，安徽歙縣（今屬蕪湖道）生員，其祖貢生方芬著有濤浣亭詩，中多失檢語。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巡撫譚尚忠具疏彈劾，謂集中「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馬蹄新」，「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等句，語意狂悖，請戮芬屍，國泰立斬。詔國芬已死，免戮屍；國泰從寬，杖一百，徒三年。（看清稗類鈔第八册第一百三十五頁，清朝野史大觀卷三方國泰藏匿五世祖詩集之獄條。）

此外若華亭（今併入滬海道松江縣）舉人蔡顯以詩論斬，門下士遣戍者二十四人；（看清稗類鈔第八冊第一百一十五頁）錦縣（今屬遼瀋道）生員金從善以條陳建儲奏疏中有「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二語被誅；山西舉人王爾揚爲同邑李範作墓誌，於考字上用皇字；爲巡撫巴延三所參，下獄；（看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第三頁）廣東韶州丹霞寺僧澹歸以所著徧行堂集多謗訕清朝語，身後獲重譴，寺僧死者五百餘人；（看清稗類鈔第八冊第一百二十四頁）其餘類此者尚多，茲不具述。

清代文字獄表

帝號	興獄年月	西歷	禍源	肇禍者	肇禍者籍貫	告發人
世祖	順治九年三月	一六五二	試策	程可則	廣東南海	大學士范文程
	順治十八年	一六六一	哭廟	金人瑞	江蘇長洲	蘇撫朱國治
聖祖	康熙二年	一六六三	明史	莊廷鑨	浙江歸安	知縣吳之榮
	康熙六年四月	一六六七	詩集	沈天甫	江南人	吳元萊

	康熙二十一年	一六八二	密書	朱方旦	湖北漢陽	侍講王鴻緒
	康熙五十年十月	一七一一	南山集	戴名世	安徽桐城	左都御史趙申喬
世宗	雍正三年十二月	一七二五	西征隨筆	汪景祺	浙江杭州	刑部等衙門
	雍正四年四月	一七二六	上年羹堯詩	錢名世	江蘇武進	
	雍正四年九月	一七二六	試題日記	查嗣庭	浙江海甯人	言官
	雍正五年正月	一七二七	河清頌	鄒汝魯		世宗
	雍正七年五月	一七二九	呂留良文集	曾靜	呂留良浙人曾靜湖南人	川督岳鍾琪
	雍正七年六月	一七二九	注釋大學	謝濟世	廣西全州人	順承郡王錫保
	雍正七年七月	一七二九	細書通鑑論	陸生楠	廣西人	順承郡王錫保
	雍正八年十月	一七三〇	詩集	徐駿		
高宗	乾隆八年二月	一七四三	時務策	杭世駿	浙江仁和人	高宗

乾隆十九年	一七五四	詩稿	世臣	盛京禮部侍郎	
乾隆二十年	一七五五	堅磨生詩鈔	胡中藻	江西廣信人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	一七五七	吳三桂檄文 明季野史	段昌緒 彭家屏	河南夏邑人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	一七六四	書中隱語	賴宏典	秦州知州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	一七六七	著作	齊周華	浙江天台人	浙撫熊學鵬
同年	同年	所作詩	蔡顯	江蘇華亭人	松江知府鍾某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	一七七五	徧行堂集	澹歸	韶州丹霞寺僧	南韶連兵備道李璜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	一七七七	字貫	王錫侯	江西新昌人	江西巡撫海成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	一七七八	李範墓誌	王爾揚	山西人	山西巡撫巴延三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	一七七八	呈詞	金從善	奉天錦縣人	高宗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	一七七八	一柱樓詩	徐述夔	江蘇東台人	江蘇學政劉墉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	一七七八	黑牡丹詩	沈德潛	江蘇長洲人	高宗
乾隆四十三年	一七七八	其父行述	韋玉振	江蘇贛榆人	韋昭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	一七八一	著作	尹嘉銓	直隸博野人	高宗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	一七八一	鄭友清壽文	程明禋	湖北孝感人	鄭友清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	一七八二	濤浣亭詩	方國泰	安徽歙縣人	皖撫譚尙忠

第三節　高宗之右文

一，高宗之好學　高宗性耽書畫，好吟詠：弱冠時，以自著詩文刊樂善堂集；卽位以後，時與羣臣唱和；巡幸所至，亦到處留題：故御製詩至二三萬首。好用僻典以誇淵博，每一詩成，令儒臣注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酷好書畫，當時名家有以書畫進呈者，皆珍藏之。（看嘯亭雜錄卷一高宗淵博，高宗賞鑒二條。）高宗寫字效董其昌，惟少氣魄；骨力不逮聖祖，才氣不逮世宗，亦性格使然也。清朝國語（滿語）研究頗深；惟對於西洋科學知識，則淡然漠視；故實際上

之學術，遠不如聖祖綽有心得云。看清代通史卷中之一第二十六頁

二，人才之搜集　高宗即位之初，以國家久道化成，文人蔚起，申諭各省督撫，速行保薦人才，應博學鴻詞科；定一年內候試京師。乾隆元年九月，試被薦者一百七十六人於保和殿，取中劉綸等十五名；次年，試續到被薦者於體仁閣，取中萬松齡等四名；各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有差。　十四年十一月，以翰苑中寡經術士，特旨：令大學士九卿督撫，選舉潛心經學，純樸淹通之士，不拘資格，務精勿濫。十六年，得顧棟高，陳祖范，吳鼎，梁錫璵等四人，並授國子監司業。祖范以老辭，即家授職。棟高就職後，旋以老辭歸，即家擢國子監祭酒。看嘯亭雜錄卷一重經學條。尋詔國史館特立儒林傳，以表彰經明學粹之士。　車駕巡幸所至，輒召諸生試詩賦，與以科目出身。　又開陽城馬周科，以徵士之不得志而隱棲巖穴，或伏人門下者。前後得人之盛逾於康熙時代。　翰林院重修工竣，帝親臨賜宴，遂掌院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進院，率儒臣飲酒賦詩，極一時之樂。　又以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往往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

，下詔剴切曉諭，謂修己治人之道備載於書，果足以當書生，則邑縣蒙其休矣。人無書氣，卽爲蠢俗市井氣。自己二十年來，講論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云云；其推崇讀書人可謂至矣。（看清代通史卷中之上第二十五頁）

三，羣書之編纂　高宗表揚文治，頗傚聖祖，而又思突過之：乾隆六年正月，命直省督撫學政，採訪近世著作，隨時進呈。其時編纂之書籍甚多，茲列表於左以供參考：

乾隆御纂書籍表（錄清代通史卷中之二原表）

書名	卷數	編纂年代	主撰者	內容提要
周易述義	一〇	乾隆二〇	傅恒等	本折中而推闡之大旨謂易因人事以立象故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
詩義折中	二〇	二〇	傅恒等	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使事必有徵必有本一切虛談成與湔除
周官義疏	四八	一三		鄭康成以下說周禮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說周禮者闡義理各有所偏是書兼賅並包集二派之成

儀禮義疏	四八	一三		儀禮一書學者多苦其難讀故至宋元以來湮晦四五百年至是始就鄭賈之精義群儒之異說綱舉目張釐然昭析
禮記義疏	八二	一三		自陳澔禮記集說大行於世而古義寖微是書補正澔書訛漏俾橫經之士知議禮不可以空言也
春秋直解	一六	二三	傅恒等	序謂闡尼山之本意而揭胡安國之臆斷附會以詔朝下實則亦以私意爲歸與從前之強經從己者同一支離故不可謂直解也
律呂正義後編	一二〇	一一		凡分十類曰祭祀樂曰朝會樂曰宴饗樂曰導迎樂曰行幸樂曰樂器考曰樂制考曰樂章考曰度量權衡考曰樂問蓋律呂正義闡聲氣之元此編備器數之用
西域同文志	二四	二八	傅恒等	分四大綱曰地曰山曰水曰人首列清文次列漢文次列三合切音次列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使比類可求

清文鑑	三二	三六	傅恒等	因聖祖舊本補輯每條標清語爲綱左列漢字切韻右列漢語又右音以清文復有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一卷
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三三	四四	阿桂等	以清語蒙古語漢語通貫爲一使互相音釋
同文韻統	六	一五	允祿等	以印度五十字母西番三十字母參考同異而音以漢字用清語合聲之法爲準
叶韻彙輯	五八	一五	梁詩正等	以佩文詩韻爲主而注釋加詳今韻雖各爲部古韻相通者亦類附之
音韻述微	一〇六	三八		合聲切字一本音韻闡微而體例不同字亦多所增加蓋闡微重在字音此則重在字義也
明史	三六〇		張廷玉等	是書以王鴻緒明史稿爲底本而鴻緒又得之於萬斯同者也列正史中始編於康熙十八年雍正二年詔諸臣續蒇其事乾隆四年始告成四十年左右又以其中考究未詳者命刊正之爲新本

通鑑輯覽	一一六	三三	傅恒等	以李東陽所修通鑑纂要多所舛漏乃命詳考史傳定著此編事賅辭簡條理晰然在官修書中比較有價值者也
開國方略	三二	三八		記開國以來至順治入關編年分述每多飾筆
平定金川方略	三二	一三	來保等	記征大金川之始末起於九姓之搆釁訖於郎卡之歸命
平定準噶爾方略	一七二	三七	劉統勳等	記西域用兵始末冠以御製紀略一篇以下三編按年月記載前編五十四卷述聖祖以來西征事正編八十五卷述削平伊犁及定回疆事續編三十三卷述善後事
平定兩金川方略	一五二	四一	阿桂等	記金川二次用兵事
臨清紀略	一六	三九	舒赫德等	記勦定王倫亂事倫起事於壽張而被殺於臨清故名
蘭州紀略		四六		記勦定番回蘇四十三始末蘇倡新教於循化嘯衆聚黨於河州其覆敗之地則蘭州龍尾山也故名
續通志	六四〇	三二	劉墉 嵇璜等	體裁一仍鄭樵二十略之舊記宋遼金元明五朝之事

續文獻通考	二五〇	一二	同前	體裁一仍馬端臨二十四門之舊而續以宋遼金元明五朝事
續通典	一四四	三二	同前	門目體例一仍杜佑之舊惟別兵刑爲二篇多取材於通志通考
皇朝通志	一二六	三二	同前	二十略之目一仍鄭志惟無紀傳年譜故四庫著錄於政書類（通志續通志皆入別史類）
皇朝文獻通考	三〇〇	一二	同前	別立群廟考一門故列爲二十五門初與續通考爲一書嗣以體例互異奏各爲編
皇朝通典	一〇〇	三二	同前	門目體例與續通典同專紀清代典章者
國子監志	六二	四三	梁國治等	就太學志刪定凡一十五門
歷代職官表		四五		每一曹司爲一表以清朝官制爲綱歷代官制列於下表後詳述建置凡今有古無古有今無與名實同異者並爲考證
大清會典	一〇〇	二三	允祹傅恒等	康雍二修至是三經考訂踵事加詳凡官制職掌無不臚載

大清會典則例	一八〇	同前	同前	舊本會典以則例散附諸條下至是分爲兩編觀於會典可知法守之常經參以則例可知變通之大用
大清通禮	四〇	二二	傅恒等	乾隆元年敕撰越二十一年告成五禮之次悉本周官條分縷析各以類從
皇朝禮器圖式	二八	二四		凡六門曰祭器曰儀器曰冠服曰樂器曰鹵簿曰武備並繪圖於右繫說於左
國朝宮史	三六	七		首訓諭次典禮次宮殿次經費次官制次書籍禁闈制度一一臚載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六	四二		錄滿洲舊制相沿之祀典凡祭期祭品儀注祝詞一一詳載
大清律例	四八	五	三泰等	凡律目一卷諸圖一卷服制一卷名例三卷六曹律三十四卷總類七卷比引律條一卷蓋因三朝舊本而斟酌損益增入新例一千餘條
天祿琳琅書目	一〇	四〇		以經史子集爲綱書則以宋元明刊版朝代爲次
經史講義	三一	一四	蔣溥等	乾隆詔翰詹科道輪奏經史講義日月積累簡編此帙

大清一統志	五〇〇	二九		先是八年纂輯成書嗣勘定西域金川拓地甚廣而州縣併改亦有異同乃重修是書
滿洲源流考	二〇	四二	阿桂等	凡四門一曰部族述肅愼以下源流分合二曰疆域附宮室建置古蹟三曰山川四曰國俗附以官制及文字
授時通考	七八	八		凡八門曰天時曰土宜曰穀種曰功作曰勸課曰畜聚曰農餘曰蠶桑
醫宗金鑑	九〇	四	鄂爾泰等	凡訂正傷寒論十七卷訂正金匱要略註八卷刪補名醫方論八卷四脈要訣一卷運氣要訣一卷諸科心法要訣五十一卷正骨心法要旨四卷並有圖說方論及歌訣
歷象考成後編	一〇	二	一	初世因歷象考成爲日躔月離二表然無說明無算法因增補成書
儀象考成	三二			凡璣衡撫辰儀二卷經緯度表三十卷皆考究歲差以定天運
協紀辨方書	三六	四	允祿等	凡本原二卷義例六卷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規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錄辨訛各一卷書破術家附會拘泥之說斷以五行生尅之理

秘殿珠林	二四	九		始以書畫品之涉於仙佛者自爲一書冠以四朝宸翰次歷代名蹟及印本刻繡之類次臣工進本次石刻木刻經典語錄科儀及供奉
石渠寶笈	四四	九		分書册畫册書畫合册書卷畫卷書畫合卷書軸畫軸書畫合軸九類其箋數尺寸款識題詠印記跋尾與品評皆臚載
西清古鑑	四〇	一四		就內府古器繪圖列說體例雖仿考古諸圖而辨別款識考證精核爲近來古董家所宗
西清硯譜	二四	四三		凡陶之屬六卷石之屬十五卷共硯二百爲圖四百六十四附錄三卷每硯皆正背二圖亦間及側面
錢錄	一六	一六		所列古錢前十三卷自伏羲至明崇禎十四卷爲外域十五六卷爲吉語異錢厭勝諸品

唐宋文醇	五〇	三		初儲欣因茅坤八家文鈔益以李翺孫樵定爲十家至是删除蕪雜定爲斯編各家品評以黃紅綠紫諸色別之去取頗謹嚴
皇清文穎	一二四	一二		康熙時陳廷敬奉敕纂輯雍正續修至是乃勒爲此帙
四書文	四一	元	方苞等	以明化治爲一集正嘉爲一集隆萬爲一集啓禎爲一集清朝之文自爲一集以清眞雅正爲宗蓋爲科舉而發也
唐宋詩醇	四七	一五		於唐取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四家宋取蘇軾陸游二家大旨以李杜爲正宗而白之平易近情韓之奇闢有法蘇之天才超妙陸之人工精密用爲羽翼

此外乾隆年間纂輯之書：屬於經部者：若欽定繙譯四書，五經，(皆乾隆二十年撰) 詩經樂譜全書，樂律正俗(皆乾隆五十三年撰)等；屬於史部者：若世宗憲皇帝聖訓，(五年編) 欽定八旗滿洲民族通譜，(九年撰) 皇清職貢圖，(十六年撰) 欽定盤山志，(十九年撰)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二十七年撰) 南巡盛典，(三十五年撰) 欽定日下舊聞考，(三十九年撰)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四十一年撰)

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四十四年撰）欽定盛京通志，（四十四年撰）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年撰）欽定明臣奏議，（四十六年撰）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四十六年撰）欽定熱河志，（四十六年撰）欽定河源紀略，（四十七年撰）古今儲貳金鑑，（四十八年撰）石峯堡紀略，（四十九年撰）臺灣紀略，（五十三年撰）欽定八旬萬壽盛典（五十四年撰）等；屬於集部者：若樂善堂全集，（二十三年編）御製文初集，二集，餘集，御製詩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餘集，欽定千叟宴詩（五十五年撰）等；皆四庫著錄之書。其餘不著錄者尚多，茲不具述。（看清代通史卷中之一第三十四頁）

四，四庫全書之編纂　吾國類書之緝，由來已久；最古者爲秦相國呂不韋輯之呂氏春秋一百六十篇，漢淮南王安輯之淮南子二十一篇；次爲唐虞世南輯之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歐陽詢輯之藝文類聚一百卷；又次爲宋李昉等輯之太平御覽一千卷，王欽若等輯之册府元龜一千卷；又次爲明解縉等輯之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卷；大抵古代者較簡單，愈近愈複雜。康熙年間，編纂圖書集成，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然所引用諸書，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盡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一）永樂大典採掇蒐羅，頗稱浩博；然書中別部

區函，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踳駁乖離，體例未協。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三乾隆年間，學者對於類書不滿意，發生一種新要求，間接爲編纂四庫全書之原動力。三十八年，安徽學政朱筠條奏搜輯遺書事宜，中有一條謂「永樂大典多古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閱校」。首相劉統勳力沮其議，謂非爲政之要；次相于敏中善其議，固爭之。是年二月初六日，核準；派皇子永瑢，永璇，永瑆及宰相劉統勳，于敏中等爲總裁，尚書梁國治，曹秀先等爲副總裁，尚書德保，周煌等爲總閱官，侍郎紀昀，大理寺卿陸錫熊爲總纂官，而實際任編纂者爲昀與錫熊；二人皆博聞強記，而昀實始終其事。參與館事者三百五十九人，多海內績學之士；著名學者任大椿，戴震，邵晉涵，姚鼐，朱筠，翁方綱，王念孫等皆與焉。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開列之在事諸臣職名其編纂之目的：係將永樂大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敘列目錄進呈，候欽定後，彙付剞劂。其有書無可採，而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注出簡明節略，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

將全部付梓。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二，聖諭三。其採集之原料約分六種：

一、敕撰本　清初奉敕編纂者。約二百餘種。

二、內府本　康熙以來宮廷收藏之書籍。存書約二百二十六部，存目約三百六十七部。

三、永樂大典本　明成祖時所編，存於翰林院者。輯出存書存目約五百餘種，其著名者爲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嶺外代答宋朝事實等。

四、各省採進本　最多者爲浙江，凡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不分卷者約二千九十二册。

五、私人進獻本　浙江范懋柱，鮑士恭，汪啓淑，兩淮馬裕所獻者最多，各約五百種以上；詔各賞圖書集成一部。江蘇周厚堉，蔣曾䓨，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朝紳黃登賢，紀昀等次之，各在一百種以上。詔各賞初印佩文韻府一部。進到之書，謄寫以後，仍還本家，俾其子孫世守，以爲稽古藏書者勸。

六、通行本　世間流行之書籍。

總上六種。彙成總目，分三等方法處置：

一、應刻　付印者。乾隆三十九年起，以活字版從新排印，命名曰武英殿聚珍版。

二、應鈔　由館臣謄錄者。

三、存目　不存其書，只將書中簡明節略錄出者。其體例分經，史，子，集四部：

甲、經部　分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等十類。

乙、史部　分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十五類。

丙、子部　分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等十四類。

丁、集部　分楚詞，別集一，漢至五代別集二，北宋別集三，南宋別集四，金元別集五，明別集六，清總集，詩文評，詞曲等十類。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全書告成；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者：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每書俱撰有提要，黏貼卷首，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人世爵里，使閱者一目了然；彙爲一書，名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以提要卷帙浩繁，繙閱不易，別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編，只載某書若干卷，某朝某人撰；俾學者先查目錄，再查提要，然後再閱原書，可以省去許多檢查時間。全書各繕七份，分存於各處：

一、文淵閣　在宮廷內文華殿後，派大學士二人爲領閣事，內閣學士四人爲直閣事，選文臣爲校理等官，以司典掌之責。

二、文溯閣　在奉天行宮。

三、文津閣　在熱河避暑山莊。

四、文源閣　在京西圓明園。

五、文匯閣　在揚州大觀堂。

六、文宗閣　在鎮江金山寺。

七、文瀾閣　在杭州西湖孤山麓。

以上文淵，文溯，文津，文源爲內廷四閣，以供御覽；文匯，文宗，文瀾爲江浙三閣，公開閱覽，並准借抄。（看嘯亭雜錄卷二三分書條）論者謂北方雖有四閣，而士子無觀摩機會；南方雖僅三閣，而士子有研究機會；後來江浙文風遠在河北以上，此亦原因之一。順康雍以來之文字獄，江浙士大夫罹禍者獨多；有此三閣圖書，差足以間接償其損失。其後屢經兵燹，四庫之書半遭焚劫，識者慨焉。今列舉其結果於左，以供留心國故者參考：

一、文淵閣　今存。

二、文溯閣　今存。

三、文津閣　民國初年，移存京師圖書館。

四、文源閣　咸豐末年，燬於英法聯軍。

五、文滙閣　咸豐年間，燬於洪楊之亂。

六、文宗閣　咸豐年間，燬於洪楊之亂。

七、文瀾閣　洪楊之亂，頗有散失，亂後補抄，非復當年舊帙。今存浙江圖書館。

民國九年，政府議欲影印四庫全書，嗣以庫欵支絀，中止。當時曾派國學家陳垣就京師圖書館，實地調查冊頁確數，以為入手辦法。茲錄其確數於左以供參考：

部別	架數	函數	冊數	頁數
經	二〇	九六〇	五四八二	三六三六〇四
史	三二	一五八四	九四七六	六九七二八七
子	二二	一五八四	九〇五五	五六四一六〇
集	二八	二〇一六	一二二六二	六六五八六五
總計	一〇二	六一四四	三六二七五	二二九〇九一六

古今類書表

書名	卷數	成書年代	編輯者姓名
呂氏春秋	一百六十篇	戰國末年	呂不韋
淮南子	二十一篇	西漢	淮南王安
北堂書鈔	一百六十卷	唐初	虞世南
藝文類聚	一百卷	同	歐陽詢
太平御覽	一千卷	宋初	李昉等
册府元龜	一千卷	北宋	王欽若等
永樂大典	二萬二千九百卷	明成祖時	解縉等
淵鑑類函	四百五十卷	清聖祖時	張英等
佩文韻府	四百四十三卷	同	張玉書陳廷敬等

圖書集成	一萬卷	同	蔣廷錫等

參考書

書名	著者
東華續錄乾隆朝	王先謙
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四疆臣年表二	清史館
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黃鴻壽
清稗類鈔第八冊	徐珂
中國歷史教科書清朝史第二編第二十章	汪榮寶
清代通史卷中之一第一章	蕭一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紀昀 陸錫熊等

第二十二章　清室衰亂之原因一　內政之腐敗

第一節　高宗之怠荒

一，巡遊之無度　清室全盛時代，實在高宗之時，然衰亡之機已伏於當日。高宗在位，事事效法聖祖；康熙十二年，詔舉山林隱逸；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高宗則一開博學鴻詞科，二開陽城馬周科，三開經學科，得人之盛，逾於前代。康熙二十五年，下詔購求遺書；自此以後，屢命羣臣編纂書籍。乾隆六年，亦命各省督撫學政，採訪近世著作，隨時進呈；而欽定及御纂書籍之多亦逾於前代。康熙時代，南巡江浙，北巡塞外，東幸盛京，西幸五臺。高宗循其舊例，踵事增華，凡南巡江浙者六，東巡山東者五，東幸盛京者三，西巡五臺者六，幸河南者一；至於熱河避暑，木蘭（今熱河圍場縣，本內蒙古喀喇沁敖漢翁牛特諸旗地，清初獻以供獵，周一千三百餘里，康熙以後諸帝，每歲八月在此行圍，是爲秋獮。）秋獮，近游天津，遠謁東陵，車駕時出，紀不勝紀。所過地方，雖亦減免租稅，增廣學額，優禮耆年，召試文學；而地方有司以辦差華美，求工取悅爲得計，往往爭繁鬬麗，誇奢競靡；供億煩苛，居民不堪其苦。康熙時，黃

河氾濫爲災，故聖祖南巡，親閱治河及導淮工程，並指授機宜。乾隆時，河決江蘇，河南境內者凡二十次，高宗屢次南巡，未嘗身臨其地，相度形勢；乃遊金焦，幸蘇杭，蹕路所經，戲臺，綵棚，龍舟，鐙舫等物沿途點綴。水行巨舟千百艘，四圍皆侍衛武職，役夫乘勢逞威，强向人民勒索。舟過揚州，於支港，汊河，橋頭，村口各設卡兵，禁民舟出入。計縴道每一里安設站兵三名，令村鎮民婦跪伏瞻仰，於應廻避時，令男子退出，不禁婦女。街道盡鋪錦氈，周圍百十里，露天蒙以綢帳，所費甚巨。命薪炭商供給薪炭，材料山積，頃刻無餘。命糞商於沿塘徧置盆盎，上加木蓋，備縴夫便溺，每縣動置千萬；御舟一過，即爲役夫所破，鮮有完者；及御舟再經，則重新購置。二者皆名當役。兩淮鹽商本屬富有，捐貲修建行宮，一輸動至數十萬。淮揚道章攀桂司行宮陳設，以鏤銀絲造吐盂，其舉動之奢華類如此。康熙時巡幸各處，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乾隆時，每處供設至二三十萬金不止。合御路所經全體言之，爲數不貲。況一而再，再而三，官吏其何以供給，商民其何以捐輸耶？閱清稗類鈔巡幸類第六頁，第七頁。聖祖巡幸五臺。相傳爲

謁世祖；參觀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 高宗則全爲娛樂，故供御用之物皆珍品。光緒庚子，兩宮西巡，駐蹕太原巡撫署；一切御用器具，俱係乾隆時巡幸五臺舊物，收藏嚴密，煥然如新；慈禧太后歎爲宮中所未有。見阮夢桃曬紅慘綠軒雜識所載王文韶家書 聖祖北巡，大率爲撫綏蒙古；高宗則半爲遊觀，半爲娛樂。巡幸之時，蒙古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於出哨之後恭進巡宴，習武合歡。有所謂塞宴四事者：一曰詐馬，選幼孩競走也；二曰什榜，番樂也；三曰布庫，相撲爲戲也；四曰教駣，馴名馬也。閱清朝野史大觀卷二塞宴四事條 每年夏季，避暑熱河，設避暑山莊七十二處；圈地數十里，雜置時花，間以亭榭，所費億萬。閱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第二頁 茲試列乾隆時代巡幸表於左以供參考：

乾隆六年七月，帝奉太后幸木蘭行圍。 自是以後，每年七月畋於木蘭，至九月或十一月始還京；歲以爲常，茲不具載。

八年九月，奉太后幸興京，今遼寧東邊道興京縣 盛京。今瀋陽縣 十月，還京。

十年七月，奉太后幸多倫諾爾。今察哈爾多倫縣 九月，還京。

十一年七月，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

十三年二月，奉太后東巡，皇后從行：駐趙北口，屬河北任邱縣閱水圍；至曲阜，謁孔林；至泰安，詣東嶽廟

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孝賢皇后之死條下

，登岱。三月，還至濟南，幸趵突泉，歷下亭。還至德州，后暴崩於舟次。

十五年二月，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三月，還京。

是年十月，奉太后幸河南，詣中嶽廟，登嵩山，駐開封閱兵，幸古吹臺。十一月，還京。

十六年正月，奉太后南巡。二月，渡河，閱天妃閘，高家堰，經過淮安，以城北內外皆水，命改建石工以資保障。三月，至杭州，幸觀潮樓，閱兵；渡錢塘江，祭禹陵；還駐杭州，召試諸生，賜謝墉等三人舉人，授內閣中書。還至江寧，祭明陵，閱兵，召試諸生，賜蔣雍等五人舉人、授內閣中書，四月，還至泰安，祀東嶽。五月，還京。

二十一年二月，東巡，謁孔林。三月，還京。

二十二年正月，奉太后南巡。二月，幸蘇州，杭州；免江浙三省民欠及直隸，山東，江南境內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三月，還至江寧。四月，還至曲阜，釋奠孔廟，遂還京。

是年五月，幸熱河避暑，木蘭行圍。九月還京。　自是以後，歲以為常。

二十六年二月，奉太后西巡，幸五臺山。三月。至正定，閱兵，至平陽淀，行獵；遂還京。

二十七年正月，奉太后南巡。二月，至鎮江，閱兵，幸焦山。免江浙三省節年緩徵及未完地丁各項，經過地方免額賦十分之三。三月，至浙，臨海寧，閱海塘，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四月，還至河，命莊親王胤祿等奉太后由水路回京。帝登陸，至徐州，閱河，至曲阜，謁孔林；至泰安，祭岱廟；五月

，還京。

三十年正月，奉太后南巡。閏二月，至蘇州，杭州；命修築海寧石塘。蠲免額賦如前。皇后烏喇納拉氏忤旨，剪髮。三月，還幸焦山，駐江寧。四月，還京。

三十二年二月，幸天津。三月，還京。

三十五年三月，奉太后謁陵，幸天津。尋還京。

三十六年二月，奉太后東巡。三月，謁岱廟，登泰山，謁孔林。四月，還京。

四十一年二月，奉太后東巡。三月，登泰山，謁孔林。賜山東等省召試諸生黃道煐等三人舉人，舉人竇汝翼等二人內閣中書。四月，還京

四十三年七月，幸盛京。八月，還京。

四十五年二月，南巡，幸焦山，蘇州。三月，至海寧觀潮，幸尖山，至杭州，還至江寧，召試舉人汪履基，諸生召光復等，賜以內閣中書，舉人等有差。五月，還京。

四十六年二月，西巡，幸五臺。三月，還京。

四十八年八月，幸盛京。九月，還京。

四十九年正月，南巡。二月，至曲阜，謁孔林。三月，幸金山，焦山，蘇州，海寧，尖山，杭州；仍還蘇州，五月，還幸江寧，遂還京。

五十一年二月，西巡，幸五臺。三月，還京。

五十三年二月，幸天津，尋還京。

五十五年二月，東巡，至泰安，登岱；至曲阜，謁孔林。五月，還京。

五十七年，西巡，幸五臺。

五十九年三月，幸天津。四月，還京。

當時朝臣中儘有呼號阻駕，力請回鑾者，然一經抗論，嚴譴隨之：編修杭世駿疏論時事，中有謂「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於百姓」。帝大怒，命置重典；侍郎觀保力救，乃免其官，放歸田里。 侍郎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言「上兩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嚴諭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坐謫戍。 侍讀學士紀昀嘗從容爲上言：「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上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學尙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 內閣學士尹壯圖疏言：督撫藉詞辦差，勒派屬吏，遂致倉庫虧耗，民間蹙額興歎」。上大怒，詔問：「蹙額興歎，究屬何人」？壯圖回奏：「係下吏怨及督撫，小民怨及牧令」

。上怒稍解，命革職。自是以後，朝臣皆緘口結舌，以求容身保位，無復有爲民請命者矣。

參考書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黃鴻壽

乾隆時代黃河決口表（錄清代通史卷中之一原表）

江蘇境內			河南境內		
年月	決口處	何時合龍	年月	決口處	何時合龍
七年七月	銅山石林口等處	本年十二月	十六年六月	陽武十三堡	十七年正月
十年七月	阜寧陳家浦	本年十月	二十六年七月	楊橋等處	本年十一月
十五年六月	清河豆瓣集	本年七月	四十三年七月	儀封等處	四十五年二月
十八年八月	張家馬路	本年十二月	四十五年七月	考城五堡芝蔴莊	本年八月
十九年八月	孫家集	二十一年十月	同年同月	張家油房	本年十二月
三十一年八月	韓家堂	本年十月	四十六年七月	焦橋	本年本月

三十八年八月	陳家道口	本年十月	同年同月	青龍崗	四十八年三月
三十九年八月	老壩口	本年九月	四十九年八月	睢州	本年十一月
四十五年六月	睢寧郭家渡	本年九月	五十二年六月	睢州十三堡	本年十月
四十六年六月	魏家莊	本年八月			
五十年七月	李家莊	本年十月			

二、萬壽慶典與千叟宴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太后萬壽，由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經棚劇場相屬於道。各省供奉皆窮極工巧，尤以廣東，湖北，浙江三省爲最鉅麗：廣東貢翡翠亭，高三丈餘，廣可二丈，悉以孔雀尾爲之。湖北貢黃鶴樓，形制悉倣眞者，惟規模稍小；重樓三層，千門萬戶，不用一土一木，惟以五色玻璃甎砌成；日光照之，輝映數里。浙江貢鏡湖亭，以大圓鏡一，徑可二丈許，嵌諸藻井之上；四圍以小圓鏡數萬，鱗砌成牆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億，眞奇觀也。閱春冰室野乘第七頁乾隆朝萬壽慶典之盛條　二十六年十一月，太后七旬萬壽，帝以后喜江南風景，於京西萬壽寺傍造屋，倣江南式，市廛坊巷備具，長至數

里，奉鑾輿往來遊行，名曰蘇州街。看嘯亭雜錄卷一蘇州街條•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第二頁。

圓明園福海之東有同樂園，每歲賜諸臣觀劇於此。每新年，園中設有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館無不備，甚至攜小筐售瓜子者亦備焉。各大臣入園買物，或集酒館飯肆哺啜；帝過肆門，則走堂者呼菜，店小二報帳，司帳者核算，衆音雜遝，紛然並作；帝每顧而樂之。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同樂園買賣街條，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第二頁。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聖祖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高宗五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嘉慶元年丙辰春，高宗八十六，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以十數計，皆賜酒聯句。看嘯亭續錄卷一千叟宴條，清稗類鈔第三册恩遇類第五十四頁

三、微行與色荒　世宗好微行，欲以偵察官吏賢否，人民狀況：高宗亦嘗微行，則多縱色慾矣。京師有妓曰三姑娘者，所與狎皆貴人，聲氣通宮禁，達官顯宦奔走鑽營，仰其鼻息者，戶限爲穿。九門提督以私怨下令驅逐諸妓，限一日全出

境，違者逮捕治罪。諸樂戶紛紛遠移，獨三姑娘若無事者。提督以責屬官，屬官實告曰：「伊待出令者來也」。提督怒，親率緹騎捕之；時已夜半，緹騎破扉入，闖三姑娘與狎客將眠矣。提督揮軍，欲入房中搜索：三姑娘徐起，隔窗問：「何事如此洶洶？若驚貴人，誰敢擔其罪耶」？呼人出止之，且曰：「有憑信在此，但持去閱之，自能覺悟，幸勿悔猛浪也」！提督得紙觀之，璽文朱墨，上書：「爾姑去，明日自有旨！欽此」。提督大驚，踉蹌而歸。（看清代野史秘記，清代聲色志卷下三姑娘條。）

都察院筆帖式覺羅炳成者，滿洲老名士也，爲清肇祖都督孟特穆之後，家世貴顯，熟於宮中掌故。（看清代野史記卷下滿洲老名士條）嘗言回部滅時，俘回酋之妃（按東華錄原文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將軍兆惠函送霍集占首級；二十八年三月，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獻出博羅尼都屍骸並伊妻子；則此妃當爲博羅尼都妻。炳成謂爲霍集占妻，誤，今改正。）至京師，下刑部獄。妃有絕色，帝夙知之。一日夜半，直班提牢司員將寢矣，忽傳內庭有硃論出，命內監二人提叛婦某氏。司員大駭曰：「司員位卑，向無直接奉上論之例；況已夜半，設開封有變，且奈何？誰任其咎者」？內監大肆咆哮，提牢吏曰：「無已，飛馬請示滿正堂可耳」。乃命吏馳馬抵滿尚書宅，尚書立起，隨至

部，驗硃諭無誤；遂命開鎖，提叛婦出，至署外，則二監已備車久候矣。次日，召見大臣，滿尙書將有言；帝知其意，即强顏曰：「回酋屢抗王師，致勞我兵力，實屬罪大惡極；我已將其婦蹧蹋了」。言畢大笑。嗣封爲妃，妃思鄕井，嘗鬱鬱不樂；帝於皇城外建回回營以媚之，一切居廬風俗服用皆使回人爲之，特編二佐領以統其衆。又於皇城內建寶月樓今爲南海正門爲妃之梳妝樓，高矗牆外，俾得望見回回營，以慰其思鄕之念。看清代野記卷上蹧蹋回婦條

乾隆十三年三月，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暴崩於德州舟次，說者謂帝縱慾敗度，因與后口角，逼后墜水。看清史稿后妃傳，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清代軼聞第二册孝賢皇后之死條。進貴妃烏喇納拉氏爲皇貴妃，攝六宮事。十六年，立爲皇后。三十年，從幸杭州，忤旨，后剪髮，三十一年七月崩，命喪儀視皇貴妃禮。看清史稿后妃傳，清代軼聞第二册，清朝野史大觀卷一納蘭后爲尼條，嘯亭雜錄卷六阿可寇條。說者謂后英毅有智略，而才色稍遜，帝頗嚴憚之。乾隆中葉以後，帝自喜功高，漸怡情於聲色，后時諫諍。帝固好名，初亦容之；繼乃由厭倦生惡怒，輒以他故拒諫；后不能平。帝苦宮闈森嚴，后又執祖宗家法相責備，無以免其煩，因

作狎邪遊。所眷妓曰三姑娘者，爲后之叔父某提督所逐，帝疑爲后所嗾使；適后聞而力諫，遂益惡之。帝南巡，后請從，未許；后強附太后以行。入山東境，帝忽思管仲設女閭三百事；小太監某知上意所在，至濟南，徵名妓四五十人至御舟奏技，留最麗者六人侍寢。后知之，中夜起坐，作一諫草；薄明，直入御舟。時帝方擁妓酣眠，見后薄怒，立命左右挾之出。后正色力諍，持諫草跪不肯起。帝覽其奏，過於切直，大怒，起批后頰，擲其疏於地，命宮監曳之出。后大呼列祖列宗者三，帝命速幽之。太后左袒帝，命小監送后入某菴，后乃削髮皈依淨土。（參看清代野叟秘記）對於結髮者猶如此，他可知矣。

高宗怠荒表

一、巡遊之無度　南巡江浙者六，東巡山東者五，東幸盛京者三，西巡五臺者六，幸河南者一。木蘭秋獮，自乾隆六年以後，每年七月舉行。熱河避暑，自乾隆二十二年以後，每年五月舉行。其餘近遊天津，遠謁東陵等事甚多，不能備載。

二、萬壽慶典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太后六旬萬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太后七旬萬壽；皆廣收四方貢獻，盛行鋪張。

三、千叟宴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高宗五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三千九百餘人。嘉慶元年丙辰春，高宗八十六，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五千九百餘人。

四、色荒　甲、三姑娘．乙、香妃，丙、乾隆十三年三月，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暴崩於德州舟次疑案；丁、三十年，皇后烏喇納拉氏忤旨剪髮事件。

第二節　和珅之亂政

乾隆初年，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以先朝軍機大臣，同受顧命，輔政。二人久居政府，位重有功，帝眷甚厚，羣臣依附者衆，浸成門戶之見。高宗惡之，事無大小悉由獨斷，廷玉雖二十年舊相，（廷玉以雍正四年入閣，七年入軍機，乾隆十四年致仕，爲宰相二十四年。）僅以謹愼自將，傳寫諭旨爲盡職。　乾隆十年，鄂爾泰卒；大學士訥親以貴戚世臣，輔政。十三年，訥親以經略金川失律伏誅；十四年，廷玉致仕；大學士傅恒以貴戚（孝賢純皇后富察氏胞弟高宗內弟）任軍機大臣領班，輔政，直軍機處二十三年，（十一年至三十五年）以勤愼得上眷；敬禮士大夫，獎後進使盡其才，行軍與士卒同甘苦，帝尤賢之。　三十五年，以勞瘁卒；大學士尹繼善，劉統勳，劉綸以軍機大臣輔政。尹繼善久任封疆

，頗以汲引人才爲務；毅而能擾，機牙四應，凡盤錯事他人不能了者，上輒以命之；所理大獄，不妄戮一人。統勳久居廟堂，强直清節，遇事敢諫；料事識人，能洞鑒其將來；居相位二十二年，十七年至三十八年朝廷倚之如股肱。綸器度端凝，不見有喜慍色；直軍機二十年，十五年正月至十六年九月，十八年八月至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年正月至三十年正月，三十二年三月至三十八年六月。以清儉自持。三十六年四月，尹繼善卒；三十八年六月，綸卒；十一月，統勳卒；大學士于敏中，舒赫德以軍機大臣輔政。舒赫德老成端重，夙夜在公，不事家人生產。四十二年卒；敏中遂專國政。敏中柔佞，居政府二十年，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內則結納宦官，窺伺帝之舉動，先事希旨；外則交結疆吏，賫緣舞弊；樹黨植貨，略無顧忌，看嘯亭雜錄卷六，清代軼聞第一册第六十七頁于文襄之敏條　四十四年十二月，敏中卒；大學士阿桂以元勳上公，任軍機大臣領班，輔政。阿桂屢將大軍，知人善任，開誠布公，能得士卒死力，謀定而後動，故戰無不勝；爲宰相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正月至三十年閏二月，四十一年四月至嘉慶二年八月。能持平舉大體，不肯枉法以徇上意。是時上年高倦勤，嬖人和珅有寵，四十一年三月，先阿桂一月入政府；阿桂雖爲首輔，屢奉敕赴各

省督師，治河，賑災，讞獄，久勞於外，席不暇煖；於是政府實權逐入於和珅手。和珅者，正紅旗滿洲人，乾隆三十四年，以文生員襲三等輕車都尉。三十七年，挑補粘竿處侍衛；以奏對稱旨，荐擢御前侍衛，授副都統。四十一年，授戶部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旋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兼任步軍統領。四十五年，擢戶部尚書，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兼都統；其子豐紳殷德指尚十公主。四十九年，協辦大學士；五十一年，授大學士；在政府二十四年，（乾隆四十一年至嘉慶四年）權勢熏灼。性敏給，遇事機牙四應，善揣人主喜怒，一時嚮用之專殆無其匹；達官貴人咸奔走其門，鬻爵賣官，招權納賄；每值珅下值時，朝士伺立道左，惟恐或後：時人稱其宅前為補子胡同。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都門，結為奧援。當時方面大員，如山東巡撫國泰，甘肅布政使王亶望等，贓欵累累，屢興大獄；侵吞公款，鈔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其始諸人皆和珅之黨，迨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為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衆，貪風愈熾，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益圖攘奪剝削，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地；故乾隆中葉以後，墨吏獨多。（看庸庵筆記卷三入相奇

和珅寵眷既隆，出入內廷，遇所好之物，逕取之出，不復關白。四方貢獻，輒以上者入珅第，次者入宮中。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和珅之貪黷條 其家人差役亦到處招搖，橫行無忌：乾隆四十五年，步軍統領衙門差役杜成德等爲暴於山東，博山知縣武億捕而杖之；大吏劾奏億，和珅請免億官。 五十一年，御史曹錫寶奏：「和珅家人劉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借端撞索情事；應密行偵訪，嚴加懲創」。時上方在熱河，命留京王大臣查辦；王大臣多有爲和珅地者，錫寶遂得罪，革職留任。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錢南園通副事略 五十八年，兩淮鹽運使柴楨以挪移商人鹽課銀二十二萬兩，補塡前在浙江鹽道任內虧空案伏誅；錄其簿書，中有「饋福公金一千兩」一語；實係饋尙書福長安者，和珅與浙江巡撫福崧有隙，嗾其私人兩淮鹽政戴全德坐贓於福崧；逮至京。中途賜死。看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第一頁，嘯亭續錄卷二，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吳雅中丞條。 左都御史竇光鼐性伉直，嘗發和珅私事，和深銜之。六十年會試，光鼐爲正總裁，會元王以鋙；亞元王以銜，皆浙人，兄弟也；和珅在上前指出，上疑其有弊，命大臣覆試，罰停以鋙殿試，奪光鼐職，與副總裁同交部議處。閱八日，進呈殿試

前十名卷；拆視彌封，第一名乃以銜也；乃不深究。閱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兄弟同榜條　仁宗嘉慶元年，御史謝振定巡視東城，有乘違制車招搖過市者，詢之則和珅妾弟，其人怙勢橫甚，振定痛杖之，焚其車於通衢。事聞，詔振定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坐免官。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錢南園通副事略　朝野士大夫無敢與之抗者，和珅益得以竊弄威福，甚至行文各省，令凡有摺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入相奇緣條　又以阿桂與己不合，阿桂在朝，則辦事多不在軍機，而自移於他處。御史錢灃疏論之，上下詔飭責，命灃稽查軍機處。和珅忌灃，凡軍機勞苦事多委之；以勞瘁卒。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錢南園通副事略　每預文字之役，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屬意者，先視筆誤挖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者，則吹毛求疵，以指甲深劃之；與諸大臣會同閱卷，和珅輒專決取捨。閱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和珅忮刻條　乾隆六十年，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爲皇太子。次年正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是爲仁宗，改元嘉慶。尊帝爲太上皇帝，仍總萬機。和珅自居擁戴功，驕恣益甚；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各部院翰詹科道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　專政既

久，吏治益壞，卒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珅吏任意稽壓軍報，授意各路將帥，虛張功級以邀獎敘；而己亦得封公爵。又於覈算報銷時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得不侵尅軍餉；教匪乘之，蔓延幾不可收拾。（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入相奇緣條）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崩，御史廣興，鄭葆鴻，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交章劾和珅罪狀，詔革職逮問；旋賜死，籍其家；金玉珠寶之多逾於大內。（閱庸庵筆記卷三，清朝野史大觀卷三查抄和珅家產清單，卷六和珅之家財條。）

參考書

滿漢大臣列傳卷三十四和珅傳　羅氏怡安堂書籍鋪刻本

清史稿鄂爾泰張廷玉訥親傅恒尹繼善劉統勳劉綸舒赫德各列傳及軍機大臣年表　清史館

第三節　官吏之貪黷

高宗即位之初，提督鄂善，山西學政喀爾欽相繼以受賄伏誅，然官吏苞苴請託之習迄未能革。乾隆十三年。浙江總督喀爾吉善奏劾巡撫常安貪婪；問實，論絞。（看清鑑易知錄正編八第十二頁）二十二年，山西布政使蔣洲（原任大學士廷錫之子）虧帑二萬餘金，勒派通

省屬員彌補；事發，論斬。看清鑑易知錄正編九第七頁，清朝野史大觀卷六記將洲條。三十五年，貴州巡撫良卿以執法婪贓伏法，其子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看清鑑易知錄正編十第四頁四十五年，雲貴總督李侍堯以貪縱營私，革職拿問，看清鑑易知錄正編十第十一頁然此皆未興大獄者，其與大獄者尙多，玆略舉於左以供參考：

一．兩淮鹽引案　乾隆三十三年，尤拔世任兩淮鹽政，風聞鹽商積弊，居奇索賄，未遂。乃奏言：「上年普福奏請預提戊子三十三年綱引，仍令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普福任內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過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見存十九萬餘兩，請交內府查收」。朝廷以此項銀兩，歷任鹽政並未奏聞，私行支用；檢查戶部檔案，亦無造報派用文册；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後，二十年來，銀數已過千餘萬，其中顯有蒙混欺蝕情弊；當派江蘇巡撫彰寶會同拔世清查。旋據彰寶等查復：節年預行提引，歷任鹽政運使等均有營私侵蝕等弊，其數共約一千一百餘萬。乃革運使趙之壁職，逮前任鹽政高恒，普福，運使盧見曾下獄，處絞；歷任運使何燿，吳嗣爵等降級調任有差。現任兩江總督

高晉，前任總督尹繼善均以不能覺察，交部嚴加議處。看東華錄乾隆朝卷六十七，六十八。

二，甘肅捏災冒賑侵蝕監糧案　甘肅地瘠民貧，布政使王亶望慫恿總督勒爾謹，奏請開捐監生，積糧備荒。一面勾通全省地方官吏，折收銀兩，以低價勒買民間糧食。又將各屬縣災賑，歷年捏開分數，侵冒監糧逾數十萬。亶望升任浙江巡撫，布政使王廷贊踵其轍。四十六年，甘肅回民作亂，廷贊奏繳積存廉俸四萬兩以資兵餉；亶望亦捐銀五千兩，辦理浙省海塘工程。上以甘省地方瘠薄，何以藩司僉稱美缺？廷贊僅任甘省藩司，何以家計充裕？若云有營私貪瀆之事，何以聲名甚好？亶望在甘省藩司任內，亦未聞其勒索屬員；何以到浙未久，即能坐擁厚貲？因思甘省收捐監糧，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餘情弊。是年五月，詔欽差大臣大學士阿桂，署陝甘總督李待堯嚴密訪查，盡得諸情弊。誅亶望，賜勒爾謹死，廷贊處絞；甘肅全省現任及前任府州縣官吏，侵冒賑銀至二萬以上者處斬立決，二萬兩以下者處斬監候；死者自首府蔣全迪，首縣程棟以下凡二十餘人，其餘分別情罪輕重，充軍，監禁者四十餘人；而詔書屢云「不爲已甚去已甚」，

則當時犯罪者之實數尚不止此數也。（看東華錄乾隆朝卷九十三，九十四。）

三、國泰勒索屬員虧空庫款案　國泰者，和珅私人，乾隆四十三年，任山東巡撫，（看清史稿疆吏年表六）貪縱營私，勒派所屬州縣，虧帑數十萬；各州縣效之，每處虧欵多者亦至數萬，全省共虧欵約二百萬。布政使于易簡（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之弟）與國泰朋比爲奸，縱情攫賄。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上疏劾之，詔和珅與左都御史劉墉前往查辦，令灃從行。灃不俟和珅，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賫信者也。灃詳審其貌，未幾，僕還，灃路遇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欵塡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極力交歡灃，灃謝卻之，知不可以私干，又謀己洩，不便回復；乃具實奏聞。（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錢南園通副事略）詔賜國泰，易簡死，前任濟南知府呂爾昌，馮埏經手勒索，前任按察使葉佩蓀，現任按察使梁肯堂同城密邇，未能早日陳奏；國泰之兄國霖遣使爲其弟送信，均逮問，降革治罪有差。各州縣虧欵者，從寬留任，令其上緊彌補。（看東華錄乾隆朝卷九十五）

四、陳輝祖查抄王亶望家財抽換抵兌案　王亶望在甘藩浙撫任內時，歷次貢獻器物，宮廷只收數件，餘俱發還。亶望得罪，詔浙閩總督兼管浙江巡撫事陳輝祖（協辦大學士大受之子）查抄其任所貲財，發還之物無一存者；上疑其不實不盡。四十七年七月，詔新任布政使盛住密查。旋據盛住奏：升任糧道王站住首先隨同抄籍，有將金易銀，挪掩情弊。詔大學士阿桂，侍郎福長安往查。旋查出輝祖與前任布政使國棟通同舞弊，以銀易金，隱匿玉器，抽換朝珠；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陳淮，王杲知情不舉；知府王士瀚，楊仁譽經手檢查，代造僞冊，知縣楊先儀，張翥代交鋪戶，買銀賣金等情弊。詔賜輝祖死，國棟，王士瀚，楊仁譽擬斬監候，楊先儀，張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李封，陳淮革職，發往河南，在河工上効力贖罪；王杲免官。（看東華錄乾隆朝卷九十七）

此外若浙閩總督富勒渾縱容家丁殷士俊，李士榮關通婪索，營私舞弊案，（五十一年事，見東華錄乾隆朝卷一百三，一百四。）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看嘯亭雜錄卷一誅伍拉納條）前任總督富勒渾，雅德婪索鹽務陋規，屬員餽送，贓累鉅萬，以致通省倉庫錢糧虧空案等，

六十年事，見東華錄乾隆朝卷一百二十。皆侵漁至數十百萬；上自督撫，下至胥吏。合通一氣。一省如此，他省效尤，已經發覺者如此其多，未經發覺者更不知凡幾。甚至全省虧空，令官吏賠補，則桀驁者更以快其饕餮之私，清廉者不得不望屬員之助，吏風益壞，國勢益偷，小民益苦，而亂機乃潛伏於下矣。閱東華錄乾隆朝卷一百十二十一月上諭宣布之尹壯圖奏

乾隆時代貪吏表

貪吏姓名	告發人姓名	論罪之年月	罪狀	處刑
提督鄂善	御史仲永檀	乾隆六年正月	受俞姓賄銀一萬兩	賜死
山西學政喀爾欽	御史	同年七月	賄賣生童，縱僕營私，違禁漁色。	正法
浙江巡撫常安	浙江總督喀爾吉	十三年二月	貪婪	論絞
山西布政使蔣洲	軍機大臣會奏	二十二年十一月	虧帑二萬餘金，勒派通省屬員彌補。	論斬
前兩淮鹽政高恒，普福，	兩淮鹽政尤拔世	三十三年	自乾隆十一年後，預提綱引，仍令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	論絞

前兩淮鹽運使盧見曾。			用，二十年來，其數共約一千一百餘萬。	
貴州巡撫良卿		三十五年正月	骫法婪贓	伏法
雲貴總督李侍堯		四十五年五月	貪縱營私	斬監候後奉特赦
陝甘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贊以下數十人。	上自覺察	四十六年五月	捏災冒賑，侵蝕監糧。	賜勒爾謹死，誅亶望，廷贊處絞，其餘處死刑者二十餘人，監禁者四十餘人。
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于易簡。	御史錢灃	四十七年四月	勒索屬員，虧空庫欵	賜死。同官坐降革者數人。
浙閩總督陳輝祖	上自覺察	同年七月	查抄王亶望家財抽換抵兌。	賜輝祖死，同官坐降革充發及斬監候者九人。
浙閩總督富勒渾		五十一年	縱容家丁關通婪索，營私舞弊。	
浙閩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前總督富勒渾，雅德		六十年	婪索鹽務陋規，屬員餽送，贓累巨萬。	

第四節　吏治之敗壞

官吏既貪黷，吏治自敗壞，此當然之因果。乾隆盛時，法嚴令行，然吏治固未能極端整飭；及和珅當國，吏治乃愈不可問矣。二十八年，大學士劉統勳奉命查勘河南楊橋漫工，河吏以芻茭不給爲辭，月餘事未集。統勳微行河干，見鄉民輿送芻茭者，大小車凡數百輛，皆弛裝困臥，有泣者；問之，則主者索賄未遂，置而不收也。即令縛主者至，數其罪，將斬之；巡撫爲固請，乃杖而荷校以徇。薪芻一夕收立盡，逾月工遂竟。（看清史稿列傳八十九，春冰室野乘大臣微行條五，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劉文正塞楊橋決口條。）十一年，朝廷因浙江州縣倉庫虧空，特派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曹文埴，刑部侍郎姜晟，工部侍郎伊齡阿等先後馳往查辦，（據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三）留伊齡阿爲巡撫，而密詔學政竇光鼐據實陳奏。光鼐嚴劾平陽（舊屬處州府今屬甌海道）知縣黃梅借彌補倉庫爲名，科斂肥橐，贓款累累。命阿桂等查覆，則謂並無其事；伊齡阿又誣光鼐以種種罪狀，詔褫光鼐職，逮問。詔未到杭，伊齡阿先遣人監視學政衙署；忽有歸安諸生王以銜，王以鋙兄弟，以門生投刺來謁，脫留棉襖一件而去。光鼐振視其中，則皆

黃梅勒捐之田單印票，圖書收帖二千餘張，光鼐大喜過望，因奏；「黃梅以彌補虧空爲名，在任捐錢，戶給官印田單一張。在任八年，侵贓二十餘萬」。因將田單印票圖書收帖各檢一紙呈遞。上謂：「凡事可僞，而官印與私記不可僞；且斷不能造至二千餘張之多。況字帖俱有業戶花名排號，確鑿可據」。因命光鼐同阿桂往審訊，盡得實狀；誅黃梅，伊齡阿與前撫福崧革職，阿桂等交部議處。（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三浙江州縣倉庫虧欵案）五十八年，宗室長麟巡撫浙江，聞仁和令有貪墨聲，乃微行訪察之。一夕遇令於途，問何適？以巡夜對。麟曰：「時僅二鼓，出巡無乃太早；盍從我行乎」？乃悉屏從人，徐步入一酒肆，據坐沽飲。問酒家邇來得利何如？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問：「汝一細民，科派胡以及汝」？酒家顰蹙曰：「父母官（指縣令）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每月悉徵常例。蠹役假虎威，且取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歷述令之害民者十餘事。麟略飲數杯，付酒錢出；笑謂令曰：「小人言多已甚，我不輕聽，汝亦勿怒也。此時正好微巡，盍分道行矣」。令去，麟復返至酒家，叩門求宿。夜半，剝啄聲甚厲；啓視，

則里胥縣役持朱簽來拘賣酒者。麟出應曰：「我店東也」。役拘麟與酒家同至縣署，令一見大駭，免冠叩首。麟升座，索其印去。（看春冰室野乘大臣微行條）乾隆末年，海盜渠魁某橫行浙江洋面，崇明副將楊天相擒之，江南提督陳大用飛章入告，倉猝未會兩江總督銜。總督某（按清史稿疆臣年表二乾隆五十二年以後，書麟任總督最久，蘇凌阿，福崧亦曾任之，未詳爲何人。）耄而貪，銜大用獨奏，思有以中之。有旨命總督審明正法，盜以十萬金賄總督，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出盜於獄。殺天相於海口，戍大用軍臺；提協兩標兵俱擊鼓呼冤，願罷伍歸農，幾釀大變。上海民爲天相焚紙錢，灰如山積。逾年，盜詣山東巡撫衙門自首，巡撫不欲興大獄，誅盜而諱其事。（看清代軼聞卷一楊天相之冤獄條）

是時和珅貪橫於內，福康安豪縱於外，督撫習爲奢侈，致庫藏空虛。五十五年十一月，內閣學士尹壯圖還自雲南，（省親歸）上疏具言其事，語侵和珅。珅怒，請令壯圖盤查各省倉庫，而令侍郎慶成監之；舉動輒爲成掣肘，無由察實，反劾壯圖妄言。帝大怒，革壯圖職；於是終高宗世，無復敢言和珅者。（看東華錄乾隆朝卷一百十二，卷一百十三，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尹閣學條，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第一頁。）

第五節　軍官之豪侈

當時軍官豪侈，釀成風氣，諸將帥皆然，而以福康安爲尤甚。福康安以賢相傳恒之子，孝賢純皇后之侄，其兄福靈安，福隆安，弟福長安皆尚主；福靈安早卒，福隆安，福長安俱以尚書充軍機大臣。福康安少貴，不知稼穡之艱難；初以副都統從定西將軍阿桂征金川，有功，超封三等嘉勇男。自是以後，出將入相仗鉞專征二十年，高宗奇寵之，每戰輒妙選人才以爲之佐，而以福康安尸元帥之名：功成以後，福康安膺上賞，而諸將帥反居其次。（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三福文襄被異數有十三條）其征甘肅石峰堡叛回也，大學士阿桂爲將軍，福康安與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爲參贊：亂平以後，阿桂由一等誠謀英勇公加一輕車都尉，海蘭察由一等超勇侯加一騎都尉，福康安則由三等嘉勇男超封一等嘉勇侯。（看清史稿諸臣封爵世表，聖武記卷七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滿漢大臣列傳卷三十福康安傳。）其征臺灣逆匪林爽文也，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及臺灣總兵升任福建陸路提督，義勇伯柴大紀爲參贊；功成以後，福康安超封一等公，海蘭察則僅晉封二等公，柴大紀則以守諸羅，功高，朝廷待之恩禮厚；又以出迎將軍時，不

執爨鞬之儀，爲福康安所嫉；誣以罪，逮至京，棄市。看清史稿諸臣封爵世表，聖武記卷八乾隆三定臺灣記，福康安傳。其征廓爾喀也，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以參贊領前鋒，屢戰屢勝，福康安志得意滿，不聽海蘭察持重之謀，自將大軍輕進，爲敵所乘，敗績；賴海蘭察以後隊應援，始免全敗。及廓爾喀請和，諸將班師，福康安進號忠銳嘉勇公，加一輕車都尉，海蘭察僅晉封一等公。其生平戰績皆恃海蘭察，海蘭察又爲其征金川時故帥，征金川時，海爲參贊，福爲領隊大臣。故極力周旋之；海蘭察亦顧全朝廷大體，不與計較功勳高下，甘居其下。看清史稿本紀十四，清朝野史大觀卷六福康安周旋海蘭察條。其征湖南叛苗也，時海蘭察已卒，福康安及和珅之弟四川總督和琳爲帥。督七省官兵，與苗相持一年餘，專以招撫爲策。降苗受官弁者百餘人，月給鹽糧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朝廷焦勞，日盼捷書，晉封福康安忠銳嘉勇貝子，旋以病卒於軍，贈郡王；追封其父傅恆爲郡王，照宗室例，使其子襲貝勒，孫襲貝子，曾孫襲鎮國公，減至未入八分公止，世襲罔替。看聖武記卷七乾隆湖貴征苗記，福康安傳。其人既系貴胄出身，性情豪華奢侈，富於紈袴習氣：其用兵時，大軍所過，地方官供給動逾數萬。福康安

既至，則笙歌一片，徹旦通宵。又善歌崑曲，每駐節輒手操鼓板，引吭高唱；雖前敵開仗，血肉橫飛，而裊裊之聲猶未絕。（看清稗類鈔第二十四冊豪侈類福康安享用之豪條）征臺灣凱旋時，自二衢（浙江衢州府故）方舟下嚴陵，（浙江嚴州府故）江（由富春江下錢塘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軍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直下，軍容之盛為史策所未有。（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嘉勇貝子條）

其督兩廣時，（乾隆五十四年）寄書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索購材木；巡漕御史和琳劾之，下詔詰責，罰俸。（看福康安傳）嘗過九江，召匠剃髮；其奏刀豁豁如風，令人如不覺。剃畢，命賞五十金去。剃髮匠出告人曰：「吾生平為人剃髮多矣，無如此之難者一！蓋福康安剃髮時，坐臥任意，又倏忽轉側，一不留意，則易致傷損，深懼獲罪也。」（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剃髮條）出行坐轎，用轎夫三十二名，分四班更替執役，轎行若飛，日馳百里。其出師督陣亦坐轎，轎夫每人須良馬四匹，凡更役時輒騎馬隨從。轎夫皆壯狡者，頗暴橫，騷擾民間。征廓爾喀時，強入良民家，攫婦女釵珥；巡視都司徐斐訶禁之，其黨伍捽徐下馬，痛毆之，冠服皆裂。隨營成都知府姚令儀捕轎夫，杖斃之以示衆；福康安怒，撤令儀差。時令儀已保升川東道，摺已繕，

並寢其摺。（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姚令儀轎夫及福康安輿夫之橫暴條。）其西征時，聲勢赫弈，所經州縣以辦差不善登白簡者不一而足。（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陝邑辦差條）凱旋以後，戶部書吏索其軍需報銷部費，上刺請見，賀喜求賞。福康安大怒，厲聲詰問，對曰：「索費非所敢，但用欵多至數千萬，冊籍太多，必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數月之間全行具奏；上方賞功成，必一喜而定。若無巨貲，就本有之人分案陸續題達，非三數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上意厭倦，必干詰責；物議因而乘之，必興大獄。此乃爲中堂計，非爲各胥計也」。福康安大悅，遽飭糧臺與以二百萬。其司閽奴亦分得門包十萬。（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部吏口才條）其征苗也，令總兵花連布結一營當大營前以禦賊，悉以剿事委之；而日置酒高會，或雜以歌舞。花連布晝夜巡徼，饑不及食，倦不及寢。苗人知福康安不願戰，乃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花連布竭力堵禦，賊退始敢告福康安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卒不能成功。（看嘯亭雜錄卷八，清朝野史大觀卷六花老虎條。）其人本非將帥才，高宗以寵愛之故，必欲王之：因紬於家法，乃令其攫閫外之功，以爲分封之基礎。嘉慶年間，屢下詔追責福康安

濫費，看福康安傳然軍營習慣已成，不能改。

當時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每站夫馬倍給僱價，然多供有司浸潤，民間不霑實惠。趙翼簷曝雜記曰：「鎭安府今廣西田南道天保縣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爲成例，逐年征收；非積久，發憤上控不能裁革。乾隆時代猶如此，嘉道以後更可知矣。看聖武記卷十一武事餘記兵制兵餉

第六節　財政之虛耗

順治初年，除明季三餉，遼餉練餉剿餉而東南各省尚未入版圖，大兵四出，供億鉅萬。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一千四百八十五萬，而諸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出浮於入者八十七

萬五千有奇。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欵項外，僅入額賦一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冗費，且蠲賑歲書，悉取給於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玉書所述者如此。

康熙初年，三藩作亂，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財賦復去三分之一。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歉嗇可知。今見於方略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藉夫馬，舟船，器械，芻茭爲名，需索苛派；甚至輦金置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繁又可知。（看聖武記卷十一武事餘記兵制兵餉）帝政尚寬，自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錢糧共九千萬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銀三千三百萬有奇；自準部兵事暫定以後，海內承平，國庫貯存逐漸增加，至四十八年，戶部庫存銀達五千餘萬兩。（見吳熊光伊江筆記）晚年兵事再起，庫銀需用殆盡，所存者僅八百萬兩而已。

世宗即位，承聖祖疏節闊目之後，命怡親王允祥，尚書隆科多，大學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軾等設立會考府。命各省督撫嚴查歷年虧空，限三年以內塡補。更進而講求增加收入之法，茲將其最著者列左以供參考：

一，火耗歸公　火耗之制始於明，於正稅之外加徵幾分，以爲官吏經手費。清初屢設厲禁，而實際仍不能止。康熙時，朝廷默許一分，然有加至二三錢者。雍正二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奏請耗羨歸公，用以充官吏之養廉，許之。自是地方公費胥取給於火耗，國家減一重大擔負。

二，常例捐輸　康熙時開捐，三年間所得不過二百萬兩，所捐知縣達五百人。雍正初年，西北用兵，復開捐例，至末葉每年收入可達三百萬云。

三，增收鹽課　順治初年，每年鹽稅僅五六十萬兩，末年，漸增至二百萬兩；康熙中，增至三百萬兩；乾隆時，增至七百餘萬兩；雍正時代之收數可以比例推知。

四，整頓關稅　清初，關稅入欵官吏任意侵蝕，每年不過四百餘萬兩。雍正時

，若意清理，每年增加一倍有奇。

世宗躬行節儉，整飭吏治，及其末年，庫存見銀達六千餘萬兩。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年，庫存不過二千四百餘萬兩。（據阿桂疏）

高宗好大喜功，在位時代，四方用兵，威力所及，西南至廓爾喀，東北至庫頁島；軍費所需，歷代無比。乾隆十二年，金川事起，軍費銀七百七十五萬兩；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平定準回，軍費銀二千三百十一萬兩；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前後二次征緬甸，軍費銀九百十一萬兩；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第二次征金川。軍費銀六千三百七十萬兩；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征臺灣，軍費銀米千餘萬；（福建本省先用九十三萬兩，鄰省撥五百四十萬兩，又續撥二百萬兩；本省用米三十萬石，鄰省撥米一百一十萬石，加以運脚，約共千餘萬。）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征安南，軍費銀百餘萬兩；加以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征廓爾喀之役，共用軍費約一萬二千萬兩以上。以當時國庫收入每年僅三千餘萬兩比例推之，歲出之額不爲不鉅。然當承平日久之後，又加以雍正時代整理財政之結果，民殷物阜，（看清代通史卷中之二第一篇第四章第二十五中衰之原因四）四十一年，詔稱庫存六千餘萬；四十六年，

詔稱庫存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詔書，仍稱庫存七千餘萬兩；（看聖武記卷十一武事餘記兵制兵餉）是爲清朝庫藏極富時代。高宗自恃充裕，任情揮霍，大兵大役征調頻繁，頗難爲繼。乾隆十年，梁詩正任戶部尙書，疏言：「每歲天下租賦，除官兵俸餉各項經費外，惟餘二百餘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今雖府庫充盈，乞皇上以節儉爲要，勿興土木之工，黷武之師，庶以持盈保泰」。（看淸史稿列傳卷九十梁詩正傳，嘯亭雜錄卷八舒梁阿三公遠見條。）上不能用。

先是雍正年間，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乾隆四十七年，詔以：「即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八百萬兩；尙何不足而不散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尙不及百萬。至

各省武職名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大學士阿桂上疏爭之曰：「國家經費有常，若歲增額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所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戶部駁議，謂：「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餘萬兩，今即增費三百萬，尚歲餘二百萬；一切開支尚屬裕如」。於是增兵額六萬，歲增餉銀三百萬兩；而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缺額依然。嘉慶十八年，戶部尚書英和奏言：「武職名糧歲增百萬，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請勅下部臣詳查，酌量裁減」。詔從之，然卒不能仍復原數；遂爲清室財政上之一大漏卮。

嘉慶初年，川楚軍需逾萬萬兩，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兩（嘉慶六年工賑例收銀七百餘萬兩，九年衡工例收銀一千一百二十餘萬兩，十一年捐輸例收銀七百餘萬兩，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兩，十五年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兩，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豫東例收銀七百五十餘萬兩。）抵之，尚不及新疆，金川兩次之數；乃嘉道兩朝，撙節倍昔，而司農告絀者，其原因復有二端：

一、宗祿之增加　順治初，宗室從龍入關者二千餘人，道光中葉，增至三萬餘人，歲縻廩祿數百萬。

二、民欠之增加　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八百十三萬兩，每年平均僅欠六十萬兩。道光年間，錢糧奏銷七成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冀十年恩免一次；不數年復積千餘萬。（看聖武記卷十一武事餘記兵制兵餉）

順治時代歲入歲出表

年代	歲入	歲出	出浮於入
八九年間	一千四百八十五萬	兵餉一千三百餘萬官俸各費二百餘萬共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	八十八萬四千
十三年以後	一千九百六十萬	兵餉二千萬至二千四百萬	缺餉二百萬，各項經費猶未算入。

康熙初年整理財政表

一，裁節冗費
二，改折漕貢
三，量增鹽課雜稅
四，稽查隱漏田賦
五，核減軍需報銷

雍正時代整理財政表

一，火耗歸公
二，常例捐輸
三，增收鹽課
四，整頓關稅

有清盛時免徵錢糧表

年代	所免錢糧數
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	免錢糧共九千萬有奇
同　五十一年	免地丁銀三千三百萬有奇
乾隆時	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

有清盛時庫存銀數表

年代	庫存銀數	原因
康熙四十八年	五千餘萬兩	準部定後，海內承平已久，庫存逐漸增加。
同　晚年	八百萬兩	兵事再起，庫銀需用殆盡。
雍正末年	六千餘萬兩	世宗躬行節儉，整飭吏治。
乾隆初年	二千四百餘萬兩	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
同　四十一年	六千餘萬兩	承平日久，民殷物阜。
同　四十六年	七千八百萬兩	同
同　五十一年	七千餘萬兩	同

有清前半期捐輸歲入表

年代	數目	年代	數目
康熙時	三年間所得不過二百萬兩	雍正末年	每年收入三百萬兩

嘉慶六年	工賑例收銀七百餘萬兩	嘉慶九年	衡工例收銀一千一百二十餘萬兩
同　十一年	捐輸例收銀七百餘萬兩	同　十三年	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兩
同　十五年	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兩	又	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
又、	豫東例收銀七百五十餘萬兩		

有清前半期鹽課歲入表

年代	數目	年代	數目
順治初年	每年五六十萬兩	順治末年	每年二百萬兩
康熙中	每年三百萬兩	乾隆時	每年七百餘萬兩

乾隆時代軍費表

年代	戰役	軍費銀

十二年	第一次金川之役	七百七十五萬兩
十九年至二十五年	平定準回	二千三百十一萬兩
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前後二次征緬甸	九百十一萬兩
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	第二次金川之役	六千三百七十萬兩
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	征臺灣	銀米千餘萬兩石
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	征安南	百餘萬兩
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	征廓爾喀	未詳

雍乾年間綠營官親丁名糧表

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

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

嘉道兩朝財政困難原因表

一，宗祿增加　順治初，宗室二千餘人。道光中葉，增至三萬人，歲糜廩祿數百萬。

二，民欠增加　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八百十三萬兩，每年平均僅欠六十萬兩。道光年間，錢糧奏銷七成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兩。

第七節　八旗生計之困難

清室初入關時，京師禁旅與各省駐防旗兵合計約二十萬人。旗人受王府之命，四方經商，或以出賣人參為名，騷擾地方，甚招漢民反感。政府為維持風化計，禁止旗人經營商業。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者二百餘年，（看清朝全史第三冊第五十章滿洲八旗之不長於生產）說者謂降臣洪承疇實建以漢人養旗人，不令旗人營生計之策（看清代軼聞卷二洪承疇有功漢族條）又謂降臣金之俊建議，凡旗人不得經營商業，王公不得私離京城，（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三金之俊限制滿洲法條）其事蹟然否？疑莫能明也。旗兵既受朝廷優待，月給銀，歲給米，餉糈頗厚；餘丁亦給與腴田，使之耕種；國家有典禮時，必沐恩賜；且時常與以特別補助。吳三桂平後，朝廷發帑銀五百六十萬兩，代旗兵償積負。（看聖武記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記）康熙四十二年，設官庫於各旗，由戶部撥銀六百五十五萬

兩爲官庫資本，使各旗大臣管理之，以爲救濟旗人之用；同時又免欠納租銀數百萬兩。然而大多數旗人受政府豢養已久，盲於生產事業；據雍正五年諭旨云：「從前先帝軫念兵士戰功，爲其償還債務，發帑金五百四十萬兩，一家平均賜給數百兩；然未聞置有何等產業，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其後先帝又賜六百五十餘萬兩，亦如前次立即用盡。朕即位以來，八旗兵丁，每回賜給三十五六萬，已有數次；不待十日，又悉妄用。此庫銀非百姓之膏脂乎？彼等將來若不改惡習，雖加以恩惠，終於無益」。看清朝全史第三冊第五十章生計困難之二因 同時並下詔書：禁止八旗人員銷毀制錢，製造器皿；禁止濫製衣服。看東華錄雍正卷十五年正月上諭 高宗亦謂：「彼等金錢入手，徑赴市上濫買綢緞，不知愛惜。一般兵士常先借一年之俸餉，至次年又借半年，以爲習慣。此旗人生計所以益陷於困窮也」云云。看清朝全史第三冊第五十章生計困難之二因

八旗生計困難之原因：固由於不善節儉，抑亦生齒浩繁所致。世祖時，京師八旗定額甲士八萬，聖祖時，增爲十二萬。一甲之丁，積久而爲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甲之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年已數十萬，道光末年至數百萬；而

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政府出資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兩。贖回旗人舊圈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看聖武記卷十一兵制兵餉）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爲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世宗有見及此，議移旗人於東三省，終未實行。乾隆中葉已患人滿，舒赫德，梁詩正，（看清史稿列傳九十）孫嘉淦，張芳灌，沈起元諸臣先後上疏：或言「盛京，寧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爲牧場閒田；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還淳樸，分京師生齒之繁」。或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再百里之開平，即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在，膏腴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餘里之興和城，（今察哈爾張北縣）又西百餘里之新平城（當係今興和縣）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之地亦不下數萬頃。請移滿兵萬人分駐四處，屯墾牧獵。又言「在京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將畿內八旗公產及贖回旗產，每人給種一二百畝。其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聽地方官吏約束」。或請「改各省城守營駐防」。或請「聽閒散漢軍出旗」。諸臣

條奏，有未准行者，有准行而下未奉行者，有奉行而終無成効者。（看聖武記卷十四軍儲篇四）乾隆六年；採用梁詩正議，先以八旗餘丁三千人，分派於拉林（河名，發源於吉林濱江道摩天嶺，流經五常，雙城等縣入松花江。河中流北岸有拉林城，在雙城縣境內。）阿勒楚喀（河名，發源於吉林濱江道長壽縣帽兒山下流經阿城，濱江等縣，入松花江。中流南岸有阿勒楚喀城，今為阿城縣。）二地。此二處土地肥饒，交通便利，可以經營農業。政府給銀為治裝費，沿途供給車馬川資，到屯後給與房屋，田地，資本與牛，犁，種子；計一戶支出費銀百餘兩，總共費銀數萬兩。乃屯田之始，旗人即無意永住，仍以放蕩為生活；閱時未久，卽盜賣田地於漢人，陸續逃回京師。高宗大怒，命逮捕逃丁，加以懲治；然卒未能實行。（看清朝全史第三册第五十章京營八旗移住之議）於是八旗生計問題遂遷延至今未能解決。

八旗生計困難原因表

一，政府功令，禁止旗人經商。

二，旗人受政府優待，不勞而獲厚餉，故浪費特甚。

三，旗人遊手好閒已久，不願務農，故屯田不能成功。

有清盛時救濟旗人生計表

一、吳三桂平後，朝廷發帑銀五百六十萬兩，代旗兵償積負。

二、康熙四十二年，設官庫於各旗，由戶部撥銀六百五十萬兩爲官庫資本，以爲救濟旗人之用。

三、同時免旗人欠納租銀數百萬兩。

四、世宗卽位以後，每回賜給八旗兵丁三十五六萬兩，凡數次。

五、同時禁止八旗人員銷毀制錢，製造器皿：濫製衣服。

六、乾時年間，政府出資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兩。贖回旗人舊圈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

七、乾隆六年，分派八旗餘丁三千人。在拉林，阿勒楚喀屯田，官給房屋，田地，資本與牛，犁，種子；計一戶支出費銀百餘兩；總共費銀數萬兩。

乾隆年間諸臣籌劃旗人生計計劃表

一、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田東三省

二、請移滿兵萬人屯田於獨石口外之紅城子，開平；張家口外之興和城。新平城。

三、凡在京旗人有願下鄉種地者，請將畿內八旗公產及贖回旗產，每人給種一二百畝。其漢軍罷仕，情願

在外成家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

四，改各省城守營駐防

五，聽開散漢軍出旗

第八節　八旗滿人之漢化

自來文化較低之民族與文化較高之民族雜居時，例被同化；滿漢雜居，當然不能外此例。滿人同化於漢族，本一種向上心理之表示；乃可慶之事，非可憂之事。然以少數征服之滿族與多數被征服之漢族雜居，國民性淪亡，民族自歸於消滅，主權亦不能保守；淸室列祖列宗深憂之，乃設種種方法，以防止滿人被同化。雍正二年，吉林地方官趙殿最奏請於該地建造太廟，設立學校，敎滿漢子弟讀書應考。帝覽之，不悅；下詔却其奏。（看清朝全史第二册第四十二章滿洲國俗漸壞條）淸朝初入關時，王大臣無不挽強善射，國語純熟。居久漸染漢習，多驕逸自安。高宗知其弊，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爲賤役以辱之。鄉會試必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故勳舊子弟熟習弓馬。嘗謂近臣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

可一日廢武」。滿洲舊旗有命名如漢人，或譯國姓爲漢姓者，帝深鄙之；亦深恐忘本故也。看嘯亭雜錄卷一，清朝野史大觀卷二不忘本條 明將軍亮爲孝賢純皇后猶子，少時常入闈鄉試；高宗偶問其從父大學士傅恒，「汝家有與試者無」？傅恒以實對。上曰：「世家子弟何必與文士爭名」。擢明亮藍翎侍衞，命從征西域；明亮甫出闈，即匆匆就道。看嘯亭續錄卷一，清朝野史大觀卷六明參政條。後立功金川，又平定川湖陝教匪，爲乾嘉間名將。

然同化力之强爲漢族特色，周之獯鬻，玁狁，春秋時代之山戎，北狄，秦漢時代之匈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之鮮卑，唐之突厥，回紇，沙陀，宋之契丹，女眞，蒙古，凡北方民族侵入中國，與漢族雜居者，無一不被漢族同化；八旗子弟當然不能外此例。抑所謂八旗子弟者，本一極駁雜之團體：其中有黑龍江之蠻人，有豆滿江之野人，有棲息於松花江上流地方深林中之女眞人，行獵於嫩江流域之達瑚爾人及索倫人，概冠以新舊滿洲之名稱。有在尼布楚俘歸俄國捕虜百餘名，亦編一佐領，列入旗籍。此外有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漢軍本漢族降人，無所謂被同化。滿蒙旗人本無固有之宗教道德倫理，足以維持其民族思想；一旦

雜居中國內地，凡典章，制度，語言，文字以及衣食住等一切風俗習慣無一不摹倣漢族，日久自然同化；康，雍，乾三代雖設法極力防止，然終歸於無效。乾，嘉以後之滿洲皇室，不過寄居中國本部一客體而已。（看清朝全史第二冊第四十二章滿洲國俗漸壞條）

嘉慶元年二月，鑲黃旗都統查出該旗漢軍秀女內有纏足者，衣袖寬大，竟如漢人裝飾；詔各旗嚴行曉示禁止。道光十八年，復下詔謂：「近來旗人婦女，往往衣袖寬大，甚至一事不可為，而其費亦數倍於前。至倣效漢人纏足，尤屬違制。此等惡習，於國俗人心關係甚鉅。著八旗都統，副都統等隨時詳查，一經查出，即將家長指名參奏，照違制例治罪。倘仍復因循從事，不能實力奉行；定將該都統等一併嚴懲，決不寬貸」。（看清代通史卷中第十九章五）然習俗已成，迄不能改。

清室防止滿人漢化表

一，雍正二年，吉林地方官趙殿最奏請於該地建造太廟，設立學校，教滿漢子弟讀書，詔不許。

二，高宗提倡騎射，凡八旗人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

三，高宗禁止滿人命名如漢人，譯國姓為漢姓。

四，高宗禁止世家子弟入鄉闈，與文士爭名。

五，仁宗禁止漢軍秀女纏足，衣袖寬大。

六，宣宗重申禁止八旗婦女纏足及衣袖寬大。

第二十三章　清室衰亂之原因二　漢族之反動

第一節　明末遺民之文字鼓吹與清廷對於漢族學者之壓制

漢族本位思想始於上古之時，漢人自稱曰華，曰夏，而稱四圍民族爲蠻，夷，戎，狄，即此種思想之表示也。南北朝時，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蒙古勃興，稱漢人爲蠻子，漢人稱蒙人爲韃子，亦此種思想之表示也。有清初年，滿洲以少數未開化民族入主中國，漢族當然發生反感。一般仁人志士競起義師，反抗清廷，爲漢族爭人格；家破身亡，終不少悔。少數孑遺之遺老，或逃竄山僻，或混迹閭閻，或避地異域，著書立說，發爲不平之鳴，以文字鼓吹排滿。餘姚黃宗羲，明天啟朝御史忠端公尊素之子，南京陷後，屢起義兵，偕錢肅樂，張煌言等抗清師，瀕於九死。明亡，始絕意國事，奉母鄉居。著述甚多，有「明夷待訪錄」一書：其中「原君」一篇反對帝王專制，「原臣」一篇劃清臣子義務。崑山顧炎武，江南世家，崑山城陷，其母抗節死。炎武奔走南北，通觀形勢，陰結豪傑以圖復明。半世生涯，大半消磨於旅行中。既而知事不可爲，乃絕意進取

；定居陝西華陰，專以著述爲事。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帝王宅京記」，「肇域志」等書，以寄託其耿耿之志；其惟一之目的在喚醒漢人，使知行己有恥，實事求是。　衡陽王夫之，曾助瞿式耜抗清兵，明亡，不肯薙髮，轉徙苗猺山洞中，終身不出。著述甚多，其「讀通鑑論」中有云：「即使桓溫輩功成而篡，猶勝戴異族以爲中國主」。　餘姚朱之瑜，明宗室，隱居不仕。南京陷後，起義兵抗清師，奔走國事十五年，明亡，走日本乞師，遂不返。日人待以賓師之禮，所著「舜水文集」中有「陽九述略」一篇，內分致虜之由，虜禍，滅虜之策等條，末題「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謹述」。（閱梁啟超近三百年學術史）　降臣錢謙益（江南常熟人，福王禮部尙書，順治二年迎降，三年引疾歸。）著有「初學集」，「有學集」二詩集，指斥滿人語甚多，以薙髮及國語兩事爲最夥。其文集中有「贈愚山子序」一篇，中有云：「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戎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愼孤竹，咸事翦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又有「一匡辨」一篇，排斥滿人甚烈。（看春冰室野乘錢牧齋詩案條）此外若戴名世山南集，呂留良文集，皆反對滿人。清廷以强力鎭壓

之，順康雍乾四朝，疊興文字獄，康熙五十二年，殺戴名世；（看本編第九章第五節）雍正十年，戮呂留良屍；（看本編第十二章第三節）乾隆三十四年，燬錢謙益集；（看貳臣傳卷十本傳）又以購求遺書爲名，廣搜野史，詩集，文集之關於指斥者，一律銷燬。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據諭兩江，浙閩，兩廣，湖廣各省督撫，遴派妥員，檢查藏書之家。四十一年，據江西巡撫海成奏：「各屬搜買以及民間繳呈應燬禁書，前後共有八千餘部」之多。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據兵部所報：天下銷燬之書，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凡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五十七年，復嚴諭各督撫云：「江西，江蘇，浙江等省分較大，素稱人文之淵藪，民間書籍繁多；所以不能禁絕者，皆由督撫等視爲等閒耳」（看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章五書籍之頒禁）則當時施行之嚴厲可知，而遺老之著述，有關於前朝遺事之紀載，或睠懷故國，反對蠻夷猾夏之詩文集，俱付之一炬矣。

清初排滿著作表

著作者	書名

黃宗羲	明夷待訪錄
顧炎武	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帝王宅京記，肇域志。
王夫之	讀通鑑論，宋論。
朱之瑜	陽九述略
錢謙益	初學集，有學集，贈愚山子序，一匡辨。
戴名世	南山集
呂留良	晚村文集

第二節　滿漢待遇之不平

以上原因爲時勢所造成，非清廷本意；然而有清對待漢族，頗有傷感情者，即滿漢待遇不平等是也。朝廷大吏參用滿漢，漢人則任重而品低，滿人則位尊而權重：清初內閣大學士滿漢各半，滿人一品，漢人二品；雍正初，并定爲正一品，

然首相必用滿人；雖漢相位重年尊，然列銜例在首席滿相之下；至光緒年間，李鴻章始一破例。軍機大臣亦如此，其領班者爲事實上之首相，照例用親王或滿大學士充之；漢大學士充軍機大臣者，雖資深望重，然列銜例在領班滿大學士下也。六部尚書及都察院左都御史：舊制滿員一品，漢員二品；侍郎：滿員二品，漢員三品。雍正八年，滿漢尚書都御史俱定爲從一品，侍郎從二品；然滿員掌印，漢員主稿，終有清一代如此；滿員權力重，漢員義務重也。內閣學士，中書，各部司員，翰，詹，科，道及各寺堂司各官，或滿漢同數，或滿多於漢。宗人府，內務府，理藩院等衙門，大體皆滿缺，無漢缺也。偶有一二漢缺非重要位置也 外官：巡撫以下間用漢人，總督則不多覯也。 武官：將軍，都統，副都統以下旗營將官皆用滿人，提督，總兵以下綠營將官始參用漢人也。故有清一代民政，財政，軍政大權皆在滿大員手，漢大員僅聽指揮，供奔走之役。看清史稿職官志，大學士年表，軍機大臣年表，部院年表，疆臣年表。 惟滿人中既少治平之才，復多貪黷之輩，是以爲政綜敗，其弊亦甚著。順康之時，有侃侃直陳時務，以申論滿漢偏見之不當者：馬世俊殿試策有云：「唐

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旣平蔡，即用蔡人爲牙兵；而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儲方慶殿試策有云：「今日三公九卿，爲陛下之疑丞輔弼者，莫不幷列滿漢之名。督撫大臣，則多寄於滿人，而漢人十無二三焉。……陛下旣爲天下主，即當收天下才，供天下用；一有偏重於其間，臣恐漢人有所顧忌，而不敢盡忠於朝廷；滿人又有所憑藉，而無以取信於天下矣」。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五 朝廷不能用。乾隆八年，考選御史，試時務策，編修杭世駿對策中有云：「意見不可先設，畛域不可太分。滿洲賢才雖多，較之漢人僅十之三四；天下巡撫尙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上大怒，革世駿職。參閱本編第二十一章第二節

朝廷有大征討，往往以滿員充仗鉞秉旄之任，而以漢員服銜鋒陷陣之勞；及其成功，則滿員以元帥資格受上賞，漢員以偏將資格居其下。平滇之役，勇略將軍趙良棟爲首功；及論功行賞，則撫遠大將軍圖海封三等公，平南大將軍賚塔追封

一等公，良棟僅封一等子，乾隆時始追封一等伯也。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圖文襄公事略，卷五賚襄毅公事略，卷十一趙襄忠公事略，嘯亭雜錄卷五趙勇略條。平青海之役，奮威將軍岳鍾琪爲首功；及論功行賞，則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漢軍鑲黃旗人，湖北巡撫遐齡之子，左都御史希堯之弟，世宗敦肅皇貴妃年氏之兄也。封一等公，加一精奇尼哈番，後改爲子爵鍾琪僅封三等公也。看清史稿卷八十二年羹堯傳，卷八十三岳鍾琪傳。第一次征金川之役，四川提督岳鍾琪爲首功；及論功行賞，則經略傅恒滿洲鑲黃旗人，戶部尚書米思翰之孫，察哈爾總管李榮保之子，孝賢純皇后之弟也。封一等忠勇公，鍾琪僅復三等威信公也。看清史稿卷八十三岳鍾琪傳，卷八十八傅恒傳。凡同等戰功，照例滿員賞厚，漢員賞薄。乾隆湖貴征苗之役，福康安，和琳以七省官軍，當銅仁，永綏，乾州，鳳凰數縣之苗，老師糜餉年餘，卒以招撫政策，敷衍了事；及論功行賞，則福康安由一等忠銳嘉勇公晉封貝子，追贈郡王，子襲貝勒，孫襲貝子，曾孫襲鎮國公，世襲罔替；和琳封一等宣勇伯，追封一等宣勇公；都統額勒登保封威勇侯，將軍明亮封襄勇伯，護勇統領德楞泰封繼勇子，何其優也！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福文襄公事略，額忠毅公事略，德壯果公事略，聖武記卷七乾隆湖貴征苗記。及苗人再叛，地方長官力不能討，中央困於川湖陝白蓮教匪之亂，亦無力顧及；鳳凰廳

同知傅鼐用堅壁清野策，練鄉勇數千，驅策熟苗以攻生苗，經營十年，苗疆大定，朝廷未出一兵，未折一矢，坐收苗疆千里之地；及論功行賞，僅補鼐辰沅永靖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又何其薄也！（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傅鼐事略，聖武記卷七嘉慶湖貴征苗記。）川湖陝教匪之役，經略勒保，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倚知縣劉清，鄉勇羅思舉，桂涵之力以成功；及論功行賞，額勒登保封一等威勇侯，德楞泰封一等繼勇侯，勒保封一等威勤伯；而劉清僅擢四川按察使，旋以勒保彈劾，降補刑部員外郎；羅思舉僅擢太平協副將，桂涵僅擢夔州協副將也。（看清史稿卷三十一勒保，額勒登保，德楞泰傳，卷三十四羅思舉傳，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劉天一方伯事略，聖武記卷九卷十嘉慶川湖陝靖寇記。）道光重定回疆之役，將軍長齡以恢復西四城，擒張格爾功，封二等威勇公，賞不爲不優；同治西征之役，欽差大臣左宗棠平定陝甘二省回匪，恢復天山南北路，論功行賞，僅由一等恪靖伯晉封二等恪靖侯，賞又何其薄也！（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長文襄公事略，中興名臣事略卷五左文襄公事略。）石峰堡之役，朝廷發大兵恢復一城，福康安以參贊封一等嘉勇侯，賞何其優；（看聖武記卷七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太平天國之亂，欽差大臣曾國藩以自練之湘軍，與部將李鴻章所練之淮軍，保障

東南十餘省，剪滅太平天國，亦僅封一等毅勇侯，賞又何其薄也！（看中興名臣事略卷一曾文正公事略。）

乾隆三定臺灣之役，福康安有功而公，柴大紀有功而戮，（看清史列傳中福康安傳，柴大紀傳。）

嘉慶平定川湖陝教匪之役，戰時鄉勇居前，綠營漢兵次之，旗兵殿後；戰勝則旗兵受上賞，綠營兵次之，鄉勇不得與；戰死則旗兵必當具奏，蒙優恤；綠營兵亦須咨部，鄉勇則募人另補，不必上聞；平時餉糈：旗民最優，綠營兵次之，鄉勇最下。（看聖武記卷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賞罰不公如此，而欲漢人心悅誠服，何可得也！

滿漢待遇不平表

一，滿初，朝廷大吏參用滿漢，漢人則任重而品低，滿人則位尊而權重。

二，雍正以後，滿員漢員官職同者品級亦同；然滿員掌印，漢員主稿，滿員權力重，漢員義務重。

三，京師各衙門官缺：或滿漢同數，或滿多於漢，或有滿無漢。

四，外官；巡撫以下間用漢人，總督則不多覯。

五，武官：駐防旗營皆用滿人，綠營將官始參用漢人。

六，朝廷有大征討，往往以滿員充仗鉞秉旄之任，而以漢員服衝鋒陷陣之勞。及其成功，則滿員以元帥資格受上賞，漢員以偏將資格居其下。

七，凡同等戰功，照例滿員賞厚，漢員賞薄。

八，川湖陝教匪之役，戰時鄉勇居前，綠營漢兵次之，旗兵殿後。戰勝則旗兵受上賞，綠營兵次之，鄉勇不得與。戰死則旗兵必須具奏，蒙優恤，綠營兵亦須咨部，鄉勇則募人另補，不必上聞，平時餉糈，旗兵最優，綠營兵次之，鄉勇最下。

第三節　秘密會黨之結合

一、三合會　明末起義兵者旣已陸續失敗，遺民之有志圖恢復者，乃秘密結合，創爲帶有宗敎性之會社，以潛寄排滿復明之宗旨。惟年湮代遠，事蹟多失傳；至今可考者，僅三合會，哥老會而已。三合會一名天地會，又稱三點會，其起因頗近神話。相傳創立者爲福建福州府甫田縣九連山中之少林寺僧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等五人，稱爲前五祖；加入者爲湖廣境內壯士吳天成，洪太歲，姚必達，李式地，林永超等五人，稱爲後五祖。會中誓言曰：「如天之長，如地之久，歷千萬年，必復此仇」；故稱天地會。敎祖鄭君達之妻郭秀英，妹鄭玉蘭，爲淸兵所逼，殉難三合河；三合，今縣名，屬貴州黔中道，有天河，大河，馬場河合流，故名。故又

名三合會。會中以反淸（隱清字）復汨（隱明字）爲宗旨，自稱洪門，（隱洪武字及朱姓）所創立之支部，名稱多用水字旁；（如江彪部，洪麟部，汨黔部，洪舖部等皆是）故又名三點會。其頭目稱總理，大元帥或大哥，第二頭目稱香主或二哥，第三頭目稱白扇，先生或三哥，第四頭目稱先鋒，第五頭目稱紅棍，普通會員稱草鞋。會章有三十六誓，二十一則，十禁，十刑等，團結力極强。乾隆五十一年，其頭目林爽文舉兵臺灣，聲勢浩大；雖不久卽破滅，而餘黨潛匿各處，乘機思動。嘉慶十四年，會員胡炳耀等十七人謀起兵於江西崇義縣，（舊屬南安府今屬贛南道）事泄，被戮。二十二年，會員千餘人集合於梅嶺，（卽大庾嶺）與廣東兵戰。道光十二年，會員與猺人聯合，攻官軍於湖廣。猺人得賄退兵，三合會獨立苦戰，敗績，死者甚衆。是時三合會以福建爲根據地，蔓延及於臺灣，兩廣，湖南，江西等省，道光二十九年，會員舉兵攻兩廣，粵寇洪秀全乘之，蹂躪東南十餘省，卒爲曾國藩等所殲滅。三合會員乃結合同志，陰圖再舉；於是南洋羣島相繼有分會創立。光緒十二年，三合會員三千人起兵於廣東惠州府寧山，二十四年，頭目李立亭，洪振年等起兵於廣西鬱林，南寧，二十

六年，頭目鄭弼臣與興中會首領孫文聯合起兵於惠州，雖不旋踵即破滅，然民國創業偉人孫中山先生畢生之革命事業發軔於此時，是爲民國發祥之始。

參考書

清稗類鈔 第二十七册會黨類天地會三合會　商務印書館
中國黑幕大觀 黨會之黑幕天地會三點會始末　天馬
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 第三章三合會　政教社

二、哥老會　哥老會以復明爲宗旨，當時清室已統一中國，極目神洲，已無片土爲明人根據地，乃設爲理想的國家，以海上主人翁自命；名其祕籍曰海底，機關部曰碼頭，會中首領曰掌櫃，會員稱洪家兄弟，彼此初見時，往往詢「老哥喝的那一路水」？哥老二字爲會之總名稱，其狹義之名稱則各地不同，然必暗合哥老二字或洪字以明系統：兩湖，河南，陝西等省稱江湖，（取洪字偏旁及哥字之半嵌入之）雲，貴，四川三省稱工口，（拆哥字之半成之今訛爲公口）河北稱混混，（取洪字偏旁與昆字合之昆兄也）江浙稱洪幫，（今訛爲紅幫）江西稱洪江會，廣東稱三點會，（取洪字偏旁）有清末年，統計會中人數全國不下七

十餘萬。首領稱正龍頭，其下有副龍頭，次爲坐堂，陪堂，刑堂，理堂，執堂，謂之五堂；又有盟證及香長，共稱內八堂：皆爲老大。次爲心腹及聖賢，皆老二；次爲當家，老三；次爲管事，老五；次爲福祿，老六；次爲巡查，老八；次爲大九，小九，皆老九；次爲大么，小么，皆老十；（通稱老么）稱爲外八堂。會中無老四，老七，相傳謂爲曾出會而反對者，故不設；其事蹟然否？疑莫能明也。每碼頭之掌柁，例以老大充之，總管碼頭事務，有指揮一切之權；每有命令，衆兄弟無不遵辦。老三經理內部事務，老五經理對外事務，老六以下但供奔走之役而已。會章極嚴，凡身家不清白者與剃髮匠，轎夫，伶人皆不許入會。　光緒十七年，會員關熙明，李豐謀舉事，事洩，被殺。　二十六年，頭目李雲彪，楊鴻鈞與興中會，三合會領袖聯合舉兵於惠州，敗績。　三十年，頭目馬福益謀舉兵於湖南，事洩，被殺。　三十二年，福益部下頭目復率萍鄉礦夫舉兵。破醴陵，瀏陽，將長驅以攻長沙；以子彈不繼，敗績。及革命黨起，與之結合，哥老會員遂多數加入革命軍矣。

參考書

清稗類鈔 第二十七册會黨類哥老會　商務印書館

中國黑幕大觀 會黨之黑幕哥老會　信天逸士

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 第四章哥老會　政教社

第四節　清初漢族之革命運動

清初漢人之起兵者，大都被政府加以叛逆之名；然名義上稱爲叛逆者，事實上即爲反清獨立，當然認爲革命運動。順治五年五月，天津婦人張氏自稱天啟后，與其黨王禮，張天保等私製玉印令旗，謀爲不軌，事洩，被誅。是爲第一次革命運動。看清鑑易知錄正編一第十五頁　十一月，降將大同總兵姜瓖叛，陷朔州；明故將萬練據偏關，劉遷據雁門關，王永強據榆林應之。寧武，苛嵐，保德，代州，繁峙，五台，渾源相繼陷沒，太原，西安同時告急。詔英親王阿濟格，睿親王多爾袞先後統大衆征之，六年八月，大同城中食盡，諸將殺瓖以降，練遷等亦先後敗死，是爲第二次革命運動。看正編一第十六頁逆臣傳卷四姜瓖傳　七年二月，降臣李建泰據太平今山西汾城縣反

，討誅之。是爲第三次革命運動。同第十六頁　十八年十月，山東于七反，命將軍濟世哈剿之；次年五月，平。是爲第四次革命運動。正編二第十六頁正編三第二頁　康熙二年八月，福建王鐵佛作亂，擾延平，建寧，官軍討擒之。是爲第五次革命運動。正編三第三頁　十二年十二月，吳三桂反，孫延齡，耿精忠，王輔臣，尙之信等蜂起應之，二十年十一月，平。是爲第六次革命運動。看本編第三章三藩之亂　十二年十二月，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與其黨以白布裹頭，約於京城內外放火舉事。潛聚降將周全斌家，全斌之子公直等與焉。監生郎廷樞首告其事，都統圖海，祖承烈等以兵圍公直家，生擒其黨數百人；惟起隆遁去。是爲第七次革命運動。正編三第十五頁　十九年八月，楊起隆復起事於陝西，被獲，凌遲處死。是爲第八次革命運動。正編四第六頁　二十七年六月，武昌被裁之督標兵作亂，推夏逢龍爲首，戕巡撫，藩司，連陷嘉魚，蒲圻，咸寧，漢陽諸縣，犯德安。詔遣都統瓦岱赴援，七月，復黃州。提督徐治都敗賊於赤磯山之鯉魚墩，逢龍軍潰，亡命黃岡，爲官軍所擒，伏誅。是爲第九次革命運動。正編四第十五頁，聖武記卷八康熙武昌兵變記。　四十六年，雲南昆明人李天極等謀反

，官軍擒斬之。是爲第十次革命運動。正編五第十四頁　四十九年，福建賊陳五顯起，官軍討平之。是爲第十一次革命運動。正編六第二頁　六十年五月，臺灣民朱一貴反，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討平之。是爲第十二次革命運動。正編六第十二頁聖武記卷八康熙重定臺灣記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山東壽張縣民王倫作亂，陷壽張，堂邑，陽穀，逼臨清；大學士舒赫德討平之。是爲第十三次革命運動。正編十第八頁，聖武記卷八乾隆臨清靖賊記。　五十二年二月，臺灣彰化縣民林爽文作亂，次年正月，將軍福康安等討平之。是爲第十四次革命運動。正編十一第四頁，聖武記卷八乾隆三定臺灣記。　革命運動如此頻繁，一有機會，動輒思逞，當然爲反清復明思想之一種表示。至乾隆末年，和珅專政既久，內政腐敗已極，大爆發之機乃成熟矣。

清初漢族革命運動表

起事年月	起事者	響應者或同黨者	起事地	侵略範圍地	結果
順治五年五月	張氏	王禮，張天保。	天津		事洩，被誅。

同年十一月	姜瓖	萬練，劉遷，王永强。	大同	山陝北部	敗死
同七年二月	李建泰		太平		敗死
同十八年十月	于七		山東		敗死
康熙二年八月	王鐵佛		福建		被擒
同十二年十二月	吳三桂	孫延齡，耿精忠，尚之信，王輔臣。	雲南	揚子江西江流域大半及陝西	敗滅
同年同月	楊起隆	周全斌	京師		事洩，遁去。
同十九年八月	同		陝西		被獲，誅死。
同二十七年六月	夏逢龍		武昌	湖北北部	敗死
同四十六年	李天極		昆明		被擒，誅死。
同四十九年	陳五顯		福建		敗沒

同六十年五月	朱一貴		臺灣		敗死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	王倫、		壽張		敗死
同五十二年二月	林爽文		彰化		敗死

第二十四章　清室衰亂之原因三　回族之反動

第一節　河西之變

回族雜居中國，已歷千年，然始終未與漢族完全同化。清室入關以後，對於回民與以平等待遇，對於回教表示相當敬禮，藉以聯絡回教徒之感情。（看清朝全史第二册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九頁優容回教徒條）然回族對於滿洲朝廷，仍時常發生隔閡。順治五年四月，河西回米刺印，丁國棟，奉明故延長王朱識鎊作亂，陷甘州，涼州；渡河而東，連陷蘭州，岷州，臨洮，遂圍鞏昌。（今隴西縣）號召土寇衆十萬，關輔大震。陝西總督孟喬芳時治固原，乃馳扼秦州；（今天水縣）遣副將馬寧，趙光瑞救鞏昌，擊破賊兵，解鞏昌圍。復遣寧，光瑞與副將張勇分路進討，連破賊兵，復河東諸城，遂渡河而西。五月，張勇擒朱識鎊，斬米刺印，復涼州。八月，進圍甘州，破賊兵於城下。賊食盡請降，逾月，復叛，西破肅州，立土倫泰爲王，據城拒守。六年春，官軍復甘州，丁國棟走肅州。十一月，張勇馬寧等復肅州，誅土倫泰，丁國棟及其黨羽，河西平。

第二節　馬明心之亂

初，撒拉爾黑帽回者，居西寧番地，俗介番回，驁悍好鬭；所奉墨克回經，舊皆默誦。有循化廳（今西寧道循化縣）回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域回經皆朗誦，自謂得眞傳，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相仇。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徒蘇四十三聚黨殺老教徒百餘人。蘭州知府楊士機，河州協副將新柱以兵往捕，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百馳扼狄道州，調各鎮兵剿賊，捕馬明心，下蘭州獄。賊兵二千餘陷河州，（今導河縣）胥濟洮河，徑犯蘭州。時蘭州只有督標兵八百人，逆戰，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援師，繞城譟索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誅明心，憑城拒守。勒爾謹遣兵復河州，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詔發京師健銳，火器營兵，命大學士阿桂，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先後赴援，連破賊兵，是年六月，破其巢穴華林寺，（在蘭州城西南華林山上）亂平。

第三節　石峰堡之變

蘭州賊平後，總督李侍堯查治新教餘黨，吏胥肆擾，於是伏羌縣阿渾（回教師之稱號）田

五等藉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四十六年冬，聳通渭縣（舊屬鞏昌府今屬渭川道）之石峰堡爲巢穴。四十七年。衆謀禮拜寺，造旗帳兵械。四十八年四月，復聚衆作亂；先徙其家屬於石峰堡，而分屯伏羌縣（在通渭縣南，舊屬鞏昌府，今屬渭川道。）之鹿盧山，靜寧州（在通渭縣東北，舊屬平涼府；今改縣，屬涇原道。）之底店山，潘隴山扼險，號召不過數百人。提督剛塔等剿之，戰於伏羌城外，田五中創死。李侍堯殺婦孺千餘，賊黨馬四圭，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剿絕回衆，煽黨四出。李侍堯逗遛靖遠，（屬蘭山道）不親赴督剿；剛塔又誤用賊諜，嚮導官兵於無賊之地。五月，賊遂從靖遠渡河，陷通渭，脅從數千。詔逮李侍堯，剛塔，命大學士阿桂與福康安，海蘭察討之。七月，破石峰堡，誅首逆，釋婦孺三千餘，亂平。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新教。

清初回族反動表

起事年月	起事者	黨羽	起事地	侵略範圍地	結果
順治五年四月	米刺印 丁國棟	朱識錛，土倫泰。	甘肅河西	甘肅河南	敗死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	馬明心	蘇四十三	河州	蘭州府	敗死
同四十八年四月	田五	馬四圭，張文慶	石峰堡	通渭，伏羌。	敗死

參考書

聖武記卷七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魏源

第二十五章　淸室衰亂之原因四　苗族之反動

第一節　湘黔苗疆之形勢

湖南貴州之交，爲武陵山脈支脈之臘耳山脈；（據白眉初中華民國省區全誌第五編第三卷第六章第五節苗疆雜記云：「獵耳山介楚黔之間：其山自貴州正大營起，北分老凰，芭茅，猴子諸山，東接栗林，天星，鴨保，岑頭諸坡；故苗之介居鳳凰，乾州，永綏三廳及松桃，銅仁間者，往史統謂之臘耳山。臘耳山苗寨落：分隸銅仁，松桃者爲黔苗，分隸乾，鳳，綏，永，保五縣者爲楚苗；其性情風俗無甚區別」。）地處萬山之中，爲苗人集居地。漢爲武陵，黔中二郡邊地及五溪蠻，唐爲錦州，明爲紅苗地及乾州哨千戶所，永順，保靖兩軍民宣慰使司，白崖峒，銅仁兩長官司及桑植安撫司，分隸湖廣，貴州都指揮使司。永樂十一年，以銅仁長官司爲銅仁府，隸貴州布政使司。清初因之。康熙四十三年，尚書席爾達，偏沅巡撫趙申喬經略湖南，降生苗百四十寨，以故乾州哨千戶所爲乾州直隸廳，（今乾城縣）故紅苗地南部爲鳳凰直隸廳，（今鳳凰縣）隸辰州府。（今屬辰沅道）於是臘耳山脈東麓始內屬。雍正初，鄂爾泰經略西南，斷行改土歸流策，雲，貴，廣西諸土司陸續勘定：永順，保靖等處各土官懾其餘威，相繼納土；詔置永順府：以永順宣慰司治所爲永順縣，白

崖峒長官司治所爲龍山縣，保靖軍民宣慰司治所爲保靖縣，桑植安撫司治所爲桑植縣，皆隸永順府。（今屬辰沅道）又於乾州之北故紅苗地北部增設永綏廳，（故城在今城南，今改縣，屬辰沅道。）隸辰州府；其西故紅苗地西部增設松桃廳，（今改縣，屬鎮遠道。）隸貴州銅仁府；於是臘耳山纔苗地悉受治於流官之下。（看大清一統志卷二八四，二八六，三九九，清代通史卷中第四章五湖貴苗地之沿革。）

湘黔苗疆地名變遷表

地名	屬何處	今地名	屬何處	漢地名	唐地名	明地名	何時改流官	何人所收撫
乾州直隸廳	湖南辰州府	乾城縣	湖南辰沅道	五溪蠻	錦州地	乾州哨千戶所	康熙四十三年	趙申喬
鳳凰直隸廳	同	鳳凰縣	同	同	同、	紅苗地南部	同	同
永順縣	湖南永順府	永順縣	同	沅陵，零陽二縣地，屬武陵郡。	溪州大鄉縣治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雍正初	鄂爾泰
龍山縣	同	龍山縣	同	同	溪州大鄉縣地	白崖峒長官司	同	同
保靖縣	同	保靖縣	同	遷陵縣，屬武陵郡。	溪州三亭縣	保靖軍民宣慰使司	同	同
桑植縣	同	桑植縣	同	武陵郡充縣地	溪州慈利縣地	桑植安撫司	同	同

永綏直隸廳	湖南辰州府	永綏縣	同	五溪蠻	錦州地	紅苗地北部	雍正初增設
銅仁府	貴州	銅仁縣	貴州鎮遠道	辰陽縣地	同	銅仁長官司	永樂十一年改流
松桃廳	貴州銅仁府	松桃縣	同			紅苗地西部	雍正初增設

第二節　石柳鄧之亂

其始苗畏隸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利之，往往以纖芥之爭訟病及全寨。乾隆五十六年，激成石滿宜之變，雖不久撲滅，而禍機已伏矣。永綏廳孤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改流以後，不數十年盡占為民地。黠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亂端兆矣。六十年正月，銅仁府苗石柳鄧舉兵作亂，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永綏黃瓜寨苗石三保，鎮筸（鳳凰廳治所）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聚衆應之；圍永綏，陷乾州，分兵攻掠保靖，酉陽，秀山，（二縣名，今屬四川東川道。）銅仁等地，苗疆大震。詔雲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會湖廣總督畢沅，福寧（是時湖廣設二總督）及湖南巡撫姜晟討之。福康安以貴州兵解松桃圍，和琳以四川兵定秀山縣，閏二月，會攻石柳鄧所據之大寨，破之；乘勝焚苗寨四十餘，降二百四十餘，石柳鄧奔黃瓜寨

。貴州苗略定。乃遣總兵花連布引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轉戰至城外，解永綏圍。湖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攻永綏東北，復花園；（汎名，今爲永綏縣治。）進至隆團，鴨保，（二地在故永綏城北，今永綏縣治南。）爲苗兵所阻，餉道不通；花連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失利；苗兵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告急，福康安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劉君輔亦自隆團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

是時乾州爲苗巢穴，福康安和琳將大軍，由貴州銅仁府屬之正大營，緣臘耳山脈而東，自正面攻之；道途險遠，苗兵扼險死守。福康安頓兵大鳥草河，累月不能進。劉君輔獻五路進兵策，福康安欲專其功。不肯從。福寧以兵役六千，欲由瀘溪（縣名，在乾州東）復乾州，中途爲苗所遮，敗績，僅以身免；自是無敢從東路進者。是年四月，都統額勒登保，護軍統領德楞泰等克黃瓜寨，覆石三保巢穴；進克高多寨，擒吳半生；石柳鄧，石三保奔吳八月。八月據平隴，（一作平隆，在乾州西三十里。）自稱吳王。九月，官軍進至牛練糖，爲鴨保（距平隴七十里。）賊兵所阻，累月不能進。福康安不得已，乃專以招撫爲事。十一月，吳隴登誘擒吳八月以降，八月子廷禮，廷義仍

據平隴，與隴登相仇殺。

是時福康安和琳將七省官兵，與賊相持一載，始旣奏賊幺麼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爲辭；而餉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者百餘人，月給鹽糧銀者數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者日衆，數省轉輸，費巨萬計。嘉慶元年五月，福康安卒。六月，額勒登保等復乾州，進攻平隴。和琳與畢沅，福寧，姜晟等籌善後策；奏請：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汎，分授降苗官弁以羈縻之。九月，和琳卒。畢沅以湖北，四川敎匪甚劇，力請罷兵；詔書切責，不許；命將軍明亮往會剿。十月，克平隴。十二月，斬石柳鄧及吳廷義等，遂奏報苗疆平；而伏莽徧地，朝廷固無暇過問也。

乾隆末年苗疆之亂表

禍首	起事地	侵略範圍地	清廷將帥	起事年月	戡定年月	結果
石柳鄧	銅仁府	松桃廳正大營	雲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都和琳，湖廣總	乾隆六十年正月	嘉慶元年十二月	禍首雖被殺，而伏莽徧地，旋撫旋
石三保	永綏廳黃瓜寨	圍永綏，陷乾州，分兵攻掠				

吳半生	鎮筸	保靖，酉陽，秀山，銅仁	督畢沅，福寧，湖南巡撫姜晟，都統額勒登保，護軍統領德楞泰，將軍明亮。			叛，苗疆卒不能制。
吳隴登	同					
吳八月	同					
未詳	乾州廳三岔坪					

第三節　傅鼐之苗疆善後策

捷報至京，詔額勒登保移征湖北，明亮，德楞泰移征川東，留官兵二萬分防，移湖南提督駐辰州，與綏靖，鎮筸二總兵分領之。裁留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以羈縻之。畢沅，姜晟一意主撫，而苗四出刼掠，邊無寧日；藉口「苗地歸苗」之約，蔓延永綏，乾州，鳳凰三廳地；姜晟倡「以苗爲民」之議，議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筸，當苗衝；同知傅鼐有文武材，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乃思用堅壁清野，寓撫於剿計策以强民弱苗。鎮筸鎮總兵富志那嘗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硐設險之利，以授鼐；又舉歲給降苗例餉數萬金畀之，故

鼐得以參苗者釐苗。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碉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防出沒，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且戰且修。其修之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亘山澗，哨臺邊中牆，礮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或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强」。民競以勸，百堵皆作。　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鼐以開邊釁罪。兵備道田瀨阿大吏意，沓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　四年，黑苗吳陳受聚衆數千犯邊。詔書詰問湖南大吏，以楚苗久奏戡定，何復有糾衆數千，連犯邊卡之事；責姜晟嚴獲首賊。鼐爲擒之，始奏加知府銜俸。　是年，碉堡成；五年，邊牆百餘里亦竣。每有警則哨臺舉銃角，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備始固。　時鎮筸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諜哂金塘苗因乏食出掠瀘溪，即夜分兵三路擣毀其巢，仍伏

兵要路，殲其歸師；苗氣始奪。六年，貴州苗作亂，鼐以鄉勇千五百人馳赴銅仁。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邀功，乃還楚界。伊桑阿以招撫勘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會剿，三日盡破諸寨。琅玕奏上其功，詔加鼐道銜，總理邊務。仿湖南法，爲貴州苗疆建碉堡；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乃建議遷城於花園；又議悉繳苗槍械以絕後患，永綏生苗，鳳凰黑苗抗不繳械，鼐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討，連戰破其巢穴，餘寨乞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讋服，納兵恐後。十一年，貴州大吏乞鼐幷檄黔寨勒繳槍械，苗疆平。

參考書

聖武記卷七乾隆湖貴征苗記嘉慶湖貴征苗記　魏源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福文襄公事略額忠毅公事略德壯果公事略卷二十三傅重庵廉訪事略　李元度

國史列傳滿漢大臣列傳卷三十福康安傳　東方學會

大清一統志卷二百八十四辰州府卷二百八十六永順府卷三百九十九銅仁府　紀昀等奉勅撰

大清一統輿圖（南五卷西二頁西三頁 南六卷西二頁西三頁）　同上

歷代地理沿革圖（六十六頁 七十五頁）　李氏五種之一

第四節　趙金龍之亂

苗疆既平，越二十餘年，湖南南部復有猺亂，以老將羅思舉處置得宜，月餘即行戡定，以視福康安之曠日持久，老師糜餉，妬賢嫉能，養賊自重者迥不侔矣。然而論功行賞，征苗之役，共封一郡王，（福康安）一公，（和琳）一侯，（額勒登保）一伯，（明亮）一子（德楞泰）；征猺之役，不過封兩輕車都尉而已！（羅思舉及總督盧坤）國家之爵賞人豈得謂之平哉？

湖南衡，永，郴，桂四府州，（今併為衡陽道）界廣東連州，（今嶺南道連縣）廣西全州，（今桂林道全縣）踞五嶺（鄧德明南康記云：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之脊。民猺雜錯，深谷重巘，風氣驁鷙，與華不通。華民欺其愚，攘奪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朘猺，積怨則變，今昔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猺，與衡州常寧猺趙福才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强刼猺寨牛穀，黨聯官役，猺無所愬。於是金龍倡言復仇，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使趙福才糾廣東散猺及湖南九沖猺共

六七百人，焚掠兩河口，（當在江華縣境內）殺會匪二十餘人。十二年正月，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合鄉勇千餘人進剿，燬賊巢，斃賊三百餘，賊竄藍山之五水猺山，沿路裹脅，衆至二三千，圖據九疑山巢穴。（在藍山縣城西）友智調寶慶兵，擬分道進攻；巡撫吳榮光劾友智輕進疏防，檄寶慶兵盡赴藍山，而檄提督海淩阿由寧遠赴援。海淩阿不偵探地勢，率五百兵，由山僻小路冒雨深入；二月十四日，中途爲賊所邀，敗績，全軍殲焉。賊遂猖獗，虜脅將萬人，分爲三路，趙金龍，趙福才，趙文鳳各將一路，犄角出沒。詔兩湖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思舉爲征白蓮教匪宿將，善用兵；是月，鮑友智擊斬趙福才，趙文鳳部下解散過半。三月十日，羅思舉至永州，以藍山，寧遠，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遏其南竄；命鮑友智兵由桂陽夾攻，並分派諸將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於是三路猺四五千人，婦女二三千人，爲官兵驅偪出山，東竄常寧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牆堅厚。思舉以賊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乃漸移各守隘兵進偪合圍，四月二十二日，破之，誅金

龍，猺平。

參考書

聖武記卷七道光湖粵平猺記　魏源

大清一統輿圖南七卷第一頁第二頁　紀昀等奉勅撰

第二十六章　白蓮教匪之亂

第一節　白蓮教之起原

中國祕密結社始於滿洲侵入以後，而萌芽於東漢之時；東漢末年，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煽惑四方，聚徒衆數十萬作亂，時人稱爲黃巾賊；是爲以邪教惑衆倡亂之始。（看第二編第一期第十五章第一節）張角敗後，巴郡張修以妖術療病，令病家出五斗米，聚衆寇掠郡縣，時人謂之米賊。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客蜀，世奉五斗米道；乘劉璋闇弱，據漢中，取巴郡，朝廷力不能討，就寵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是爲教徒據地之始。（看第二期第一章第七節）有元末年，欒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教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黨劉福通遂奉其子林兒作亂，連陷河南，山東，山西及塞外州郡，稱宋帝，時人稱爲紅巾賊；是爲白蓮教名稱出現之始。（看第三編第二期第五章第一節）明永樂間，山東蒲臺縣（舊屬武定府今屬濟南道）民林三妻唐賽兒自稱佛母，以幻術惑衆。十八年，據益都（舊青州府治今屬膠東道）卸石棚（在縣城西南）寨作亂，攻下莒（舊屬沂州）

府今屬濟寧道即墨，舊屬膠州今屬膠東道圍安邱；舊屬青州府今屬膠東道都指揮僉事衛青討平之。看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永樂十八年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條

有明末年，薊州人王森復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後森爲有司所誅，其子好賢與鉅野舊屬曹州府今屬濟寧道徐鴻儒，武邑舊屬冀州今屬大名道于宏志等奉行其教，徒黨不下二百萬。天啓二年，鴻儒舉兵反，自稱中興福烈帝，黨徒以紅巾爲識，連陷鄆城舊屬曹州府今屬濟寧道及鄒，滕，嶧三縣，舊屬兗州府今屬濟寧道官軍討誅之。看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二天啓二年五月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條

自此以後，白蓮教徒復銷聲匿迹；有清中葉，安徽人劉松復倡白蓮教，假治病持齋爲名，僞造經咒，惑衆歛財。乾隆四十年，以河南鹿邑舊屬歸德府今屬開封道邪教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復分遣其黨劉之協，宋之清授教傳徒，偏川陝湖北。日久黨益衆，遂謀不靖。倡言劫運將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朱明後裔，以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復被捕，各伏辜；王發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劉之協遠颺。有旨大索，州縣吏奉行不善，逐戶搜緝，胥役乘之騷擾；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者破家

，貧者陷死，時川，湖，粵，貴人民方以苗事困於徵發，而無賴之徒亦以嚴禁私鹽，私鑄失業，至是益仇官思亂；於是劉之協未獲，而荊宜之民遂公然發難矣。

看聖武記卷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日本及日本人第五百六十九號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第一章白蓮會，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六章叁肆。

中國歷代教匪表

教魁	教名	根據地	年代	目的	侵略範圍地	史上名稱	結果
張角	太平道	鉅鹿	東漢靈帝時	謀反	河南，河北。	黃巾賊	敗死
張修	五斗米道	巴郡	同	寇掠		米賊	未成功而消滅
張魯	同	漢中	東漢獻帝時	割據	巴郡		爲曹操擊降
韓山童 劉福通	白蓮教	欒城	元順帝時	謀反	淮南，淮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及察哈爾，熱河，遼寧，朝鮮。	紅巾賊	敗死
唐賽兒		益都卸石寨	明成祖時	謀反	莒，即墨，安邱縣。		敗死
王森 徐鴻儒	聞香教	薊州 鉅野	明熹宗時	謀反	鄆城，鄒。滕，嶧縣。	白蓮教匪	敗死
劉松	白蓮教	安徽	清高宗末	惑衆		白蓮教匪	遣戍甘肅

劉之協	同		同	謀反		同	被捕伏誅
李文成	天理教	滑縣	嘉慶十六年九月初七日	作亂	長垣，東明，曹，定陶，金鄉。	天理教匪	敗死
林清	同	大興黃村	同九月十五日	同	禁城		伏誅

第二節　湖北教匪之起事　福寧之殺降

嘉慶元年正月，荊州之枝江，宜都，宜昌之長樂，(今改五峰)長陽，二月，宜昌之東湖，荊門之當陽，遠安等縣亂黨蜂起，率以官逼民反爲詞，數月之間，蔓延湖北西半部襄陽，鄖陽，荊州，宜昌，施南五府及荊門州地，南及於四川之酉陽，(舊直隸州今屬東川道)北及於河南之鄧州，(舊屬南陽府今改縣屬汝陽道)新野，(舊屬南陽府今屬汝陽道)而襄陽賊數萬最猖獗。其渠魁自劉之協外，有姚之富及敎首齊林之妻王氏，皆驍悍出羣盜之上。湖廣總督畢沅，湖北巡撫惠齡，西安將軍恒瑞各率兵進剿，朝廷命都統永保，侍衛舒亮，鄂輝至軍，又調陝西，廣西，山東兵會剿，先後奏報殺賊數萬，而賊起益熾。於是始定分地任事之策：畢沅，舒亮當荊門，宜昌等江北方面，惠齡及總兵

富志那當荊州江南方面，永保，鄂輝，恒瑞與將軍明亮當襄陽方面，陝甘總督宜綿，直隸提督慶成當鄖陽方面。五月，畢沅圍當陽，不下；惠齡剿枝江賊，亦無効；襄陽賊分道出隨州，（舊屬德安府今改縣屬江漢道）安陸，（舊爲德安府治今屬江漢道）鍾祥，（舊爲安陸府治今屬襄陽道）進逼孝感，（舊屬漢陽府今屬江漢道）距漢陽僅百餘里，武昌戒嚴。幸爲大潦所隔，不得進。上以畢沅，惠齡頓兵久，六月，命永保總統諸軍，先靖襄陽。而後分攻孝感。七月，宜綿，慶成破鄖陽賊，殲其首從；畢沅，舒亮復當陽，惠齡破賊枝江。而明亮亦殲賊孝感，（看嘯亭雜錄卷三孝感之戰條）漢陽始無恐。新補四川總督福寧，荊州將軍觀成破龍山（在江陵縣西北十五里）賊於旗鼓寨，投出二千餘人，福寧誘令入城領衣糧，盡坑之，以臨陣殲戮奏，詔加太子太保；於是被脅從者皆自危，不敢降，賊勢轉盛。八月，永保會諸軍圍鍾祥。襄陽賊既南犯不遂，乃折而西北，或竄入河南界。是時湖北境內賊徒，北惟襄陽，南則歸（今秭歸縣）宜，勢漸蹙。至十月而四川達州（舊綏定府治今東川道達縣）奸民徐天德等激於胥役，復與太平（今東川道萬源縣）東鄉（今東川道宣漢縣）賊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於是形勢一變。（看聖武記卷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第三節　四川教匪之起事

先是金川之役，官軍潰於木果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川東北，以剽掠爲生，世稱之曰啯匪。及官捕之急，則以白蓮教爲逋逃藪。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墨，胥役等假檢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爲勒索地；而徐天德等反以行賄得釋。（看聖武記卷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所載嘉慶四年春之詔書）至是襄陽敗賊之一部竄入川東，天德等乘之，遂聚衆舉事。四川總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西巡撫秦承恩防禦興安，（舊府名，今漢中道安康縣。）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賊遂由太平入陝，分擾與安府屬縣，勢日熾。（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第四節　永保景安之失機　襄賊之北竄與川楚教匪之會合

是時永保總統諸軍，當追剿襄賊之任；惠齡，福寧等與宜昌賊相持於長陽附近，河南巡撫景安駐兵南陽，防襄賊北竄。永保軍最衆，然其對賊方略，惟尾追，不迎擊；賊往來棗陽，光化，穀城（三縣舊屬襄陽府今屬襄陽道）間，橫行無忌。十一月，朝廷逮永保治罪，命惠齡總統諸軍。惠齡建議：嚴守漢水及其支流白河，唐河等，斷

賊東西通路；徐分兵四出以蹙之。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賊窺北路可乘，遂以二年正月，分三隊（一，王廷詔，二，李全，三，姚之富，齊王氏。）趨河南，蹂躪二十餘州縣，虜脅日衆。其對官軍方略：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爲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牽掣官軍兵勢。由內鄉（舊屬南陽府今屬汝陽道）盧氏（舊屬陝州今屬河洛道）諸山，進逼商州（舊直隸州今改縣隸關中道）雒南，（舊屬商州今屬關中道）復有商南（舊屬商州今屬漢中道）新起賊五六千應之；連兵西上，將由陝入川，與川賊相會合。（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二，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是時陝甘總督宜綿討徐天德於東鄉，將軍明亮，都統德楞泰赴達州，東鄉鄉勇羅思舉等亦舉義兵，助官軍剿賊；先後殺賊不下數萬，徐天德，王三槐所擁殘衆只二千餘矣。而襄陽賊入陝，以西北阻秦嶺，不敢向西安；乃并三隊爲一，將由洵陽（在興安縣東偏北漢水北岸，舊屬興安府，今屬漢中道。）渡漢。時官兵鄉勇已扼漢而守，賊不得渡；乃由北岸趨紫陽，（在興安縣西漢水北岸，舊屬興安府，今屬漢中道。）奪船渡漢水上游，遂以六月分道入川。於是達州屢敗之賊及雲陽，萬縣（二縣皆在揚子江北岸，舊屬夔州府，今屬東川道。）間新起之賊同時響應，衆頓數萬。上以惠齡，恒瑞等追賊不力，防漢不嚴，盡奪世職，孔雀翎，命戴罪効

力。以宜綿總統川陝軍務，惠齡等悉聽節制。宜綿方督諸將分道要截，欲蹙羣賊於一隅，以爲聚殲之計。而襄陽賊以川北路險，人煙少，無所掠食，欲回湖北富庶之地。時川陝間通路已爲官軍所扼，賊遂不復北竄，而分犯萬縣，雲陽，大寧，（在奉節縣北，舊屬夔州府，今改巫溪縣，屬東川道。）號召叛黨而東。（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本朝史第二編第二十一章。）

第五節　襄賊之東西馳突　明亮之堅壁淸野策　齊王氏姚之富之敗死

是時賊酋惟李全留川，與王三槐合。姚之富，齊王氏引衆二萬餘東下，突破官軍防線；王廷詔引衆萬餘繼之，先後自夔州（今東川道奉節縣）趨巴東，（在揚子江南岸，舊屬宜昌府，今屬荆南道。）歸州，（在揚子江北岸，舊屬宜昌府，今改秭歸縣，屬荆南道。）陷興山。（在秭歸縣東北，舊屬宜昌府。今屬荆南道。）自此分爲二路：齊王氏向東北，由保康（舊屬鄖陽府，今屬襄陽道）南漳（舊屬襄陽府，今屬襄陽道）趨襄陽，王廷詔向東南，由遠安，當陽（二縣舊屬荆門州，今屬襄陽道）窺荆州。於是惠齡，恒瑞等留川當李全；明亮，德楞泰等自川東躡羣賊，轉戰至宜昌，遠安間，數破王廷詔軍，扼荆門州以阻其東下。總兵王文雄逆擊齊王氏於南漳，敗之；賊東走宜城，（在漢水西岸，舊屬襄陽府，今屬襄陽道。）鍾

祥。八月，分三路北犯，明亮等邀擊之於宜城東北，適都統阿哈保等以木蘭進哨兵赴援，夾擊賊軍，敗之；賊竄入山。是時江漢沿岸之殷富市鎮，若沙市（在江陵城東南十五里）樊城（在襄陽城北漢水北岸）等皆新建堡寨，防衛甚嚴，賊無可掠；齊王氏，王廷詔合兵竄房縣，竹山，（二縣舊屬鄖陽府今屬襄陽道）佯走陝西，欲引官兵追入山，而乘間北渡漢。是時漢防甚固，賊不能北渡，乃一意西竄，蔓延及白河（在洵陽縣東漢水南岸，舊屬興安府，今屬漢中道。）洵陽。九月，留川之賊首李全復自巴州（舊屬保寧府，今改巴中縣，屬嘉陵道。）與王三槐分黨，欲出陝舊路還楚，沿漢東走；與齊王氏，王廷詔等會於興安漢水南岸，亟謀北渡。而王三槐，徐天德等亦據巴州，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官軍，賊勢日張。（看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自襄賊起事，騷擾皆在漢北，及賊由川還楚入陝，復經漢南之宜昌，荆門，安陸，襄陽，鄖陽，焚掠十八州縣，而房縣，保康，竹山，竹谿（舊屬鄖陽府今屬襄陽道）瘡痍尤重。明亮，德楞泰奏言：「臣等自楚入陝，所經村莊皆已焚燼，蓋藏皆已搜刼，男婦皆已虜掠，目不忍見。已擾者固宜安卹，未擾者尤宜隄防。查各州縣在城之

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賊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鎮，僅恃一二隘口，鄉勇或遠不及防，或間道失守，倉皇逃避，不但衣糧盡爲賊有，且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盜。而各賊所至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有僱脅之人，爲之鄉導負運；是以自用兵來所殺無慮千萬，而賊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爲急，則村市已被虔劉；以保荊襄爲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爲今之計，欲困賊必須衛民；莫若飭近賊州縣，於大鎮市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或十餘村爲一堡，或數十村爲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勞，賊匪所至，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脅；加以大兵乘壓其後，殺一賊卽少一賊，滅一路卽清一路。近日襄陽紳士梁有穀築堡團守，賊屢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効。至川東各屬多有險峻山寨，祇須令鄉民臨時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於以禦賊安民，必可刻期撲滅」。奏上，上以築堡煩民，不聽。（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先是宜綿雖爲總統，而勁兵健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其所剿姚之富，齊王

氏二賊尤教中渠魁；詔書責二人奮勉立功，不得因有總統總督稍存觀望。及賊渠
李全還陝，惠齡，恒瑞等躡其後，川中兵力日薄；於是宜綿奏言：「近日諸將皆
入陝，惟臣一人在川，各賊齊擾川東北運道，嘉陵江防孔亟；欲赴保寧，今嘉陵道閬中縣
則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使臣得督師專一辦賊」。詔以勒
保爲湖廣總督，赴川代宜綿總統軍務；以宜綿爲四川總督，兼理軍需；仍諭諸將
各辦各賊，不相統屬。　是時東西兩路追賊官軍雲集興安，羣賊阻漢不得渡，十
一月，合軍西竄；欲乘冬期水涸，自沔縣在南鄭縣西漢水北岸，舊屬漢中府，今屬漢中道。寧羌州名，在沔縣西南漢水南岸，舊屬漢中府，今改縣，屬漢中道。間徒涉漢源。官軍追之甚急，十二月，賊分道陽折而南，
引官軍入川；而別令賊酋高均德等間道折回寗羌，乘虛偷渡漢水。明亮，德楞泰
等議：以賊情則齊王氏首逆，以地勢則高均德將東驚興安，蹂躪全陝，蔓延豫楚
。乃舍齊王氏不追，率大兵八千馳回漢中。　三年二月，齊王氏乘虛率馬步二萬
人，由西鄉在南鄭縣東南漢水南岸，舊屬漢中府，今屬漢中道。洋縣在南鄭縣東北漢水北岸，舊屬漢中府，今屬漢中道。分路渡漢
，密令高均德引大兵東北追，而自與李全，王廷詔等乘虛由城固在南鄭縣東漢水北岸，舊屬漢中

，府今屬漢中道。洋縣老林，踰秦嶺山脈，北出寶雞，岐山，二縣舊屬鳳翔府今屬關中道攻郿縣，在寶雞縣東渭水南岸，舊屬鳳翔府，今屬關中道掠盩厔，在郿縣東渭水南岸。將乘勝直擣西安。今長安縣總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逆戰，大破之；賊始不敢東犯。 三月，折而東南，自山陽在商縣東南，舊屬商州，今屬漢中道。趨湖北。明亮，德楞泰以大軍躡其後，鄖西舊屬鄖陽府今屬漢中道鄉勇扼其前，賊不得脫，齊王氏，姚之富墜崖死，餘衆爲官軍所殲，惟李全，高均德，王廷詔等尚率其餘燼，竄擾川陝。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三，本朝史第三第二十一章。

第六節 勒保之邀功 諸將之泄沓 羅其清冉文儔之敗死

是時四川境內叛徒蜂起，宜綿以所部兵東西馳逐，日不暇給；乃自陝西咨調恒瑞，自湖北咨調額勒登保，福寧入川會剿。三年正月，朝廷以川省軍務日亟，乃命勒保以總統兼督四川以一事權，宜綿移督陝甘，英善福寧會理四川軍餉，景安總督湖廣。 是時川賊之主要者：川東則王三槐，徐天德，以達州爲根據；川北則羅其清，冉文儔，以巴州爲根據；彼此相援繫，急則并攻一方，暇則分道旁出，蹂躪州縣十餘。襄賊餘黨張漢潮，劉成棟一股，出沒於川湖陝三省邊境，衆尚

萬餘；李全，高均德等一股，欲東出武關，還湖北；中途爲官軍所遮，折奔寧羌，謀與川北賊合縱；以故川東北形勢益惡。六月，詔以陝楚羣賊均逼入川，諸道將帥顧此失彼，當爲之分定責成；命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劉成棟，張漢潮；明亮，德楞泰專剿李全，高均德；惠齡，恒瑞專剿羅其清，冉文儔；勒保專剿王三槐，徐天德；景安守湖北，防川東賊之竄入；各專責成，互相援應，勿東馳西擊，各不相顧。勒保仍兼偵各路賊情，相機布置，以副總統之實。然當時任事諸將大都受和珅諷旨，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爲目的。及此諭下，諸將又稍變其方略，一意誘擒首逆，而置餘賊於不問。先是勒保任總統半年，無尺寸功，屢被嚴旨切責；至是年七月，忽有生擒王三槐之事。先是四川牧令以南充（舊順慶府治今屬嘉陵道）知縣劉清爲循良最，教匪發難以後，清數以鄉勇從征；賊素重清名，遇之輒引避。宜綿督川時，常命清徧入王徐羅冉各營，廣行招撫；清攜三槐俱還約降，及釋歸則復叛。至是勒保思復用舊策，以貢生劉星渠曾隨清至賊壘，遣往說三槐。三槐故狡譎，恃前此出入軍中無忌，因留星渠爲質，而自詣大軍。勒保遂以生

擒首逆張皇入奏，詔封勒保一等威勤公，晉封軍機大臣大學士和珅公爵，尚書福長安侯爵，勒保弟永保前以剿匪失機下獄，至是亦蒙恩得釋。而三槐部衆盡爲其黨冷天祿所有，抗拒如故。徐天德亦屢寇川東州縣，氣燄不稍衰。　是年十一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合兵擊擒羅其清於石洞，十二月除夕，德楞泰，惠齡合兵襲斬冉文儔於通江，（舊屬保寧府今屬嘉陵道）川北二巨賊皆平。此外若宜綿則終歲屯駐無賊之地，曾未一戰；景安爲和珅族孫，專以趨附逢迎爲事，軍事更非所問矣。（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第七節　廟謨之革新　勒保永保之失機　冷天祿之敗死

嘉慶四年正月，和珅伏誅，詔以和珅壓閣軍報，欺國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恃有和珅蒙庇，冒功糜餉。姑念更易將帥，一時乏人，勒保仍以總統授爲經略大臣，川陝湖北河南督撫及領兵各大將咸受節制。明亮，額勒登保均授爲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一路。罷惠齡，宜綿，逮景安與遇敵退縮之陝西巡撫秦承恩及肇禍地方官戴如煌，常丹葵分別治罪。優擢劉清與四川循吏知巴縣趙華，知渠縣吳

桂以從民望。而革新剿撫方略如左：

一，下哀痛之詔：謂：「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其宣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宥罪，並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

二、實行堅壁淸野策：命勒保會同川陝河南湖北各督撫，曉諭州縣居民，預掘溝濠，壘土山，扼要團練，與官軍犄角，使賊無可虜掠。

三、定優卹鄉勇之制：先是各路官軍臨陣，輙令鄉勇居前，綠營兵次之，旗兵又次之；而賊營亦先驅難民抗我顏行，其眞賊皆在後觀望；故鄉勇日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常不相値。戰勝則後隊弁兵攘以爲功，而衝鋒陷陣之鄉勇反不得與。至是詔：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以收敵愾同仇之効。

四、開羣賊自新之路：是時各路教匪僅止往來掠食；並無僭號據城之事。詔許悔罪投誠，不復咎其既往。

是時勒保屯梁山（舊屬忠州，今屬東川道）大竹（舊屬達州，今屬東川道）適中地，調度督率；命額勒登保，德楞泰合剿徐天德，冷天祿，檄明亮剿張漢潮，肅清陝西。二月，額勒登保擊斬閬中（舊保寧府治，今嘉陵道治）賊酋蕭占國，張長庚於營山，（舊屬順慶府，今屬嘉陵道）斬冷天祿於岳池，（舊屬順慶府，今屬嘉陵道）四月，連敗儀隴（舊屬順慶府，今屬嘉陵道）賊酋張子聰於梁山，忠，（舊直隸州，今屬東川道）萬，（舊屬夔州府，今屬東川道）雲陽，（舊屬夔州府，今屬東川道）所向有功。而德楞泰一軍，則與徐天德角逐川東，轉戰入鄖陽境。明亮一軍，則崎嶇秦嶺山脈間，東自商，雒，（今關中道商縣雒南縣）西至秦州，（今甘肅渭川道天水縣）往返千餘里，以陝西巡撫永保不肯夾攻，迄未獲賊。而川北賊之在廣元（舊屬保寧府，今屬嘉陵道）寧羌間者，且西寇階州，（舊直隸州，今改武都縣，屬渭川道。）犯鞏昌，（舊府名，今為隴西縣，屬蘭山道。）折奔秦州，蔓延甘肅東南。高均德等又分隊取道川東，思乘間還楚。六月，福寧奏言：「賊以脅從而日增，兵以分防而見少。據川東北各府廳州縣稟報，多者萬餘，少者數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幾，新起之賊實多於剿除之數。地方之傷殘更甚。黎庶之疾苦更深，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乞特申乾斷，早定大計」。詔褫永保職，七月，逮勒保入京，以明亮代爲經略，魁倫署四川

總督。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四，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第八節　張漢潮高均德之敗死　魁倫之失機　嘉陵江梓潼河之陷　馬蹄岡之戰

是時諸將中戰功卓著者無逾額勒登保，福寧，勒保嘗交章薦其知大體，得士卒死力；至是更易經略，上念無逾額勒登保者；特以其不識漢字，於軍書旁午不宜；而明亮老於用兵，資望爲諸將冠，故姑用以代勒保，而意實未愜也。八月，以明亮剿張漢潮遲延，免其官，以額勒登保代爲經略，命軍機大臣工部尚書那彥成赴陝，監明亮軍。九月，明亮擊斬張漢潮於五郎，今關中道寧陝縣，乾隆以前爲五郎廳。而上入永保之訐告，逮明亮與永保入京，以那彥成代爲參贊。

額勒登保奏言：教匪本內地編氓，原當招撫以散其衆；然必能剿而後可撫，且必能堵而後可剿。從前湖北教匪多，脅從少；四川教匪少，脅從多；今楚賊盡徧入川，其與川東巫山，大寧接壤者，有界嶺之險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至川陝交界，自廣元至太平千餘里，隨處可通；陝攻急則折入川，川攻急則竄入

陝，是漢江南北則剿堵並重。川東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餘皆崇山峻嶺。居民大半依山傍水，向無村落；懲賊焚掠，近俱扼險築寨，大者數千人，小亦數百家，團練守禦；而川北形勢更便於川東。若能驅各路之賊偪歸川北，必可聚而殲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雖賊匪未必肯偪歸一處，但使所至俱有堡寨，星羅棋布；而官兵鼓行隨其後，遇賊卽迎截夾擊；所謂以堵爲剿，寧不事半功倍；此則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陝楚，曉諭修築；並定賞格，以期兵民同心禦賊。至從征官兵，每日遄行百十里，旬月尙可耐勞；若閱四五年之久，無冬無夏，卽騾馬尙且踣斃，何況於人。而續調新募之兵，不習勞苦，更不如舊兵之得力。臣之一軍所以尙能得力者，實以兵士所到之處，亦臣所到之處；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闔營將弁以及士卒，無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盡然，近日不得已，將臣所領之兵與各提鎭互相更調，以期人人精銳」。有詔嘉獎。

是時高均德與其黨冉天元等屯聚興安南境，欲由紫陽，西鄉上游渡漢。十月，德楞泰自湖北逐徐天德等入陝，急引兵赴之；生擒均德於西鄉，盡驅羣賊而南。

詔授德楞泰參贊大臣。 天元故以雄黠善戰豪於賊中，至是統殘衆入川北與徐天德合。額勒登保急引兵迎擊，十二月，與天元戰於蒼溪。舊屬保寧府今屬嘉陵道 翼長穆克登布恃勇輕進，繞出賊前，短兵接戰，官軍不利，陷死副將以下二十四人，兵勇二百餘人。賊以全力攻經略大營，血戰竟夜，賊却走開縣。舊屬夔州府今屬東川道 額勒登保以病留太平，舊屬綏定府，今改萬源縣，屬東川道。 遣左右翼長楊遇春，穆克登布與德楞泰會剿，以必克為期。而川北賊首王廷詔等乘間踰老林入漢中，犯甘肅，陝南羣賊隨之而西，勢大張。額勒登保，德楞泰急引兵北行，留魁倫代統四川防務。

五年正月朔，魁倫受事，八日方發，十五日尚在達州界；而徐天德已分股犯鄖陽，冉天元收殘賊數百，由開縣西犯，沿路虜脅，由定遠舊屬夔州府，今改武勝縣，屬東川道。 奪渡嘉陵江，賊衆已逾萬人，重慶，成都同時震動。詔德楞泰由廣元，昭化二縣舊屬保寧府今屬嘉陵道 回軍赴援，起明亮為領隊大臣，馳赴湖北；勒保為四川提督，馳赴四川；責魁倫嚴守潼河。即梓潼河，源出四川平武縣山溪，東南流經梓潼，鹽亭，入涪江。 魁倫不直趨渠縣，舊屬綏定府今屬東川道 而繞梁山，赴鄰水，舊屬順慶府今屬嘉陵道 二十日始至，由

順慶（今南充縣）渡嘉陵江。時賊兵已掠蓬溪，（舊屬潼川府今屬嘉陵道）魁倫遣總兵朱射斗等以兵三千迎戰，約自以後隊四千繼進。及射斗被圍，魁倫擁兵不救，射斗力戰死。射斗，良將也；官軍奪氣。二月，賊進掠南部，（舊屬保寧府今屬嘉陵道）鹽亭，射洪，（二縣舊屬潼川府今屬嘉陵道）魁倫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今嘉陵道三臺縣）賊焚綿州，（舊直隸州，今改綿陽縣，屬西川道。）犯梓潼，（舊屬緜州今屬西川道）江油，（舊屬龍安府今屬西川道）將趨龍安，（舊府名，今爲平武縣，屬西川道。）與階（今武都縣）岷（今岷縣）諸賊合。德楞泰兼程赴援，邀擊冉天元於江油之西，伏賊環攻官軍前左右三營，德楞泰自將中軍馳救，內外夾擊，鏖戰至暮，殺賊過當，圍乃解；賊退守馬蹄岡。

三月，德楞泰進攻馬蹄岡，羅思舉以鄉勇領前鋒，已過賊伏數重，始覺，伏起，八路來攻，人持束竹濕絮以禦矢銃，鏖戰三晝夜，賊更番迭進不退；官軍飢疲，數路皆敗。德楞泰率親兵數十，下馬據山巔，誓必死。冉天元督衆登山，直取德楞泰。德楞泰乘高險，大呼衝擊；羅思舉率鄉勇回援，以亂石擊退賊兵，擒冉天元。賊衆尙萬餘，走劍州；（舊屬保寧府，今改劍閣縣，屬東川道。）竄魁倫守梓潼不嚴，宵渡河，焚大和鎭，（在射洪縣東南）成都戒嚴。上以魁倫兩次縱賊渡江，使川西無完地，褫職逮

間，賜死；以勒保署四川總督。

是時大兵雲集潼川，賊不敢犯成都；乃分爲二股：一留潼西綴官兵，一渡潼趨嘉陵江上游以通階岷諸賊。勒保議以潼西賊付德楞泰，而自任潼東追剿事。兩軍前後殺賊數千，肅清嘉陵江以西。而甘肅賊復自階，文（今渭川道文縣）侵入龍安，分掠松潘番地，（舊松潘廳今松潘縣）川西再震。於是德楞泰自劍州進扼廣元，絕川陝通路：而勒保幷將魁倫兵，回剿龍安賊；相持數月，賊以堡寨險，鄉勇勁，無所掠食；五月，自番地，茂州，川西解嚴。（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四，羅壯勇公年譜一，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第九節　甘肅之肅清　教主劉之協之伏誅　王廷詔徐天德之敗死

自王廷詔竄入甘肅後，額勒登保移師追剿；同時那彥成亦以張漢潮舊部餘匪竄入秦嶺山脈者，付陝西巡撫台布搜剿，而自引兵西行；兩軍會於伏羌，（舊屬鞏昌府今屬渭川道）併力邀擊。五年三月，隴州，鞏昌間羣賊盡被官軍逼歸渭水南，復分道狂竄，或東趨商雒窺河南，或南出階文迫川西。額勒登保倍道逐賊還陝，那彥成逐階州

賊出境，以道險（即陰平入蜀路也）不敢窮追，亦躡經略而東；上責那彥成剿賊不盡，嚴旨召還。額勒登保駐軍鎮安，（舊屬商州今屬漢中道）分兵扼賊東竄河南湖北之路；又布戍棧道要隘，杜絕川陝甘三省之交通路；賊跼促漢北，其數日減。六月，河南布政使馬慧裕訪獲教主劉之協於葉縣。（舊屬南陽府今屬汝陽道）檻送京師，誅之。詔以「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旨宣示中外。

六年正月，德楞泰以川東北堡寨林立，足制賊死命，乃以肅清餘事屬勒保，而自赴額勒登保軍。議并力先清漢北賊，而後移軍漢南，清川陝交界。二月，楊遇春擊擒王廷詔於西鄉縣之老河口，餘黨多竄湖北。五月，德楞泰追擊徐天德於均州（舊屬襄陽府，今改縣，屬襄陽道。）之兩河口，覆其舟，天德溺死。餘黨陸續破滅，僅存二萬四千餘，皆散匿川湖陝邊界，苟求倖免。詔以明亮老病，命解軍事還京。又詔各路征兵馳驅五載，其傷病未愈及家無次丁者，量遣歸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五，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第十節　三省之肅清　教匪之殲滅

六月，額勒登保，德楞泰會軍平利，（在安康縣東南，舊屬興安府，今屬漢中道。）議一軍自東北，一軍自西南，驅賊至三省之交，聚而殲之。自七月至十月，陸續搜捕，餘賊尚稱大隊者凡六，每隊千餘人，皆逼入四川境。其分隸陝西湖北者皆無名之賊，都不過六七千。而滿漢官兵共七八萬，額勒登保議將京營兵及各省官兵次第撤回原防，令三省提鎮各盡本省兵力，分地搜除。又令地方官聯合堡寨鄉勇，以數十寨爲一組，佐兵力所不及。時川東各賊敗竄老林者，皆冰雪凍餓之餘，更無鬬志。惟川北賊茍文明糾合殘衆，尙二千餘，馳突陝甘，亘半歲不滅。諸軍百計搜捕，七年七月，斬茍文明於秦嶺山脈之花石巖。（在關中道柞木縣西）至十二月，川省首逆已盡，惟殘匪千餘，歸善後事宜籌辦；額勒登保，德楞泰會同三省督撫告成功，詔封二人皆一等侯，勒保，明亮以下賜爵有差。

時三省腹地雖已肅清，而山林邊界餘孽猶有存者，額勒登保等不敢遽還朝，復分道掃蕩，至八年七月，始會奏肅清：德楞泰，額勒登保更迭入朝。於是官兵凱旋，各營之隨征鄉勇皆當繳械回籍。鄉勇故多驍桀亡命，無家可歸；至是遣散，

所得歸資不足用；其尤桀悍者，遂糾合餘賊，戕兵官，聚散出沒爲患。此曹皆百戰之餘，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故數雖僅少，而三省不得解嚴。德楞泰，額勒登保復先後出都，勞師轉戰者又一年有奇，至九年九月事始大定。自軍興至此，閱時九載，費帑銀幾二萬萬兩，所奏殺賊以數十萬計，而官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良民之被害者無得而稽焉。看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六，七，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川湖陝教匪之亂始末表

一，嘉慶元年春，湖北教匪大起。

二，是年六月，命永保總統諸軍，先攻襄陽。

三，是年七月，福寧，觀成破賊於旗鼓寨，誘殺降民二千餘人；於是脅從者皆自危，不敢降；賊勢轉盛。

四，八月，襄陽賊竄擾河南。

五，十月，四川達州奸民徐天德，東鄉賊王三槐，冷天祿並起。

六，十一月，逮永保，命惠齡總統諸軍。河安巡撫景安駐屯南陽，觀望不戰。二年正月，襄陽賊分三路北犯，陷河南二十餘州縣，遂趨陝南，奪船渡漢水上游；六月，分道入川，

七，奪惠齡職，以宜綿總統川陝軍務。襄陽賊以川北路險，人煙少，野無可掠；乃留李全一股與王三槐

合，餘黨姚之富；齊王氏與王廷詔連兵東下，由川東復寇湖北。

八，八月，分三路北犯，將軍明亮邀擊之於宜城東北，敗之；賊西竄，入鄖陽境。留川之賊首李全北上，與王廷詔，齊王氏等會於興安漢水南岸。王三槐，徐天德等據巴州，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官軍。將軍明亮，都統德楞泰奏請行堅壁清野策，不聽。

九，命勒保代宜綿總統軍務，十一月，賊西竄，欲自沔縣，寧羌徙涉漢源，官軍追之急，十二月。賊分道，陽折而南，引官軍入川；而別令賊酋高均德間道折回寧羌，乘虛偸渡漢水。

十，明亮，德楞泰馳回漢中，追高均德。三年二月，齊王氏，李全，王廷詔等乘虛由西鄉，洋縣偸渡漢水，踰秦嶺山脈，寇陝西。總兵王文雄逆戰，大破之；賊始不敢東犯。

十一，三月，賊自山陽趨湖北，明亮等追擊之，齊王氏，姚之富墜崖死。

十二，是年七月，勒保誘執王三槐；其黨冷天祿拒守不下。

十三，四年正月，和珅伏誅，下哀痛詔，招撫賊中被脅從者，實行堅壁清野策，定優卹鄉勇制。

十四，二月，額勒登保擊斬冷天祿於岳池，七月，罷勒保。八月，以額勒登保爲經略大臣。

十五，十月，德楞泰生擒高均德於西鄉，詔授德楞泰參贊大臣。

十六，五年正月，賊酋冉天元奪渡嘉陵江，犯川西；總兵朱射斗逆戰，敗績，死之。三月，德楞泰邀擊賊於馬蹄岡，擒天元。

十七，六年二月，額勒登保部將楊遇春擊擒王廷詔於西鄉縣之老河口。五月，德楞泰擊斬徐天德於均州之兩河口。餘賊陸續破滅。

十八，七年七月，額勒登保部將捕殺川北賊酋苟文明，教匪之亂平。

川湖陝教匪渠魁表

姓名	起事年月	起事地	派別	敗死年月	敗死地	今屬何處	擒斬之將帥
劉之協	嘉慶元年二月	襄陽	教主	五年六月	葉縣	汝陽道	馬慧裕
姚之富	同	同	襄賊	三年三月	鄖西	漢中道	明亮，德楞泰。
齊王氏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徐天德	同年十月	達州	川東賊	六年五月	兩河口	均縣	德楞泰
王三槐	同	太平	同	三年七月			勒保
冷天祿	同	東鄉	同	四年二月	岳池	嘉陵道	額勒登保
李全	齊王氏黨		襄賊				

王廷詔	同		同	六年二月	老河口	西鄉縣	楊遇春
高均德	同		同	四年十月	西鄉	漢中道	德楞泰
羅其清		巴州	川北賊	三年十一月	石洞		額勒登保，德楞泰。
冉文儔		同	同		通江	嘉陵道	德楞泰，惠齡。
張漢潮	齊王氏黨		襄賊	四年九月	五郎	寧陝縣	明亮
劉成棟	同		同				
蕭占國		閬中	川北賊	四年二月	營山	嘉陵道	額勒登保
張長庚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張子聰		儀隴	同				
冉天元	齊王氏、黨		襄賊	五年三月	馬蹄岡	江油縣	德楞泰，羅思舉。
苟文明			川北賊	七年七月	花石巖	柞水縣	額勒登保

第十一節　寧陝新兵之變

三省肅清以後，尙有一事爲軍事之尾聲者，卽寧陝新兵之變是也。白蓮教匪之役，國家旣以滿漢官兵不足恃之故，而廣募鄉勇，佐臨時之戰守。又以川湖陝三省邊地形勢阻奧，建置疏闊，艱於統治之故，而議增設郡縣營汛，保將來之治安。卽以各營隨征之鄉勇，挑補各地增設之兵額，謂之新兵。於是增設湖北提督，駐襄陽，而移襄陽鎭總兵於鄖陽；凡增兵三千五百。升四川達州爲綏定府，設副將一，駐太平，而移太平營都司於城口；（舊屬綏定府今屬東川道）其餘保寧，夔州所屬要害地各增設守備，凡增兵千。就中陝西寧陝一鎭扼秦嶺之腹，尤爲要害。先是乾隆中，巡撫畢沅奏於其地置五郎廳。嘉慶五年，改爲寧陝廳；置寧陝鎭總兵，節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悍，爲漢北第一雄鎭。

初，額勒登保奏：「南山內食糧價貴，請於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五錢，俟三年後減給四錢」。十年六月；屆減給之期，陝西布政使朱勳以未奉到部文，幷四錢停給；又借給包穀（卽玉蜀黍）二千餘石抵三月糧。新兵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入朝，寧

陝鎮總兵楊芳赴固原署提督事，副將楊之震護寧陝鎮總兵；遇兵士訴者，不曉諭，輒笞治；於是左右二營兵陳達順，陳先倫謀變。七月，糾黨二百餘，焚掠新舊二城，戕副將，遊擊，刦庫獄以叛。以楊芳素得士心，先護送其家屬赴興安。遇春行次西安，聞變，馳赴寧陝，盡調各汛新兵之未叛者歸大營，以絕其響應。楊芳以固原兵二百馳守石泉，（舊屬興安府今屬漢中道）扼賊南竄之路。詔以成都將軍德楞泰爲欽差大臣，由四川赴陝督剿。叛兵招集黨羽萬餘，推蒲大芳爲首領，攻華陽，破洋縣，掠石泉，孝義，分隊窺子午峪；楊芳馳扼峪口。德楞泰使楊遇春與護軍統領札克塔爾由洋縣入山擊賊，戰於方柴關，官軍潰還。楊芳議以：「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鬭志。而賊每戰遇二楊，輒辟易，尚有舊部曲誼」。乃請遇春按兵緩攻，而芳單騎入賊壘，曉譬百端，聲淚俱下，萬衆感動。越二日，蒲大芳誘執陳先倫，陳達順等以降，德楞泰令盡釋歸伍，而以叛賊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入奏。上大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損威，罷其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及一切差

使；降楊遇春寧陝鎮總兵，戍降卒二百於新疆，以楊芳平日馭兵不嚴釀變，遣戍伊犁，使率降卒出關；而置停折銀，發包穀，激變釀亂之朱勳不問。　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府新兵之變，守備王國雄棄城走，副將桂涵馳至，掩捕殆盡。十一年正月，復有西鄉瓦石營新兵之變，太平協副將羅思舉星馳擊敗之。賊竄巴山，乞降；詔以新兵效尤，皆寧陝縱叛所致，悉誅無赦。論者謂寧陝之役，叛兵習流賊故智，議將分道突秦隴楚蜀。使芳招撫之議遷延數日，其禍將不知所終極。芳以奇勳獲罪，與勒保之誘降邀功而蒙上賞，永保，景安之縱敵，福寧之殺降而不蒙顯戮者成反比例；仁宗賞罰不明如此，清室之政衰矣。看聖武記卷八嘉慶寧陝兵變記，本朝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

參考書

羅壯勇公年譜　　羅思舉

聖武記卷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至四，卷十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至七，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魏源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額忠毅公，德壯果公，卷二十三楊忠武公，楊勤勇公，劉天一方伯事略。　　李元度

清史列傳　卷二十九勒保，明亮，額勒登保，德楞泰傳，卷三十惠齡，宜綿，秦承恩，景安傳，卷三十九羅思舉傳，　中華書局

清史稿　列傳卷一百三十一勒保，額勒登保，德楞泰傳，卷一百三十二永保，惠齡，宜綿，英善，福甯，景安，秦承恩傳，卷一百三十三恒瑞，慶成，七十五，富志那傳，卷一百三十四楊遇春，羅思舉傳，卷一百三十五賽沖阿，札克塔爾傳，卷一百三十六王文雄，朱射斗，穆克登布傳，卷一百四十二魁倫傳。　清史館

大清一統輿圖　南二卷，南三卷，南四卷，南五卷。　紀昀等奉勅撰

第二十七章　東南海疆之亂

第一節　艇盜之擾

清室自康熙二十二年，克臺灣，平鄭氏。二十四年，大開海禁，閩，粵，浙，吳航天萬里，鯨鯢不波。及嘉慶初年而有艇盜之擾，艇盜者始於安南，阮光平父子以力征經營得國，師老財匱，乃招納瀕海亡命，資以兵船，誘以官爵，令刦掠近海商船以濟兵餉，夏至秋歸，蹤跡飄忽，大爲粵地商民患。繼而內地土盜鳳尾幫，水澳幫亦附之，遂深入閩浙，土盜倚夷艇爲聲勢，夷艇恃土盜爲嚮導：三省洋面數千里，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夷艇則土盜肆其刦，我當土盜則夷艇爲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砲，即遇亦未必能勝；土盜狡，又有內應，每暫遁而旋聚；而是時川陝教匪方熾，朝廷方注意內地，未遑遠籌島嶼；以故賊氛益惡。

嘉慶元年，福州將軍魁倫，兩廣總督吉慶先後奏言：獲烏艚船海盜陳天保等，有安南總兵及寶玉侯敕印；敕安南國王阮光纘查奏，倘謂國王不知也。四年，廣南舊阮王與新阮搆兵，擒送海賊莫扶觀等；皆內地奸民，受安南僞封東海王及總

兵；朝廷始知安南藪奸誨盜之罪。　五年六月，夷艇三十餘，水澳，鳳尾各六七十艘萃於浙，逼台州，將登岸。巡撫阮元，提督蒼保，奏以定海鎮總兵（駐舟山島）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賊泊龍王堂松門山下，颶風雷雨大作，賊船撞破，覆溺殆盡，獲安南僞總兵四人，誅之，以敕印擲還其國。會廣南舊阮王後裔福映滅新阮，守朝廷約束，盡逐國內奸匪，於是艇盜無所巢穴，其在閩者皆爲漳盜蔡牽所併。

第二節　蔡牽之亂

蔡牽者，福建同安（舊屬泉州府今屬廈門道）人，奸猾善捭闔，能用其衆。旣得夷艇夷砲，又併水澳鳳尾餘黨，乃以閩海爲根據，凡商船出洋者勒索通行稅四百圓，入港者倍之；又結納陸地會匪陰濟船械硝磺米糧，以故其勢日熾。　是時官修戰艦笨窳不能放洋，轉僱商船爲剿捕之用；廣東總督長麟仿商船之式，捐修米艇數十，剿賊有効；於是阮元率官商捐金十餘萬，付李長庚赴閩造大船三十艘，鑄大砲四百餘配之，名曰霆船。是年冬，擢長庚浙江提督。

八年正月，牽至定海，進香普陀，長庚掩至，牽僅以身免。長庚晝夜窮追至閩

洋，牽糧硝盡，篷索朽，長庚兵又據上風，牽不能遁；乃僞乞降於浙閩總督玉德。玉德遽檄長庚收港勿出，牽得間遁去，長庚追敗之於三沙，於溫州，凡奪舟，沈舟，燒舟者六。　賊畏霆船甚，厚賂閩商，更造大於霆船之船，先後載貨出洋以遺牽，僞報被刧。牽連得大海船，遂能渡橫洋。九年夏，刧臺灣米數千石，分濟粵盜朱濆；連舟八十餘，猝入閩，閩師不敢擊。會浙江溫州鎭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艘，運造舟木於閩，玉德遽檄振聲擊之，而不發兵爲援，振聲戰死。詔以李長庚總統浙閩水師。

是年八月，牽濆合兵犯浙，李長庚合諸鎭兵擊破之於定海北之漁山。牽責濆不用命，濆怒，遂與牽分。牽還福建，刷新戰具，號召黨羽，十年冬，復聚百餘艘犯臺灣，沈舟鹿耳門（在今臺南西岸海中）塞援兵入口路，結土匪萬餘人攻府城，惟二汕二港尚通小舟。十一年正月，長庚以浙兵三千赴援，分兵扼南北二汕，別以小澎船五十，令總兵許松年，王得祿，由大港繞安平港入攻之，焚獲三十餘船，俘賊千餘，水陸並進，五戰皆捷，圍牽於鹿耳門。牽以重賄賂閩兵，閩兵陰爲牽地；二月

七日，風潮驟漲，北汕所沈舟為風浪掀起漂去，牽以殘艦三十餘艘奪門遁，浙兵追獲其舟十餘艘。卒以閩師不助扼各港，浙兵少，不敷分配，故牽得遁去。

是時福建吏治軍政歷年廢弛，歷任總督如雅德，伍拉納等率貪冒不法。玉德媢嫉，陰掣長庚肘。於是長庚奏言：「蔡逆未能殲擒者，實由兵船不得力，接濟未斷絕所致。臣所乘之船較各鎮為最大，及逼近蔡牽坐船，尚低五六尺；其餘諸鎮之船更為不及。曾與三鎮總兵願預支養廉，捐造大船十五號，海門金壇二鎮亦願捐造十五號，而督臣以造船需數月之久，借帑四五萬兩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賊無二載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檣料；桅柁折則船為虛器，風篷爛則寸步難行。乃逆賊在鹿耳門竄出，僅餘三十船，篷朽硝缺；一回閩地，裝篷燂洗，煥然一新，糧藥充足，賊何日可滅」。上褫玉德職，逮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閩中文武官吏，以平素不協剿，不斷岸奸，懼獲罪，交譖長庚於阿林保；阿林保三疏密劾長庚。時阮元以憂去，上密詢繼任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奏言：「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載在外，

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力。且身先士卒，屢冒危險，八月中剿賊漁山，圍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創，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鏖戰不退，故賊中有不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之語，實水師諸將冠。惟海艘越二三旬若不燂洗，則苔粘蠔結，駕駛不靈，其收港並非逗留。且海中剿賊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猶數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雨蒙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又颶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衆我寡，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鈎鐮去其皮網，以大礮壞其柁牙篷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數千里，皆沿海內洋；其外洋瀾瀚，則無船可掠，無嶴可依，從不敢往；惟遇剿急時始間以爲捕逃之地。倘日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遁誅矣。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

。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捨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復然；故嘗屢月不獲一賊。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船無定制；一報被刼，則商船即爲賊船，愈高大多礮多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剿賊，使諸鎭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斷爲功，不以擒獲爲功。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足，不能爲擒賊擒王之計。且水陸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反稽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盡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收效」。奏入，上切責阿林保，而以剿賊事責成長庚；並飭造大同安梭船三十備剿。長庚感上知遇，益努力奮戰；連破牽兵。十二年十二月，偕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澳，窮其所向，至黑水洋，牽僅存三舟，官軍數

十倍於賊，長庚自以火攻賊船，賊發砲擊中長庚喉而隕，見陞遽麾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海。

事聞，上震悼，追封長庚三等壯烈伯，諡忠毅；而以其部將王得祿爲福建提督，邱良功爲浙江提督，嗣長庚任。勉以同心敵愾，爲長庚雪讐憤。是時蔡牽糧械資儲蕩盡，十三年，自安南回航，朱濆助以資，與之合帮入浙，幷與七盜張阿治聯合。時阮元復任浙江巡撫，縱反間計離間牽濆，濆乃舍牽竄閩，爲許松年擊斃；牽亦爲邱良功擊敗，於是張阿治率衆五百，以礮八十餘乞降，浙江土盜平。十四年，朱濆弟渥率其餘衆三千人，以船四十二艘，礮八百餘降於福建。王得祿，邱良功合剿蔡牽於定海之漁山，俱乘上風，賊懼，東南遁；轉戰至綠水洋，逼賊船火攻之，夜半，風浪甚劇，不得登賊船，賊且戰且逃，次日傍午，追至黑水洋，良功恐賊遠遁，乃以己船駢於賊舟東，而呼令得祿駢於己舟東，决死戰。牽船僅餘三十，礮彈已盡，用番銀代之；良功，得祿俱受傷，不退。牽知不能免，乃舉礮自裂其船沈於海，閩洋平。

嘉慶初年海疆之亂表

一，嘉慶元年，福建廣東大吏奏獲海盜陳天保等，有安南總兵及寶玉侯敕印。

二，五年六月，安南夷艇與水澳，鳳尾帮海賊連兵寇台州，浙江巡撫阮元奏以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獲安南僞總兵四人，誅之。

三，廣南舊阮王滅新阮，艇盜多併於蔡牽。

四，阮元捐金造霆船三十艘。

五，八年正月，李長庚破蔡牽於定海，窮追至閩洋。浙閩總督玉德檄長庚退兵，牽乃逝去。

六，九年夏，蔡牽與粤盜朱濆連兵寇福建，玉德使總兵胡振聲擊之，敗死。詔以李長庚總統浙閩水師。

七，是年八月，牽，濆合兵寇福建，李長庚擊破之於漁山。

八，十年冬，蔡牽寇臺灣，李長庚赴援，大破之。閩兵受重賄，縱牽逝。詔飭玉德職，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三疏劾長庚，詔切責阿林保，並飭造大同安梭船三十艘備剿。

九，十二年十二月，李長庚大破蔡牽於浮鷹島，窮追至黑水洋，賊發砲擊殺長庚，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縱牽逝。詔以長庚部將王得祿爲福建提督，邱良功爲浙江提督，討牽。

十，十三年，蔡牽，朱濆連兵寇浙江，總兵許松年擊殺濆，濆弟渥以餘衆降。十四年，王得祿，邱良功大破蔡牽於漁山，窮追至黑水洋，斃之。閩盜平。

參考書

聖武記卷八嘉慶東南靖海記　魏源

清史稿列傳一百三十七李長庚，王得祿，邱良功，許松年傳。　清史館

嘯亭雜錄卷六李壯烈戰蹟條　禮親王昭槤

第二十八章　天理教匪之亂

第一節　李文成之變

嘉慶七年，川陝戡定；十四年，靖閩粵海寇；十六年春，仁宗舉行西狩之典，幸五臺，示得意；越二年而有天理教匪之亂。天理教者，本名八卦教。亦白蓮教一支派；聚衆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焉，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首。十六年秋，彗星見西北方，欽天監奏移十八年閏八月於十九年二月。諸教徒以爲豫兆，又以其經中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語，遂附會其說，謂清朝不宜閏八月，應在十八年秋九月十五日午時舉事。（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轉載之禮親王昭槤記嘉慶癸酉之變）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則密邇京邑，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駕幸木蘭秋獮回鑾時，伏莽行在。謀定而中外莫知也。十八年八月十五夜，滑縣老安司巡檢劉斌飲聶監生所，酒半，聶私語曰：「是邑將有變，君急去官，可免」。斌因微服行村中，聞治兵仗聲甚厲，偵鐵工，具知其謀，奔告知縣強克捷，克捷密封白河南巡撫高杞，衛輝府知府郎錦騏，請兵掩捕，皆不應。克捷知事急，乃率

吏役捕文成嚴訊，刑斷其脛，文成及其黨二十四人皆具服。賊黨以事迫，不能俟期，遂於九月初七日聚衆三千破滑，强克捷，劉斌皆遇害，兩家家屬殲焉。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記劉巡檢首破李文成事，强忠烈破李文成之功條 直隸之長垣、東明，二縣舊屬大名府今屬大名道 山東之曹，定陶，二縣舊屬曹州府今屬濟寧道 金鄉舊屬濟寧州今屬濟寧道 同時響應，殺官圍城；而曹，定陶皆破。事聞，詔直隸總督溫承惠會同山東巡撫同興與高杞督剿，而禁門之變遽作。

第二節　林清之變

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莊。幼為提督王柄家僮，隨柄居苗疆久，頗解武術，彼教推尊為法祖。自以智謀過人，掌教久，積銀米，家頗富，遂蓄不軌之志。太監劉金，劉得才等，家中素習八卦教；選入禁中，遂與茶房太監楊進忠結合，秘密傳教；陰為林清耳目，黨羽頗衆。進忠陰於宣武門外鐵市中鑄刀數百柄，林清結黨數千人，豫王府莊頭祝現與焉。祝現之弟祝富慶頗不善兄所為，赴豫王府告密；豫王裕豐因曾宿林清家，畏罪不敢舉發。盧溝司巡檢陳某因居民逃竄，訪知其謀，申報宛平縣；縣令某已有檢派弓兵，會同擒剿之札

，既而不果。　步軍統領吉倫，貪吏也：營員久已申報，吉倫以事干禁籞，不肯究。託言迎駕白澗，騶從出都門。左營參將某攀輿以告曰：「都中情形叵測，尙書請留」。吉倫厲色叱逐之，揮輿竟去。　林清嘗步行街衢，風開其袂，露懸坎卦腰牌，爲市人所見；又於街肆沽飲，醉後露大逆語；有司皆以株連太監，不敢究。　清黨曹福昌欲於九月十七日起事，以是日上駐蹕白澗，諸王大臣皆往迎駕，乘其間也。而清狃於經言，不肯改期，約於九月十五日午時，入禁城起事。欲聚數百人入，諸內監以大內地不廣闊，難容多人，遂以二百人爲額。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轉載之禮親王昭槤記嘉慶癸酉之變條。　及期，林清使其黨二百人由宣武門潛入內城，藏兵械，混酒肆中。日晡，分犯東華門，西華門，以白布裹頭爲號。太監劉金等引其東，高廣福等引其西，闔進喜等爲內應，清自居黃村，尙覬河南賊集而後進；而河南賊以倉猝起事，竟不暇赴清約也。東華門甫入數賊，即爲護軍關門格拒奔散。入西華門者八十餘賊，反關門以拒官兵，由尙衣監，文穎館斬關入，侍衛急閉隆宗門，賊至不得入。皇次子縣寧在上書房聞變，急取兵器，賊有手白旗攀垣，將踰養心

門入者，緜寧發鳥鎗殪之，再發再殪，貝勒綿志亦以銃殪賊，賊乃不敢越垣而進。將火隆宗門，而留守京師諸王大臣率禁兵自神武門入衛，敗賊中正殿門外。薄暮忽大雷電，數賊震死武英殿之御河，餘黨股栗竄匿，先後就擒。十七日，擒林清於黃村。十九日，車駕還宮，人心始定。誅清及通逆太監共百餘人，禁門之變平。

第三節　天理教匪之平定

李文成既據滑，以脛創甚，不能出四方為流寇；遂出兵圍濬，（舊屬衛輝府今屬河北道）而萃精銳於道口鎮。道口距滑十八里，臨運河，有積糧，賊恃以戰守。溫承惠軍大名，高杞軍濬，皆按兵不動。同興聞報，踰旬不發兵，鹽運使劉清力爭，始發。詔以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溫承惠，節制直隸，山東，河南兵討賊，陝西提督楊遇春副之。十月，遇春至衛輝，即日率親兵八十人進覘道口，遇賊數千，奮擊敗之，賊衆奪氣。二十七日，那彥成與遇春會攻道口，克之，進圍滑。劉清將山東兵大破賊兵於定陶之雰山，復定陶；復連破之於韓家廟，扈家集，山東賊略盡。十一月

，尙書托津，副都統蘇爾愼將索倫兵破賊於湯二莊，直隸之賊亦略盡。官兵圍滑急，李文成輕車奔輝縣山，那彥成使總兵楊芳追擊之，文成自焚死。十二月十日，官軍克滑縣，俘賊首牛亮臣等，檻送京師，誅之，天理教匪之亂平。

參考書

聖武記卷十嘉慶畿輔靖賊記　魏源

第二十九章　嘉道兩朝之內治

第一節　仁宗之優柔

仁宗仁厚，宣宗恭儉，皆賢君也！然皆短於才具；與聖祖之英明，世宗之陰鷙成反比例。嘉慶一朝，教匪擾攘，滿兵不競，綠營腐敗，積習已成，提鎭則養尊處優，不習勞苦，營務一委之參遊；參遊則因循忨愒，訓練無方，遇事又委之千把。將弁多冒食空糧，私役兵士；和珅兼步軍統領時，兵士在其宅內供厮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協尉，筆帖亦有坐甲十數名，是以輦轂之下盜賊橫行，外省更何堪問？（看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五章叁拾教亂聲中之政令）嘉慶三年，大考翰詹，御試征邪教疏，編修洪亮吉應詔上書，謂欲平邪教，必須厲行四事：一肅吏治，二貸脅從，三專責守，四信賞罰，立論切中時弊，人爭傳誦。（看清朝全史第三册第四十九章內所載之洪亮吉意見書）爲時相所忌，以弟喪陳情歸。四年，和珅伏誅，大學士朱珪招之入都，欲薦於朝。亮吉上書軍機王大臣，陳言時事，於福康安之奢費及附和和珅之人皆有所指摘；末復有「群小熒惑，視朝稍宴」等語。成親王永瑆以聞，部議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詔免死

戍伊犁，旋赦回原籍，江蘇陽湖終身不用。而裴潢其書，常置左右以作良規。信其言而放棄其人，可謂善善而不能用。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洪稚存先生事略清史稿列傳一百四十三洪亮吉傳

又詔以：「賊起四載，楚蜀秦豫靡有寧宇，皆由諸臣防剿不力，或僞往鄰境以塞責，或偶獲賊首以邀功，甚至擁兵避賊，養寇殃民，積薪不熄，遂至燎原」。特罪狀永保縱賊湖北，景安縱賊河南，宜綿，秦承恩縱賊陝西，英善，勒保縱賊四川，惠齡縱賊渡漢江，責罰有差。看聖武記卷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又以：教匪強半脅從，何以終不就撫？聞福寧在湖北，殺旗鼓寨降人二千餘邀功，諒各路若此者多，堅賊黨從逆之心，失朝廷招撫之信」。命逮交刑部治罪。同上然諸臣皆不久旋起用，富貴壽考，以功名終。看清史稿列傳一百三十一勒保傳，三十二永保，惠齡，宜綿，英善，福寧，景安，秦承恩傳較之高宗因征金川無功，誅訥親，張廣泗，征回疆失機，誅雅爾哈善，順德訥，馬得勝，征緬甸失機，誅楊應琚，額爾登額者迥異其趣，亦可謂惡惡而不能去矣。

平定苗疆之鳳凰廳同知傅鼐，平定教匪之南充知縣劉清，洵陽知縣嚴如熤皆一時名臣，屢蒙特旨簡擢，帝知之最深者也。然鼐在苗疆十五年，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四年僅

由辰沅永靖兵備道擢湖南按察使，嘉慶十六年，鼐卒於官，始贈巡撫。淸在四川行營十餘年，（嘉慶元年至教匪平定後）僅由建昌道擢四川按察使；旋因勒保彈劾，左遷刑部員外郎。滑縣之變，淸以山東鹽運使將兵討賊有功，加布政使銜；旋以與大吏不合，自奏請改武職，授登州鎮總兵。道光二年，以疾乞休；七年，卒。如熤在南山二十年，（嘉慶六年至二十五年）僅由定遠廳（今漢中道鎮巴縣）同知擢漢中知府。道光元年，始擢陝安兵備道；五年，擢陝西按察使；六年，卒。三子者皆久於其任，受知最深，然皆未盡其才而死，帝固不果於用人。（看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嚴樂園廉訪，劉天一方伯，傅重庵廉訪事略。）四川東鄉（舊屬綏定府，今改宣漢縣，屬東川道。）鄉勇羅思舉，桂涵皆當時名將，平定川陝教匪，屢立大功。及其成功，僅各補副將；終帝之世，位不逾總兵。道光初年，始各擢提督。然其人則已老，亦可謂用人未盡其才矣。（看清史稿列傳一百三十四羅思舉傳）

仁宗優柔表

一，善善而不能用　編修洪亮吉上書切直，戍之伊犂；而裝潢其書常置左右以作良規。

二，用而未盡其才　鳳凰廳同知傅鼐，南充知縣劉淸，洵陽知縣嚴如熤，皆一時能臣，帝知之最深，然終

未獲大用而死。東鄉鄉勇羅思舉，桂涵，皆一時名將，終帝之世，位不逾總兵。

三，惡惡而不能去　討教匪之總統永保，河南巡撫景安，陝甘總督宜綿，陝西巡撫秦承恩，四川總督英善，經略勒保，湖北巡撫惠齡，皆以縱賊獲罪；四川總督福寧以殺降獲罪，然帝終不能去之也。

第二節　宣宗之謹愼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帝崩於熱河避暑山莊。八月，皇次子智親王綿寧即位，是爲宣宗。軍機大臣敬擬遺詔，中有「高宗降生避暑山莊」之語。越月餘，宣宗檢讀實錄，始知高宗實於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誕生於雍和宮邸。而高宗御製詩，凡言降生雍和宮者三見集中。因傳旨詰問。樞臣回奏：稱仁宗御製詩初集第十四卷第六卷詩註，均載純皇帝以辛卯歲誕於山莊都福之庭。上責其巧辯。諭云：「朕恭繹皇考詩內語意。係泛言山莊爲都福之庭，並無誕降山莊之句，當日擬註臣工誤會詩意。且皇祖詩集久經頒行，不得諉爲未讀」。遂降旨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與盧蔭溥，文孚均鐫級有差。時宣宗臨御甫匝月，而謹小愼微如此，蓋天性也。後來曹振鏞勸帝挑剔疑誤錯字以緘諫臣之口，蓋窺破帝之性格也。看清朝野史大觀卷

一宣宗臨御初年之謹小愼微條

卽位之初，御史多有條陳彈奏時事者，下軍機大臣及部議時，上多裁去銜名及摺尾年月。或條陳數事，只議一事，則裁去前後之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取怨也。湖北道袁長銑陳奏一摺，開有十事，上裁出核賦課，平刑法，廣教化三條，下大臣會議；餘俱留中，不知何事也。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宣宗矜恤言官條

宣宗謹小愼微表

一，仁宗崩後，軍機大臣敬擬遺詔，中有「高宗降生避暑山莊」之語。上責其誤用掌故，命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與盧蔭溥，文孚均鐫級有差。

二，卽位之初，御史有條陳，彈奏時事者，下軍機大臣及部議時，上多裁去銜名及摺尾年月。或條陳數事只議一事者，則裁去前後之文。

第三節　仁宗之去奢　宣宗之崇儉

故事：凡外省督撫大臣覲見或遇慶典嘉節，則必呈進貢物，藉邀寵眷、京中大吏亦如之。故金玉玩好之器，古董斑斕之品，鐘鼎書畫之作，食用服飾之物，充

陳於前，廣置內府。要異者則獎賚有加，平庸者或賞賜臣下，於是競奇闘巧、獻媚宮庭；內閣權倖等從中漁利，而羣僚亦久視爲定規。乾隆年間曾兩次明諭禁止，然羣臣視爲具文，呈進如故。仁宗既恨和珅以遞進如意洩漏機密，和珅既誅，乃宣諭嚴禁貢物，並蠲除年節呈進如意之例。此雖小節，而關係於隱微之中者亦頗不細；各省官吏固有以呈進貢物爲名，强行勒索者，似又未可以苞苴獻納獨責權臣也。看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五章參拾貢物之禁止

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儉爲史册所罕見：所服套褲，當膝處穿破，輒令所司綴一圓綢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於是大臣效之，亦綴一圓綢膝間。一日召見軍機大臣，時曹振鏞跪近御座，宣宗見其綴痕，問曰：「汝套褲亦打掌乎」？對曰：「易作甚費，故亦補綴」。宣宗問曰：「汝打掌須銀幾何」？曹愕眙久之曰：「須銀三錢」。宣宗曰：「汝外間作物太便宜，吾內府乃須銀五兩」。又宣宗嘗問振鏞曰：「汝家食雞子，須銀若干」？對曰：「臣少患氣病，生平未嘗食雞子，故不知其價」。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補綴套褲條

即位之初，內務府循例備御用硯四十方，硯背鐫道光御用四字。上以所備過多，閒置足惜，因命分賜諸臣。御用筆向皆選取紫毫之最硬者，筆管皆鐫天章，雲漢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戶部尚書軍機大臣英和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命仿此製造。又以管上鐫字，每多虛飾，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而已。（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宣宗儉德條）

每年內務府歲出之額不過二十萬，堂司各官皆有臣朔饑欲死之歎。上一日思食片湯，令膳房進之；次晨，內務府即遞封奏，請添置御膳房一所，專供此物；尚須設專官管理。計開辦費若干萬金，常年經費又數千金。上乃曰：「無爾，前門外某飯館製此最佳，一碗直四十文耳，可令內豎往購之」。半日，復奏曰：「某飯館已關閉多年矣」。上無如何，但太息曰：「朕終不以口腹之故，妄費一錢而已」！（看春冰室野乘內務府糜費條）

中年以後，尤崇節儉，嘗有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務府呈册需銀千兩，乃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諭及茲事；自是京官

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宣宗節儉條）

道光二十九年，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視事。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四子奕詝（即文宗）始代閱章奏，召見大臣事甫畢，而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天子，篤疾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也。（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宣宗勤政條所載之曾文正公日記）

宣宗儉德表

一，套褲打掌　二，分賜御用硯於羣臣

三，不食片湯　四，不穿出風毛

五，衣非三澣不易　六，每年內務府歲出之額不過二十萬

第四節　宣宗之偏聽　曹振鏞之逢迎　士風之丕變　穆彰阿之弄權

宣宗在位三十年，衣非三澣不易，其儉德實三代後第一人。然而吏治日媮，民生日困，勢窮事極，釀成兵禍，外擾海疆，內興赭寇，遂以開千古未有之變局；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則皆大學士曹振鏞一人之力也

。上晚年頗倦勤，而一時言官多好毛舉細故，相率爲浮濫冗瑣之文以塞責。上初猶勉强延納，久益厭之，欲懲戒一二以警其餘，則又恐言路爲之阻格。振鏞以漢首相直軍機，上一日從容語及之，振鏞因造膝密陳曰：「是無難，凡言官所上章疏，無問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疑誤破體之字，交部察議，懲戒一二人；言者必駭服聖衷之周密，雖一二筆誤猶不肯輕易放過，況其有關係之大者。嗣後自不敢妄逞筆鋒，輕上封事矣。在上無拒諫之名，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計無便於此者」。上大喜，如其所言。未幾，言官相戒以言事爲厲禁，而科道兩署，七八十人皆寒蟬仗馬矣。振鏞巧伺人主意旨，藉公論以逞私意者率皆類此。上天性仁厚，以其外觀忠謹也，絕不之疑；雖有言其奸者，上亦不肯信。及其歿也，猶痛惜之，賜卹恩旨，有「獻可替否而人不知」之語，蓋其所以固寵者深矣。

嘉慶以前，殿廷考試，大臣奉派閱卷，皆先文詞而後書法；未有摘一二破體字而抑高文於劣等者。至振鏞始用此術衡文，不但文詞之工拙在所不計，即書法之優劣亦不關重要；但通體圓整，無一點畫訛錯，即可登上第。蓋當時承乾嘉考證

學派之餘波，士子爲文皆以博奧典實相尙。振鏞素不學，試卷稍古雅者輒不得其解，故深惡而痛絕之。後來主文衡者樂其簡易，相率效尤，於是文體頹而學術因之不振矣。道咸兩朝功令文字最爲卑陋，皆振鏞啟之也。祁寯藻入政府，以小學提倡後進，輦下學派始稍稍振起，然遠遜乾嘉之盛矣。原註此條聞諸文道希學士。看春冰室野乘曹杜兩相得諡文正之由條，清代軼聞名人軼事上，清朝野史大觀卷七曹振鏞之誤清條。

振鏞柔佞陰險，宣宗即位之初，即任首相。道光六年，大學士蔣攸銛由直隸總督召入軍機，主眷甚優渥，振鏞嫉之。時兩江總督琦善以外交失敗，奉旨降調。帝召軍機大臣問曰：「兩江乃重任，當求資深望重，久歷封疆者與之，顧誰堪當其選者」？振鏞對曰：「以臣觀之，似那彥成爲最」。帝曰：「西口正多事，何能他移」？振鏞不語。少頃，帝乃指攸銛曰：「汝即久歷封疆，非汝無第二人」。議遂定。攸銛出語人曰：「曹之智巧，含意不申，而出自上意，當面排擠，眞可畏也」。阮元亦不爲振鏞所喜。帝一日偶問曰：「阮元歷督撫已三十年，甫壯即升二品，何其速也」？振鏞對曰：「由於學問優長」。帝曰：「何以知其學

問」？對曰：「現在雲貴總督任內，尙日日刻書談文」。帝默然，遂內召。蓋振鏞知帝重吏治，惡大吏政務廢弛，故借此挑之，以觸帝之怒也。（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七曹文正嫉忌條）

道光十五年，振鏞卒，穆彰阿以滿大學士充軍機大臣，當國。順德羅惇衍，涇陽張芾，雲南何桂淸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芾，桂淸皆附穆彰阿，獨惇衍絕不與通。散館後，初考試差，三人皆得差。命旣下，惇衍往謁漢首相潘世恩，世恩問見穆中堂否？曰：「未也」。世恩駭然曰：「子未見穆相，先來見我，殆矣」。惇衍少年氣盛，不信其說，亦竟不往。次日，忽傳旨：「羅惇衍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爲穆彰阿所爲也。實則張芾，何桂淸年皆小於惇衍，特上不注意耳。（登第之年惇衍十九芾十八桂淸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對英結五口通商之約，穆彰阿一人實主其事。漢大學士軍機大臣王鼎力爭，上不聽；鼎自殺以殉，遺疏嚴劾穆彰阿。穆大懼，用門下士戶部主事軍機章京聶澐策，使張芾以同鄉（鼎陝西蒲城人芾陝西涇陽人）世誼（鼎爲芾座師芾爲鼎門生）關係，以千金賄

鼎子伉，且以危詞脅之，遂取其遺疏去，而別易一稿以進。戶部尙書軍機大臣祁寯藻尙力爭，然寯藻在軍機爲後進，且漢大臣不能決事，故穆彰阿愈得志。傳聞和局既定，上退朝後，負手行便殿階上，一日夜未嘗暫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歎。旋入殿，以硃筆草草書一紙，封緘甚固。時宮門未啟，命內侍持往樞庭。戒之曰：「俟穆彰阿入直，即以授之」。並囑其毋爲祁寯藻所知。蓋即諭議和諸大臣畫押訂約之廷寄也。自是上遂忽忽不樂，以至棄天下。看春冰室野乘穆相權勢之重條，淸稗類鈔第二卷帝德類文宗雪林則徐之寃條。

第五節　將帥之欺罔

川湖陝教匪作亂時，福寧以殺旗鼓寨降人二千餘功，加太子太保；看本編第二十六章第二節 勒保以誘執四川賊首王三槐功，封一等威勤公；看本編第二十六章第六節 前文既言之矣。嘉慶二年，湖北襄陽道胡齊崙與總兵馬瑜，誣殺夾河洲難民二百餘，詭稱教匪，冒功。看聖武記卷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羅思舉初起兵時，劫王三槐於達州東鄉之豐城，以一夫走賊數萬人，名震川東，鄉勇從之者如歸。於是自成一隊，屢殺賊有功，而某

弁冒其功受賞。嫉思舉，譖諸官，奪其器械，散其旅。七年，思舉大破賊於東鄉，斬賊酋張天倫，魏學勝，又擒劉朝選於老林，破齊國點於通江，又與總兵羅聲皋擒張簡，羅道榮於巴州，勒保皆以其功與他將。看聖武記卷十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八年春，經略右翼翼長穆克登布率兵搜剿南江舊屬保甯府今屬嘉陵道老林，爲猾賊熊老八所戕，嚴詔捕熊老八，期必獲。六月，武弁陳弼賄降俘，取賊屍，冒稱熊老八以獻，勒保奏聞，立擢弼參將。其後羅思舉擒熊老八於太平之仙女池，額勒登保大喜，分已身廉俸重賞思舉及其兵士，而不敢以上聞。看羅忠勇公年譜卷二，聖武記卷十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嘉慶川湖陝鄉兵記，清史稿列傳一百三十六穆克登布傳。

李長庚奉詔討蔡牽，以滅賊爲已任。阿林保初至閩，置酒款長庚，謂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海外事無左證，公但斬一酋以牽首報我，我即飛章告捷，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公受上賞，我亦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風濤僥倖萬一哉」？長庚不聽，阿林保嫉之，遇事掣肘，故長庚卒戰死。看聖武記卷八嘉慶東南靖海記附載之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清史稿列傳一百三十七李長庚傳。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湖南永州錦田猺趙金龍作亂。十二年正月，廣東連州（今嶺南道連縣）八排猺之黃瓜寨被奸民，官役虜掠，訟於官。連州知州蔡天培訊之，斷民役償猺千二百金。民役不履行官判，猺遂出掠報復，蔡天培遂以湖粵猺響應告變。兩廣總督李鴻賓命廣東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猺無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力主剿，議不合。四月，趙金龍平，在事出力將官自兩湖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以下皆邀懋賞；粵中大吏羨之，新任按察使楊振麟亦主勦。五月十三日，李鴻賓，劉榮慶率兵六千，分三路進八排；猺首八人出山跪迎，請縛黃瓜寨逆猺以獻；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於是猺皆負嵎死拒，官軍三路皆敗，死者千計。鴻賓以行營硝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劾榮慶老病。上褫鴻賓職，遣欽差大臣戶部尚書宗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由湖南赴廣東，而以余步雲爲廣東提督，率總兵曾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瑚松額先奉詔征趙金龍，甫抵衡州，盧坤，羅思舉已奏捷；詔與坤、思舉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而禧恩，瑚松額以無戰功，不給賞；故二人深不滿意於坤，思舉。至是以

爲有機可邀功，銳意用兵。及探知猺峒天險，難深入；乃於二十五日，僞報大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七日，僞報六對冲猺之捷；所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蕆事。於是振麟日遣人入寨招撫，猺懲八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懲前敗，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猺之面。詔移盧坤總督兩廣，計程將至。禧恩急責振麟，尅期招降，否即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並令熟猺爲質，始偶有出山者，果大得洋錢，饜，布以歸。於是猺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乃縛黃瓜寨附近猺三人以獻。諸將馳往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曾勝防守連山。時禧恩暫署兩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印即行。詔封禧恩輔國公，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都尉，曾勝加提督銜，襲雲騎尉，鴻賓，榮慶均逮戍新疆。看聖武記卷七道光湖粵平猺記

有清中葉將帥欺罔表

一，嘉慶元年七月，福寧殺旗鼓寨降人二千餘以邀功，加太子太保。

二，二年，湖北襄陽道胡齊崙，總兵馬瑜，誣殺夾河洲難民二百餘，詭稱教匪，冒功。

三，三年七月，勒保誘降賊酋王三槐，以生擒首逆奏，封一等威勤公。

四，羅思舉初起兵時，刼王三槐於豐城，以一夫走賊數萬人，潼縣營遊擊羅定國冒其功，受上賞。七年，思舉大破賊於東鄉，斬賊酋張天倫，魏學勝，又擒劉朝選於老林，破齊國點於通江，又與總兵羅聲皐擒張簡，羅道榮於巴州；勒保皆以其功與他將。

五，八年六月，陳弼僞稱獲賊酋熊老八，勒保奏聞，擢弼參將。其後羅思舉擒熊老八於仙女池，額勒登保分己身廉俸重賞思舉，而不敢以上聞。

六，李長庚奉詔討蔡牽，總督阿林保初至閩，置酒欵長庚，勸以僞報擒渠：長庚不聽。阿林保嫉長庚，遇事掣肘，故長庚卒戰死。

七，道光十二年正月，廣東連州八排猺之黃瓜寨與奸民互掠，知州蔡天培以猺謀反上報，總督李鴻賓往剿，猺首八人出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及官軍敗績，乃以行營失火，誤焚傷亡入奏。欽差大臣禧恩，瑚松額懼猺峒天險，不敢進兵，乃懸重賞，勸猺降，而僞奏捷以邀功，二人並受上賞。

第六節　軍政之廢弛

清室初起兵時，以滿洲八旗爲勁旅；然入關以後，實賴吳三桂，孔有德，耿仲

明，尙可喜等諸降將之兵力，克成統一之功。 三藩亂時，旗兵已不足恃；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奉命南征，駐軍荆州；老師數載，無尺寸功；惟安坐索督撫司道餽送。貝勒尙善，察尼，鄂鼐等攻岳州，奉命以舟師斷賊餉道，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爲辭，擁兵觀望。貝勒洞鄂出兵陝西，爲經略莫洛後援；遲延繞道，致莫洛孤軍遇變。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輔臣僅偕數百人走秦州；洞鄂復不躡擊而徑回西安，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於賊。（看聖武記卷二康熙勘定三藩記上）當時滿洲諸將，自貝勒尙善一路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襄陽以北降者，賴蔡毓榮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戰。（看嘯亭雜錄卷七衣衣道人條）其所以克奏膚功者，實賴張勇，趙良棟，王進寶，蔡毓榮，姚啓聖，李之芳，傅宏烈，許貞等諸漢將之力，滿洲諸將惟居應援輔助之地位而已。 乾隆時代，綠營漢兵亦漸腐敗。金川之役，訥親，張廣泗敗衂於前，溫福覆軍於後。此後教匪作亂，諸大將皆以鄉勇爲前鋒，綠營兵次之，八旗及索倫兵在最後。將軍成德嘗以神將從征金川，有戰功。乾隆六十年，福寧以湖廣總督統諸軍，成德領偏師，受其節制，株守經年，無尺寸功。嘗

發憤歎曰：「若此草竊，較之金川番匪十不當一，何難滅此朝食？而當軸輒養賊自重，不解何心？老夫功名終於此矣」！因潸然淚下。遂以疾告歸。（看嘯亭雜錄卷六，清朝野史大觀卷六成將軍條）嘉慶四年，經略勒保奏言：「健銳，火器兩營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剿多不得力；距達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與其久留糜餉，轉爲綠營輕視；請全撤回京，無庸續調」。朝廷採用其言，其後討賊成功，皆賴鄉勇之力。（看聖武記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第七節　軍需之糜費

軍事莫重於轉餉，而轉餉莫難於塞外。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臺爲中外之關鍵，大學士陝甘總督黃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芻糧器械萬端倥傯；廷桂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廷桂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廷桂啟視，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即以咨覆；故一切神速，毫無留滯；五年用帑僅三千萬兩。（看嘯亭雜錄卷六黃文襄設幕館事條）平金川則已用至七千萬兩，平川楚教匪，則中原腹地，而用帑至萬

萬以外，視西征絕徼反數倍過之。（看聖武記卷十一武事餘記兵制兵餉）

嘉慶四年正月，和珅以罪下獄，詔以：「川楚軍需，三載經費至逾七千餘萬，爲從來所未有。皆由諸臣內恃和珅護庇，外踵福康安和琳積習，在軍惟酒肉笙歌自娛，以國帑供其浮冒。而各路官兵鄉勇，餉遲不發，致令枵腹無褌，牛皮裹足，跣行山谷。此弊始於畢沅在湖北，而宜綿，英善在川相沿爲例。今勒保任經略，福寧理軍餉，其嚴行察核」。（看聖武記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湖北襄陽道胡齊崙以冒功侵餉，逮交刑部治罪。總督倭什布籍沒胡齊崙家貲，得其支放軍需簿，餽送提用動以萬計，畢沅，永保數尤多。詔各籍其家。革畢沅子孫官職。（看聖武記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宗室副都統東林從征川楚教匪十餘年，據云：「軍中糜費甚衆，帑餉半爲糧員侵蝕，濫行冒銷。有建昌道石作瑞，侵蝕帑銀至五十餘萬兩。延諸將帥會飲，多在深箐荒麓間，人跡罕至之所。魚蟹珍饈之屬，每品用銀五六兩，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賞賜優伶，犒賚僕從者不與焉。有某閣部初至，作瑞饋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故所侵蝕者皆蕩盡，至死無殮費；人皆快之。」（看嘯亭雜錄卷七，清朝

凡糧臺所在地，玉器裘錦成市，餽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理餉之員皆乾沒鉅萬。聞將軍明亮言：「昔隨明瑞征烏什回部時，軍中大帥，惟有肉一胾，鹽酪數品而已」。事未逾數十年，而變易至此，作俑者可勝誅乎？（野史大觀卷七軍營之奢條）（看聖武記卷十一武事餘記）

第八節　河患之頻仍

和珅秉政，任河督者多出其門，先納賄然後許之任。故皆利水患，藉以侵蝕中飽，而河防乃日懈，河患乃日亟。玆將嘉慶年間各河漫口次數列表於左以供參考：

漫口年月	漫口處	合龍年月	堵築狀況	備註
嘉慶二年七月	永定河	同年八月		以雨詔停秋獮
二年八月	碭山境內楊家壩河		蘇凌阿等馳往堵築	
同上	曹汛壩河	同年十二月		次年截江西漕米四十萬賑曹縣等衛水災又截漕糧二十七萬石
三年九月	睢州上汛河	四年正月	並疏濬下游	截祥符米豆十二萬石備賑

四年七月	碭汎邵家壩河	同年十一月		頒河神廟匾
六年六月	永定河桑乾河各四處	同年十月	費蔭等分勘水災褫總督姜晟河道王念孫職	京師大雨宮門水深數尺下詔自責發帑賑恤
八年九月	衡家樓河	九年三月	劉權之那彥寶馳勘	河督請開衡工捐例允行
十一年六月	王家營減壩河	十二年三月		賞戴均元徐端太子少保
十一年七月	宿南廳郭家房河	同年十二月	軍機大臣鐵保等往勘	
十三年正月	南河陳家浦等處	同年二月	頻溢命長麟戴衢亨往勘	
十三年六月	荷花塘運河	同年九月	十二月合而復墊	鐵保下部議處那彥成降職
同　前	七里溝運河			
十五年七月	永定河	同年九月		
十五年十月	高堰山圩兩廳			褫徐端翎頂
二十年二月	睢州二堡	同年月		
二十四年七月	永定河	同年九月	吳璥那彥寶馳堵	
二十四年八月	儀封北岸黃河	二十五年三月	吳璥馳往會琦善堵築	南岸復刷成漫口續塌至百餘丈

當時治河之人毫無建樹，既不審大勢以規劃久遠，復好貪小功而貽害目前，故河工甫竣，輒有坍塌淤墊之事；輾轉之間，糜帑至於無算。嘉慶十三四年間，開濬海口，改易河道，費銀至八百萬。合計南河修堵等費，數年之中，總共不下四千餘萬。上疑其有弊竇，十六年正月，派軍機大臣尚書托津等前往查辦，托津僅查工員帳簿，空言入奏。上降詔切責，謂帳簿多係捏造，何足爲憑。其餘濫用虛糜，妄興工段及浮冒侵蝕等處確實具奏。二月，托津查明南河節年銀欵工程，分別糾參；歷任河督降革有差，然舞弊侵蝕之事仍不少減。（看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五章叄叄）

第九節　官吏之奢華　帑藏之虛耗

官吏之貪黷，其原因固因奉承和珅；然一般政界人物趨於奢華，實乾隆中葉以後普通現象；至嘉道時尤甚。當時內官以內務府，崇文門稅關，戶部三庫及倉場爲最富，外官以鹽務，河道，漕運及關稅爲最肥。先是康熙年間，河患甚劇，朝廷妙選人才以治之；總督如靳輔，張鵬翮，陳鵬年等皆一時能臣；故治河有相當成績。　乾隆中葉以後，河道總督多斗筲之器，率以升官發財爲目的，不爲久遠

計；故河患滋甚，銅瓦廂（地名，在河南蘭封縣西北。咸豐四年，黃河決於此，奪大清河以入海，而入淮之故道遂湮。）河決以前，治河有兩總督，北督駐濟寧，（今山東濟寧縣）南督駐清江浦。（在今江蘇淮揚道淮陰縣境內）北河事簡費絀，繁劇迺遜於南河。（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道光時河工之奢侈條）南河河工歲修費銀四百五十萬，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權齋熟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在工人役一切費用，費帑金十之二三，可以保安瀾；十之三四，可以書上考；其餘三百萬，除各廳（即管河同知）浮銷外，則供給院（即河道總督）道，（即管河分巡道）酬應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千總，把總，胥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　歲修積弊各有傳授，築隄則削濱增頂，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垛，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爲積習，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　故清江上下數十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穀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青樓綺閣之中，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不知其幾十百家。梨園麗質，貢媚於後堂；琳宮緇流，抗顏爲上客；長袖利屣，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不倫也。（看清稗類鈔卷二十四河

員之汰條

首廳必畜梨園，有所謂院班，道班者，嘉慶一朝尤甚，有積貲至百萬者。紹興人張松庵尤善會計，壟斷通工之賄賂。凡買燕窩皆以箱計，一箱輒數千金；建蘭，牡丹亦盈千，霜降後則以數萬金至蘇召名優，爲安瀾演劇之用；九，十，十一，三月，飣席間之柳木牙籤，一錢可購十餘枚者，亦開報至數百千；海參，魚翅之費，則更及萬矣。 其肴饌則客至自晨至夜半，不罷不止，小碗可至百數十；廚中煤爐數十具，一人專司一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進，則飄然出而狎遊矣。 河廳之裘率不求之市，皆於夏秋間各輦數萬金出關，購全狐皮歸；令毛匠就其皮之大小，各從其類，分大毛，中毛，小毛，故毛片顏色皆勻淨無疵雜。蘇杭綢緞，每年必自定花樣，顏色，使機房另織，一色五件，蓋大衿缺衿一裘圓外褂馬褂也。 宅門以內，上房之中，無油燈，無布縷；金玉珠翠不可勝計。衙參之期，各官羣坐官廳，商賈雲集，書畫玩好無不具備。（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河廳奢侈條）

道光中葉，天下無事，物力豐厚，南河奢侈之風益甚。歲修經費每年五六百萬金，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

過客遊士之沾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鬭奇競巧，務極奢侈。豆腐有二十餘種，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豬肉有五十餘種，豚脯一碗，殺數十豚，每豚只取其脊肉一臠，其餘全體皆放棄；鵝掌一盤，殺數十鵝，食其掌而棄全鵝；駝峰一碗，殺三四駝，食其峰而棄全駝；又有猴腦，魚羹等珍怪之品，一席之宴，歷三晝夜之長不能畢，往往酒闌人倦，主客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

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汛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敬，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爲樗博摴蒱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羨以爲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擕朝貴一紙書謁河督者，河督爲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擕京官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當時頻年河決

，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決口，以圖報銷保舉。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汚吏之驕奢淫佚，欲天下長治久安，何可得也！（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道光時河工之奢侈條）

兩淮鹽政以阿克當阿爲尤侈，任淮鹺十餘年，人稱爲阿財神。過客之酬應，至少無減五百金者，交遊徧天下。仁宗亦深眷之，派查河，派查賑，視如星使。阿之書籍字畫值三十萬金，金玉珠玩二十餘萬金，花卉食器几案近十萬，衣裘車馬逾二十萬，僮僕以百計，幕友以數十計。每食必方丈，除國忌外鮮不演劇，鼻煙壺一種不下二三百枚，無百金以內物；宋元團扇多至三千餘，一扇値四五兩。一處如此，他處可知；一人如此，他人可以類推矣。（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七阿財神條）

內務府人員，各庫庫丁，吏部，戶部書吏，其豪長皆歲入數十萬。然其人率不事家人生產，每歲所得悉糜於聲色狗馬諸玩好；故凡歌樓妓館中傳呼某某等至，則群呼大爺或二爺，其音盈耳，如向日六部司員參謁堂官者然，其乞憐之狀可掬也！而以內務府中人爲尤甚。狎優狎娼，爲之脫籍，萬金不惜；飲食起居擬於王侯，日揮千金不惜也。（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清季內務府之豪侈條，清稗類鈔卷二十四豪侈類繼祿享用擬王侯條。）相傳承平

時，內務府堂郎中歲入可二百萬金，總管大臣往往由堂郎中積資升擢。乾隆朝，軍機大臣汪由敦一日召見，上從容問「卿昧爽趨朝，在家亦曾用點心否」？對曰：「臣家計貧，每晨餐不過雞子四枚而已」。上愕然曰：「雞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則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縱欲，卿乃自言貧乎」？由敦不敢質言，則詭詞以對曰：「外間所售雞子，皆殘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賤價得之，每枚不過數文而已」。上乃頷之。看春冰室野乘內務府糜費條

榷稅之關以崇文門為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戒，而積習如故。商賈行旅，赴試士子均莫敢或抗。凡外吏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亦從無與較者。過客或有食物，羣攫食之；黠者或故意餉以病菌，關吏受其毒，後乃稍戢。看清代軼聞卷七崇文門關吏需索之苛及崇文門兵役苛索條

戶部各差以銀庫郎中為最優，三年一任；任滿，貪者可餘二十萬，至廉者亦能餘十萬。其下司庫書役人等無不肥美，皆滿缺，無一漢人也。其中尤以庫兵一項為諸役冠，亦三年更替，皆滿人；雖有漢人，亦必冒滿名；役滿，人可餘三四萬

金不等。每屆點派時，行賄於滿尙書及尙書左右，一兵須費六七千金。賄託既定，然後滿尙書坐大堂，唱名派充。每三年一次，僅四十人。每逢開庫日，入庫服搬運之役。每月開庫堂期九次，又有加班堂期，多少不等，計月總有十四五次；或收或放，出入累千萬。每一兵月不過輪班三四期，每期出入庫內外者，多則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次夾帶江西十兩圓錠十枚八枚不等，皆納之肛門中，每應差一日可賺數百兩；堂司官明知其弊，不過問也。外省解餉送部驗收，例有部費；費既納，卽小有過失，亦無人挑剔。領餉之費更甚於解餉。庫兵之業皆世襲，至老年無不患脫肛，痔漏症，以其納銀太多也。（看清代野記卷上庫兵肛門納銀條）

道光以前，軍需報銷部費皆加二成；以福康安之有寵，其征廓爾喀凱旋時，戶部書吏猶訛索報銷費二百萬兩；其他將帥可知矣。（看清朝野史大觀卷六部吏口才條）

第十節　官吏之舞弊

雍正及乾隆之初，君相明察，官吏不敢因緣爲奸。及和珅當國，而官常日替。乾隆五十五年，高郵州書吏有私雕印篆，假給串票，重徵厚斂之事，經巡檢陳倚

道訪獲稟報，知州吳煥意存袒庇，耽擱不辦至數月之久。倚道通詳上司，巡撫閔鶚元亦置之不問，反令倚道採辦硝斤，藉圖銷弭。倚道轉托侍郎韓鑅代奏，嚴詔查辦，巡撫以下皆革職拿問，總督書麟亦遭嚴譴。當時一省大小官員通同舞弊，罔上行私至於如此。 上皇崩後，仁宗親政，和珅伏誅；然積習已成，不易挽救。玆舉其大而奇者一二事，以見當時吏風之一般：

一，私造假印虛收稅糧案 嘉慶十一年八月，直隸布政使慶格具奏究出司書私雕假印，勾串舞弊一案，據稱：「司庫歷年出入銀數，轇轕不清；司書狡黠枝梧。因弔齊糧册檔案，詳悉稽覆，竟有假印貼改諸弊。隨查傳承辦司書王麗南等，隔別研訊。歷年以來，有將司發庫收小數，貼改大數者；有將領欵抵解錢糧，又蒙混給發者；有串通銀匠，給與假印批收者；共虛收過定州等十九州縣地糧正耗雜稅等銀二十八萬餘兩」。詔協辦大學士費淳，尙書長麟馳驛赴保，嚴行究辦。審訊結果，查明自嘉慶元年起至十一年止，地丁羨耗雜項欵下俱有虛收，虛抵，重領，冒支等弊。計二十四州縣，共侵盜銀三十一萬六百餘兩。此內竟有與州縣

講明，每虛收，重抵，冒支銀一萬兩，給與司書及說事人使費銀二三千兩不等。除此之外，尙有幕友，長隨，知情分贓；州縣借領應解之欵，每賄書吏將案卷銷毀，或誆印庫收，挖改數字等弊。因將書吏王麗南，州縣官陳錫鈺等二十餘抵法，家產查抄。其失察之督撫藩司等，各以其任內虛收數目，分別治罪。已而湖北藩司亦查出武昌等五縣節年解司地丁正耗銀兩，亦有任意侵欺，私將庫收照票洗改等事。數旬之間，連破兩案，可見外省積習顢頇，平日並不認眞綜覈，書吏等乘機舞弊，肆意侵呑，所在多有也。看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五章參壹私造假印之舞弊上

二。私造假印冒領庫銀案　工部書吏王書常及蔡泳受等私雕假印，冒領庫銀；或於欽派歲修工程，假揑大員名姓，重複向戶部支領；或移咨戶部，經戶部憑文辦札，交領三庫銀兩物料，計得欵共十四次，數目不下千萬。嘉慶十四年，爲工頭某告發，書常等伏誅，歷任經手畫諾之戶，工二部尙書，侍郎等均降黜有差。看嘯亭雜錄卷八，清朝野史大觀卷四私造假印案，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五章叁壹私造假印之舞弊下。

三，兵部失印案　嘉慶二十五年春，仁宗恭謁兩陵，兵部奏失行在印信，命留

京王大臣等審訊，月餘未得端倪。後鮑姓胥吏供：係前秋巡幸木蘭時，在行帳中遺失，隨從司員隱匿未報等情。將堂官，司員降黜有差，移文古北口提督等處訪拏正兇，終未緝獲。然聞主事何炳彝言：是日收印時適伊值日，親同滿員手封存庫，實未嘗失也。或言：有人覬覦非分，賄鮑姓者竊去，意存叵測。事未即發而謀敗，諸大臣恐興大獄，故借行帳中遺失爲辭，消弭其事耳。（看嘯亭續錄卷二，清朝野史大觀卷四兵部失印事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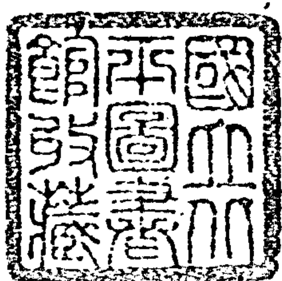
四、殺官滅口案　當時官吏之貪黷旣如上述，然尤有駭人聽聞之事，則官員之公正清廉，不肯同流合汚者，彼輩或懼其告發，往往殺之以滅口是也。嘉慶十四年，江南總督鐵保以淮安報災辦賑，派候補縣李毓昌赴山陽（舊淮安府治今改淮安縣）往查。山陽知縣王伸漢揑報戶口，浮冒賑欵三萬金。毓昌親行鄉曲，查點戶口，廉得實情，具清册將揭諸府。伸漢探知懼，賂以巨金，却之；倩淮安府知府王轂代爲緩頰，亦不從。乃謀竊其册，使僕包祥與毓昌僕李祥，顧祥，馬連升合謀。李祥曰：「稿册收行篋，鑰掛主人身，當先盜鑰乃可」。包祥曰：「是無庸，吾觀此人，

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哀求，欲滅口，計惟有死之耳」。次日，毓昌飲於山陽廨，歸寓渴甚，李祥等以信末投湯中進，毓昌寢，苦腹痛起，李祥等自後持其頸，馬連升解已所繫帶縊殺之。伸漢搜焚册及稟稿，而以瘋疾自縊呈報知府王轂。轂遣仵作往驗，還報尸有血；轂怒，杖驗者，遂據伸漢呈文以上。毓昌叔父泰清來迎喪，厚賻之。歸檢行篋，舊書內有焚餘殘稿半紙曰：「王令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蓋稟稿燬而未盡者也。又查見皮衣有血跡，心疑身死不明，因自行開驗，見尸身青黑；因走京師訴都察院。朝廷震怒，逮伸漢來京，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熬訊，具得串謀實狀。詔李祥，顧祥，馬連升俱凌遲處死，包祥處斬，伸漢，轂皆伏誅，總督以下貶官有差。贈毓昌知府銜，御製憫忠詩排律三十韻，勒石墓前。看嘯亭雜錄卷八李毓昌條，清代通史卷中第一篇第五章叁壹殺官滅口之奇冤條。

乾隆時代官吏舞弊表

案名	舞弊者	通同舞弊者	告發者及上奏者	告發年月	侵盜銀數

私雕印篆，假給串票，重徵厚歛案。	高郵州書吏	知州以上至巡撫	巡檢陳倚道，侍郎韓鑅。	乾隆五十五年	
私造假印，虛收稅糧案。	直隸布政衙門司書王麗南等	州縣官陳錫鈺等	直隸布政使慶格	嘉慶十一年八月	三十一萬六百餘兩
同	湖北司書	武昌等五縣官吏	湖北布政使	同年	
私造假印，冒領庫銀案。	工部書吏王書常，蔡泳受等。		工頭某	嘉慶十四年	千萬
兵部失印案	鮑姓胥吏？		兵部	嘉慶二十五年	
殺官滅口案	山陽知縣王伸漢	包祥，李祥，顧祥馬，連升，及淮安知府王轂。	候補縣李毓昌及其叔父泰清	嘉慶十四年	三萬兩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本書著者其他著作

書名	定價
[illegible]中國[illegible]史	每冊七角
歷[illegible]黨爭史	每冊八角
[illegible]之異同	每冊八角
日本視察記	每冊八角
江浙旅行記	每冊五角
西旅行記	每冊五角

CHINESE HISTORY OF DI[illegible]ERENT [illegible]STIES

THE PE[illegible]ING [illegible] [illegible]URAL ASSOC[illegible]ATION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再版

中國史第四編（上卷）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著者　任邱王桐齡　北平西城察院胡同十五號

印刷發行　北平文化學社　北平和平門前

總發行所　北平文化學社　電南四五八〇

分銷處

北平中華書局　北平景山書社　北平佩文齋　南京南京書局　保定中華書局　天津直隸書局

保定中華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　上海新月書局　保定世界書局　太原晉新書社　開封豫郁文書莊

瀋陽李洪章書莊　瀋陽開明書店　吉林中華書局　重慶重慶書店　成都普益協社　成都新學社